

青樓夢 Ching Lou Meng

達俞 Ta Yu

2024 年 6 月 23 日

---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Ching Lou Meng, by Ta Yu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http://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Title: Ching Lou Meng

Author: Ta Yu

Release Date: June 5, 2018 [EBook 57278]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 set encoding: UTF-8

\*\* ST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CHING LOU MENG \*\*

Produced by An-Huan Guo

Title 青樓夢 Ching Lou Meng

Author 達俞 Ta Yu

Publisher 河洛圖書出版社 Ho Lo Book Publisher

Publishing date 1980

青樓夢, is also called 綺紅小史, totaled sixty-four times and became a book in Guangxu four years (1878).

### 青樓夢提要孟瑤

青樓夢六十四回，題「釐?慕真山人著，梁溪瀟湘侍者評。」評者即鄒弢；字翰風，江蘇金匱人。作者為俞達，字吟香，江蘇長洲人。中年頗作冶遊，後則擺脫為難，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以風疾卒。

余幼作客，歷?胥門，幾及十年，所交亦眾，為趨炎逐熱，俱非同心，獨吟香一人可共患難。君姓俞名達，自號慕真山人，中年累於情，此來揚州夢醒，志在山林，而塵緋羈牽，遽難擺脫。甲申初夏，遽以風疾亡。著有醉紅軒筆話、花間棒、吳中考古錄、閒鷗集等書。詩亦清新不俗。……（三借廬筆談四）青樓夢成於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取吳中娼女，以發揮其「遊花園、護美人、採芹香、掇巍科、任政事、報親恩、全友誼、敦琴瑟、撫子女、睦親鄰、謝繁華、求道德」（第一回）之人生理想。所以這不是一本絕對寫實的書。當然，作者受紅樓夢的影響很大，卻又改變寫作對象，由淑女而娼妓。其內容無非是繪摹柔情，敷陳艷跡而已。書中主角名金挹香，字企真，蘇州府長洲縣人。幼工詩文，長尤慧美。然不娶，思得一有情人而不可得，而「當世滔滔，斯人誰歟？竟使一介寒儒，懷才不遇，公卿大夫竟無一識我之人，反不若青樓女子，竟有慧眼識英雄餘未遇時也。」於是乃作狹邪遊，特受妓人愛重，後來又飛黃騰達，終究悟道飛昇。

……至軒中，三人重複觀玩，建其中修飾。別有巧思。軒外名花綺麗，草木精神。正中擺了筵席，月素定了位次，三人居中，眾美人亦序次而坐。第一位鴛鴦?散人褚愛芳，第二位?柳山人玉湘雲，第三位鐵笛仙袁巧雲，第四位愛雛女史朱素卿，第五位惜花春早起使者陸麗春，第六位探梅女士鄭素卿，第七位浣花仙使陸文卿……末了護芳樓主人自己先坐了，兩旁四對侍兒斟酒，眾美人傳盃弄盞，極盡綢繆。挹香像慧瓊道：「今日如此佳會，宜舉一觴，庶幾不付此良辰。月素道：「君言誠是，即請侍令。」挹香說道：「請主人自己開令」月素道：「豈有此理，還請你來。」挹香被推不過，只得說道：「有占了！」眾美人道：「令官必須先飲門面杯起令纔才是。」于是十二位美人俱各斟一杯酒奉與挹香：挹香一飲而盡，乃啟口道：「酒令勝於軍令，違者罰酒三巨?。」眾美人唯唯從命。（第五回）（原載「中國小說史」，頁六六五 六六六）

詞曰：

窩是銷金，人來似玉，笙歌競奏山塘。璧月瓊樓，盡教遣此風光。卻憐絲竹當年盛，忽兵戈、變起倉皇。恨難禁，怨煞王孫，惱煞吳娘。而今再睹昇平字，聚鴛鴦小隊，脂粉成行。依舊繁華，青樓都貯群芳。個儂本是多情種，憑誰人一著意評章。願今生，錦帳千重，護遍紅妝。

慕真山人曰：這首詞是專說吳中風土，自古繁華，粉黛脂林，不能枚舉，雖經亂離之後，而章台種柳，深巷栽花，仍不改風流景象。吾少也賤，恨未能遍歷歌簇，追隨舞席，惟是夙負癡情，於情字中時加兢惕。但近來有種豪華子弟，好色濫淫，恃驕誇富，非豔說人家閨闈，即鋪張自己風流，妄詡多情，其實未知「情」字真解。不知人之有情，非歷幾千百年日月之精華，山川之秀氣，鬼神之契合，奇花異草，瑞鳥祥雲，禎符有兆，方能生出這癡男癡女，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情之所鍾，若膠漆相互分拆不開，所以有情者之罕覯也。今我雖能解得情中之旨，而滿腔素志，總不能發洩一二分出來。

那日正在無聊，忽見一道人自門外突然而至。細視之，鶴髮童顏，超然塵表。正欲詰所由來，那道人即出古銅鏡一面，曰：「此爾一生佳話盡寓其中。毋多詰，鑒後即明。」言訖不見。

我即捧鏡覷之，忽見鏡中花木繁茂，不勝奇訝。熟視良久，覺得身輕如霧，神入鏡中。恍惚間見兩旁栽植三十六本花樹，樹下各有一仙女侍立，正中坐著一位道長，相貌殊非凡品。正視間，見道長懷中取出一本書來，光華燦目，偷覷之，卻是一本花名的冊子。俄聞道者一點名，樹下眾仙女俱上前參見。又見他默默的說了幾句，眾女始一齊退出。俄又聞仙樂盈盈，一道者帶著一個仙女冉冉而來。及至，二人相見甚殷。那道者謂那位新來道者道：「座下金童玉女一案，本苑主已先發落三十六花降世去矣。如今兩造俱至，望即施行。」那位道人點了點頭，便宣仙女上前，也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仙女亦即退去。繼而又聞傳宣我的名字，我也不解其故，便兢兢上前見了。那道者即命我投生吳中金氏。我正欲詢其故，覺得一霎模糊，道者已失，自己竟變了一個孩子，知己為金氏子。但細細熟思，前因未昧。及長，遂以挹香名之。游花國，護美人，採芹香，掇巍科，任政事，報親恩，全友誼，敦琴瑟，撫子女，睦親鄰，謝繁華，求道德，做了二十餘年事業。

一日，忽見前生之贈鏡道人一棒喝來，驚得大汗滿身，神歸軀殼，鏡亦杳然。忽聞架上鸚哥誦詩云：一番事業歸何處，花謝春深老杜鵑。

醒後細思鏡中之事，猶覺歷歷可溯。於是假虛作實，以幻作真，將鏡中所為所作錄成一書，共成六十四回，名之曰《綺紅小史》，又曰《青樓夢》。其人雖無，其事或有。後之閱者作如是觀亦可，不作如是觀亦無不可。正所謂：

夢中成夢無非夢，書外成書亦算書。

此書非談別事，專說鏡中一段幻跡。這人姓金，字挹香，又字企真，蘇州府長洲縣人氏。父字鐵山，母王氏。家非巨富，室尚小康。生挹香，極鍾愛。十齡即就外傳，十四歲詩賦文章已皆了了。及二八，父母欲為娶室。挹香素性風流，托言尚早，意欲目見躬逢，得天下有情人方成眷屬。父母素溺愛，亦不過為固執之。挹香雖才思敏捷，應試不難，然志欲先求佳偶，再博功名，是以年將弱冠，未掇巍科。生性無紆？氣，有高士風。身餘蘭臭，無煩荀令薰香；貌似蓮花，不藉何郎傅粉。故人人愛慕之。

一日，挹香在書房看書，正在無聊，卻有兩個通家好友來看他。一個姓葉，字仲英，因母制丁憂，未邀顯達；一個是姓鄒，字拜林，宏才博學，早挹芹香，與挹香最投契。因是日天氣清和，仲英約拜林閒步尋春，同至挹香處，討今論古，賞賦鑒之。拜林謂挹香道：「昨日我館中課文嚴飭，甚屬疲懶，今日幸得仲英過談，故偕至你處散悶。」挹香乃問道：「林哥哥昨課何題？」拜林道：「乃『不患無位』一章。詩題乃『崑崙奴盜紅綃』。」挹香道：「弟嘗考崑崙奴盜綃一事，真為千古美談。老崑崙忠心為主，俏紅綃慧眼鍾情，如此佳人義僕，恐此時不能再得矣。弟索性癡狂，志欲訪遍名花，竊恐莫予云覯。若得紅綃

輩事之，弟之願亦畢矣。」復道：「課作曾否帶來？」拜林道：「文未帶來，只攜詩在。」乃索詩展開細讀。讀至第四韻「飛騰仙子術，竊窈美人軀」，不禁大贊道：「風流倜儻，卓犖不群，抑且脂香粉澤，足令讀者神迷。第思紅綃輩，此時雖不能遇，而風塵中亦多慧質。弟欲一訪花叢，苟得知己能逢，亦何嫌飄殘之柳絮，蹂躪之名花。不識兄等肯助我一遊乎？」仲英道：「弟愚矣。夫青樓之輩，以色事人，以財利己，所知惟諂，不知其情。朝秦暮楚，酒食是娛；強笑假歡，纏頭是愛。況生於貧賤，長於卑污，耳目皆狹，胸次自小。所學者婢膝奴顏，所工者笑傲謔浪。即使抹粉塗脂，僅曉爭妍鬥媚，又何知情之所鍾耶？」

挹香道：「兄差矣！夫秦樓楚館，雖屬無情，然金校玉葉，士族官商，有情者淪落非乏其人。第須具青眼而擇之，其中豈無佳麗？況歌衫舞扇，前代有貴為后妃者，他如綠珠奮報主之身，紅拂具識人之眼，梁夫人助垂史冊，柳如是志奪鬚眉，固無論矣。即馬湘蘭之喜近名流，李香君之力排閹黨，風雅卓識，高出一籌。然則章台之矯矯，不大勝於深閨之碌碌者乎？又況梨渦蘊藉，樊素風流，過虎阜而弔真娘，寓錢塘而懷蘇小，胥屬文人墨士眷戀多情之事也。只何輕視若斯耶？」仲英語塞。

拜林道：「吾弟既必欲一行，我等亦不敢掃興，但到何處去尋訪春光呢？」挹香道：「兄不聞千將坊中章幼卿才技雙全，豔名久著。弟未曾一見，何不乘興而去。」拜林稱善。於是三人偕往。甫入門，早有人通報，即請入室。見其高堂大廈，畫舫珠簾，花木扶疏，雕欄繚繞。暫入座，有麗者姍姍至道：「家主請公子內書房敘話。」三人偕之行，曲折迴廊，綽有大家模範。俄聞異香一陣，別開洞天，室中陳設愈雅。上懸一額曰「集紅軒」，正中掛一幅名人畫的《寒江獨釣圖》，兩旁硃砂小對，四面掛幾幅名人題詠。爐煙裊裊，篆拂瑤窗；珠箔沈沈，蒜垂銀線。

三人正觀時，見兩垂髫捧茶出，諦視之，肌理細膩，風雅宜人，又非俄頃引導者。爰啟朱唇，詰姓氏。三人一一答之。拜林道：「僕等聞貴小姐芳名，如雷貫耳，傾慕久深。屢欲瞻仰仙姿，猶恐鄙陋無文，莫由晉謁。今幸這位金公子說起，故不揣冒昧，齋沐而來。倘蒙不棄，許觀蘭儀，則鏡閣妝台，盡可容生等一侍也。」婢道：「公子貴人說那裡話。但我家小姐晨妝未罷，未識貴公子能稍等否？」拜林道：「不妨。」婢乃辭去。

又片時，忽聽環佩珊珊，香風馥馥，四侍女扶幼卿出至集紅軒。

紅羞翠怯，嬌靨含春。身穿時花繡襖，低束羅裙，貌如仙子，腰似小蠻，蓮瓣雙鉤，纖不盈掬。上前與三人見禮，各敘姓名，然後道：「妾風塵陋質，貌乏葑菲，怎敢勞貴公予殷殷垂顧。」挹香道：「佳人難得，震耳芳名。今蒙芳卿不棄，許見階前，不勝僥倖。並知芳卿研窮翰墨，酷愛詩詞，佳作唱和，往來必廣，未識可能拜誦一二否？」幼卿道：「妾淪落煙花，確是性耽吟詠，故常蒙時流惠施藻句，時逢閨秀榮錫瑤章。妾雖酬答有詩，恐取出必遭貴公子竊笑也。」拜林道：「儒林多陳腐之言，不堪悅目。苟有香奩白雪，彤管陽春，僕等視之不啻性命，望之勝於雲霓。乞芳卿賜我儕一讀，何異百朋之錫。」幼卿道：「既蒙君子見愛，妄何敢藏拙，尚望勿笑乃幸。」遂命侍兒往取。未片刻，即攜以出，上書《素芳集》，即示三人。中有《虎阜題壁》、《蘇台懷古》、《牡丹八詠》，皆清麗芊綿之作。讀到《感懷》一絕云：

年來飄泊困風塵，狼藉煙花命不辰。

佛縱有情憐浩劫，三生孽債亦前因。

三人閱畢，幼卿又出《蓮花合掌圖》求題。拜林乃題四絕以贈之云：

卿本瑤台小謫仙，天涯淪落有誰憐。

偶然解脫拈花諦，一笑皈依座上蓮。

其二

絕代風浪證夙因，蓮花偶現掌中身。

瑤池姊妹應相憶，遍召蟠桃少一人。

其三

縱不香甜與玉溫，銜珠鸚鵡已銷魂。

---

願為童子從旁侍，合掌蓮台拜世尊。

其四

杏黃衫子鳳頭鞋，羅襪青裙八寶釵。

自是畫工描得好，分明豐致較前佳。

拜林題畢，挹香也贈詩一首云：

一曲坊歌子細聽，憑誰慧眼早含青。

桃花帶雨千般豔，柳絮隨風幾度經。

心性自然饒？媚，腰肢誰與鬥娉婷。

癡情願作司香尉，保護幽芳永繫鈴。

嗣後開筵款洽，曲盡綢繆，酒闌後方才相別。挹香素性多情，已覺戀戀。正所謂：

月地花開留客醉，紅情綠意惹人迷。

不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花前重訪豔 月下暗牽絲

話說挹香與二人別後，獨自回家。靜思日間所遇，雖稱才貌兼全，然一面猝逢，究不知是否知情洽意者。本欲細談衷曲，探其行為，奈葉、鄒二人在座，不能進語。翌日獨去私訪，倘得一意中人，訂盟未晚。主意已定，安寢尋夢。

甫黎明即起身梳洗，也不至書館讀文，即向堂上問安，托言同窗處今日會文，兒欲一往。父母允許，惟囑早歸。挹香唯唯而去，不帶僮僕，獨自一人竟往章家。適月娥香夢未醒，婢欲告主人，挹香止之曰：「不可擾他清夢。我略坐片時，還欲別往，少頃再來。」言訖，身邊取出四枚番餅，謂婢曰：「小生帶得微意在此，送與姐姐買些脂粉。」

婢見挹香與他銀子，嘻嘻道：「小婢無功受祿，又要公子破鈔，待小婢拜領。」挹香挽住道：「見笑，些須何足稱謝。敢問姐姐青春幾許，芳名定宜風雅。」婢道：「小婢葉香，年才十五。」挹香又問道：「巷中共有幾處平康？」葉香道：「共有五處，惟對門呂小姐與我家小姐最稱知己，不時詩酒往來，其餘雖皆相識，無非口面之交。」挹香又詢餘者三家，葉香道：「一為胡碧娟，一為陸綺雲，一為陳秀英。」挹香留心細記。坐少頃，辭出，至對門呂宅。

原來這呂家也是一個有才的名妓，人皆品章呂有雙美之譽。年二八，小字桂卿，又名碗玉。豐肌弱態，柔媚聰明。往謁即見，挹香上前說道：「僕慕芳卿，時存企望。前因不識仙源，未遑造謁。今幸幼卿姐指點漁郎，始得桃津可問。今蒙芳卿不棄芻蕘，遽焉容見，何有幸乃爾！」桂卿答道：「妾乏葑菲，自慚蒲柳，乃蒙幼卿齒及，得能親瞻文采，實前緣也。」於是謙謙遜遜，敘談良久始別。復至胡碧娟、陳秀英、陸綺雲三家，一訪而歸。

行至半途，忽想起前日賣花老媽談及汪家新來一位名校書，住憩橋巷假母家中。今日既乘興而來，不可不興盡而返。於是迤邐前行，未半里已聞笙歌裊裊，響遏行雲，知已到汪家。

入門至內，假母出接，見挹香少年秀士，便笑嘻嘻邀入客座。獻茶畢，就問道：「公子貴姓？」挹香笑答道：「姓金。」假母亦笑道：「公子為什麼不姓了潘？」挹香道：「這是何故？」假母道：「公子如此貌美，應該與潘安同族。」挹香又笑道：「如此說來，小生姓金不姓潘，則貌不美可知矣。」假母笑說道：「不是老身在這裡說，想公於前生定是姓潘。」

挹香大笑道：「可謂善戲謔矣。」假母道：「不是戲謔，焉得博公子一笑。且請問公子到來，定有見教。」挹香道：「小生自慚不美，所以要來訪美人。聞得媽媽院中新到一位令愛，所以特來一訪，未識可容俗士班荆一親芳澤否？」

假母道：「小女村野陋姿，尤恐不當公予青睞。既蒙殷殷，亦小女有福，老身當喚他出來奉陪可也。」挹香道：「怎敢。」原來金挹香這個人性情古怪，凡遇佳人麗質，總存憐惜之心，所以聽見「喚他出來」四字，甚為跼蹐不安，故這「怎敢」二字實由心之所發耳。

於是，引挹香斜穿竹徑，曲繞松廊，轉入一層堂內，雖非畫棟雕樑，倒也十分幽雅。挹香心注美人，未遑遍覽。假母引領到堂上坐了，即便進內。挹香徘徊堂上，因想道：「美人此時定知我來拜謁矣。」半響又想道：「美人此時諒必出房矣。」正想間，忽見兩垂髫捧龍團出，奉與挹香說道：「小姐午睡初回，我們去請來。」挹香道：「難為二位了。可對貴小姐說，緩緩不妨，小生品茶相待。」言畢飲茶，覺得一陣陣恍有美人色香在內，吃得甚覺心曠神怡。

良久，天色漸暝，方才見那侍兒攜著煙袋道：「小姐出來。」挹香聽見小姐出來，即忙立起身來，側旁以待。早覺一陣香風，美人從繡簾中裊娜娜娜走出，但見：

暈雨桃花為貌，驚風楊柳成腰。輕盈細步別生嬌，更喜雙彎纖小。雲鬢烏連雲髻，眉尖青到眉梢。漫言當面美難描，便是影兒也好。

原來這美人姓陸，名麗仙。本是大家閨閫，因經水火刀兵，致遭淪謫。年方二九，穠纖得中。原籍

毗陵人氏，工度曲，善飲酒，後來居上。人一見之，往往魂消魄散。挹香見麗仙裝束可人，較日間所遇更加美麗，早喜得心神俱醉。候麗仙到堂時，即躬身施禮道：「小生久慕仙妹，未遑造謁。只道明河在望，不易相親，又何幸一入仙源，即蒙邀迎如故，真我金某之福也。」麗仙見挹香少年韶秀，早已心傾，又見他謙遜有禮，十分屬意。因答道：「賤妾青樓弱女，何足為重。蒙公子一見鍾情，大加謬贊，妾何有緣若此耶？但刻因午夢乍回，出遲為罪。公子請上，容妾謝罪。」挹香道：「得識芳卿，亦小生之奇遇，若得飽餐秀色，使魂夢稍安，感恩非淺，何必如此拘泥。」二人謙遜了一回，各通姓氏，東西就坐。茶罷，麗仙道：「今蒙郎君垂顧，妾欲以一樽為獻，聊伸地主之情。若云餐秀，妾蒲柳之姿，何秀之有，聞之愈增慚慙。」挹香道：「白玉不自知潔，幽蘭不自知香。是僕之餓心饞眼，一望神迷，若再坐，只恐芳卿之黛色容光要被僕竊去矣。」麗仙亦微笑不言，遂邀至媚香樓。

原來這樓是麗仙所居，計屋二椽，極為精雅。中間陳設客座，兩旁桌椅工致。挹香環顧樓中，無殊仙府，中懸一額，曰：「媚香樓」，兩旁掛一副楹聯道：

麗句妙於天下白，仙才俊似海東青。

再看几上羅列著圖章古玩，博古爐瓶。旁一室即麗仙寢室，入室馥郁異香，沁人心脾。兩旁懸掛書畫，奕代物華，真個是神迷五色，目不暇接。挹香道：「芳卿人如仙子，室如仙闕，小生幸入仙源，真僥倖也。」麗仙道：「草草一椽，絕無雕飾，郎君直謂之仙，亦有說乎？」挹香道：「僕之意中實見如此，若主何說，則又何辭以對？」麗仙道：「對亦何難，無非過於愛妾，故此樓亦邀青盼耳。」

挹香聽了，亦笑道：「僕之心僕不自知，卿乃代為說出。芳卿之慧心，真超於千古之上矣。」

二人方綢繆問答，只見侍兒捧出酒肴，擺在樓中，請二人飲酒。麗仙道：「不腆之設，不敢獻酬，望郎君鑒而開懷。」挹香初意只望一見為幸，不意比日間所遇貌又超群，情又旖旎，又留入樓中，以芳樽款洽，怎不快心。

甫飲數杯，早已情興勃發。偷覷麗仙醉後風神，如芙蓉之帶朝旭，媚更甚。即攜壺斟酒一杯道：「僕遇芳卿有幸，請飲一卮。」麗仙笑道：「郎君是客，不應敬妾之酒。今妾受郎君之賜，亦該奉敬一杯。」言訖，把酒飲乾，也斟上一杯，遞與挹香。挹香飲畢。

二人正在繾綣，忽假母步來道：「好呀，你們竟不用媒了！」

挹香笑道：「男女相飲，雖近於私，然亦是賓主往來。倘若紅絲繫縛，還當借重於斧柯。」說罷，三人大笑。挹香已帶微醺，半晌謂假母道：「方才媽媽不用媒之說，明明以媒自居，但不知媽媽伐柯之斧利乎不利乎？」假母道：「公子放心，老身雖非吳剛再世，但今日執柯，亦可專主一二。請公子今宵於溫柔鄉安享甘甜之味，明日謝媒可也。」挹香狂喜，即斟酒一杯，向假母道：「月老請先飲二卮，謝媒明日何如？」

麗仙見此行為，櫻含一笑。原來挹香情竇雖開，因眼界自高，故猶是無瑕璞玉。此時醉眼情思，怎當得麗仙之風流調笑，你看我如花，我看你如玉，不覺十分難禁。正所謂：

紅羞翠怯情偏篤，柳傍花隨意易癡。

挹香既醉，即偕麗仙進房，四處又觀看了一番，然後至內房。忽見桌上列一紅裝錦冊子，上書「悅目怡情」四字。正欲展開，被麗仙雙手奪去。挹香心疑甚，必欲一睹，麗仙勉強與之。挹香啟視之，原來是四幅行樂圖兒，上邊皆標名色。一曰「戲蝶穿花」，一曰「靈犀射月」，一曰「舞燕歸巢」，一曰「傍花隨柳」。皆繪得窮工極致，旖旎非凡。況兼麗仙之千般媚，萬種溫存，乃替卸羅襦，代松香帶，道：「醉已極了，玉漏已深，望芳卿伴我睡罷。」麗仙此際半羞半就，任挹香擁入羅幃。正是：

一對鴛鴦春睡去，錦衾羅褥不勝春。

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與麗仙一夕幽歡，甘甜嘗遍。千般憐萬般愛，及至憐愛不得已之時，未免笑啼俱有。正所謂：

月正團圓花正嬌，相逢恰是可憐宵。

攜紅握翠增憐惜，不問應知魂也銷。

二人十分恩愛，枕邊又添出無限溫存，說得你投我洽，不覺又沉沉睡去。直到次日紅日三竿，方才起身。梳洗後吃了點膳，然後回家。至書舍也無心攻讀，靜坐芸窗。不片時，金烏西返，玉兔東升。挹香因昨夜夜深身子疲倦，食過晚膳，即就寢而臥。

誰知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恍惚間此身飄渺，如在雲霧間一般。不由自主迤邐而行，細視之，卻非素來經過之地。但見隔岸鮮花，沿堤新柳，一彎流水，回繞小橋。煙霞泉石，幽異非常。嬌滴滴名花欲語，脆嚶嚶鳥語頻聞。行向前，見屋宇突聳，宛如宮殿。甫入門，見懸一額，曰「有女如雲」。至堂上，異香馥郁，入跡稀逢。信步入內庭，見朱欄曲折，秀石崢嶸，池亭繚繞，花木參差。其中陳設精緻，皆非人世所有之物。

正視間，忽見一垂髫童子至，乃問道：「君是何人，焉得到此？」挹香乃述其所由來，詢此為何地。童子道：「此乃清虛中院，院主即月下老人吳剛。凡世間姻緣一切，俱是院主執掌的。即世間佳人麗質，一旦塵緣謝絕後，俱在此處居住，故又名曰『留綺居』。今君有福至此，大有前緣。趁此院主往下界巡察，待我引君一遊如何？」挹香大喜，即偕之行。見洞門雙啟，異境別呈，其中瑤草奇花，紛靡不盡。正中一殿，極盡崔巍。殿中列一仙斧，蓋世俗相傳斧柯之謂。又有三生石、赤繩等羅列其中。右邊有一小門，上書「金屋」二字。

啟扉入，見綺羅畢集，眾美娟然，一個個舞袖蹁跹，若要與挹香相見。挹香不覺神魂飄蕩，連自己多不知身在何地。見那眾美人不慌不忙，都上前相見，都各陳名姓。有說是館娃宮裡來的；有說是手抱琵琶，身從馬上來的；有說是琴心感觸，壚邊賣酒家來的；有說是採藥相逢，馬上折桃花的；有說是宮中留枕，寄與有才郎的；也有說是青瑣偷香，分與少年人的；也有說是為雨為雲，夢中曾相會的；也有說是似霧如煙，帳裡暫時逢的；也有說是吹簫樓上，攜手結同心的；也有說是隨侍瑤池，題詩改名姓的；也有說是身居金穀，吹簫恨無情的；也有說是掌上玉盤，馬嵬留不住的。其餘的多環佩鏘鳴，挨挨擠擠，都說道：「我等乃歷代的有名國色，因參破紅塵味，在這裡靜修的。故月老也不派我們下凡的了。」言訖各散，弄得挹香心迷神醉，應接不暇。

再行，又見一朱門上有「六朝遺豔」四個金字，乃偕童子入。原來此中皆前代有名的妓女在內。挹香才入室，只聽得鶯聲燕語，都道：「有情公子至矣，大家快些相見。」只聽得環佩叮嚙，俱出幃相接，周圍侍立，錦簇花團。挹香倒覺不安，因說道：「眾芳卿請坐，容拙生金挹香晉謁。」眾美又推遜了一回，方才坐了。

挹香便詢首位美人，卻是錢塘蘇小。挹香聽了，即出位下拜道：「僕慕芳名久矣。嘗讀《西湖志》，見芳卿慧心青眼，綺思奇才，周濟鮑仁，實巾幗之丈夫，不勝欽佩。自恨予生也晚，不能拜倒妝台，一親懿教。不料今日相逢，實出於意外也。」小小挽之起道：「賤妾不辰，在昔墮風塵之內。猶幸者憐憐惜惜，未負年華。至於慧眼奇才，妾何敢當耶？」挹香道：「卿之芳名，不惟僕一人欽羨，即天下有情人皆已為之傾倒矣。惜乎鮑仁今日未遇芳卿，倘今日遇之，我知必向芳卿叩頭如搗蒜矣。」言畢又問其次，恰又是虎阜真娘，挹香亦下拜道：「僕慕卿卿，閱時已久，曾在墓上幾度歔歔。所以『慕真』二字亦為卿而得。今者邂逅相逢，豈非天作之合耶？」真娘道：「君之鍾惜，妾素深喻。前蒙塚上題詩，有『新詩空弔落花靈』之句，妾嘗傳誦不忘，今日之會，亦天意也。」挹香又與薛濤、關盼盼、馬湘蘭等敘談。良久，童子促之行，挹香道：「我不返矣。我今在眾香國裡，得能與眾美人朝夕盤桓，亦奚必再思別往。」真娘

笑道：「君日後名花相伴，正有一番風流佳話，毋愚快行。」拈香不覺淒然淚下，然後分別。

又隨童子前行，迴廊曲折，迤邐而來，至一處，上懸「薄命司」三字。拈香訝道：「薄命司乃《紅樓夢》中黛玉等之仙居，緣何也在這裡？」逕入，見數美嬉笑，聚作一團，在內作撲蝶會。爰詢童子，童子指著道：「此即寶釵、晴雯、湘雲等也。」拈香歎曰：「原來才女性情，陰陽一例，生前如此，死後仍不改此風雅。」入內四面觀看，見左邊另有朱門，銅環緊閉，上面亦有一額，曰「絳珠宮」。拈香暗忖道：「此必林顰卿所居。」輕叩銅環三下，有侍兒啟扉迎接，見拈香儒雅風流，乃問道：「相公何人，到此何事？」拈香道：「我乃薄福生金拈香是也。偶爾遊仙，知絳珠宮在此，特來拜見瀟湘妃子耳。」侍兒見拈香吐辭風雅，人亦俊秀，入告黛玉。黛玉許見。拈香即匍匐蛇行至黛玉前，說道：「小生金拈香，素讀《石頭記》，欽慕小姐態度幽閒，培s臆羨。今日偶爾仙游，得蒙慷慨許見，鰥生有此，不勝幸甚。」言畢，拜倒階前。

黛玉暗忖道：「我只知賈寶玉一人癡情，詎意金某亦然如此。」乃笑道：「金生請起。我自避世以來，迄今二百餘年。我們平生之事，本不足傳述於人，曹雪芹先生曲為傳出，雖是癡情佳話，第恐迷惑世人亦復不少。」拈香點頭道：「誠哉是言也。僕讀《石頭記》，亦嘗焚香叩首，倒拜殊深。更有友人鄒拜林，謂小姐乃千古有情巾幗，又妙在不涉於邪，十分羨慕，因自號拜林外史。曾記有題贈小姐兩絕云：

多愁多病不勝嬌，孽海情天幻構遙。

贏得後人偷灑淚，可憐午夜泣香綃。

其二

西風蹂躪月淒迷，燈炮更殘暗自啼。

珠淚難還情尚在，如何衰草罨長堤。

此詩僕傳誦已久，亦可諒渠之情矣。」顰卿道：「我自謝世以來，蒙曹君曲傳情跡之後，雖墨士騷人時加惋惜，而真心惜我者惟君與拜林及秦淮校書斌齡三人而已。惜未見其人，不勝悵悵。」

正說間，聽重門啟處，拜林突如其來。拈香大喜道：「林哥哥，我方才與妃子正在言君，君何亦得至此？」拜林不答，即向顰卿處雙膝跪下道：「鰥生幸甚，得遇芳姿。」說著不覺雙淚齊流。贏得顰卿亦兩眶淚下，語不成聲。拜林又說道：「僕因日久欽慕，未克如願，今日此身如夢，飄泊來前，得遇仙紀，實是僥天之幸。」顰卿道：「君之多情我已深喻。但未識芳顏，徒勞企望。今得一見，我願遂矣。」言訖，化陣清風，絕無影響。覺其地亦非來時路矣。拜林大慟欲絕。

拈香乃挽拜林，隨童子復至一處，上懸匾額，曰「五百年前舊定緣」。門前懸著一張諭條，上寫著：奉玉諭，此地乃注人姻婭、修造姻緣全譜重地，毋論閒雜仙僮及凡人等，俱不准妄入。此諭。

拈香與拜林看了，大訝道：「此處有玉諭在此，不能逕入，如何，如何？」童子沈吟良久道：「君等不泄天機，無妨同入。」

二人允諾，即從之入。見其中案牘如山，不可勝計。也有桑間濮上之案，也有淫婦姦夫之案，不一而足。又見兩旁冊子雜列，拈香竊視之，乃是注人妻妾，歷歷可稽。乃私向拜林道：「我們二人自稱情種，不知日後該有幾個妻妾，曷弗趁此一查。」乃啟江南冊視之，恰是拜林一案，上寫「正室花氏」，下有偈語幾句云：

平生正直，素性多情。時懷麗質，常戀佳人。室宜獨佔，星缺五卿。他時解悟，圓寂功成。

拜林看了「正室花氏」，心中有十分相信。但偈句中有「室宜獨佔，星缺五卿」，卻難解得。拈香又翻閱至第四頁，卻是自己的名字，見上寫「正室鈕氏風塵中人，該在二十二歲完娶。」下邊亦有詩一絕曰：

情耽舞席與歌筵，花譜同邀福佔先。

三十六宮春一色，愛卿卿愛最相憐。

拈香看了，十分不解。

正欲問童子，忽聽仙樂悠揚，童子道：「院主至矣！」即促二人行。忽聽得一聲大喝道：「下界何人，偷覬仙府？」二人沒命而逃，滿身大汗。及醒來，卻是一夢。譙樓上五鼓頻頻，猶覺喘吁不定。

---

自從這一夢，有分教：  
癡情公予添情思，薄命佳人訴命艱。  
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一夢醒來，不勝驚奇，又將詩意細參，依然不解。甫黎明起身梳洗，正欲往拜林處訴其事，恰巧拜林來，挹香大喜，請入書房。拜林道：「我昨得一怪夢。」挹香道：「得非遇見瀟湘妃子乎？」拜林大驚道：「如何與我夢相同，難道冊子果同你一處見的？」挹香遂把昨日之夢細述一遍。

二人正在詳察那姻緣簿上的詩，忽葉仲英遞來一信，啟視之，上寫著：

吳中才妓謝慧瓊風雅宜人，豔名久噪，門前車馬如云。弟聞之不勝豔羨，意欲邀請二兄同訪。謹於今晨候駕至舍，共作尋芳之侶。勿卻是荷。

挹香笑道：「如何他知你在此？但他前日侃侃勸我，何今日亦自入其黨耶？」於是二人便至仲英家談論了一回，啜茗畢，同往慧瓊家來。

原來這慧瓊原籍珠溪人氏，年方十七，才貌兼全，色藝為一時之冠，芳名有遠近之譽。這也是紅顏薄命的招牌，不必說他。但心性十分古怪，雖園跡青樓，絕無脂粉之氣，凡遇客來，無非以琵琶一曲，詩賦幾章，博幾兩銀子度日。欲選一可意人，了其終身大事。

這日正在芳心輾轉，忽鴛母走來道：「今日我兒有喜事到了。」慧瓊道：「有何喜事，母親如此快活？」鴛母道：「外邊有三個與你一樣標緻的公子，說是特來訪你。皆年輕俊雅，勿任著自己性子怠慢。」慧瓊見說，觸了自己心事，即整衣出，見三人豐英姿超俗，甚覺歡喜。

拜林等見慧瓊冉冉如仙子臨凡，裊裊如嫦娥離月，乃一齊上前相見，各敘姓名。慧瓊輕開檀口，款吐鶯聲道：「久欽各位乃當今名士，一代騷人。賤妾風塵薄命，得蒙枉顧，何幸如之！」挹香道：「久慕芳名，思一見而未得。今幸此位仲兄挈僕登高，得能一晤，足慰生平。」慧瓊見是仲英邀來的，便看了仲英一眼道：「仲英公子乃少年英俊，賤妾青樓薄植，豈足置貴人胸臆？」仲英道：「芳卿慧心蘭質，自是離群絕類，每欲追隨芳躅，奈俗事蝟集，不果如願。今幸相逢，確是天緣福湊。相對芳姿，心神俱醉，不識芳卿其將何以發放我耶？」

慧瓊紅垂羞靨，俯首不言。拜林笑謂仲英道：「仲弟忒煞情急了。」

仲英道：「韶華滿眼，春色惱人，雨魄雲魂，能無飛蕩耶！」說著三人一齊大笑。正是：

風流原有種，慧性況多才。

兩意相憐惜，春光費主裁。

大家正在談諧之際，只見鴛母走來道：「酒席已排在松風小憩，女兒可請公子們一齊去飲酒。」原來這松風小憩乃慧瓊的書室，一帶斑竹欄杆，碧紗窗恰對著遠山。四壁圖畫，滿架琴書。三人坐定，啜茗焚香，各人入席，舉杯談笑。仲英道：「久聞芳卿妙擅琵琶，當此良辰美景，願請一奏。不才雖非知音，願以洞簫相和。未識芳卿以為然否？」慧瓊笑道：「賤妾雖性喜琵琶，但愚如膠柱，僅堪擊缶。公子藝精蘭史，技越王喬，青樓下技只怕不可並奏。」挹香接口道：「不遇知音不與彈。遇知音如仲兄者，尚有待乎？瓊姐不必過謙，我等當洗耳恭聽。」慧瓊笑了一聲，徐將寶鴨添香，然後四弦入抱，半面遮羞，嘈嘈切切，錯雜彈來。仲英吹簫和之，聲調清亮，音韻悠然。果然吹彈得清風徐至，枝鳥徐啼，悄然曲盡而尚裊餘音。挹香拍掌大贊道：「琵琶之妙，真不減潯陽江上聲也。」

彈罷，仲英道：「我來說個酒令，要《詩經》二句，湊並頭花一朵，能說則飲，不能則罰。」拜林、挹香齊道：「請先說。」仲英舉杯說道：「月出皎分，季女斯饑，是並頭月季花。」遂一飲而盡。拜林大贊道：「好！」挹香說：「洗爵奠斝，手如柔荑，是並頭洗手花。」亦飲訖。仲英道：「林哥哥請說。」拜林道：「我說並蒂花可算？」仲英道：「好算。」拜林說道：「駕彼四牡，顏如渥丹，是並蒂牡丹。」挹香道：「好個並蒂牡丹。如今要慧姊妹說了。」慧瓊道：「我有倒有了，但是一句《詩經》，一句《易經》，可能算否？」仲英道：「這也不妨，請說。」慧瓊道：「我說的是有女如玉，其臭如蘭，玉蘭並蒂花。」三人大贊，重複各勸香醪，極盡纏綿。

酒既闌，拜林與挹香同向仲英道：「酒已闌矣，琵琶已聽矣，秀色已餐矣。夕陽在山，其盍攜手同歸乎？」

慧瓊見說，目視仲英，有不捨使歸之意。仲英神魂飛越，因對二人道：「天色尚早，不妨再坐片刻，兄何歸心之急耶？」拜林暗已猜破二人心事，只做不知，便說道：「一日已盡，何惜片時。況此間離弟府甚遙，非兄獨急於歸，弟亦當自思之。」仲英此際欲歸，見慧瓊秋波情送，何忍遽別；欲不歸，又被拜林正言厲色的再三催促，弄得沒了主意，只是個徘徊不語。挹香道：「拜林哥，你也太作難了。仲英之心早已醉了，方才的琵琶已作司馬相如的琴心了，更欲何歸？」於是命侍兒重整杯盤，再開樽疊。

鶯酣蝶醉，瞥見玉兔東升，拜林道：「今日諸樂俱備，豈可無詩？況慧姐素擅詩詞，當此酒綠燈紅，苟不一觴一詠，不教花月笑我儕俗物哉？」挹香道：「今夕仲哥合卺，理宜先詠，弟等和以賀之，方稱韻致。況弟等在此，無非觀其定情。仲英兄先請催妝，弟當與林哥哥端整打新郎矣。」仲英笑道：「既蒙二兄相推，弟只得首倡了。但詩題須二兄所命。」

拜林道：「即事為題，何用別尋。」仲英點頭，援筆立成一絕。拜林接來一看，見上寫著：

月正光華花正妍，新妝卸罷倩人憐。

綺羅隊裡尋芳去，好折池邊並蒂蓮。

拜林看了道：「此詩借景描情，以情托景，不即不離，韻和音雅，堪稱絕唱。如今該是慧姐來了。」慧瓊道：「妾鄙陋菲才，豈足與方家酬唱，倒是不詠的好。」挹香道：「久欽慧姐詩才，豈有不賦之理。定要請教，使我等一識香奩佳句。」慧瓊道：「如此獻醜了。」於是不假思索，和成一首。詩曰：

懶向花前學鬥妍，閉門辭俗少人憐。

臨波有客鍾情甚，甘露頻施潤素蓮。

挹香見詩淒切，甚為惋惜，因亦揮成一絕云：

十里花香色正妍，天然丰韻見猶憐。

漫將媚語邀明月，腕底先開五色蓮。

拜林聽了，接下去也成一首道：

不調脂粉別生妍，如此名花合受憐。

獨有游魚偏意懶，僅看明月照池蓮。

挹香看了道：「詩筆固佳，惜懷妒意。」拜林笑道：「魯男子尚有動心，漢相如安得不風魔耶？」

慧瓊道：「明日妾有手帕交二人，一為朱月素，一為何月娟。素性風雅，酷愛詩詞。翌日偕君等同往何如？」二人齊聲稱妙。拜林謂挹香道：「酒已盡歡，月將斜午，我們去罷，不要誤了仲弟佳期。」仲英道：「夜深路遠，不如在此聯榻罷。」挹香笑道：「別榻可聯，此榻只怕不可聯。」仲英自知失言，彼此相顧大笑。二人然後起身，與慧瓊訂了明日往朱月素處之事，始別。

未識明日果去一訪否，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金、鄒二人乘著月色皎皎，各自回家。一宵無語。明日，挹香約了拜林至慧瓊家中，恰巧仲英方起，挹香笑說道：「昨宵佳景，不言可喻，十二巫峰定供兄游盡矣。」一面坐下，一面看著慧瓊，談談說說。待仲英梳洗畢，慧瓊即命侍兒引領三人到朱月素家，並言自己隨後就來。

卻說那朱月素乃毗陵人氏，容貌秀冶，態度端莊，性耽吟詠，對客有可憐之狀，深於情。與慧瓊最契，訂為手帕之交。閒嘗詩歌酬唱，風雅絕倫。其妹何月娟，亦風塵中之翹楚。

挹香等三人入其家，侍兒把三人委曲陳說了一遍：「今因聞名，特來求見。」月素甚欽敬，見挹香情深意摯，更加眷愛。

三人正與月素、月娟談論，忽報慧瓊至，相迓入座。慧瓊即啟口道：「愚妹昨宵得遇三君，一觴一詠，暢敘幽情。言及吾姊閨閣奇才，渠等特來晉見。」月素笑道：「愚姊忝陋無才，乃蒙賢妹殷殷稱述，何幸如之。」遂相邀至護芳樓中。

原來這護芳樓乃是月素臥室，外房陳設幽雅，雕欄畫棟，繡幕羅幃。地鋪五彩絨氈，壁懸八愛名畫，中掛湘竹燈四，係繪「六才」全本。中設楠木天然几，玳瑁石四仙書桌，古銅瓶中養碧桃一枝。壁廂位置竹葉瑪瑙榻，紅木圓台，亦甚精巧。旁有一紗廚，廚門啟處別有洞天，蓋月素之臥室也。其中動用之物，皆折扇式，沿窗列一紫檀妝台，上用繡花紅呢罩。又一榻，榻前懸一立軸，係繪文君私奔圖。左右楹聯筆法甚秀，其句云：

月裡娥攀月裡桂，素心蘭對素心人。

珠簾隱隱，香霧沉沉。其最雅者，朝外排一，係紅木雕成全本《紅樓夢》傳奇。四圍皆書畫，紗窗內懸異式珠燈，外懸湖色幔，左右垂銀絲鉤。幔之內懸一小額，曰「溫柔鄉」，流蘇帳、鴛鴦被、合歡枕，俱異香可愛。

三人觀畢，挹香笑道：「妹妹，你這『溫柔鄉』中有什麼好處？」月素正要答言，拜林道：「溫柔鄉乃取溫柔軟玉之意，又名攝魂台，憑你英雄，到了這台上去，其魂總要被月素妹妹攝去的。」挹香笑道：「怪不得我此時酥迷迷的，腳要出去，心不出去，原來這魂被月妹妹漸漸攝去了。」月素笑了一笑，把挹香打了一下，又指著拜林道：「都是你強詞奪理。」慧瓊笑道：「月妹妹不要發急，只要不把挹香弟的魂真正攝去就是了。」月素聽了，便走過來把慧瓊揪倒了，罵道：「慧丫頭，我不饒你！什麼叫攝去不攝去？你知道攝挹香弟的魂，這句話我卻不懂。諒你攝過他的魂，所以一氣兒來打趣。」說著便不住的咯吱。慧瓊道：「姊姊，我不敢了。」便喊挹香道：「你何不來幫一幫？」月素道：「你來幫了慧丫頭，我不依的。」挹香只得上來解勸，與月素作了四個揖，要跪下去，方才饒了。慧瓊起來，弄得蓬鬆兩鬢，仲英代整理了一回。然後月素命治酒相款，又命人去邀請眾姊姊作一佳會。

不一時，來了九位美人，都是如花似玉。你道那九個？一個是鐵笛仙袁巧雲，人才蘊藉，書法風流；一個是鴛鴦館散人褚愛芳，春風玉樹，秋水冰壺；一個是煙柳山人王湘雲，可人如玉，明月前身；一個是愛雛女史朱素卿，花能解語，玉可生香；一個是浣花仙使陸文卿，逸志凌霄，神仙益智；一個是惜花春起早使者陸麗春，眉橫遠黛，眼溜秋波；一個是金鈴待繫人孫寶琴，志和音雅，氣爽神清；一個是秋水詞人何雅仙，麗品疑仙，穎思入慧；一個是探梅女士鄭素卿，熏香摘豔；茹古涵今。皆月素知己，故特簡相邀趨來。頃刻一霎時滿坐皆春，挹香等三人如游花園，不知身在何方，細數之，恰恰金釵十二。

月素與慧瓊亦甚歡喜，乃道：「辱荷諸姐妹不棄，齊來踐妹佳約。愚妹因蒙這三位公子過舍清譚，聊設一樽，特邀眾位作一陪賓耳。」眾美人道：「又要姊姊費心了。」正說間，侍兒來稟道：「酒席已排在浣花軒，請公子與眾小姐飲酒。」於是月素等請三人先行，眾美人姍姍隨後。花園翠繞，非有福者不能得此。正所謂：

才子易教閨閣羨，丈夫總有美人憐

至軒中，三人重復觀玩，見其中修飾別有巧思。軒外名花綺麗，草木精神。正中擺了筵席，月素定了位次，三人居中，眾美亦序次而坐。第一位鴛鴦館散人褚愛勞，第二位煙柳山人王湘雲，第三位鐵笛仙袁巧雲，第四位愛雛女史朱素卿，第五位惜花春起早使者陸麗春，第六位探梅女士鄭素卿，第七位浣花仙使陸文卿，第八位金鈴待繫人孫寶琴，第九位秋水詞人何雅仙，第十位傳春使者謝慧瓊，第十一位梅雪爭先客何月娟，末位護芳樓主人自己坐了。兩旁四對侍兒斟酒，眾美人傳杯弄盞，極盡綢繆。挹香向慧瓊道：「今日如此盛會，宜舉一觴令，庶不負此良辰。」月素道：「君言誠是，即請賜令。」挹香說道：「請主人自己開令。」月素道：「豈有此理，還請你來。」挹香被推不過，只得說道：「有占了。」眾美人道：「令官必須先飲門面杯起令才是。」於是十二位美人俱各斟一杯酒，奉與挹香。挹香俱一飲而盡，乃啟口道：「酒令勝於軍令，違者罰酒三巨觴。」眾美人唯唯從命。

挹香又說道：「是令用三句成語，首句用《詩經》，次句用曲牌名，末用古詩一句作收。詩中要有花字，凡數到花字何人，即交令於何人，然後飲酒起令。」眾美人俱道：「妙極。請先說罷。」挹香道：「若不能說或不通，俱要罰酒一斗。」陸麗春笑道：「知道了，不要羅蘇，快些說。我們輸了，不怕你不代我們飲酒。」

挹香笑了一笑，乃先說道：「載驟駸駸，醉花陰，出門俱是看花人。」

挹香說完，順位數去，恰是袁巧雲飲酒。侍兒斟了一杯，巧雲飲畢，說道：「我有嘉賓，醉太平，數點梅花天地心。」念畢，挨著陸文卿吃酒，於是也說道：「公侯干城，得勝令，醉聞花氣睡聞鶯。」何月娟聽見道：「如今要我吃酒了。」即持杯一飲而盡，便說道：「三五在東，一點紅，桃花依舊笑春風。」月素聽見，笑說道：「好雖好，惜乎稍見色相。」乃飲盡一杯，說道：「今夕何夕，三學士，一日看遍長安花。」

挹香大贊道：「好好好，好一個『一日看遍長安花』！細數之，恰是陸麗春吃酒。麗春飲了一杯，即念道：「言念君子，望江南，和雪看梅花。」月素道：「第五個花字，應該慧瓊妹吃了。」慧瓊飲了酒，說道：「載笑載言，上小樓，醉折花枝當酒籌。」說得大家哈哈大笑起來。雅仙笑道：「這個人吃得這般醉法，還能到小樓上去，虧他梯子上不掉下來。」慧瓊笑道：「他也不見醉，因為這魂被人攝去了，所以載笑載言，如醉人的一般，要想……」剛說到這裡，月素笑著出席來要擰他，拜林、挹香等過來勸開了。眾人不解，笑問道：「月素姊妹這般著急，卻是什麼解說？」挹香說明了，各人方曉得，又笑了一回，弄得月素罵這個說那個。

寶琴笑道：「月妹妹不要著急了，我們令尚未完呢。這第三個花字，又該挹香吃了。」挹香飲乾了酒，便指了巧雲好笑，說道：「如此邂逅何，傍妝台，且向百花頭上開。」

袁巧雲聽了笑道：「你這涎臉到如何了呢。這花字又要我吃酒了。」挹香笑嘻嘻道：「這是小弟弟姊姊一杯成雙酒。」大家聽見了，多笑說道：「成雙杯，不錯，不錯。」巧雲只得飲了一杯，說道：「載馳載驅，思歸引，牧童遙指杏花村。」說畢，恰是何雅仙吃酒，吃了然後說道：「未見君子，懶畫眉，斷樓煙雨梅花瘦。」拜林聽見第六個花字，乃持杯討酒道：「我正要酒吃，快些斟來。」侍兒篩了一杯，一飲而盡，便說道：「彼美孟姜，罵玉郎，春來多半為花忙。」

挹香聽見，拍手道：「好一個『罵玉郎，春來多半為花忙』！」湘雲道：「這個人也太醉了，就是為花忙也是愛惜名花之意，只要雨露均調便罷了，怎麼倒罵起來呢？」月素道：「若能如此就好了，只怕不能的多。」慧瓊笑道：「要除是攝了魂去，便偏了一人了。」挹香說：「罷了，我們也不是見新忘舊的，你們也莫疑到這上頭去。」月素本要與慧瓊說什麼，聽了挹香這話也罷了。

愛芳道：「我們不要多說，耽擱時候了。如今要輪鄭素卿姊姊了，我們聽鄭姊姊的令罷。」於是素卿也吃了一杯，說道：「灼灼其華，瑣窗寒，深巷明朝賣杏花。」大家聽了說好。葉仲英笑了一笑道：「如今這花字該我吃了。」乃乾了一杯，即說道：「漢有游女，脫布衫，迷路出花難。」慧瓊正拿了一杯茶，含在口中要吃下去，聽了這令，不禁撲嗤的一聲，把茶噴了出來，噴得雅仙襟上都濕濕的，一邊笑道：「這個游女真不要臉面，怎麼脫了布衫呢？」文卿笑道：「我看《西遊記》曲本上有一句『春香抱滿懷』，這女想

---

是脫了布衫，要把春意發散發散，也未可知。」

朱素卿道：「令尚未完，如今該是那位來了？」湘雲笑道：「你的爹要說，誰敢說呢？」月娟笑道：「你的爹還有不全之處。」寶琴笑道：「只要教人補一補就全了。」湘雲啐了一口。麗春笑道：「若依湘雲姊說，你們做了爹，金挹香反做了娘了。」愛芳笑道：「香哥哥倘是算娘，將來娶了妻妾，養了孩子，倒是爹爹娘少了。」拜林聽了，拍手大笑起來。挹香起來要捻愛芳，一面笑道：「你為什麼說笑話了編派著我？」愛芳兩手捻住了挹香手，說道：「我不敢了。可憐我又無力氣擋你，香哥哥，你饒了我罷。」說得挹香倒憐惜起來，反把愛芳的酒換了一杯熱的，端起來貼在唇邊，與愛芳吃了。又夾些燉火腿與他口中，然後歸坐。

湘雲說令道：「桃之夭夭，憶多嬌，惜花春起早。」念完乃朱素卿飲酒，說道：「女子善懷，並頭蓮，野館濃花發。」素卿念畢，向寶琴道：「小妹奉敬一杯。」寶琴吃了酒，便說道：「我要香哥哥再吃一杯。」挹香道：「莫非也是成雙杯麼？」使命侍兒斟了一杯酒，先吃了聽令。寶琴便說道：「不我遐棄，倘秀才，耶溪風露藕花開。」挹香聽了道：「妙妙妙，該吃，該吃。」於是飲了一杯，便說道：「君子好逑，好姊姊，梨花瘦盡東風懶。」挹香說畢恰是第一位褚愛芳吃酒。愛芳道：「令也完了，我也不說了。」大家道：「再說一個，然後交令。」愛芳只得念道：「東方未明，恨更長，踏花歸去馬挹香。」說完又是袁巧雲吃酒畢，對挹香道：「請令官收令。」挹香便念道：「有女懷春，銷金帳，少年惜花會花意。」

挹香收了令，便說：「如今做些什麼？」月素道：「我昨日編一曲《梁州序》在這裡來，唱與你們聽聽可好？」眾人拍手稱妙。於是月素款吐鶯聲，輕開絳口，悠揚婉轉的唱了一回，已是杯盤狼藉，晷影偏西，大家始別。

挹香自從認識月素之後，朝夕往來，倍覺親熱。

未知怎樣鍾情，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自遇月素之後，十分傾慕。月素與挹香亦甚綢繆，談詩飲酒，日夕過從。

一日，挹香至月素家，適遇午睡未醒。挹香入房，見月素睡在側首榻上，覆著紅紗被，靠著鴛鴦枕，秋波半閉，睡態正濃。又見一灣玉臂微露衾外，天時雖屆清和，尚覺寒氣襲人。挹香十分愛惜，輕替藏入被中，自坐榻邊守候，不去擾他清睡。良久，見月素嬌軀忽翻，秋波斜溜，道他香夢已醒，不道又向裡睡去。挹香不去驚他，自往妝台前觀看了一回。

又片刻，始聞嚶嚶鶯聲，美人夢醒，睡思朦朧。瞥見挹香，問道：「誰人擅闖閨房，擾人清睡？」挹香如奉綸音一般，走過去道：「月妹妹，是我，已經來了半天矣。」月素打了一個欠伸，搓了搓手，揩揩眼睛一看，笑道：「原來是你。」便道：「你可是來了一回了？我此時懶極，煩你把鴨鼎中熬的甜香在抽屜內去加些。再把妝台上的蘭絲煙兒裝一管我呵呵，你肯不肯？」挹香笑道：「有什麼不肯？你自睡著。」說罷便把香來添了，又裝了一管煙，遞與月素。月素半笑不笑道：「多謝你。你坐在這邊，我與你說話兒。」挹香一面坐著，一面挽了月素的手。

正在旖旎，忽一垂髫婢來稟道：「外邊林婉卿小姐請見。」月素聽見，乃起身道：「說我出接。」侍兒奉命而去。挹香乃問道：「婉卿何人？」月素道：「亦是我之手帕交。其性格溫柔，姿容媚，少頃瘦腰郎見之，難保不真個銷魂也。」一面說，一面出接。

挹香等了一回，只見美人姍姍入室，與挹香見禮畢，然後入座。挹香因月素一席話，十分留意，細端詳，看這美人年約二九，生得果然媚。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著雨恨雲愁；臉似三月桃花，每帶著風情月意。纖腰嫋娜，拘束得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姣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挹香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落；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情，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紅杏枝頭籠曉月。薄施淡掃，已覺妖嬈；粗服亂頭，也饒蘊藉。穠纖合度，修短得中，憑他粉琢香堆，成之不易；就使脂烘鉛暈，畫也都難。看了一回，心中想道：「無怪月妹嘖嘖贊揚，果然不亞名花。如今雙美相對，真金挹香之幸也！」

婉卿見了挹香，便問道：「這位何人？」月素道：「此即妹向所與姐譚之金挹香是也。」婉卿恍然大悟，把挹香細細一看，果然潘安風雅，宋玉溫存，私心竊喜。乃斂衽道：「久慕公子才華蘊藉，情思纏綿，今日天假之緣，得親芝範，不勝幸甚。」挹香不答一言，只因見了婉卿，此時爛泥菩薩已落在湯罐之中，故而不知不覺。

月素把挹香輕輕打了一下，道：「癡郎，真個應我言矣。」挹香倒覺有些不好意思，乃向婉卿道：「芳卿仙居何處？貴姓芳名，尚未聆教。」婉卿道：「賤妾陋巷非遙，就在富城坊巷。賤姓林氏，小字婉卿，與月妹妹手帕知交。今日閒暇來敘，得遇貴公子，實出於妾之意外。三生石上，諒有夙緣也。」

大家談笑一回，已是上燈時候，侍兒即排酒房中，三人暢飲。席間，挹香謂月素道：「如此良辰美景，眾姐妹又與我金某有緣。日夕同二三名媛相敘相親，我金某如花間蝴蝶，賞遍名花，此中佳景，甚覺可喜。第思既得美人，宜興佳會。我欲翌日集一鬧紅會，買一畫舫，游於虎阜之濱，邀眾姐妹作竟日之游。未識二卿肯容我否？」

月素、婉卿齊聲道：「好。」挹香乘著酒興道：「二卿既許，諒餘外姐妹無不曲從須今夕預邀，庶免明日倥偬而阻此佳會。」遂總書一柬，托月素家侍兒各處一行。上寫道：

翌日買舟於虎阜之濱，擬集鬧紅會，聊設潔樽以俟。屈眾芳卿玉趾一移，毋負春光。至盼，至盼。舟泊太子碼頭。辱愛生金挹香訂。

寫畢，又填了眾美人名字，付與侍兒，連夜往各家邀請。不表。

再說三人傳杯弄盞，已及二鼓，婉卿辭月素乘轎歸家。挹香酒意甚濃，況與月素十分眷戀，乃笑謂

月素道：「今日我已大醉，諒妹妹決不讓我歸去的了，我只得住在這裡了。」月素道：「你這人真個好笑，並沒有人留你，你竟會自己開船解纜。但是留你住在這裡，只好裹你去同老媽媽睡。」

挹香見月素心許口非，乃笑答道：「若雲與老媽媽同睡，這也何妨，只要妹妹過意得去就是了。」月素笑了一笑，把挹香看了一看，乃道：「癡生利口，算你會說便了。」挹香又說道：「我醉已極，要睡了。」月素只得替他解衣而睡。挹香道：「好妹妹，你也早些來睡罷。」月素聽了，將秋波一溜，走向外房。

挹香才入幃，覺一縷異香十分可愛。少頃，月素亦歸寢而睡，乃問挹香道：「你平日在家作何消遣？」挹香道：「日以飲酒吟詩為樂，暇時無非稗官野史作消遣計耳。」月素道：「你看稗史之中，孰可推首？」挹香道：「情思纏綿，自然《石頭記》推首。其他文法詞章，自然『六才』為最。《驚豔》中云：『似嚶嚶鶯聲花外囀』。這『花外』二字，何等筆法！『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這『怎當』二字，這個『那』字，愈加用得好了。雙文態度情趣，全吃緊在這個『那』字。《前候》中云：『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你想妙不妙，『才子佳人』四字下忽寫此『信有之』三字，真是古今佳話。惟才子佳人方肯下此三字。假令玳非才子，雙文非佳人，讀者焉肯遽羨。除非真才子真佳人，這『信有之』三字方能妥貼。」

月素笑而點首。挹香又道：「我還記得《酬簡》中一出甚屬綺麗，我來念與你聽。」便說道：

〔勝葫蘆〕軟玉溫香抱滿懷，呀，劉阮到天台。春至人間花弄色，柳腰款擺，花心輕坼，露滴牡丹開。

〔么〕蘸著些兒麻上來，魚水得和諧，嫩蕊姣香蝶恣採。你半推半就，我又驚又愛，檀口？香腮。

〔柳葉兒〕我忘餐廢寢舒心愛，若不真心耐，至誠挨，怎能夠這相思苦盡甜來。

〔青歌兒〕成就了今宵歡愛，魂飛在九霄去外。

挹香唱畢，月素道：「油嘴！」挹香道：「這多是『才子佳人信有之』事呵。」二人俱笑了一回，然後睡去。正是：

萬種風流無處買，千金良夜實難消。

明日起身，催促月素梳洗畢，即命侍兒喚定了石家兩隻燈舫。挹香乘馬，月素坐轎，同至太子碼頭船上。原來吳中的畫舫與他處不同，石家的燈舫又比眾不同。只見：

四面遮天錦幔，兩旁扶手欄杆。蘭桂柱槩壯幽觀，裝紮半由羅紈。兩邊門徑盡標題，秋葉式雕來奇異。居中紅木小方几，上列爐瓶三事。艙內絨氈鋪地，眉公椅分列東西。中掛名人畫，畫的是妻梅子鶴。四圍異彩名燈掛，錯雜時新滿上下。

二人看罷入艙，榜人送茶畢。挹香謂月素道：「今日如此佳會，諒諸姐妹必不失約的。」月素道：「你且放心，姊妹們知你風雅，無不過從。」

正說間，忽見岸上兩對侍女，兩乘藍呢中轎，遠遠而來。月素道：「如何，你看岸上兩戶轎子不是來赴約的麼？」挹香望了一望道：「果然。」正在欣欣之際，轎子已至船邊，出轎後侍兒扶至船上。你道是誰？卻原來是陳秀英同著院中新來的張飛鴻，挹香見是秀英，即忙出艙相接，攜手同進入座。獻茶畢，挹香道：「我自杏花時節造府得睹仙姿，時存念慕。本欲趨前問安，奈日夕不暇，多致抱歉。諒芳卿知我，決不責予薄倖也。這位何人？」秀英道：「妾自識君之後，欽慕常深，每欲造府請安，猶恐諸多未便。故於幼卿姊處時時問及，知君玉體安和，妾心稍慰。蒙昨日折柬相邀，是以特邀院中新到的這位飛鴻姊姊來赴盛會。」挹香大喜，與飛鴻敘了一番寒溫。秀英亦與月素各通名姓。

俄見轎子又到，家人通報，卻有梅紅京片先至。挹香倒呆了一呆，只道誰人拜謁。接柬視之，上寫著「章月娥」三個大字。挹香大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幼姊姊使此伎倆。」乃接入艙中，猶未坐定，又報林婉卿至，於是月素出接，彼此慇懃。月素道：「姊姊昨宵歸去是夜深了，愚妹甚是不安。」婉卿道：「昨宵既醉以酒，又飽以德，今日正欲奉謝，何吾姊反出此言耶？」彼此謙遜一回，然後入艙，與眾人相見畢。婉卿明知挹香在月素家止宿，故對挹香笑而不言。挹香道：「婉姊姊為何對我嘻笑？」婉卿也不與他說什麼，仍舊笑而不言。挹香會意道：「我知道了。」

正談說間，又報袁巧雲至，只見後面隨著四乘轎子，細視之皆非相識者。挹香俱邀入舟中，向巧雲

---

道：「小弟聊設粗肴，欲舉佳會，乃蒙眾仙子下降，實小弟之幸也。」巧雲道：「昨蒙柬招，十分雅意，故約眾姐妹同來赴會。」挹香乃請問姓氏，卻原來一個是胡碧珠，一個是蔣絳仙，一個是方素芝，一個是梅愛春，並皆傾國傾城，風流綽約。挹香十分歡喜。正說間，陸麗春與孫寶琴、何雅仙三人又到，挹香款接不暇。寶琴對挹香道：「主人翁何其多能也。」挹香道：「既蒙諸芳卿玉趾齊移，鰕生何敢貪安而失迓迎之禮耶？」正說間，又見陸綺雲、朱素卿亦乘轎而至，挹香皆接入艙中。珠圍翠繞，已來了十四位美人，連月素已成團樂之數，幸舟頗寬敞，尚覺人少。挹香早喜得手舞足蹈，說道：「今日如此天氣，如此美人，真不負此佳會矣。」正所謂：

漫邀瓊島諸仙子，同赴瑤池集酒觴。

未識再有人來否，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金挹香在畫舫中設此佳會，已來了十四位美人，十分得意。原來挹香人才風雅，貌亦俊秀，又多情，又慷慨，是以眾美人有愛他的，慕他的，憐他的，所以花國尋芳，獨佔盡許多豔福。此時眾美人咸集舟中，又來了王湘雲、呂桂卿、胡碧娟、陸麗仙、鄭素卿、褚愛芳、陸文卿、謝慧瓊八人，都是認識的，紛紛攘攘，豔麗入艙。挹香想道：「如此盛會，必須邀拜林、仲英來到暢敘方妙。」主意已定，即取名帖，兩處往邀。少頃舟人歸，知仲英有事他出，拜林即來。挹香大喜。未片刻，拜林來，笑道：「賢弟可謂雅極矣！為何不早來邀我？」挹香道：「此刻日在未午，尚不嫌遲。你看美人如此之多，林哥能不銷魂否？」拜林細把美人一數，已有二十三人，說道：「惜乎楝子花未到，尚少一人。不然司空之《詩品》不能專美於前矣。」

正說間，忽聞何月娟至，拜林道：「樂哉，花品成矣。」眾美人亦大喜，一齊相見。挹香命舟人就此開船。拜林道：「如今好品花矣。」挹香道：「好。」拜林道：「今日品花，須照各人性情態度，用《紅樓夢》人名，借美分題，並撰以贊，未知可否？」

挹香點頭道：「倒也新奇。」於是磨墨伸紙，二人評議。拜林道：「我等亦逢場作戲，決不徇私，諒眾芳卿必不怪我。」大家笑說道：「妾等蒲柳之姿，惟恐不足當二君雅賞，何怪之有。」挹香道：「如此，月素妹妹好品為黛玉。」拜林道：「桂卿姐好品為寶釵。」挹香道：「愛芳妹好品為元春，湘雲妹好品為探春。」拜林道：「這位麗仙姐倒好品為惜春，幼卿姐當品為襲人。」月素道：「飛鴻姐與婉卿姐當品為寶琴、王熙鳳，絳仙姐姐好品為春纖。」麗仙道：「雅仙與寶琴好品為湘雲、紫鵲。」雅仙道：「麗春姐，你好品為妙玉。」挹香道：「碧珠、愛春、秀英、巧雲四位妹妹，好品為鶯兒、小紅、鴛鴦、岫煙。」拜林道：「李紈該品朱素卿妹妹。」挹香道：「春燕該品陸綺雲妹妹。」拜林道：「何月娟、鄭素卿兩位妹妹好品為晴雯、巧姐。」挹香道：「可卿該品謝慧瓊姐姐。」拜林道：「文卿姐當品香菱，何碧娟妹妹宜品為秋紋，素芝妹好品麝月。」

不一時，眾美品全，拜林即寫出了，又與挹香同撰贊語，以表其美。上寫著：

黛玉品朱月素。

贊曰：多愁多病，傾國傾城。以玉為骨，以花為情。

元春品朱愛芳。

贊曰：才逾蘇小，貌並王嬙。韻中生韻，香外生香。

探春品王湘雲。

贊曰：舞態蹁躑，憨情蹴鞠。遠黛含顰，春山半盛。

寶琴品林婉卿。

贊曰：好花含萼，明珠出胎。嬌如紅杏，淡擬寒梅。

熙鳳品張飛鴻。

贊曰：香氣沁骨，寶光襲人。其秀在貌，其媚在神。

襲人品章幼卿。

贊曰：初日芙蕖，曉風楊柳。玉骨冰肌，錦心繡口。

可卿品謝慧瓊。

贊曰：卓犖瀟灑，蘊藉風流。春花兩頰，秋水雙眸。

妙玉品陸麗春。

贊曰：品擬飛仙，情殊流俗。明月前身，可人如玉。

寶釵品呂桂卿。

贊曰：春風玉樹，秋水冰壺。神清意遠，態豐音腴。

惜春品陸麗仙。

贊曰：骨柔肌膩，膚潔神清。身輕如燕，語細如鶯。

紫鵲品孫寶琴。

贊曰：海棠陰護，芍藥霞烘。輕盈合度，穠纖得中。

岫煙品袁巧云。

贊曰：美欺西子，貌笑東施。輕盈如燕，柔滑如蕘。

巧姐品鄭素卿。

贊曰：煙輕月瘦，雪韻花姣。慧心香口，蓮步柳腰。

香菱品陸文卿。

贊曰：冰雪團成，瓊瑤琢就。其態在愁，其韻在秀。

秋紋品胡碧娟

贊曰：纖音遏雲，柔情如水。活色生香，嫣紅？紫。

鶯兒品胡碧珠。

贊曰：纖腰嫋娜，粉面光華。憨啼吸露，姣語嗔花。

晴雯品何月娟。

贊曰：梨花著雨，芍藥籠煙。姿神娟潔，骨格仙妍。

湘雲品何雅仙。

贊曰：雙鬟泥綠，高髻蟠云。芳心脈脈，綺思殷殷。

李紈品朱素卿。

贊曰：逸氣凌雲，神仙益志。慧心青眼，雅態芳思。

麝月品方素芝。

贊曰：一彎蹴鞠，十指玲瓏。舞如飛燕，態欲驚鴻。

春纖品蔣絳仙。

贊曰：凌波冉冉，仙骨姍姍。穠如桃李，香逾芝蘭。

春燕品陸綺云。

贊曰：志和音雅，氣茂神清。千嬌側聚，百媚橫生。

鴛鴦品陳秀英。

贊曰：飄香疑麝，吹氣如蘭。柔情脈脈，秀骨珊珊。

小紅品梅愛春。

贊曰：香溫玉軟，雪豔花濃。榮曜秋菊，華茂春松。

拜林與挹香品畢，麗仙道：「金挹香，你自己品為何人？」婉卿接口道：「自然是寶玉了。」拜林道：「我也來撰一贊。」便想了想，寫在眾美之下道：

寶玉品金挹香。

贊曰：癡別有癡，情獨鍾情。風流公子，豔福書生。

眾人俱大贊道：「挹香是寶玉，月妹妹是黛玉，怪不得如此多情。」

眾人說說笑笑，已抵虎阜。挹香吩咐兩舟排四席酒肴，一齊暢飲。酒至半酣，挹香道：「如此勝會，不可辜負良辰。眾芳卿可將平生所嗜好，各獻一技於筵前，以博一樂。隨其所好，幸勿謙遜。如違者當以金穀為罰。」

眾美歡諾，遂依品花圖為序，首位就是月素。月素道：「我無一技之長，只好罰酒。」眾美道：「不可謙遜，我們當靜候佳作。」月素想了一想道：「我來填闕詞兒可好？」眾人齊聲稱妙。月素道：「即事有題，眾位聽著。」詞曰：

珠玉垂肩翠滿頭，蓮想雙鉤，波想明眸。箏弦清脆笛聲幽，燕樣身柔，鶯樣珠喉。綠酒紅燈敞畫樓，唱慣《梁州》，舞慣《伊州》。宜嗔宜喜亦宜愁，吟也風流，醉也風流。右調《一剪梅》。

月素寫好，遞與眾美道：「小妹獻醜。」

大家接過來細看一回，齊聲稱贊，便道：「如今要請教愛芳姊姊了。」愛芳道：「小妹不才，願奏瑤琴一曲，不識可好？」眾人道：「好好好，我們當洗耳恭聽。」愛芳一面命小婢添香，一面攜琴斂容，屏氣撫之，極目送手揮之妙。清韻悠揚，弦音嘹亮，既而宮變為徵，漸覺激昂慷慨、悲壯淋漓。其聲宏以遠，其調高以抗，細聽之，蓋如《胡笳十八拍》也。又彈《平沙落雁》一曲而罷。

挹香大贊道：「高山流水，不亞伯牙。如今要請教湘雲妹妹了。」湘雲道：「我來畫幅梅花罷。」於是橫屏伸紙，唇脂含毫，點染極工致，烘襯極精神。片刻畫成一枝紅梅似兼山紅雪，十分清豔，大有橫斜老幹之勢。

眾美大喜道：「如今要婉妹妹來了。」

婉卿道：「如此佳會，不可無詩。小妹奉題一律何如？」拜林道：「好。」於是婉卿也不思索，即揮毫立成一律，遞與眾人。大家接來觀看，見上寫著詩曰：

東風淡蕩黯魂銷，一樣梅花趣獨饒。

素質肌妍消粉本，絳仙春醉暈紅潮。

光凝錦帳千重疊，色借胭脂一點描。

流水空山霞自落，憑誰染出幾分嬌。

婉卿詩畢，大家道：「吟鹽詠絮，庾、鮑風流。如今要請教飛鴻姊姊了。」飛鴻道：「我來和婉卿姊姊紅梅一律。」乃拈筆寫了一首。詩曰：

芳訊初看透一枝，誰家詠就訪梅詩。

綺仙扶醉含嬌態，綠萼添妝鬥豔姿。

庾嶺春加空濺血，羅浮夢醒漸凝脂。

前生定是瑤台種，偶謫人間小別離。

月素看畢道：「雅麗之句，不可多得。如今要輪幼卿姊姊了。」幼卿道：「我來擺一局象棋勢，與慧瓊姊姊對弈。」眾人道：「好。」即命侍兒排上棋枰，幼卿東一著西一著，擺成一個車馬臨門勢，與慧瓊二人對弈。兩人參了良久，仍是一盤和棋。

陸麗春道：「如今要輪著我了，我與桂卿姊來下盤圍棋罷。」挹香道：「好好好，我來督陣。」於是二人坐下，挹香在旁看著。不一時，知白守黑，麗春三六另起，桂卿下一玉樹，麗春不飛角，拈一子九五鎮，桂卿一折，麗春飛行一子，即來封角，桂卿托一子。頃刻間黑白已成一勢。桂卿正要叫吃，挹香發急道：「這著下不得，下了這一著，這一塊要全軍淹沒了。快些尋劫打為妙。」桂卿依挹香尋了一劫。麗春打了挹香一下道：「你這濫小人，干你甚事？」挹香道：「什麼謂之小人？」麗春道：「觀棋不語真君子。你如今開了口，豈不是濫小人麼？」未幾麗春陣勢已敗，挹香在旁道：「！」二人呆倒了一呆，便道：「做什麼？」挹香道：「麗春妹要輸了，若不鳴金收軍，則齊師敗北，誰為孟之反耶？」說得大家俱捧腹而笑。

局終，卻是麗仙獻技。麗仙道：「我出一對，與寶琴姊姊對對。」乃說道：

「月印波心，波靜月圓人對鏡。」

寶琴聽了，笑道：「這個對倒也難對。」便想了一想道：「有了。雲從雨意，雨消雲散客遊山。」

對畢，大家道：「如今巧妹妹來了。」

巧雲道：「我來彈一曲琵琶。」陸文卿道：「可是我和？」鄭素卿道：「還有我呢，我來品簫相和。」眾人多稱佳妙。於是二人撥弦應節，吹彈一曲《霸王卸甲》。

曲終後，陸文卿道：「如今是我了。我來讀篇文字玩玩可好？」挹香拍手道：「好好好，此技新奇。」文卿便飲了一杯酒，潤了喉，即書聲朗朗，詞調藹然，讀的卻是《關雎》「樂而不淫」。讀畢，大家道：「果

然好得很，不啻書房中的讀書公子。」

說畢，輪著何碧娟獻技。碧娟道：「我也別無他技，僅有一個燈謎在此，欲請碧珠妹妹猜一猜，不知可好？」挹香道：「好好好，快些說來。」碧娟道：「君行好事。打一魚名。」碧珠想了想道：「敢是黃鱔麼？」碧娟道：「一些不錯。」大家聽了道：「『君行好事』打這個黃鱔，做謎的已好，猜謎的更加想入非非矣。如今該著何人？」

何月娟將品花圖一看道：「是我，是我。我來臨一頁晉帖罷。」於是磨濃香墨，不多時書好一頁，呈與眾人。見其秀骨天成，筆筆仿簪花體格，大家稱贊了一回。

又是何雅仙獻技。雅仙道：「我也有個春謎在這裡，要請朱素卿姊姊猜一猜。」便道：「喜洋洋，兒子之子得還陽。——打一獸名。」素卿聽了，想了長久，笑指雅仙道：「你這人真有想頭，這個可是獼猴麼？」大家聽了，俱拍手大笑道：「不差，不差，果然刻劃得非凡。如今要輪素芝妹妹了。」

素芝道：「我記得秦淮燈舫曲中有《蕊兒樂府》一套，我來唱與各位聽聽。」蔣絳仙聽了，看見艙中掛著一個月琴在那裡，便說道：「吾來彈月琴和你可好？」素芝點頭稱善。於是二人飲了一杯酒，即啟朱唇唱道：「

〔北雙調折桂令〕莽塵寰一醉陶然。得失雞蟲，富貴雲煙。少日文章，壯年事業，暮歲神仙。早辦取青鞋布襪，再休戀金紫貂蟬。顛也麼顛，且泛秦淮，為五湖先。

算遊蹤海岳難全。有好湖山，便爾流連。撫薊門松，聽巫峽雨，飲惠山泉。祝融頂雲開萬里，洞庭秋月照雙圓。顛也麼顛，蓑笠煙波，簫鼓畫船。

向清溪錦纜輕牽。金粉六朝，裙屐踟躕。心字湖中，丁字簾前，亞字闌邊。譜新曲玉簫再世，感舊愁錦瑟當年。顛也麼顛，酒滿金卮，花滿瓊筵。

逞清狂逸興高騫。燈月輝煌，絲竹喧闐。是不夜城，是群芳國，是大羅天。丈八溝佳人舟泛，尺五莊詞客吟聯。顛也麼顛，萍蹤浪跡，一笑煙緣。

素芝、絳仙二人彈唱畢，眾人一齊稱贊，便道：「如今要輪陸綺雲姊姊了。」綺雲道：「我來彈曲琵琶，唱只情詞，以博諸姊妹一笑。」於是抱了琵琶，婉轉的唱道：

【南詞唱句】雅謔風流一個金企真，花前幾度費逡巡。他是負多情不與時流競，願偕姊妹訂知心。是日清和天氣朗，鬧紅會雅集在虎丘濱。品名花才子鍾情甚，又教獻技細評論。有的是一闌豔詞多合拍，揮毫腕底盡生春。有的是瑤琴一曲向知音，奏《胡笳十八》感飄零。也有的寫幅梅花形古峭，唱酬佳什盡清新。打燈謎對對多工巧，更有那圍棋一局費經營。度曲臨書皆穎悟，最可愛讀篇文字好書聲。愧我無才難並奏，又怕那巨觴為罰令須遵。所以麼編就俚詞君莫笑，不將聰慧妒他人，愚鈍亦前因。

大家聽了，都拍手道：「出口成章，就題生發。如今要秀英妹妹了。」

秀英道：「小妹不才，記得前人《如意曲》一隻在此，我來唱與你們一聽，不知可好？」說畢，便輕啟朱唇唱道：

【如意曲】前生夙債今生了，願他生一世逍遙。有椿萱齊眉偕老，有墳簾握手陶陶。妾美妻賢，孫慈子孝。不讀書科名偏早，不導引壽算偏高，盡揮霍家資未耗。合門無病，百歲如年少，親友都教溫飽。湖山居勝地，花月選良宵。游也麼遨，況園林最好，水竹更清寥。聚商彝周鼎，法書名畫，天下推精妙。作詩賦美人手鈔，寫丹青粉黛臨稿，掌圖籍小史苗條。玉笛清歌，金樽檀板，消受隱囊紗帽。文人韻事，四海盡知交。小試牛刀，口碑載道。招邀踐九洲，登五嶽，有十萬纏腰。且喜長途無盜，柔櫓風平如鏡，波澄畫舫輕橈。旅舍絕塵囂，卷湘簾，珠圍翠繞。待學倦飛歸鳥，有孤寒八百，別淚齊拋。五百年升真入道，在梅花深處，在蓮花深處，在桃花深處，建個新祠廟。是才子，是佳人，才許把香燒。恁般快活，果然如願，也不枉紅塵走一遭。

陳秀英唱完了，挹香與眾美人大贊道：「好好好，最妙者，『在梅花深處建個新祠廟』。」秀英道：「有什麼佳妙，你們太覺謬贊。」

---

說畢，輪著梅愛春了。愛春道：「如此盛游，不可無詩以志勝。小妹願集名人佳句以志之，不知可好？」眾人多齊聲稱妙。愛春便想了一回，寫出兩絕道：

即事兩絕 集名人句

此日中流自在行，深深綠樹隱啼鶯。

豪英正約尋芳會，把酒臨風聽棹聲。

其二

一片湖山錦繡中，移家喜近水晶宮。

乘舟欲波青溪口，細浪遙翻夕照紅。

愛春集完後，眾人看了都贊道：「有此二詩，宛如繪出一幅鬧紅圖畫。如今獻技完了。」

幼卿道：「金挹香，你自己說些什麼？」

挹香道：「我卻別無他技，只會吃酒。你們每人勸我一杯如何。」眾人聽了說道：「倒也使得。」於是月素先斟上一杯，玉手纖纖敬與挹香。挹香也不去接，竟張開了口盛月素這杯酒。月素只得遞與他吃了。飲畢，挹香道：「林妹妹，多謝你。」月素道：「什麼林妹妹，林姐姐？」挹香道：「品花園上妹妹品黛玉，豈不是林妹妹？」大家道：「不差。」於是挹香團團的向眾美討酒吃。吃至第十四位文卿座上，寶琴也斟上一杯，遞與挹香。維時挹香已有八分醉意，又加文卿十分？媚，不覺逸興悠然，便接了那杯酒，一飲而盡，便倚在文卿懷內，如小兒尋乳吃一般，弄得文卿羞紅暈頰。拜林在旁佯說道：「金挹香身心俱醉，眾芳卿不要與他酒吃了。」挹香聽了這句話，連忙立起來說道：「不醉，不醉，我要酒吃。」於是直飲到愛春為此。

挹香已覺醺然大醉，左顧右盼，見諸美人花團錦簇，愈加目眩神迷，恍疑置身於蕊珠宮裡，親按鬢雲小隊，逸興更狂，命酒復酌。少焉紅日銜山，始命舟人理歸棹，蘭槳桂橈，緩緩移來。挹香與拜林擁諸美憑艙延眺，興致悠然。迨回家，已月上矣。正是：

笙歌畫舫三春鬧，簫鼓龍船五月忙。

未識鬧紅會散歸又作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大設鬧紅會，與眾美在虎丘攬勝，甚是暢快，歸家已二鼓矣。父母雖未見苛責，挹香自覺不安，連日兢兢業業，在書房中靜心攻讀，即使偶然出外，無非至月素家閒談。童兒們縱知其事，亦隱而不言。

流光如駛，屈指已是天上星期，人間巧節。挹香披編匝月，那日午後，欲思散步逍遙，閒步至月素家，見諸人俱聚在秋陽中擲巧。挹香見他們擲得興濃，即說道：「我也來擲一個。」即拈針拋入，恰巧擲了一枝生花彩筆。眾美笑道：「江郎夢筆生花，此其前兆。如今擲針成筆，金生後兆可知矣。」大家說笑了一回，時光欲晚，挹香辭歸。

行至半途，忽遇著一個通家好友。此人姓姚，字夢仙，本城人，生得甚有膂力。路上遇著挹香，便喚道：「香弟何往？」挹香回頭一看，見是夢仙，大喜，便告其所由來。夢仙道：「時尚未暮，我們揀個潔淨酒樓去喝酒罷。」

於是二人同入酒肆，揀了清雅座頭坐了。少頃，店小二至，請點酒菜。挹香道：「須揀可口者搬來就是。」小二領命去，不一時送上兩壺真陳紹酒，一盆蝦仁炒豬腰，一碗南腿餡蛋餃，一碟糟雞，一碗筍腐。二人論古談今，各飲得醺然大醉，然後夢仙會了鈔，一同出店。時天色已夜，遂買蔑檀燭之，攜手同行。

未及半里，忽至一荒僻之處，耳中隱隱聞婦人啼哭。夢仙道：「奇怪，莫非此中有人短路麼？」即把手中火把去了煤頭，往前一照，卻是個青年女子，身上剝剩一件小衣，旁有一兇人，手拿衣服釵鈿，正思逃遁。恰遇夢仙二人，凶徒嚇了一跳，急欲溜奔，被夢仙一把抓住，便道：「你是何人，膽敢在近城行兇？」那人也不回答，掙身思逃。那曉得夢仙雖是瘦怯書生，手中十分來得，一手抓住那人，那人已服服貼貼，不能掙動。挹香上前，將他手中衣飾奪還女子。

那女子含羞整理畢，二人遂細問他住居姓氏，可有父母，家中作何生理，為何夤夜在此。女子道：「妾就住前面南園村，耕種度日。家中只有一老父。賤妾姓吳，字秋蘭。今因與鄰里中姊妹往大士庵拈香歸，姊妹們有事先行，大家分散。妾路生不諳，天漸暝黑，不意遇此強暴。若非貴公子等相救，賤妾性命已若草上秋霜矣。」言訖，欲下跪拜謝。挹香素性多情，每以憐惜名花為念，今見他十分感激，又見他姿容？媚，態度端正，花豔瓜瓞，髻薰荳蔻，雖蓬門未識綺羅，倒也一無俗氣。便道：「如今衣飾俱還你了，你也不必謝我，快些回去罷。」秋蘭道：「既蒙公子救援，德莫大焉。不知公子尊姓大名，府居何處，改日妾好登門拜謝。」挹香道：「大丈夫志在四方，路見不平，宜乎拔刀相助。不必問名問姓，趁早歸家為是。」秋蘭只得辭去。

且說夢仙抓住了那人，問道：「你這瘟強盜，叫什麼名字？清平世界，為何幹這勾當？」那人初思倔強，後來被夢仙用力抓住，料不能脫逃，只得跪下道：「小人名喚阿興，本為小本營生，後因吃了幾口洋煙，弄得一貧至此，不得已幹這勾當。還求壯士開恩。」挹香聽見「阿興」二字，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忙把火把一照，便道：「果然不錯！」原來這阿興乃是城中一個無賴惡棍，日間在花柳場中專吃白食，以致舞榭歌台處處見他痛恨，挹香早已深惡。如今相逢狹路，又加如此不端，不覺十分大怒，乃向夢仙道：「這狗頭素來不安本分，無賴已極，不要放他。」於是同夢仙抓了他至鬧市中，喚了地方，吩咐帶去看守，不可讓他走脫，明日送縣懲治。

二人歸家已將二鼓。挹香之父母道：「十三是你姑丈五十誕辰，青浦昨有信來，邀我們同去。我們若去，一則路途跋涉，二則家內乏人。你是幼輩，應當前去拜壽。我已命金壽喚定船只，明日你可去走一遭，不可耽擱。壽事完畢後，早日歸家，庶免我們惦念。」挹香聽了暗暗歡喜。因日前表兄信上說，青浦有一名妓名竹卿者，聲噪一時，名傾合邑，非墨士騷人不能一觀。正恨無隙可乘，十分懊惱，今幸有此機會，可藉此作進見地也。遂答道：「孩兒遵命，明日早行可也。」又講了一回閒文，別親就寢，一夜無詞。

次早，挹香收拾了琴劍書囊，別了父母，又別諸友，又托夢仙將阿興送縣，遂帶了金壽，一葉扁舟，

往青浦進發。次日下午，舟抵青浦。挹香上岸詣張第，命金壽通報。原來這家姓張的名喚載安，乃是一個殷實之家。所生一子一女，其子年才十七，與挹香同庚。恂恂儒雅，初擲芹香，號小山，字叔卿。其妹素娟，年才三五，幽嫻貞靜，容貌絕倫。性愛翰墨，珎 H 詩賦作消閒之計。幼時受聘朱氏，標梅雖賦，嫁杏未期。夫婦同庚半百，膝下有這一雙子女，晚景可娛。十三乃老員外生辰，故寄信至吳，欲邀挹香與他們二老一同來吃壽酒。

正在念及，忽家人稟報道：「蘇州金公子至矣。」載安大喜，即命相請。挹香從容入內，拜見姑爹姑母，並言：「家嚴慈道賀請安。」張家夫婦見了挹香，十分歡喜，乃說道：「賢姪多年不見，更加長成了。如此翩翩雅度，他年直上雲霄，前程正未可量也。」挹香便答道：「小姪忝陋菲才，何敢當二大人獎贊。」老夫人即命侍兒去請公子與小姐出來相見。

侍兒去不多時，小山先至，表弟兄相會，各敘闊衷。俄而又聞叮噹環佩，馥郁異香，侍兒扶小姐姍姍而來。挹香定睛一看，但見：

冉冉凌波蓮步，盈盈著雨桃腮。態度輕盈，仙訝蟾宮下降；姿容雅潔，人疑蓬島飛來。

挹香知是素娟小姐。見他走至老夫人身邊，老夫人道：「女兒過來見了表兄。」挹香連忙立起，欠身答道：「表妹，愚兄有禮。」便深深一揖。素娟嬌紅羞暈，福了一福道：「小妹有禮。」二人禮畢入座，挹香道：「久聞妹妹才高詠絮，字學簪花，稍停幾天，愚兄定要請教。」

素娟聽了，低垂粉臉道：「小妹深閨淺識，所學者春蚓秋蛩之句。既蒙表兄齒及，正要叨教。」二人說了一回，夫人命排酒相待。不一時，酒肴排設內堂，素娟欲辭母歸房，夫人道：「挹香哥哥猶如自己哥哥，有何客氣？況方才說的詩賦文章，席上正好叨教，不可進去。」素娟無奈遵命。於是五人入席。席間，小山詢及吳中風景，挹香一一答之。

老夫人道：「賢姪方說及吟詩一事，小兒與小女雖不甚解音韻律，亦是他們酷愛。賢姪可吟幾首教教他們。」挹香道：「這是怎敢。既蒙姑母諄諄，小姪謹當遵命，尚求姑母命題。」老夫人想了一想道：「庭前早桂已開，即此為題。賢姪首倡，教他們兄妹二人酬和，何如？」挹香道：「但恐小姪菲才，不足供二大人雅賞，致貽兄妹笑也。」言訖立成一絕，呈與張家夫婦。見上寫著：

庭前早桂乍開勉成一絕呈政

分得蟾宮仙卉栽，一枝先向小庭開。

他年直達青雲路，要借丹梯折早魁。

夫人看畢，大贊道：「詩才卓犖，吐屬不凡。」挹香道：「小姪拋磚引玉，何敢當大人謬贊。」說畢，老夫人遞與素娟道：「你也做一首。」素娟只得輕磨香墨，做了一首，呈與挹香。挹香展開細看，見其字學簪花，十分秀麗。上寫著：

庭前早桂乍開吟答一絕

瑤台布種散天香，金粟叢叢壓眾芳。

不共海棠爭巧笑，早秋獨耐曉風涼。

挹香看畢，贊道：「賢妹詩才輕圓流麗，一字一珠，愚兄甘拜下風。如今要請教小山哥哥了。」小山謙遜了一番，然後拈筆寫了一首。挹香展開，但見上寫著：

早桂奉答一絕

新秋鼻觀忽聞香，始見枝頭粟已黃。

我亦欲將仙斧借，直奔蟾窟問吳剛。

挹香看了道：「用意清新，奇警處想入非非。」小山道：「小弟率爾操觚，不當大雅，何兄謬贊至此。」於是大家謙遜一回，復又傳杯弄盞。真個是：

酒到韻時詩亦醉，花當明處月還香。

俄而酒闌燈熄，夫人命家人送公子書房安睡。小山與挹香甚為契洽，彼此談今論古，並言此處有才

---

妓竹卿，為一時翹楚。挹香十分欽慕，約定壽事完畢，同去一訪。

正所謂：

風流公子原多癖，到處尋芳博盛名。

未識果去同訪竹卿否，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住在張宅，朝夕與小山飲酒論詩，十分合意。時光迅速，十三日，張宅門前懸燈結綵，親友俱來慶賀，挹香也與姑丈姑母拜壽。開觴款客，足足忙了三天，然後壽事完畢。

小山便約了挹香，去訪那有名的才妓。挹香甚喜，即更換了鮮新衣服，與小山同往。未里許，早至竹卿家，有人迎接進去，坐了一回，然後進內廳與竹卿相見。原來這竹卿乃是一個大家閨閫，繼因水火刀兵，兼之又失怙恃，致遭淪落。素性聰慧，詩詞歌賦，無一不出人頭地。以故才人墨士踵門者，交相錯也。然為人幽靜，身價自高，凡遇客來客去，彼俱淡漠自安。雖身囿歌臺舞榭，而心無送舊迎新。

挹香與小山入室，見竹卿緩緩相迎，入座後，侍兒即獻茶。茶畢，竹卿微啟朱唇，詢問姓氏。挹香見他一團雅態，萬種溫柔，心已欽羨，乃細述姓氏，然後道：「僕等久慕芳卿才思壓人，故不憚迢迢百里，特來晉謁仙姝。今蒙不以芻蕘見棄，而以蓬島相親，不勝幸甚。」竹卿道：「賤妾風塵弱質，自慚受辱泥塗，雖曰粗識之無，何敢望雅人懷抱。今日貴人枉顧蓬門，不勝僥倖。」於是偕二人至一書舍中，商彝周鼎，位置妥貼，兩傍掛著許多名人投贈。又有一副楹聯道：

明月二分縈好夢，靈犀一點逗芳心。

挹香觀玩了一番，又見窗前堆著許多詩集，啟視之，皆竹卿所作駢體詩詞。其中佳句，如《山居雜詠》云：「偶然小憩聽泉湧，暫學忘機看鳥飛。」又如《春閨》云：「鸚鵡不知人意懶，簾前幾度喚梳頭。」又如《畫龍》云：「龍不畫全身，身在雲深處。兩睛點炯然，何日始飛去。」其《詠筆》云：「管城春色豔，花向夢中開。一入文人手，經天緯地來。」最妙其蘊藉處，有《詠早起》一首云：「起視天猶早，何須喚侍兒。雲鬟梳也未，洗手讀《毛詩》。」其深意處，有詞兩句云：「病是愁根愁是葉，葉是雙眉。」其餘皆俊逸清新，目不暇接。

挹香看了大贊道：「芳卿雅人深致，道韞奇才，吾輩鬚眉真堪愧殺。」竹卿笑答道：「妾鄉僻無知，所學謠吟，無非漁歌牧唱，何敢當公子謬贊。」於是在書室中談談說說，天色已晚，竹卿命侍兒端整酒肴，請二人飲酒。席上論詩講賦，極盡綢繆，杯盤狼藉，履舄交錯。飲畢已有二鼓，彼此有些醉意。小山扶醉歸，而挹香獨留也。

竹卿初會挹香，意殊磊落，及小山歸後，便執燭引挹香至臥房，略敘片言，即偽醉而假寐。挹香彷徨室內，見其佈置精潔，雅淨無倫，壁間懸一古琴。不覺觸動素懷，思一奏其技，又恐驚其清夢。屏思枯坐，夜已將深。

少頃，見竹卿已醒，試問道：「美哉睡乎？」竹卿不答，從容對鏡理鬢訖，添香於爐，向壁上取琴，默坐撫之。覺淒淒切切，哀怨動人，如潯陽江頭之調，挹香不覺淚下。竹卿見挹香如此，罷彈問曰：「君亦能此乎？何所感之深耶？」挹香道：「卿以此寓淪落之感，僕縱非白江州，然入耳警心，能不悲從中來耶？」竹默然久之，謂挹香道：「試更為君彈一曲可乎？」挹香曰：「可。」於是重理舊弦，別翻新調，如鶯語之間關，如流泉之幽咽。挹香傾耳聽之，愈加感歎道：「伯牙、子期，千載難逢。卿彈此高山流水之操，而以知音許我，我何敢當。卿真青樓中之伯牙也。」竹卿至此始有喜色，與挹香剪燭清談，兩情懇摯。東方既白，亦無暇作巫山之夢矣。

即辭歸至張家，與小山談昨宵事。小山十分欽慕。挹香從此繫念芳洲，縈思香草，幾將廢寢輟眠。

一日，與小山在書館中，忽家人來報云：「東巷王竹卿家遣人在外。」挹香命進，方知其使送來瑤琴一張、翠玦兩方、紈扇一柄，是竹卿親手所書近作。挹香大喜，遂收而謝之。思作瓊瑤報，即往各處購得紫竹簫一支，漢玉連環一事，自繪梅花帳顏一幅，橄欖核船一事，共四色。其橄欖核船雕刻精緻，中艙客四人，二人在後，一搖櫓，一扭？，窗櫺皆可開闔，眉目如畫。外用退光漆盒，如藥制橄欖形，紅絲結絡，可以佩身。購全，遂親攜至竹卿家道：「明璫翠羽，卿自有之，僕亦不敢以此俗物囿卿雅賞。些須微物，雖不足貴，然亦非尋常繡閣所能解識者。風雅如卿，當留作紅閨雅伴。」竹卿欣然道：「妾以淪落

風塵，君獨不視為章臺柳而寵異如此，妾當懸佩於身，不啻太真之金釵鈿盒矣。」

嗣後往來愈密，耗日於雨窟雲巢之內，殢人於鵲交鵲合之時。

不知不覺，將有一月有餘。忽吳中信來，促挹香歸。挹香不得已，往別竹卿，並勸其保重身子。竹卿亦叮囑再三，並約何時再會。挹香以來年杏花時再續前緣，並勸放開慧眼，早擇從良，毋使鄙人多恨。言訖，大家淚如雨下，挽手牽裾，有無限牢騷之態。俄而家人又來催促，不得已道：「保重小心，我去也。」倉皇酸鼻而行。竹卿沒奈何，送至門前，不覺十分淒惋。正所謂：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

當下挹香匆匆回至張家，拜辭姑丈姑母，又別了表兄表妹，自然也有一番分離的說話，不必細表。挹香帶了金壽同下歸舟，按下不表。

再說吳中眾美人自從挹香青浦去後，十餘天不晤，掛念十分。也有囑人探聽的，也有往月素家問信的。一日，林婉卿到月素家來，問起挹香信息，月素告以常久不來。恰好月娟在座，答道：「他必又遇了一個比我們好的人在那裡，所以得新忘舊，不來看我們了。」月素道：「他這個人不是這般薄倖的，你不要冤著他。」月娟冷笑道：「你們太忠厚了。看他這個人最會見張說李，在我處說你二人的不好，在你們面前只怕又要說我不好了。」月素笑說道：「他倒從沒有說過你。」婉卿聽了，便有些疑心，乃問道：「說我們什麼？」月娟笑說道：「他既沒有什麼說我，也沒有什麼說你，方才我同你們頑頑。」

正說間，忽報拜林來，月素回愁作喜，即請進內。問及細底，方知挹香往青浦拜壽去了，方始各各放心。

卻說挹香是日已歸，拜見雙親，說了一番青浦的話兒。時逢中秋佳節，往各處親友家去了一回。至半路恰遇拜林由月素家歸，拜林告以眾美懸念之語。挹香遂往月素家，並見月娟，談了一種離情。又命侍兒往各美人家知會。不一時，眾美俱來問候。挹香向月素道：「今日小生至此，又蒙眾芳卿枉顧，又是團樂佳節，接風之酒，卿其為我治乎？」月素道：「毋庸費心，我已吩咐過了。」挹香大喜，乃與眾美人細傾積愫，並說遇著竹卿一事。

月娟道：「如何，被我猜著了。」挹香不解，眾美人俱道：「這是他天性風流，又如此多情，宜乎時多奇遇。癡郎，何豔福若此耶？」挹香道：「此乃蒙眾姐妹憐我狂生，故得時親芳澤。雖曰修來豔福，其實邀眾芳卿青眼所顧耳。」大家說笑了一回，然後入席飲酒，開窗對月。果然瓊樓綉彩，銀漢騰輝，好佳景也。直飲到宵漏沈沈，眾美人方才辭去。婉卿目視月素，笑謂挹香道：「今宵人月兩圓，佳期無負，愚姐告辭了。」月素又送了婉卿歸去，然後再與挹香飲酒賞月。

挹香謂月素道：「子兮子兮，如此良夜何？不可無詩，我為首倡，卿為我和可好？」

月素道：「中秋對月之題，前人頗多作者，極難出色。前日你們林哥哥到來，把一套《色空曲》的南調與我看，填得十分感慨，乃是由盛至衰，因色成空之意。如今我已歌熟了，可要我來唱與你聽聽罷？」挹香聽了道：「好好好，我來品簫相和何如？」

於是挹香去取了月素的那枝心愛簫兒，又斟了一杯酒，遞與月素吃了。然後月素輕啟朱唇，嚶嚶鶯聲的唱道：

〈色空曲商調（商調引子）〉

【憶秦娥】黃塵蕩，江山依舊開清朗。開清朗，卻憐三月，鶯花無恙。

〈（商調過曲）〉

【黃鶯兒】處處垂楊，春風翡翠香。笙歌十里煙波舫，紅樓綺窗，簾鉤自忙，勾留吾輩尋花想。覓鴛鴦，歌臺舞榭，無夢不襄玉。

【簇錦林】丰神媚，競豔妝。忒溫存，傍玉郎。雲情雨意魂兒漾，怎不滿懷歡暢。鳳求凰，盟山誓海，地久與天長。

【琥珀貓兒墜】芙蓉錦帳，恩愛甚荒唐。轉瞬紅顏付北邙。生前枉詡貌無雙。堪傷，一代風流，總付黃梁。

【尾聲】回思畫舫春波蕩，十里胭脂水亦香。到底終歸空色相。

月素唱完了，挹香停了簫，謂月素道：「此曲甚佳，惜乎太多感慨。我們飲酒罷。」於是又斟了一杯酒，遞與月素。月素道：「我醉已極，我來做個令你猜猜罷。」挹香道：「卻是怎樣的猜法？」月素笑了笑，去取了一副骰子，將一隻盆子、一隻杯兒背了挹香，將骰子擺在裡面，說道：「這個乃是老令。這盆子內擺著骰子，骰子乃擺成一個式樣，或分相、或不同、或五子、或全色，用古詩一句，令人猜想。如今吾已擺著一個式兒在內，我說句古詩，你且猜一猜看。」挹香道：「好。」月素便說道：「一色杏花紅十里。」挹香聽了，便暗暗的想了一回，卻是難測，便斟了一杯酒飲了。又想了一回，乃道：「莫不是二五子四點麼？」月素拍手道：「不錯，不錯。」挹香笑道：「此令好名他為同心令。」月素道：「這卻何故？」挹香道：「妹妹方才有了這句詩，做成此令，我聽了此詩，猜出內中擺法。你想若不是同心，豈非就猜不著了？幸得我與妹妹本來具有同心，所以不難索解。」月素聽了，點頭稱是。

挹香道：「如今我來擺了。」於是也將盆兒與骰子取了，背了月素，頃刻擺成一式，把盆兒移向桌上，便念古詩一句道：「半是梅花半雪花。」月素聽了，想了一想道：「莫不是麼五分相麼？」挹香道：「一些不差。妹妹真慧人也。吾們再來猜兩個可好？」於是月素又擺了一式，復念古詩一句道：「十八學士登瀛洲。」挹香聽了，又想了一想，便道：「有了，內中定是全三色子。」月素道：「一些不錯。如今你擺罷。」於是挹香神出鬼沒的擺了一式，便道：「雪飛六出。」月素道：「一定是麼五子六點了。」挹香便將杯子起了，斟了一杯酒道：「妹妹輸了。」月素細細一看，卻是一個全麼色子，便大贊道：「擺得好，擺得好，真個匪夷所思，出人意外。」便飲了挹香那杯酒，又斟了一杯，遞與挹香道：「飲了這杯團圓酒，我們好散席了。」挹香點頭大喜，就一飲而盡。

月素嬌癡萬種，醉態十分，將首拜在挹香懷內。挹香見他玉山將頹，已有十分醉意，甚是愛惜，即扶他上？安睡。自己又賞了一回月，飲了一回酒，始命侍兒收拾了殘肴，端整了香茗，然後入幃而睡。看見月素鼾聲正濃，挹香輕輕的喚了幾聲，月素方醒。挹香便斟了一杯茶，遞與月素吃了，然後亦睡。到了明日，二人起身，挹香謂月素道：「昨日妹妹醉矣，今日安適否？」月素道：「多是你不好，如今宿醒未醒，疲倦不堪。」挹香道：「妹妹自己醉了，倒怪我不好。」說著命侍兒取醒酒湯與月素吃了，然後二人梳洗吃點，又談論了一回，挹香始歸。

時光易過，秋去冬來，轉盼間又是新年景象，家家鑼鼓，處處笙歌。自從元旦日起至燈節止，這幾天挹香無日不在眾美家取樂。花間蹀躞，愛彼綠珠；月下綢繆，憐他碧玉。甚至應接不暇，萬分躑躅，即眾朋友亦羨慕他非凡豔福。

一瞬元宵佳節，星橋鐵鎖開，人游不夜之城；火樹銀花合，客入眾香之國。挹香約了姚、葉、鄒三人，步月賞燈，沿街觀玩。士女雲集，都裝束得十分華麗，望之如花山然。四人信步而行，早到了玄妙觀前，見各家店舖俱懸異樣名燈，別具精緻，能教龍馬生輝，亦使群芳生色。又見流星花爆，不絕街前。

至洙泗巷口，見遊人無數，圍在一家門內。四人詢知為打謎事，挹香道：「我們去打幾個可好？」於是一同進內。只見壁間懸著一燈，黏著無數謎條在上，也有人在那裡抓耳凝思的，也有人在那裡測度字面的，也有人在那裡閉目搜尋的，也有人猜著眾人喝采的。挨挨擠擠，熱鬧非凡。

挹香見上邊有：「子謂伯魚曰一章。打四書人名一。」挹香想了想，向做謎的說道：「這個可是告子麼？」那人道：「正是。」即在桌上取了一匣詩箋送與挹香。又見有一謎云：「遙望山家正午炊。打《紅樓夢》人名一。」挹香笑了笑：「這個想是岫煙了。」那人道：「一些不錯。」又贈了兩支湖筆。眾人見挹香如此捷才，大家稱贊。挹香對拜林等說道：「他們又在那裡貼出來了，你們也去打幾個。」拜林點頭稱善，便走上前看了一看，卻是寫的：「潘金蓮嫌武大。打《詩經》一句。」拜林看了這謎，笑謂挹香道：「這謎面倒古怪得極。」便凝神一想，便道：「莫非是『不如叔也』麼？」做的道：「正是。」即贈了花紅。夢仙也上前一看，見上邊又貼一個條兒出來，上寫：「菊圃。打『六才子』一句。」夢仙道：「這個明明是『黃花地』了。」那人點點頭道：「不錯。」便贈了兩錠徽墨。又貼了一個條子出來，見寫著：「飛渡蓬萊我不懼。」

---

打《紅樓夢》一句。」仲英看見了，便向做謎的說道：「莫非是『任憑弱水三千』麼？」那人十分佩服，乃道：「不錯，不錯。」便送了花紅。

挹香趕緊道：「你們索性多貼幾個出來，待我來多打幾個。」那人果然貼了十個條子出來，挹香看了一回。不多時盡皆打出，閒人都搖頭大駭，做謎的更加欽羨。挹香笑嘻嘻道：「我們去罷，花紅也不要了。」

於是四人由宮巷而行至吉由巷內，夢仙道：「挹香弟，你遨遊花國，可曉得這裡巷中有個名校書，你可知道？」挹香道：「那一家？」夢仙道：「這人姓吳，名喚慧卿，才貌亦稱雙絕。更有一個絕色的侍兒，名喚小素，人極伶俐，貌極韶秀，其溫柔莊重處，非他人可及。雖依身在煙花，而守身若太璞也。故年方二八，一朵名花，猶未許蜂狂蝶醉。所以往來的王孫公子，也有憐他的，也有愛他的，倒與主人家名可並著。」挹香聽了，大為歡忻鼓舞，乃道：「夢仙哥，此時回去尚早，可同我一訪。」拜林接口道：「不錯，不錯。」乃挽手同到吳慧卿家來，

慧卿接入。挹香雖見慣美人，不甚介意，緣心注小素，反覺如呆人一般，不言不語。夢仙便命他們歌唱了一回。

挹香不見小素出來，心甚悵悵。正念間，忽來一婢送茶，諦視之，丰姿綽約，態度端嚴。夢仙明知挹香不相識，又不好說明，乃佯對小素說道：「素妹妹，又要你費心了。」挹香方知就是他，於是和他談論了一回，又旖旎了一回。說也奇怪，小素一見便十分知己。挹香私謂小素道：「我此來非為爾主人而來，特為卿卿而來。今晚匆匆，不能暢敘，明日我當獨自一人再來看你。」言訖又與慧卿閒話了一回。又聽他唱了幾個小曲，然後夢仙付了幾兩銀子，一同分別。路上挹香說及：「小素為人，果然可愛，明日弟要與他細談衷曲。」夢仙道：「挹香弟如此多情，怪不得有多情人相遇。」一路談談說說，其時月色雖好，街上人跡漸稀，四人各自回家。挹香只因遇著小素，覺得十分羨慕，如有一件事掛在心頭。挹香這一遊，有分教：含苞嫩蕊經蜂惜，初露新芽引蝶癡。

未識挹香果去再會小素否，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與三人別了歸家，已是漏將三下，心中念著小素，一夜無眠。挨到天明，起身梳洗，問了父母的安，談講了一回。吃過午膳，獨自一人到吳慧卿家來，與慧卿綢繆了長久。慧卿即命治酒相待，小素在旁勸酒。挹香本為小素而來，今見慧卿命他在旁勸酒，十分過意不去，乃挽了小素的手道：「我不要你斟酒，你坐下來，一同與你飲酒。」小素道：「小姐在席，小婢怎敢。」挹香只得向慧卿說了。慧卿也是一個知趣的人，見挹香這般鍾愛，乃說道：「既蒙這位金公子叫你飲酒，你就坐了罷。」挹香大喜，與小素並肩坐下，三個人你斟我酌，直飲到更漏沉沉，方才散席。

挹香雖與小素相親，尚未細談衷曲，緣有慧卿在座，進語不能。乃點了幾點頭，忽生一計，便偽裝醉態，言語支吾，向慧卿道：「今宵醉了，不知姊姊家可有現成空榻，假我一宵。」慧卿道：「君請放心，妾知君臨，今夕早已掃榻相待矣。」

挹香聽了這句話，倒呆了一呆，明知慧卿有薦寢之意，乃說道：「既蒙姊姊有空榻相留，還望揀一清淨所在，因我醉後不可有人吵鬧，吵鬧就要嘔吐的。」

慧卿聽了這幾句話，又看他果然醉意十分，只得叫小素送他至後書房安睡。挹香暗暗歡喜道：「美人中我計了。」於是小素秉燭，扶了挹香，挹香愈加裝出醉態，倚在小素肩上，緩緩而行。迴廊曲折，繞遍了十二闌干，方到後書房。室中倒也潔淨，握挹香便問道：「姊姊臥房在於何處？」小素道：「就在間壁。」挹香暗暗歡喜。入室坐下，乃謂小素道：「姊姊，你可知我真醉耶，假醉耶？」小素道：「君之心事，婢實知之。君實假醉也。」挹香大喜道：「姐姐何知心乃爾。僕乃為卿而來，豈為爾主而來耶？」小素點頭不語。

挹香細詢衷曲，小素一一答之。挹香道：「卿亦知小生來意乎？昨睹姐姐芳姿，心神撩亂，今日必要求姐姐發放我才好。」小素聽了這句話，不覺頰暈紅潮，低頭良久道：「小婢雖寄身歌舞場中，蒙許多公子見愛，我總守身如玉。望君勿欺小婢。」言訖，輕揚翠袖，響蹴蓮鉤，往處而走。挹香見他萬種溫存，千般旖旎，又像芳心許可，又像羞澀難言，心中十分不解。想了一回，只得安睡。

片晌，忽聽姍姍蓮步之聲，細聆之，蓋小素進房安睡也。久之，挹香暗忖道：「此時定然睡熟。」即起身蹣跚近隔壁，將小素房門一推。也是天緣湊合，卻未下門。挹香挨身輕進，略揭羅幃，見小素朝外睡著，秋波凝閉，櫻口半合。又看下邊一雙雪潔般的足兒露於衾外。挹香狂喜，覷了一回，不覺難禁慾慾，卸衣而上。

小素鼻息甚酣，全無知覺。試撫摹薌澤，膩若凝脂。正在假紅倚翠之際，小素忽回香夢，見外？睡個男子，吃驚道：「你是何人，如何睡我？上？」挹香笑道：「姐姐莫慌，這個人就是方才問你來意的。」小素聽了，方知是挹香，乃道：「金公子不可如此造次，小婢雖則小家，稍知禮義，桑間濮上，究非君子所為。還望珍重。」挹香見小素言語溫柔，諒情許可，乃笑說道：「姐姐所言桑間濮上，非君子所為，如今錦衾羅褥，豈非為所當為？」小素見挹香十分眷愛，不覺難捺芳心，黯然無語。挹香又曲盡綢繆的道：「我與姊姊確是天緣，所以一見情投，兩心相印，真僥倖事也。」小素被挹香如此，又愛又喜，又啼又笑，乃婉轉說道：「小婢終身大事已委於君，日後莫忘今日之情，即抱衾與裯，妾心已足矣。」

挹香十分敬愛，便道：「姊姊放心，小生非薄倖也。」於是你憐我惜，不覺東方已白。小素梳洗畢，即去伺候慧卿。挹香回至書房，又略略養了一回神，然後起身，往見慧卿。適慧卿梳妝甫罷，見了挹香，笑道：「昨日移榻獨睡，只怕有些睡不著。」挹香倒呆了一呆，道：「昨晚小生誤入醉鄉，攪擾不安之至。」遂贈了些纏頭，然後歸家。從此書館用功，並不遨遊花國。

時光易過，又是二月中旬。挹香想著約竹卿於杏花時節相會，不可食言，於是假詞於父母之前，只說：「姑母約孩兒於清明前至青浦看會，孩兒欲往一遊。」父母本溺愛，乃許他去。

挹香十分得意，喚了一葉扁舟，帶了文琴、雅劍兩個童兒，隨即啟舟。一路而來，看不盡春光明媚。舟抵青浦，晷影未斜，先詣竹卿處。竹卿不勝歡喜，重續舊緣，再聯夙好。柳纖金梭，鸚來並坐，花



裁玉剪，蝶至雙穿。竹卿告訴挹香，他有一意中人，欲訂終身，在此探訪底細。

挹香也十分歡喜，便向竹卿道：「姊姊，你可知天下生美人難，天下生美人而欲求愛美人之人更難。就使有了這個愛美人之人，而無愛美人之心者，則有文無質，口是心非，知選乎色而不知鍾乎情。此等人不惟於美人無益，而且於美人有損。夫美人者，花之影也。譬如有人具愛花之心，而無培養名花之意，則荒煙蔓草使名花陸陷於泥塗，如是則其人雖愛花而實無愛花之心也。今姊姊具梅花之清品，作薄命之桃花，此時雖悟徹煙花，急思回首，本來翠館紅樓，終非了局。以姊姊之才，以姊姊之貌，何患乎無佳耦。惟是花前月下，訥？子多不是驕奢即多淫佚慾，求一憐憐惜惜，實意鍾情者，諺語云萬難選一。但既思早脫火坑，還望存之慧眼。至於我金挹香之素衷，恨不得將你們眾位美人都抬高到天上去，方遂本來之念。」

挹香說了這一番話，使竹卿感極涕零，益加欽慕。

挹香盤桓了數日，又至姑母家住了幾天，看了盛會，即返吳門。瞬屆清和，竹卿信至，方知他意中人底細猶未探聽確實。挹香作復信寄之云：

一見傾城，三生有幸。前言在耳，綺語重來。展牘知芳卿玉體集芳，金閨卜燕，頌頌。僕自清溪返棹後，幸吳中春色無恙依然，惟是言念西方，徒增惻怛耳。芳卿亦具有同心耶？來書云射雀無屏，殊為惆悵。但落花無主，最易飄零，藕入污泥，蓮休遲出。然此等事芳卿已早存慧見，無勞僕作解事奴也。藉泐奉復，諸望珍重。

這封信寄了去，竹卿見了，又是感激，又是欽敬，吾且不表。

再說挹香日夕在書館中讀書，一日忽遞一信來，啟視之，卻是月素邀看牡丹。上寫道：

書奉企真山人文右：數日不晤，眼將穿矣。邇者小園牡丹盛開，紅紅白白，絕可人憐。想山人以花為命，惜花為心。既有名花，不敢不邀愛花人共賞花前，使花神爭妍鬥媚，以報命於君。粗設酒肴，特邀玉趾。倘惠然肯來，當掃徑迓迎，共成佳會也。裁箋勸駕，不盡依依。即希？照。護芳樓主人拜啟。

挹香十分歡喜，即往月素家赴宴賞花。未片刻已至門前，月素出接，敘談良久，命侍兒端整酒席於環翠堂賞花。正是：

問花花解語，對月月生憐。

誰知賞花又生出一段奇文。要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詩感花嬌 恨驚月老

話說挹香與月素同至園中，見牡丹開得十分華麗，花容嬌豔，不減洛陽春色。魏紫姚黃，嫣紅嫩綠，濕露迎風，盡屬可愛。

二人在花前對酌，直飲到金烏西墜，玉兔東升。挹香對月素道：「如此名花，豈可無詩句酬之？」月素道：「酒澆塊壘，詩慰寂寥，正今夕之興。然須吸斗酒，豪吟百篇，勿使李青蓮占美於前。」

挹香道：「妹妹風流豪爽，不讓古人。」乃斟一巨觴，遞與月素道：「滿飲此杯，聊潤詩腸。妹請先吟，我當繼後。」月素接過，一吸而盡，道：「興到便吟，不分先後了。」因將《玉樓春》為題，即揮成一律。詩曰：

魏紫姚黃品最珍，銷魂又見玉樓春。

楊妃新浴嬌無力，虢國承恩粉乍勻。

花不驕人真富貴，詩能名世亦天真。

沉香亭畔闌干倚，絕代風流妙入神。

挹香聽月素吟畢，向花一笑，續成紅、紫二絕，高聲朗吟了一遍，遞與月素。月素接過一看，見上寫：紅牡丹

踰躑舞態小亭東，占盡群葩一捻紅。

若使芳君能解語，小窗紙帳可春風。

紫牡丹

迎風醉態欲魂銷，色借胭脂一點描。

濃豔本來瑤圃種，移來亭畔不勝嬌。

月素看畢，笑道：「君詩該罰三觴。」挹香嘆道：「有甚該罰？」月素道：「君詩雖佳，惜鍾情於花外，豈不要罰？」挹香笑道：「我豈吝此三觴而妨卿之意？但我於花月之間，實有深情，今對芳華，能無有書生狂態耶？」月素道：「牡丹雖已萌芽，還宜含容以待春風，豈可賦此情語。我恐感動花心，如趙師雄之妖梅，君亦不免。」

時挹香已醉，聽見感動花心之語，便滿斟一杯，走近花前，深深一揖道：「吳下癡生金挹香，今日相對名花，足慰狂生岑寂，真我知己。倘花宮無伴，即羅浮之跡，亦可追隨。今茲水酒一杯，聊與芳卿為壽。」祝畢，以酒灑花，醉歌不已。月素道：「君感慨太多，鍾情特甚，得無近顛狂者耶？」

挹香道：「杜老有『見花即欲死』之句，穆宗有惜花置御史之事，吾輩鍾情，能不寢饋於是花乎？」兩人相視而笑，俱覺酩酊。

月素因醉入內，挹香屏退侍兒，且不去睡，獨坐亭中，將玉簫吹動，音韻淒涼。月暗雲移，星橫斗轉。忽覺微風拂體，香氣依人，挹香諦視之，見一垂髫女子，淡妝靚服，且卻且前，在花陰之下。

挹香喜溢眉宇，忙上前深深一揖道：「寂寞園亭，忽蒙仙子降臨，實為萬幸。但不知誰家仙女，何由深夜至此？」

只見那女子低鬟微笑，半啟朱唇，嚶嚶鶯聲的說道：「君不問妾，妾亦不敢言。妾實非人，乃牡丹花神也。感君贈詩灌酒，不勝鍾情，故特輕造以鳴謝耳！」挹香道：「適與契友對花小飲，偶爾成吟，驚動芳卿，竟辱臨云謝，僕何敢當。」一面說，一面在月光之下偷覷那女子，裊裊如風扶嫩柳，輕盈如不勝其衣，芳氣襲人，不覺靡然心醉。乃逼近一步，笑道：「既蒙芳卿賜顧，必然慰我岑寂，何竟一無所言耶？」

女子道：「非妾吝言，第恐耳目較近，不敢遽言。今既夜靜，諒必不妨，妾當以實相告。妾為愛才如命，方才聞君佳句中有解語之詞，雖近輕佻，卻頗風雅。妾因窺君之貌與此詩相似，不覺感動中懷，故不避自薦，來踐春風之約耳。」挹香狂喜道：「誰知拙作竟成司馬琴心，我金挹香豔福仙福，何其一齊修來。今夕得感芳卿之高意，但此間露重衣單，請入亭內談心。」遂攜手同迴環翠亭，比肩而坐，覺芳香鏤

骨，已覺搖曳心旌。因笑道：「夜將午矣，莫再因循。」女子微笑不答。挹香正欲求歡，忽聞月素命侍兒催挹香歸房。女子聽了，便起身告辭。挹香疾忙趕上，欲思挽留，不料失足一跌，忽然驚覺，卻是一夢。

原來身坐椅上，竟瞌睡在牡丹花畔，只見蕊含濃露，花氣依人，月落參橫，不勝惆悵。回思夢情，恍然在目。時已夜深，西風悄然，絕無人響。只得回房，將此事細告月素。月素將信將疑。遂和衣而寢，輾轉尋思，不能穩臥。正是：

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杆。

次早起身，往牡丹花下，對花感慨了一回。然後回家，至書室中俯几尋思，那昨夜美人果然姣小嬌美，態度輕盈，可恨不做美的侍兒驚散，不然已迫劉阮之高風矣。如今反弄得狐疑工莫解。忽又想道：「我金挹香好癡也。這是一場春夢，怎麼當起真來，豈不好笑？然既是夢，怎麼有言語姿容可考？既不是夢，怎不見有一些形跡？莫非是花魅不成？然辨其情，觀其人，聽其自稱花神之語，或因我一片深情，花神果來憐我而有此遇，亦未可知。如今我不要管他花神花魅，今晚再至舊處試他一試，倘有奇逢，必能解我疑矣。」一霎間便有無限猜疑。

等到黃昏，吃了晚膳，至月素家坐了一會，獨自一個，仍至花邊坐了半夜，毫無一些影響。不覺浩然歎曰：「春風之約謬矣。名花何欺我哉？」四顧寂然，興致寥落，無奈歸房。到了明夜，又往園中尋夢，仍然未見響動。一連等了三四夜，竟無形跡。心下十分不信，道：「果真花魅，不見花神矣。」又輾轉道：「豈有此理。前宵明明是花神，決非花魅。今晚不如再到花前哭訴衷腸，看他如何。」

是夕，挹香又至花前尋夢，果見花陰之側，早有人行動。挹香道是月素使的伎倆騙人，躲入暗處窺探，原來就是夢中美人。挹香如獲珍寶，即上前相見道：「卿好忍心，使我在風露中翹待這四五夜。今日相逢，又不要負此良宵了。」

那女子雙眉柳鎖，低低應道：「與君緣淺，其奈之何？」挹香笑道：「只要芳卿不棄，有甚緣淺？」我金某決無薄倖，致負芳卿？」

女子道：「賤妾豈敢棄君，因無可奈何耳。」挹香道：「芳卿今夕言語支吾，意欲背負前盟乎？不然，有甚奈何之勢耶？」

女子道：「妾自前日與君相遇，欲慰君寂寞，不期驚散，意謂此夕定好完願。不料此園花神之主說我盜竊春容，獻媚惑君，大加狼藉，不許妾托根此園。已遣妒花風雨二將貶妾遠置揚州，限定明日起離故土，不能少緩。今因花主赴宴去了，故得潛來一會。從此與君長別矣。」說罷，黯然悲泣。挹香驚訝道：「何物花神之主，卻如此可惡，卿又如此恐懼於彼？」女子道：「此園春色皆此花神執掌，俱聽其指使，焉得不懼。」挹香淒然道：「然則只此一回，以後不能再會了。」女子泣而不答。

挹香見其花容慘淡，珠淚盈眸，情不能遣，舉袖向拭。正在淒切不捨，忽烏雲四起，星月無光，女子扯挹香大哭道：「風雨二將至矣！」君請自加珍愛，幸勿以妾為念。」語畢，化陣清風而歿。挹香爽然若失，四顧寂然，頃刻風雨大作。無奈在亭中坐了良久，暗暗悲切了一番。正是：

莫羨書生多豔福，到無緣處總緣慳。

俄而風雨俱停，月光又起。挹香重至花前，見一枝牡丹連根拔起，花容憔悴，非復從前。乃撫花大慟道：「我金挹香害汝矣！」

於是痛哭一回，又仰天長歎道：「我金某幼負鍾情，常游花國。雖時遇名姝為伴，而奈何所如輒阻，中饋猶虛。莫非月老斧柯不利，抑為紅絲已斷，不能為人繫姻婭緣乎？」其或欺我金某疏狂，故為作難乎？月老阿月老，你可知聰明正直之為神。你若徇私欺我，使朝夕無心書館，誤我功名，只怕你也要上千天怒的。」

挹香侃侃的陳了一番，然後回房，告知月素。月素道：「花妖月怪，如此多情，無怪你要眷戀。雖屬情之所鍾，還望以魯男子之心腸遠此魔境為妙。」溫香歎道：「如此佳人，溫香軟玉，即魯男子寧不醉心哉？」言訖安睡，不表。

且說挹香在園中對天怨詈，深怪月老無情，一番言語，亦不過逞其抑鬱，嘯傲生平素志而已。誰知早驚動了兩位神祇，一是散花苑主，一是月下老人。二位從蓬萊山赴宴而歸，經過吳中，覺一段怨氣直達雲端。二仙撥開雲端一望，乃是南瞻部洲蘇州城內，見有一人儒生打扮，在那絮絮叨叨，深咎月老。月老十分大怒，立傳當方土地查明其人，方知是長洲金挹香。月老向散花苑主道：「金某乃我座下一個仙童，擅敢在著人間毀謗神祇，妄憎舊主，狂妄已甚。今已得遇二十六人，其中有二人是他側室。其正室亦是我座下的仙女，現在園跡歌樓，明年始能相會。今他侃言功名致誤，亦是懇切之詞。我當請命於梓潼帝君，確查功名簿，然後定奪。苑主以為何如？」苑主點頭稱善。於是二仙分別，月下老人即往帝君處請見。

不一時，已至文昌宮，謁見帝君，細陳一切。帝君即命掌祿使者確查金挹香功名。不一時，使者回稟帝君，道「查得金挹香功名該在二十歲入泮，二十四歲舉賢書」等語。月老告辭歸院，議定其事，即命蜂蝶使往蘇州，夢中指示挹香一切。我且不表。

再說挹香自從那日花園中一番抑鬱，又加受了些寒，忽然生起病來。朝寒夜熱，沉重非凡。月素隨侍藥爐茶灶，衣不解帶者數日。看看病勢轉深，或昏昏睡去，或嚙語駭人。月素十分無主，遍訪名醫看治，效驗毫無。或醒時囑月素送回家裡，月素道：「君病在身，不可勞動家中，我當為君托詞回覆可也。」挹香道：「在此雖好，無如我心裡不安。」月素道：「君請放心，老母處妾當摒擋。藥餌之資，我可措置。君安心靜養，自然災退病安。」挹香甚屬感激。

又幾日，眾美知挹香有恙，俱來問候。慧卿亦帶了小素同到月素家問好。小素愈加關心，嗣後時時獨往月素家探望。

再說家中見挹香十餘天不歸，十分著急，即往鄒、姚、葉幾家打聽，俱無下落。只得托拜林四處尋覓，意謂你們好友，無有不知之理。拜林無奈，往各美人家訪問，直至月素家方遇挹香，始知抱病在身，商量回覆家中之事。挹香道：「可說我在友人家遇著了一個朋友，同至鄉間看會，曾托人至家回覆諒其人失言。說你在某處看會，打聽確實，下鄉會見，約在月初歸來。可好？」拜林道：「如此說法，倒也使得。」於是叮囑挹香保重，依言回覆。鐵山夫婦既得著落，稍稍放心，惟嗔怒其下別而行，拜林代為解釋了幾句而歸。

再說挹香在月素家養病，幸有二十幾位美人終日過從服御，然病勢終難遽輕，不覺已逾半月。月素無策可施，同麗仙道：「妹聞白善橋觀音大士仙方十分靈感。明日乃是月朔，妹欲同姊姊往求仙劑，未識我姐以為何如？」麗仙道：「月妹之言是也，我們明日同去可也。」挹香聽了，也十分感激。

不知服了仙方靈驗否，且聽下回分解。

卻說月素因挹香病重，輾轉難安，聞大士庵仙方靈驗，欲約麗仙明晨同往虔求。次日，同麗仙備了香燭，乘了藍呢中轎，往庵虔禱，求了仙方。歸來後，親手煎與挹香吃了。說也奇驗，挹香服了仙方，竟鼾入甜鄉。我且住表。

再說蜂蝶使奉了月老之命，至吳中觀其動靜。詢明當方土地，知挹香在月素家，乘雲而至，已有三更時分。蜂蝶使寄一夢與挹香，乃道：「吾乃月下老人座蜂蝶使是也。茲奉院主之命，因前日爾有怨詈之詞，適院主蓬萊山赴宴而歸，雲端中聞得，故遣俺下界示爾。爾正室鈕氏，瑞在舞謝中園跡，本要明春相會，因爾所言貽誤功名一語，卻也真切，特改於本月二十日就能得晤。但磨折尚多，若欲宜室宜家，還有二年之隔。側室四人，現遇二人，其餘在後日，不能預示。爾前生立願要享豔福，故注定爾有三十六美相觀。惟院主怒爾謗毀神祇，過為狂妄，罰爾後年九月中受災三日，雖有救星，爾其慎之。天機莫泄，千萬千萬。」言訖，飄然而去。挹香嘆道：「不要去，不要去，我還有話說。」大喊驚醒，卻是南柯一夢。

四五個美人正在？前陪伴，忽聽大嚷，吃了一嚇，齊問道：「可好些？為何又說此囑語？」挹香因蜂蝶使叮囑勿泄天機，遂答道：「眾姊姊，我此時頗覺好些。因睡夢中來了一人，正與說話，旋即別去，我故呼他，那知卻是夢境。」

眾美見挹香言語清夢，精神爽健，俱各安心。挹香又閉目翻身朝裡，細思：「方才夢中所遇之人，說什麼正室鈕氏，本月可會，側室四人，現遇二人。又說有三十六美憐我，莫不是曩者夢游月老祠，因緣冊中偷覷見『三十六宮春一色』之意麼？狐疑莫釋，且記胸中，試看日後應驗否。現下姑為清心滌慮，養好元神為上。」

月素見挹香服了仙劑，病體漸退，未及一句，身子霍然，早喜得柳葉含春，桃花帶笑。翌日，挹香告歸，父母責他不別而行。挹香陪罪了一番，即帶了洋銀數十番，復至月素家，向月素道：「病軀昏朦，不自檢點。半月之中，蒙妹妹費心，愚兄十分過意不去。個中奉還藥餌之資，日後再當拜謝。」言畢，將銀遞與月素。月素蹙然不悅道：「妾與君友其情，非與君友其財。藥餌資妾非不能措置，今君固執而還，欺我耶，抑絕了耶？」挹香見月素如此，十分欽敬，只得收了道：「妹妹芳情，愚兄盡喻。但我既蒙妹妹周旋，又蒙代償藥餌，我心何安？」月素道：「既成知己，自然患難相同，纖介之事，何足掛齒。」

言畢，二人又講了一番閒話。挹香又往眾美人處稱謝，然後歸家。因連日在外，功業廢弛，自然要把書賦文章溫習一番。在家住了五日。

十七日，有門公來報道：「無錫過公子特來拜謁。」挹香看了名帖，大喜道：「說我出接。」門公奉命而去。

原來這過公子乃是一個舊紳子弟，名遠程，字青田。父為教諭，辭世多年。挹香與青田在青浦傾蓋，慕其恂恂儒雅，酷愛詩詞，並知熟諳象棋勢，七星一局，六門無敵，高頭兵、低頭兵、落底車三路，有出神入化之妙。為人謹厚多能，不吝教人，所以挹香與他十分相契，不啻師徒。今日聽他到來，十分歡喜，整衣出接。彼止此謙遜，同入廳堂。

獻茶畢，挹香道：「青翁一別三月餘矣，企慕之私，常形寤寐。猥蒙枉顧蓬門，不勝幸甚。請教青翁到蘇幾日了？」青田道：「自在青浦相晤後，正欲敘談闊衷，吾兄又旋賦歸與。今日到府，芝標復覲，君之幸，亦我之幸也。若問至蘇，還自昨日初到，寓金閨門外白姆橋弄內。因俗事倥傯，故至今日到府，疏怠之責，兄其諒之。」挹香道：「未知青翁駕臨，有失迓迎，實為抱歉。」言畢，命家人排酒書房，邀青田首坐，自己主位相陪。席間講論詩文，慇懃確盡。

青田謂挹香道：「吾兄久居吳下，姐妹花定皆賞遍。昨日友人邀僕往一處水榭飲酒，遇見一個校書，極稱綺麗，更兼才思異人，非凡超脫。曾記詩草中有《錦帆涇懷古》一律，寫得興會淋漓，十分感慨。尚還記得，待我錄出與兄共賞何如？」

挹香道：「好。」青田遂錄出付挹香。挹香接著一看，見下寫著：

錦帆涇懷古

聞說乘涼夜並肩，吳王苑里啟清筵。

六宮談笑看裁錦，一代興亡誤採蓮。

月冷荒堤消粉黛，風淒古渡咽箏弦。

至今憑弔低徊處，雲樓蒼茫水接天。

挹香看畢，大贊道：「巧思綺合，哀豔動人。不知這位小姐姓甚名誰？」青田道：「這個姓王，名愛卿。乃是良家閨媛，因兵燹至遭淪謫。然其為人，雖則青樓托跡，卻是常懷墮園飄茵之恨，絕無倚門賣笑之腔，掃空心地，屏去俗態。心閒則喜讀《莊》，聊寄幽情。心悶則喜讀《騷》，以舒鬱勃。倒像寒素書生，閉門不出。凡遇客來，無非買文獻賦，博幾兩銀子度日。是以人皆欽慕，蹄轂盈門，人咸知他青樓特拔，鶴立雞群。苟與同席，亦不過於醕醢翰墨之間，清談雅謔而已。未識吾兄會過否？」

挹香答以未見。青田道：「後日偕兄同往何如？」挹香稱善。二人拇戰了一回，然後用膳。酒闌燈灺，青田告辭。

到了十九日，青田果來。挹香甚喜，更換新衣，隨了青田，迤邐而行。未幾里早到了王家門首，只見幾枝楊柳，一帶粉牆，九曲朱欄，小橋流水。甫入門，侍兒迎接，向青田道：「過公子連日不來了。」青田道：「這幾日我因俗冗羈身，不克前來。今日這位金公子欲來拜謁你家小姐，特地而來。煩你去通報一聲。」侍兒道：「原來如此。但金公子今日前來，卻不湊巧。小姐於今日下鄉去觀競渡了，明日方能回來，如何，如何？」

挹香道：「訪美豈一到就能覲面，明晨再來過訪可也。」言畢欲行。侍兒道：「小姐雖不在家，請二位公子裡邊坐坐不妨。」

青田道：「倒也使得。」二人遂入內，見軒窗精潔，花木參天，卻是一座園亭。花臺月榭，玉砌雕欄，別開洞天，幽雅非凡。挹香贊道：「有如此佳園，宜其人之風流倜儻也。」游罷，遂與青田一同辭去，訂以明日再來。挹香隨青田至寓，不意無錫信至，促青田即日回家。青田無奈，對挹香道：「才得相逢，又成離別。僕家中有要事，不能逗留吳下，明晨就要動身了。後會有期，君宜保重。」

挹香十分掃興，乃道：「前與青翁匆匆賦別，今青翁又欲言歸，相見之緣，何若是其淺耶！」青田又叮囑了一番，兩下相別。挹香回家。想道：「如今過青田已去，幸得認那家住處，明日我獨去訪這美人，倒也清淨。」胸有成竹，反覺歡欣。

次日，挹香果然獨至王家，適愛卿已歸，挹香命侍兒通報。良久，侍兒出謂挹香道：「小姐尚未起身，請公子少待。」挹香唯唯。坐了半晌，又一侍兒出道：「小姐現在梳妝了。」又有頃，見侍兒持白銀煙袋出來道：「小姐梳洗已畢，已在那裡更衣了。」挹香此時心神已醉，雙眸子罔不顧酸，只睜美人出來。正?之間，忽聞洞天中重門啟處，嚶嚶鶯聲道：「小姐出來。」言未畢，只見一人從繡帷中蓮鉤窄窄，如輕燕般娉婷婀娜走將出來。

挹香知是愛卿，便暗暗偷覷，見其衣杏紅衫，束藕絲裙。臉暈微紅，如芙蓉之浥朝露；眉橫淡綠，似柳葉之拖曉煙。彷彿嫦娥離月殿，依稀仙子下蓬萊。果稱紅閨絕色，實堪於眾美中特拔一鼎。

於是，挹香兢兢上前，深深一揖道：「僕慕芳名，如雷貫耳，欲思一覲，深恨無緣。昨遇友人過青田，論及芳卿奇才藻思，企慕甚殷。蒙渠挈僕登堂，未獲覲及蘭儀，而覲面宜遲。芳卿又有競渡之興，使楚靈均千古波濤涵泳乎。卿之性情，愈覺其嶢然而不滓也。今日過青翁有事回家，僕冒昧登堂，猥蒙容見蘭階，得償素願，真三生之幸也。」愛卿道：「妾村野陋姿，自慚蒲柳。昨蒙君子枉顧蓬門，自怪遊興太豪，致疏迎接。今君弗咎前愆，草廬復踐，妾不勝慚愧之至。」挹香道：「僕素性癡狂，幸蒙諸姊妹常存青眼，故紅樓翠館雖亦物色一二，欲求愛姊之豐雅韻致，掃盡青樓脂粉氣者，竟不可得。卿非閨苑司花耶？真才不問可知矣。前者過青翁朗吟愛姊《錦帆涇懷古》佳什，令人歎服無已，吾輩鬚眉真欲愧死矣。」

---

然觀卿如此韶秀，如此捷才，又加如此端麗，可惜誤生門戶，以致沉淪，不勝浩歎。」

愛卿見說，淒然道：「妾非王氏之女，本籍松陵。父親鈕月泉，曾為處州巡檢。後因兵戈擾攘，十四歲即失怙恃。伶仃弱女，何所靠依，乃被鄰婦王氏誘入青樓。撫懷及此，言之痛人。每欲擇一從良計，一則未得其人，二則假母處又不肯放，是以輾轉難安，恨深骨髓。」

言訖，淚珠兒撲簌簌流個不住。挹香道：「原來愛卿姊是舊家淑媛，宦族才人。泥塗太璞，雪忌明珠，遭逢若此，良可悲歎。但所言未得其人，不知欲得何等人，方選人姊姊青眼？豈吳中極盛之人才，而竟無一人如願者乎？」愛卿道：「妾自墮燄火坑之後，閱人多矣，奈何欲得知己者竟乏其人。或遇一二知心，總帶納？習氣，曷敢以終身遽訂，致慨『終風且暴』之詩。是以落花無主，動輒俱難。」

挹香聽了愛卿這一席話，又可憐，又可羨，又可哭，又可喜，心中早已默契，乃勸慰道：「愛姊安心靜俟，忽悲傷玉體。待否去泰來，自然變災為福。」愛卿見挹香舉止端莊，語言誠實，大非輕浮子弟所能，居然品高行上之士，心中也甚敬重，即命治酒相款。正是，

紅絲千里姻緣繫，一見相憐情已深。

不知席間說些什麼話兒，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留香閣挹香初覲面 護芳樓月素愈添嬌

話說愛卿見挹香儒雅風流，忠誠樸實，十分欽敬，傾心相待。片刻侍兒來稟道：「酒席已擺在留香閣裡。」

愛卿邀挹香同至閣中，見結構幽深，陳設甚雅，瑣窗屈戌，掩映綠紗。旁即愛卿臥室。挹香觀看了一回，與愛卿入席，彼此遜讓，互相斟勸。酒將半酣，挹香道：「久聞愛姐高才，詩壇中可獨立一幟。弟雖誦過佳章，已開茅塞，今夕萍水相逢，既蒙設樽醉我，蕩我俗腸，還要請教。」愛卿道：「街談巷語之詞，鄙陋不堪動聽，潦草不堪入目。君如勿笑，妾方敢獻醜。」挹香道：「卿勿太謙，就此請教。」愛卿也不請題，揮成一首，雙手遞與挹香。挹香展開一看，見上寫著：

有感偶成即請教正

九十韶光柳暗催，風塵幾度費徘徊。

桃花命薄真堪歎，大半飄零雨裡開。

挹香讀了這首詩，不覺頓觸悲懷，淚隨聲出。乃道：「此詩一字一淚，芳卿之心事盡寓詩章，真非紙上空談矣。」

乃拈毫也賦二律以贈之。詩曰：

從來紅豆最相思，惆悵三生杜牧之。

南國夭桃紅旖旎，東風芳草綠參差。

嬌當今日藏還易，恩到來生報已遲。

我未成名卿未嫁，二人一樣未逢時。

其二

綽約丰神絕豔妝，翩躚小影怯風涼。

謫來仙子原幽性，看破人情尚熱腸。

眉為善愁常減黛，衣因多病懶薰香。

韶華肯為春風駐，一樣花開冠眾芳。

愛卿見詩，不勝踴躍，大贊道：「開府清新，參軍俊逸，篇篇珠玉，字字琳瑯。典麗喬皇，燭天起雲霞之色；措詞雄健，擲地成金石之聲。詩才如此，直堪媲美前人。」於是更加欽敬，曲盡慇懃，舉杯相勸。酒闌後，挹香告別回家。

書館無聊，徘徊良久，忽想著：「前日夢境，說什麼二十日相逢正室，又說什麼姓鈕，莫非就是鈕愛卿小姐麼？我金挹香若得鈕愛卿為室，任他舞榭歌臺之輩，我之願亦足矣。只怕小姐心中未嘗有我。」輾轉良久始睡。

明日，過鄭素卿家，閒談一回。膳罷，又至婉卿家。適婉卿在房試蘭湯，挹香囑侍婢勿驚動，侍兒依命。挹香坐少頃，使開侍婢，悄躲在碧紗窗外，於罅隙中偷看。見他一灣軟玉，兩瓣秋蓮，褪露嬌軀，斜倚朱盤中，手執羅巾，在那裡輕輕拂拭。如醉楊妃華清宮新承恩澤，暖試溫泉。挹香看了一回，不覺春心蕩漾，輕輕的推進紗窗，默默不言。婉卿認是侍兒添湯，及回眸諦視，誰知卻是挹香，半驚半羞的道：「金挹香，做什麼！」挹香道：「我也要想洗澡。」婉卿道：「不要在這裡沒規矩。」挹香道：「婉妹何欺我耶？你試蘭湯，便有規矩，我要洗澡，難道就沒規矩？」

一面說，一面竟將衣服卸下，跨入朱盤。婉卿無奈，只得與他同浴蘭湯，拂拭了一回。挹香於浴盤中口占一絕云：

玉腕金環鴉髻蟠，生香豔質浸朱盤。

燈光遠近屏山曲，一樹梨花露未乾。

浴罷，喚侍兒傾去餘湯，二人同至望荷軒納涼飲酒。



時屆五月下旬，火傘張炎，天氣漸多酷暑。幸此軒四面通風，嵌空玲瓏，堪消暑氣。挹香坐了一回道：「我要去看月素妹妹了。」婉卿道：「你去，你去，本來這裡留你不住的。」挹香見婉卿有些醋意，乃說道：「我為有件東西遺忘在月妹處，我去拿了就要來的。」婉卿道：「本來叫你去，那個叫你不要去的？」挹香見他如此言語，便說道：「你叫我去，我倒不去。」婉卿道：「你去，你去，你不去，月妹妹要記念你的。」說罷，兩隻手扯了挹香至門首，開了門，將挹香推了出去，說道：「快些去罷。」竟將門閉上。正是：閉門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張。

挹香被婉卿推出了門，不得已至月素家。恰好月素在護芳樓午睡，挹香輕移慢步，悄悄然踱進房中。見月素酣睡在湘妃榻上，如西施舞罷慵妝，香暈酡顏，海棠無力。身穿湖色羅衫，一灣玉臂做著枕頭，秋波微闔，春黛輕顰，朦朧的睡著。

挹香暗忖道：「侍兒們好不當心，小姐睡著也不替他覆些錦被。」心中十分憐惜，即就前來推月素道：「月妹如此睡品，要受涼的。快些不要睡。」月素驚醒，見是挹香，便打了幾個欠伸，復又朝裡而睡，因說道：「你勿驚攪我。昨宵聽點鼠相鬥，響徹房櫳，鬧了一夜，未曾穩睡。今日十分疲憊，擁被養神，不睡熟的。」挹香道：「養神未免落寢，疲憊事小，睡而受涼事大。我與你閒談片刻，就可忘倦了。」

月素仍合著眸子道：「我頗困倦，欲略養神。你往別家姊姊處去去再來。」挹香道：「叫我往那裡去？即或去了別家，都要推我出來的。」月素聽了，嫣然一笑道：「你既要在此，可坐在那邊，不許吵我。」挹香聽了，便拜下頭去，偎著月素的粉臉道：「不要睡，不要睡。」

月素見他面含酒意，口噴酒氣，遂問道：「你又在那裡喝酒？」挹香道：「才到婉妹家，適婉妹試蘭湯，我也洗了一個和合湯。既而到望荷軒乘涼飲酒，我說要到你家來，他便拖我至門口，推我出來。你想該也不該？才到你處，你又叫我到別處去，豈不是又要推出來的？」

月素道：「你在此沒有什麼好處，還是到婉妹家去洗洗和合湯，飲飲和合酒好得多哩。」

挹香聽了這句話，也不回答，倒身向？上一睡，將衣袖只管拭淚，說道：「我為了你在婉妹妹處受了許多氣，特來告訴你，你又是冷言冷語。我從此情禪勘破，要去做和尚了。」

月素見他發憤，亦將嬌軀斜靠在挹香身上，按著挹香笑道：「我與你頑頑，你倒認起真來。你敢做和尚麼？」說著便擰挹香。挹香連忙討饒道：「好妹妹，饒了我罷，我不做和尚了。」月素笑道：「你也會討饒的麼？」挹香道：「妹妹，你要譏誚我，我自然要做和尚了。」月素道：「你還敢說麼？」挹香發急道：「不說了，不說了。」

月素道：「你既不說，我與你講，今日婉妹妹推了你出來，你可知他的心裡麼？」挹香道：「有甚不知？他無非懷梅而已。」月素道：「你既知懷梅，今宵你必須過去，不然我倒做難人了。」挹香道：「我不去，我不去。我若去，他做泄柳閉門而不納，教我焉能投石沖開水底天耶？」月素道：「包在我身上。他若閉門不納，明日你來向我說就是了。」挹香無奈，只得重至林婉卿家。正是：

半生憔悴因花累，兩地周全為醋忙。

卻說挹香到了婉卿家，叩門入內，來看婉卿，見婉卿睡在榻上，在那裡涔涔下淚。見挹香到來，便說道：「你到月姐家去，又到這裡做甚？」挹香道：「好妹妹，你不要提了。方才對你說去拿件東西就要來的，你倒忘了麼？」婉卿道：「誰要你來？」挹香道：「好妹妹，你不要這等說。我若真個不來，你又要打聽，又要說我到底無情；如今我來了，你倒說這些閒話。我金挹香不要說有你們二十幾位美人，就是二百幾十位美人，總是一樣看待，雨露均調的。」

婉卿聽他一番軟款溫存的言語，不覺已有幾分憐愛，因說道：「虧你說得出。你有多大本領，誇此大口。」挹香笑道：「只消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耳。」

婉卿聽了他一番癡不癡顛不顛的言語，又好笑又好氣，只得任他住下。

兩人閒談片晌，已是上燈時候。吃了夜膳，共倚亞字闌干，見月色穿簾，瑤窗明潔。俄而垂髫小婢攜香茗至，二人品月品茗，又酌冰雪佳釀數盞，以鮮菱雪藕嚼之，芬流齒頰。婉卿桃腮薄醉，挽了挹香，

起履於留香之座，芳徑漫穿；牽裾於響屨之廊，花陰浸拂。攜輕羅小扇，戲撲流螢一二，以寄芳懷。既而玉兔漸升，銅龍響滴，漏將三下。婉卿薄醒未醒，頰暈紅潮，秋波慵轉，鬟鬆釵亂，疲倦不堪。便向挹香道：「夜涼深矣，濕露侵階，我們到房中去罷。」便低垂粉頸，斜倚在挹香肩上，緩款而行。

歸房後，即傍著妝臺，開了芙蓉鏡奩，卸卻鬢鬟，重挽雲髻，醅酌默坐，天然媚。挹香又替他簪了些珠蘭茉莉花朵，解秋羅衫，微聞薌澤，露出雙腕，滑膩如脂。穿了一件時花的夏背褙，束一個猩紅抹胸，換了一條皂色紬褲，宜嗔宜喜，斜倚紗櫥。解羅襪，去鴛鴦履，穿好了軟底睡鞋，喚侍兒捧了一盞涼茶飲畢，向檀几剔起銀燈，手持絳紗紈扇，向挹香回眸一笑，先入香幃。

挹香本來看得心蕩神迷，那經得對他一笑，自然更生出無限柔情，即解衣就寢。正是：

一種蘭閨佳趣事，不銷魂處也銷魂。

明日清晨，挹香與婉卿起身後，吃了些蓮子湯，挹香告別歸家。父母問他昨宵住在何處，挹香托言在友人處飲酒。原來挹香一則父母溺愛，二則道他總在這幾個通家好友處會文講賦，所以也不十分窮究。

且說挹香到了書房，忽然又想起前日遇著的那位鈕愛卿小姐，欲想就去看他，因昨日未歸，到底有些過不去，只得在書房中坐了半天。欲想做兩首詩去贈他，又想他是一個才女，這些腐儒之詞，他必然看厭，必須做幾首新詩方好。正想間，忽見案頭置有《疑雨集》在，挹香想道：「《疑雨集》乃豔體之詩，不如集他成語，倒也新鮮。」於是翻閱了一回，集成四絕。詩曰：

寫得梅花絕代姿，一回蹤跡幾回思。

由來心醉傾城處，天遣情多莫諱癡。

其二

雲作雙鬟雪作肌，蕙蘭心性玉丰姿。

閣中碧玉人誰識，畫出娉婷賴有詩。

其三

燈邊調笑酒邊嗔，色韻詳看已醉心。

只為姣癡偏泥我，意中言語意中人。

其四

玉人風格照秋明，單占名花第一名。

隨意梳勻皆入畫，偶然迷惑為卿卿。

吟罷，入內庭與父母閒講了一回，天色已晚，吃了夜膳，又看了一回書，然後歸寢。次日起身，即往愛卿家來。正是：

開到名花人盡愛，蝶蜂不必妒人忙。

亙古以來，為人有了這鍾情之癖，任憑素性簡默的，也要靜變為動，方變為圓。即如挹香，有了許多美麗，蝶愛花憐，亦然十分勞碌。幸而姐妹行中都是羨慕他的，是以挹香雖日尋花柳，不與狂徒選色者同。

今到愛卿家，卻好愛卿正在梳妝。挹香看見道：「愛姐，我來替你一梳可好？」愛卿道：「你怎麼會梳？」挹香道：「我會梳。」遂替愛卿解開青絲，分為三把，將髮兒輕輕的梳篦好了，即行挽髻。片時梳成了一個時樣巫雲，又替他簪了釵環，戴了花朵，拍手大笑道：「如何？」愛卿笑道：「你倒有此本領。他日娶了尊閫，可以省用一個梳頭媽哩。」挹香道：「我只願替姐姐梳頭，別人是不肯的。」乃口占一絕道：

水晶簾下正梳妝，替挽巫雲興轉狂。

新月遠山隨意掃，畫眉誰說尚無郎。

列位，你道這首詩原是挹香隨口而成，誰知卻成詩讖。後來愛卿與挹香成了夫婦，這句「畫眉誰說尚無郎」竟是兆語。我且一言交代不表。

再說挹香與愛卿梳好了頭，便道：「小弟昨日想了姊姊半天，因做成四首集句在此，無以為贈，聊

表寸心。」愛卿聽了，十分歡喜，即索觀之，稱贊不已。命侍兒端整酒席，對酌談心，兩情繾綣，彼此傾忱。飲至下午方才撤席。愛卿便同挹香到園中四處遊玩，見榴花開得十分燦爛。挹香笑謂愛卿道：「這花雖好，惜乎見了你有些妒意。」愛卿道：「你那裡看得出？」挹香道：「看是看不出的。曾見杜牧之有詩云：『紅裙妒煞石榴花。』姊姊如此芳容，豈不要叫榴花妒煞。」愛卿道：「你太覺謬贊了。」

二人一面說，一面行，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茶縻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至薔薇院，憩芭蕉塢。盤旋曲折，又是一亭，二人入亭而坐。挹香見上懸一額，曰「醉花軒」。四圍多是五彩玻璃，窗格中間掛著一幅孤山放鶴圖，兩旁懸小對云：

香氣入簾花索句，清光當檻月依人。

挹香看罷，贊道：「姊姊有此仙居，但不知園東是那家的？」愛卿道：「那園本是通政使吳公所創，所來子孫賣於周氏。周氏無資，又典與愚姐，只得八百銀子，言定三年為滿。如今過期已久，要算愚姐的了。」挹香道：「好便宜。若造他，只怕八千還不穀哩。」愛卿道：「這個自然。」

二人一面說，一面出軒，繞過碧桃溪，穿過竹籬花障，見粉垣環護，綠柳周垂。進了門盡是迴廊相接，院中點綴幾塊山石，這一邊種芭蕉，那一邊種鐵梗海棠。院中十分幽雅，上邊題著「海棠香館」。挹香謂愛卿道：「這『香』字不通。」愛卿道：「這也有個講究的。『海棠自恨不能香』名人句也。海棠本無香，人因愛他姿態穠麗，故下這個『香』字，亦寓憐愛之意也。」挹香點頭道：「不差。」於是出院，又進一個軒中，收拾得與別處迥不相同。中間陳設俱是梅花式樣，軒外有數十株梅花植著，上面一額，題曰「宜春軒」。轉過假山，見一荷池，池中畜許多掛珠蛋種，細白花鱗。中蓋一亭，周圍俱有窗，旁有小橋可通亭內。愛卿挽了挹香同至亭內。這亭八角式造成，其中一帶欄杆，盡是朱漆畫成。上面亦有一額，曰「觀魚小憩」。愛卿道：「我來釣個魚兒頑頑。」於是竿垂月釣，試之片時，得一金色鯉魚。愛卿道：「這也奇怪，池中只有金魚，沒有鯉魚，如何倒釣著這一尾金色鯉魚來。」想了一想道：「此乃君化龍兆也。」說著蕩下釣竿，將魚依舊放入池中。

又偕挹香，從花木深處走進。便覺道路康莊，兩邊樓閣插雲。偕上樓觀玩良久。這樓看山最好，因名挹峰樓。下樓至對照閣上一望，周圍有許多竹樹，翠葉參差，嫩涼含暝，懸一匾曰「迎風閣」。挹香十分稱贊。復下閣繞徑而行，至一石洞。進洞未數武，豁然開朗。尋蹤直上，又一小亭，卻踞在石洞之巔。中間亦有匾，曰「拜月庭」。下亭見柳陰中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杆的板橋來。過橋見五開間一隻旱船，進內細觀，四面皆是池沼，居中一額，上寫「春水船」三字。挹香道：「題得果然佳妙。」入坐片刻，旋即下船，從假山上盤紆而下。甫行際，忽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聳，挹香道：「這是那裡？」愛卿道：「此聽濤樓也。閣曰劍閣。」挹香道：「如此不上去了。」說著又走，兩旁俱是抄手欄干，游廊曲折。委蛇而行，復見三間清廈，愈覺幽雅。此乃杏花叢處，名曰「杏花天」。又至一碧草廬游了良久，復到看雲小舍、媚香居、綠天深處、紅花吟社，盡興一瞻。

愛卿道：「愚姐新蓋一亭，在於桃花深處，你可要去一觀？」挹香道：「好。」二人迤邐行來，或茅舍，或清溪，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門，繞遍了十二迴廊，早到了仙源勝境。二人進亭遐矚，見外邊桃樹成林，枚枚結實。亭內鋪設甚雅，居中炕榻，四面懸掛湘簾。愛卿道：「初創尚未命名，君可賜題一額，以光茅舍。」挹香道：「『仙源分豔』為顏，可好？」愛卿道：「好。」挹香又撰楹聯一副云：

唐苑霞蒸，鬥豔當年驕越女；

武陵春暖，問津今日引漁郎。

挹香僅半日之間，暢游名園，已識大概，贊道：「搜神奪巧，至此已極。」遂同愛卿緩步出園。未識挹香回家否，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與愛卿出了園，回歸留香閣，時已近晚。挹香道：「愛姊姊，這園可有什麼名字？」愛卿道：「本名環碧園，愚姊改為挹翠，不知可好？」挹香道：「環碧、挹翠並皆佳妙，而挹翠較環碧更雅。吾想《石頭記》中有大觀園，十分寬綽，眾姊妹多居其中，甚為豔羨。幾時我欲借此挹翠園作一佳會，未識容否？」

愛卿道：「如此甚佳。須俟來春，興此佳會，庶幾有致。」挹香稱是。正說間，侍兒排上夜膳，遂同敘宴。挹香道：「今日已極壯觀，若此時回家，隻影孤燈，必然寂寞。不如剪燭吟詩，消其長夜罷。」

愛卿見挹香一種綢繆，意頗親愛，便道：「君既欲吟詩消遣，我亦無不樂從。但俚詞村語，不足唱酬，如何？」挹香道：「姊姊莫謙。」

於是吃過夜膳後，挹香又道：「今夕飲酒吟詩，必須立個章程。不用題目，須要富麗為工，不必拘韻。以牙籤三十枚編好平聲全韻，隨意掣籤，見韻定韻，可否？」

愛卿道：「好。」遂寫全平韻，命侍兒端整四簋精潔佳餚，燙好兩壺酒，高燒紅燭，兩人酬酢芳樽。挹香道：「我先來掣一籤。」向筒取出看時，是十二文韻。挹香略為思索，即揮成一絕。愛卿接來一看，見上寫著：

金爐香燼酒初醺，人影花光兩不分。

莫笑書生多薄福，芳園今夕遇雙文。

愛卿展玩良久道：「詩雖佳，太露色相。」

遂掣一籤，卻是五歌韻。便想了想，寫出來道：

？欄今夕月明多，浴罷蘭湯試薄羅。

歡及鄰家諸女伴，隔溪解唱採菱歌。

挹香看了贊道：「即景生情，言生意外。」

便斟了一杯酒與愛卿。飲酒了，又掣籤一看，卻是八庚韻。便吟云：

一卮酒盡一聯成，清韻聲中協鳳鳴。

明月愛花花愛月，卿須憐我我憐卿。

愛卿道：「這首好了，俗不傷雅，適合香奩之體。」說著起籤，見是六麻韻。愛卿道：「這個韻倒有些難押的。」飲了一杯酒，凝神的一想，便道：「有了。」遂寫出云：

居處紅樓未有家，櫳中美玉自無瑕。

小姑漸長應知識，雲髻羞簪夜合花。

挹香聽了，拍手大贊道：「這首詩妙得很。薰香摘豔，秀色可餐，真傑構也。但這夜合花為什麼有羞簪之故？」愛卿紅著臉兒來擰挹香，挹香道：「我明白了。為此花隱寓夜合之意耳。哈哈！這也何妨，我今日來替姊姊簪一朵可好？」愛卿一把擰住挹香道：「阿香，你敢再說麼？」挹香見愛卿來擰，連忙道：「不說，不說。」

復掣籤一看，是十三元韻，說道：「難韻來了。」便想了想，吟云：

畫欄攜手坐黃昏，綺語傳來軟又溫。

帶一分憨情更好，罵郎名字最銷魂。

挹香吟畢，愛卿嗤的笑了一聲，又瞅了一眼，自己掣籤十一真，遂斟了兩杯酒與挹香吃了，便吟云：

疏窗竹簟絕無塵，此夕豪情別有真。

郎自愛花儂愛月，半簾清影兩閒人。

挹香笑道：「如此閒暇，必要做些事兒才好。」愛卿又要來擰挹香，挹香道：「好姊姊，饒了我罷，以後再不敢了。」愛卿只得停了。挹香起籤，得二蕭韻，復吟云：

相遇天臺路不遙，獨欹鴛枕易魂銷。

周南記賦房中什，莫負綢繆花月宵。

愛卿見詩中暗寓「君子好逑」之意，有意使他著急，掣簽得一先韻，念云：

新詩題遍薛濤箋，花正嫣然月正圓。

如此良宵休辜負，語郎今夕莫貪眠。

挹香聽了，呆了一呆，再掣簽得九青韻，便寫了一首，遞與愛卿道：「我醉矣，我之心事在此紙上矣。」說罷躺在炕上，偽裝醉態睡去。

愛卿見上面寫著：

酒已將酣月滿庭，銀梁花落撩銀屏。

良宵玉漏沈沈滴，未可無卿擁髻聽。

愛卿暗暗稱贊道：「我方才吟了『語郎今夕莫貪眠』之句，他回答我『未可無卿擁髻聽』果然才人手筆，機鋒相鬥。」心裡十分欽愛。又見他頹然醉臥，欽愛中又生出一種憐惜，便輕曳蓮瓣至炕邊，附在挹香耳畔低喚了幾聲：「香弟弟！」挹香佯作不聞。愛卿道：「如此睡法，要受涼的。」又喚了幾聲，挹香仍舊不答，愛卿只得順著勢兒扶了他起來。挹香偽裝似睡非睡的模樣，倒在愛卿身上。愛卿只得扶至內房？上，替他卸衣睡好。

挹香又喜又感，假睡了一回，不見愛卿歸房，復裝醉態，口中喃喃的念道：「口渴，口渴，惜無茶吃。」愛卿聽見，忙攜茶甌進房道：「茶來了。」遞與挹香吃罷，挹香道：「愛姊姊，我睡在哪裡？」愛卿道：「在我？上。」挹香道：「姊姊為什麼不睡？」愛卿低鬟半晌道：「自然要睡的。」挹香道：「姊姊不睡，我也不睡了，我一個人睡是怕的。」愛卿見他一派孩子腔，笑而答道：「你睡，你睡，我來陪你。」於是也歸寢而睡。

正是：

鴛譜百年從此締，紅絲今夕暗中牽。

挹香一番詐偽，得愛卿陪了他，自然安心樂意。

明日起身，挹香道：「昨游姐姐名園，心神俱暢，今欲同一二位姊妹們來一玩，未識允否？」愛卿道：「那兩位妹妹？」挹香道：「一位朱月素，一位林婉卿。」愛卿道：「妙極。不識他們肯來否？」挹香道：「吾去相請，無有不來的。」愛卿道：「君宜速去。」挹香大喜，遂辭了愛卿，往月素家去。原來愛卿雖身傍歌樓，而性情忠厚，毫無拂醋沾酸之態，反叫挹香去邀姊妹們來游，所以挹香愈加感佩。既至月素家，恰遇婉卿、麗仙、寶琴、文卿在那裡叢談，見挹香，大家立起，「香哥哥」、「香弟弟」叫個不住。挹香道：「好好好，你們都在這裡，快同我遊園去。」婉卿道：「花園在那裡？」挹香道：「此園人所罕觀，其中頗屬幽廣。」寶琴道：「得非鈕愛姊挹翠園乎？」挹香道：「你怎知道？」寶琴道：「挹翠園我素知的。這位愛卿姊為人十分要好，抑且忠厚為懷，我早有願見之心，惜無人推轂。你卻如何認識？」挹香細訴畢，月素道：「你如此有緣，我們姊妹行中大半被你認識了。」

聚談良久，遂喚五肩轎兒，穿街達巷，往愛卿家來。愛卿接進，五人各敘一番欽慕的說話。遂偕進挹翠園中，聯袂而行。遊目騁懷，實足以幽情暢敘。七人信步尋芳，繞遍花臺月榭，穿殘石蹬雲樓。愛卿命侍兒排酒園中醉花軒宴集，款眾位美人樽飲。寶琴道：「我們聞愛姊藻思壓人，葵傾已久。今日又攪擾郇廚，小妹有一不知進退的話，欲與愛姊一談，未識愛姊肯俯允否？」愛卿道：「有言不妨請教，妹無不從之理。」寶琴道：「我們欲與姐姐結一花前姊妹，恐鴉入鳳群，是以未敢啟齒。」愛卿道：「妙哉！但小妹山野雞雛，恐不足與眾位同類，如何如何？」

挹香在旁道：「大家不要謙，我來做盟主。」

隨命侍兒排了香案，六位美人俱拜跪案側，對天立誓畢，以齒為序。朱月素最長，其次婉卿，又次愛卿，寶琴，最幼文卿，以姊姊定其稱呼，始撤去香案。

愛卿先各敬一杯，又將肴核勸酒，眾姐妹互相推讓。拈香道：「我來豁個通關，每位三拳兩勝。」愛卿道：「好。」七人輪流拇戰，至月素，月素伸了三指道：「九蓮燈。」拈香笑道：「罰酒。你叫我伸六指頭了。」

月素只得罰了酒，重新再起。拈香伸五指道：「七子圓。」月素亦伸五子頭道：「全家福。」豁畢，挨次而下。至愛卿，拈香輸了個直落三，便道：「如今我們要做詩了。」

愛卿道：「你動不動就要做詩，何詩興如此之豪。」拈香笑對月素道：「我是半生詩酒琴棋客，一個風花雪月身。」愛卿便道：「你既要做詩，快些出題限韻。」拈香道：「現在共七人在此，可賦美人七詠，都要摹寫美人情態的。」遂寫了「美人足」、「美人眉」、「美人腰」、「美人眼」、「美人口」、「美人醉」、「美人夢」七個詩圖，說道：「你們各拈一圖為題。」

婉卿信手取一圖，卻是「美人眉」，即吟云：

香閣新妝遠黛明，畫成京兆筆痕輕。

入宮莫認人生妒，到底君王總有情。

吟訖，大家贊道：「暗用典故，妙在流麗自然。」文卿拈得「美人醉」，想了一想，也吟云：

宴遍蘭陵十里香，桃花暈頰興偏長。

不勝姣態扶欄立，曲唱《梁州》別有狂。

吟畢，寶琴拈了一個「美人腰」，吟云：

洛妃約素最宜人，態度纖如柳擺春。

料得樂天歌舞處，小蠻相對有精神。

寶琴吟罷，拈香見好做的都被他們拈去，便對愛卿、月素道：「你們為什麼不拈？」麗仙道：「還有我來，你為什麼不叫我拈？我倒要先拈了。」便笑了一笑，拈來一看，卻是「美人眼」。便吟云：

秋水盈眸顧盼頻，相思幾度淚痕真。

嫣然別有撩人處，醉後朦朧睡後神。

月素大贊：「妙極！」伸手來拈。拈香道：「這三個都是難做的了。」

月素不慌不忙，拈了一個「美人足」。拈香道：「足字最難摹擬，易於傷雅。」月素道：「你不要吵。」便吟云：

香塵淺印軟紅兜，生就蓮花雙玉鉤。

纖小自憐行步怯，鞦韆架上更風流。

吟畢，大家稱贊道：「月姐姐果然詩才新雋，生面別開。如今剩兩個，愛姐來拈了。」

愛卿拈了一個「美人夢」，略為構思，即吟云：

月明紙帳映梅花，一枕香魂蛺蝶賒。

鸚鵡也如儂意懶，不驚人醒靜無嘩。

拈香大贊道：「細膩熨貼，香豔動人，不愧作家。」眾美道：「如今只剩一個了。」拈香道：「不必拈了，裡面是『美人口』了。」便吟云：

鄰家少婦鬥新妝，粉暈紅腮語吐芳。

一種甜香誰領略，慙慙只合付檀郎。

拈香吟畢，大家笑道：「你這個人總說不出好的，做做詩又要弄這許多蹊蹺。」拈香道：「必須如此，入情入理，方謂香奩。」於是七人暢飲一回，眾美告辭。

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扮乞兒奇逢雙美 遇之子巧訂三生

卻說金挹香歸家後，終日在書房讀書避暑。瞬經月餘，天氣秋涼，火威漸退。正在寂寞，忽鄒拜林至，迎入書室。拜林道：「今日之來，非無他事。我因昨日至閨門外留花院內，見有新來兩位校書，是胡素玉、陳琴音，皆有十分姿色，且有慧眼識人。未知兄肯同一訪否？」

挹香道：「林哥哥，你說姿色十分，容或有之，至於有識人慧眼，只怕未必。他們見了我們翩翩公子，豈有不奉承之理。今若訪他，必須設法而去，當場就可試驗。」

拜林道：「怎樣試法？」挹香道：「我須扮作乞兒模樣，只說聞得有二位新到的小姐，與我素來相識，特來一見。你須換了新鮮衣服，要裝得十分顯赫，分作兩起進去，看他們怎樣相待，當場就可試驗矣。」拜林拍手道：「妙哉。」

遂向家人借了幾件破衣與挹香著了，挹香對鏡一照道：「肖極矣。」你道怎生打扮？但見：

襤褸不穿長服，舊羅衫子齊腰。芭蕉破扇手中搖，形狀似蕭條。人覷見，誰知道，還疑伍相國，市上復吹簫。

挹香扮完，家人們哄堂大笑。挹香道：「我先去，林哥哥就來。」出牆門往留花院來，既到門，居然搖擺擺的進去。

鴛兒見他十分襤褸，他們本來趨炎附勢的，見了這般光景，便拖住他道：「化子，進來做什麼！」挹香道：「你們不要這般眼淺。我昔日也是顯者，你們見了我也要奉承的。如今為了尋花問柳，以至貧窘。聞你家新來兩位姑娘，卻是我素來舊識，你須進去向他說，有一個姓金的要見，他自然知道了。」鴛兒道：「什麼姓金姓銀，我們院中小姐沒有你這化子相好。快些出去！」

正在喧嚷，恰好拜林進院，有幾個龜子連忙上前迎接，齊道：「大爺，大爺，今日到吾們院子裡來頑頑了。」拜林大模大樣點了點頭，問道：「你們拖扯那人做甚？」龜子道：「他來尋什麼舊相識的。」拜林道：「他既來尋舊相識，你們為何不讓他進去？」龜子道：「我們小姐並沒有此化子相識。」拜林道：「你不要管他，且進去問聲，或者有之，亦未可知。」

龜子見拜林一番言語，勉強進內告知素玉、琴音。拜林亦偕進內邊。

原來這兩位小姐為人極其誠實，從無棄舊憐新之態。抑且心腸最慈，遇患難事，無有不肯周濟於人。拜林方才說的慧眼識人，果非虛謬。那日二人在房間話，見龜子進來道：「有一個化子姓金的，說什麼與你們二位小姐素來相識的。我等正在趕他出去，因這位鄒大爺恰巧進來，叫我們來問問小姐，到底認識不認識。」二人俯首沉吟了片晌，甚覺狐疑。忽起一惻隱之心，想道：「我們所識頗廣，安見得姓金的不認識？認識亦未可知。諒他此來，無非知我們慷慨，特來借些銀錢的。我們趁了這些作孽銀錢，理該做些好事。」

主意已定，便道：「這姓金的卻是認識的，快去請他進來。」龜子無奈，只得出外去請挹香。拜林見二人如此，十分佩服。遂與他們叢話良久，果然有巾幗丈夫之氣。

不一時挹香至，二人細細一看，並不相識，但見他眉目清秀，氣宇軒昂，雖則落魄窮途，絕無寒酸之氣。邀入房坐了，屏退侍兒，輕啟朱唇問道：「公子貴姓是金，未識尊居何處，緣何落魄至此？適言與妾素來相識，妾思與君曾無一面之緣，倒要請教。」挹香見他謙謙有禮，心中暗喜，目視拜林，口占一絕，告其所由云：

楚館秦樓勢利場，金多金少見炎涼。

而今落魄吹簫市，有志癡狂莫逞狂。

吟畢便道：「辱蒙下問，小生乃鴛湖人氏，小字挹香。為因恣意尋花，耽情問柳，以至落魄異鄉，江東難返。昨聞二位小姐為人慷慨，有女孟嘗之譽，是以托言相識引見蘭閨，意欲求假川資，得歸故里。銜環結草之恩，我金某必不有口無心也。」拜林聽了，忍不住便笑，便道：「你這人倒也奇怪。他與你素

不相識，開口便思借貸，倒也好笑。」

挹香聽了，也要笑出來，忍住了說道：「我金某非草率啟口，因知這裡小姐素懷惻隱，故冒昧懇求的。」說著又與素玉、琴音二人哀陳苦境。

二人見他談吐斯文，日後必非凡品，遂進房取白銀十餘兩，付與挹香道：「君勿責妾直言。據妾看來，君日後必有一番事業。至於我們，花月場中雖不能十分效力，數金之助，亦可籌之。諒君衣履盤川，藉此俱可妥貼，早日歸家，芸窗努力。至於舞榭歌樓，煙花轉眼，本不可過戀的。」

挹香聽了這一席話，又見他慷慨成仁，心生欽敬，忙出位向二人鞠躬，磕了兩個響頭，乃道：「芳卿慧眼識人，果非虛謬。我金某豈真落魄哉？因這位拜林兄說芳卿有識人之慧眼，故特一試其技。芳卿不以落魄為憎，反勸勵貧士，青眼另垂。二卿之義俠，小生都明白了。」說畢，倒使琴、玉二人莫明其故。直到拜林說出，方知就裡。恰巧鄒府家人送挹香衣服至，龜子知道發急，進來叩頭謝罪。挹香侃言勸誡了一番。

素玉、琴音命婢治席相款。席間說起淪落之況，恐異日香愁玉悴，姊妹同聲，變作鳳飛鳳散；潘郎在座，願賦《國風》二十一篇。

拜林在旁得意道：「好好好，我來做冰人，俟香弟弟娶了正室，來迎二位姊姊可好？」挹香本已欽羨，聽斯言也歡然應允，因夢中有正室鈕氏之語，便道：「既蒙二位芳卿降格下交，恐金某無福敢當。」拜林道：「香弟弟，你也不必謙了。若再謙遜，我鄒拜林要垂涎了。」說罷，俱各歡笑，復飲香醪。

俄而紅日銜山，二人始別。路上互相談論，挹香道：「今日之舉，不獨使我碧海回頭，更使我添出一番欽慕。從此我金某決不以青樓為勢利場矣。」拜林道：「說雖這般說，然我觀你一則非前世修來，決不能享這許多豔福，二則你素性鍾情，此施彼答，自然人人多欽慕了；三則你貌又俊秀，年又少壯，我做了姐妹們，自然也要愛你的。」挹香笑道：「你真慣會談諧也。」一路迤邐至鄒家，拜林留了晚膳。挹香食罷辭歸。

再說褚愛芳自遇挹香，見他言語卓犖，情致纏綿，且愛他詩詞豔麗，姐妹間甯假仰承。他有个義妹武雅仙，素性愛才，情耽翰墨，偶與愛芳論及詩詞，見挹香投贈之句，十分欽服。欲晤挹香，莫能一覲，商褚愛芳。愛芳道：「待我去約他來。」雅仙甚喜。

且說挹香與拜林別後，即歸家安寢。明日，見門公持柬來稟，說什麼就要請去的。挹香看了信面，筆跡甚熟，啟視之，方知愛芳邀他去。見上寫：

辱愛妹愛芳禱衽再拜，致書於挹香哥哥文座：

久疏雅範，頗切遐思。月下花前，幾度望風盼駕；吟邊酒畔，痛吟 Y 卜思君。何瘦腰郎棄妹如斯耶？今者妹之閨中詞友武雅仙者，見君佳什，心企已久。特囑妹持柬相邀，欲親教誨。君是愛才，妹非無意。裁箋恭請，尚祈顧我蓬廬，妹當掃徑迓迎，專盼文軒一過。勿卻是幸。

挹香見書後，吩咐門公：「說我隨即就來。」門公領命而去。挹香即換了衣服，往愛芳家去。愛芳接進，獻茶華。愛芳道：「金挹香，你好久不來了，何忍心如此。」挹香自然陳說了一番。愛芳道：「今日邀君，因愚妹有個結義的妹妹，見君大著，不勝佩服，是以囑愚妹相邀。乃蒙趾臨，幸甚。」遂命侍兒去請武雅仙相見。正是：

未晤已教人企慕，個中豔福孰能修。

要知挹香與雅仙見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愛芳命侍兒去請雅仙，不一時雅仙已姍姍而至。挹香側目偷覷，見其肌膚凝雪，雲髻堆鴉，其容貌之妍麗，真如帶雨梨花，籠煙芍藥，吳絳仙秀色可餐，猶恐未能爭勝也。尤可愛者，兩瓣秋蓮，纖不盈掬，挹香已暗生憐愛。

雅仙即與挹香相見，序次而坐。挹香道：「久慕芳名，未遑拜見。今蒙愛芳妹折柬相邀，始知芳卿垂顧，生殷殷雅意，並蒙謬贊俚詞，真令僕增顏赧。」雅仙聆是言，便道：「夙仰高風，早深翹企。又於愛姐處捧讀佳章，心欽五內，迴環雜誦，百讀不厭。不但王輞川不能媲美，即韋蘇州亦可與京矣。賦妾雖生企慕，未敢存願見君子之心。昨日因愛姐說及公子素性鍾情，不肯視煙花為微賤，故特簡相邀。今蒙降格而來，使妾好聆訓誨，幸矣。」

挹香道：「鄙陋菲才，蒙芳卿獎譽，令僕抱愧無地矣。」

挹香說罷，雅仙即出《秋閨》二絕，呈與挹香道：「此妾之近作也，尚祈公子教正。」挹香展開一看，見上寫著：

金風蕭瑟動幽思，寂寞蘭閨夜課時。

一種情懷難自釋，徘徊獨詠苦愁詞。

其二

烏雲慵整瘦纖腰，斜倚闌干恨未消。

最是隔簾蟲唧唧，斷腸人聽益無聊。

挹香看了一回，大贊道：「吟鹽詠絮，不殊道韞風流。寫景處筆情綺麗，感慨處音韻淒涼。芳卿不要動氣，第一首收句『徘徊獨詠苦愁詞』，這個『苦』字，似乎不妥，若易一『送』字，遂成完璧了。」

雅仙聽了，心中十分佩服，乃道：「公子奇才，可稱獨佔。蒙改『送』字，真堪為妾之一字師矣。妾更欲求佳什數章，公子肯見示否？」挹香道：「但是不堪入目，芳卿勿笑為幸。」便想了一想，揮成一律，遞與雅仙。雅仙接來鋪在桌上，細細的一看，見上寫著：

奉贈一律即希郢政

綺思奇才別有真，憐卿飄泊困風塵。

吟成柳絮原前慧，修到梅花亦夙因。

詞藻流芳詩眷屬，冶容綽約月精神。

多情偏解憐愚劣，許我蘭閨拜玉人。

雅仙大喜道：「妾鄙陋菲才，蒙公子詩中謬贊，反覺汗顏。」於是相與劇談片晌，挹香始別。

流光如駛，節屆題糕。一日，挹香至愛卿家，適愛卿患目疾，一目堆眵，竟至膠睫，其勢甚重。挹香十分憐惜。繼而漸漸失明，挹香益加惆悵，延醫證治，藥石無功。挹香朝夕在愛卿家周旋一切，已有一月之餘。眾姊妹知愛卿患目疾，又知挹香在彼服侍，所以都來問候。婉卿道：「患目疾者最覺討厭，我聞清晨以井水洗之可癒。或令人於清晨以舌舐之，即可明朗。」挹香聽了，記在心頭。

明日，挹香便住在愛卿家裡，依婉卿之說，清晨替愛卿舐目。說也奇驗，舐到三日，紅已去大半，眵亦不膠睫。及七日，目已能開，至十天，則眸子瞭焉。

挹香心既得意，愛卿意亦感激，乃道：「妾自閱歷風塵，遇人伙矣。憐憐惜惜，非乏其人，然如君之愛妾，其真情良可見矣。」乃口占二句，謂挹香道：「飄零泥淤誰憐我，閱歷風塵乍遇人。」

愛卿自從挹香與他舐目之後，心中萬分感激，早有終身可托之念。惟恐挹香終屬紈？子弟，又有眾美愛他，若潦草與談，他若不允。倒覺自薦。故雖屬意挹香，不敢遽為啟口，但對挹香道：「妾自園跡歌樓，欲擇一知心，始訂終身。詎料竟無一人如君之鍾情，不勝可慨。雖君非棄妾之人，恐堂上或有所未便。」挹香聽是言或吞或吐，又像瑩瑩無靠之悲，又像欲訂終身之意。甚難摹擬。「我若妄為出語，雖愛

卿或可應許，似覺太為造次。萬一他不有我金某在念，豈非徒托空言，反增慚慙？」心中又是愛他，又想夢中說什麼正室鈕氏之語，莫非姻緣就在今夕麼？又一付道：「既有姻緣，日後總可成就，莫如不說為妙。」便含糊道：「我金某自遇愛姐以來，一見知心，即邀憐惜。方才所說終身大事，諒愛姐慧眼識人，必不至終身誤託。如云我金挹香，亦何敢妄為希冀。愛卿惜我憐，我金某決不敢以多情為負。愚衷一切，諒卿早知之矣。」愛卿便道：「君誠有意，妾豈無心。但君菁莪奇質，大器易成，然須努力芸窗，時加誦讀，定當萬里搏雲也。切不可暴棄自甘，至於頹惰。妾之終身，尚欲細籌良策。蒙君相勸，妾曷敢輕易託人。」挹香見愛卿如此說法，明知有意，又見他一番勸勵，窺其意大抵要我成名後方許訂盟，便道：「愛姐良言金玉，自當謹遵。卿之心事，卿不言我自喻之矣。」

正說間，林婉卿來，挹香與愛卿相邀婉卿入座。婉卿問了愛卿目疾，遂與挹香敘話。挹香道：「婉妹妹，近日可有佳作麼？」婉卿道：「愚妹前日做得幾首秋景詩，待我寫出來呈教。」挹香笑道：「你說呈教，是要寫教弟帖子的？！」愛卿亦笑道：「虧你厚顏，別人與你謙遜，你倒公然老實，要起教弟帖子來了。」挹香道：「這個自然。」婉卿一頭笑一頭寫，片刻已錄四首，遞與挹香。挹香接來展開細看，見上寫著：

#### 秋濤

奔騰萬頃舞斜暉，初起還同一線微。  
鯨穴噴花驚海立，？宮卷浪駭江飛。  
鯨回鐵弩聲逾壯，馬逐銀山勢不違。  
八月枚乘詩思闊，廣陵頓漲水痕肥。

#### 秋蟲

天心地軸有神功，萬物都生造化中。  
蛩韻叫酸棚底雨，蟬聲嘶冷樹間風。  
咽殘秋露三更白，吟瘦斜陽半壁紅。  
飛去蜻蜓何處立，釣絲江上一漁翁。

#### 秋風

商飆蕭颯起疏林，瘦骨先知冷氣森。  
松籟入琴流逸響，竹聲敲戶動涼陰。  
故鄉有味張翰思，霸國空悲宋玉心。

吹到廬陵詩夢醒，鈴？從鐵馬和秋砧。

#### 秋月

瘦扶竹影上簾斜，千里懷人共月華。  
佛印禪心空水鏡，謫仙詩思寄江槎。  
秋明壞塔疏清磬，冷逼征樓起怨笳。  
羨煞凌雲攀桂客，香分蟾窟一枝花。

挹香看完道：「描摹刻劃，妙緒環生，真令人一字一擊節。」

說著倒在婉卿身上道：「妹妹如何這般聰巧？」一面說，一面勾了婉卿的粉頸，一同坐下。愛卿道：「你這個人太沒規矩了。」挹香道：「什麼沒規矩？」愛卿道：「婉妹妹受報於你，你又要什麼教弟帖子，也該正言教導，怎反如此頑皮？」挹香笑道：「這才叫風流才子呵。」愛卿道：「虧你羞也不怕，自己矜張如此。」挹香道：「不是我矜張，你想一個人勞勞碌碌，為馬為牛，都是為名利所絆。如今我享了蔭下之福，又得你們三十幾位美人時常親愛，又讀了幾句書，不與俗人為伍，你想豈不是風塵中隱逸者流，須有薄才的子弟麼？」愛卿與婉卿一齊笑道：「伶牙俐嘴，真是可惡。」婉卿便推開挹香，挹香那裡肯放，愈加添出一副孩子性情，倒在婉卿懷裡。愛卿道：「你又不是孩子，又不要吃乳，在人家懷裡做什麼？」挹香聽了，順口道：「正要吃乳。」便去解婉卿鈕釦，慌得婉卿措手不及，兩頰暈紅，說道：「金挹香，像什麼樣兒！」

---

挹香道：「像個小兒喂乳。」

說畢，正欲再與婉卿胡鬧，忽聽外房門呀的一響，視之卻來了一個不認識的美人。挹香忙向愛卿說了。愛卿出接，那美人微微一笑道：「不速客來矣。」愛卿道：「不妨，不妨，裡面乃是一個風流才子。」雪琴方始同進留香閣，遂與挹香、婉卿見了禮，各通姓名。

原來這位雪琴姓吳，為人十分幽雅，最愛淡妝，無妖冶態。貌擬芙蓉，神如秋水。工繪梅花，然非所愛者不肯舉筆。年十七，姣態可人，與愛卿最知己。今因繪成梅花四幅，欲求愛卿題詠而來。乃告於愛卿。

愛卿道：「金挹香，你好代為一題了。」挹香道：「各題一幅何如？」愛卿道：「倒也使得。」即向雪琴索畫玩賞。見畫得孤幹橫斜，天然蒼老。於是各分一幅，搜索枯腸。

不一時愛卿先好，雪琴接來一看，其詩曰：

揮毫腕底盡生春，修到梅花亦夙因。

仗得畫工清品格，和煙寫出更精神。

雪琴贊道：「麗句穎思，自是錦囊佳句。」

正說間，挹香與婉卿的詩都好了。雪琴先看挹香的，見上寫著：

一枝老幹影縱橫，寫入丹青劇有情。

幽雅不隨流俗競，淡妝如此也傾城。

雪琴看了挹香的詩，十分稱贊。又看婉卿的詩，見上寫著：

報道羅浮夢乍醒，胭脂洗盡影伶仃。

不隨處士同為伴，偏泄春光到畫屏。

雪琴大為得意，便道：「小妹也來獻醜一首。」頃刻已成一絕。三人共讀畢，大家稱贊。其詩曰：

關心春色到園林，相對忘言契早深。

知爾孤高諳爾性，故傳冷淡結知音。

雪琴之詠，半為初遇挹香，心中眷愛而成，是以大家十分稱贊。愛卿即命侍兒治酒款之。飲至日晡方才分散。

不知散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與婉卿等題了雪琴的畫梅，與雪琴兩情契洽，時常往來唱和。時光易過，又是臘月初旬。其時愛卿同了二十八位美人，俱是挹香的知己，同赴雪琴家宴集。適六出花飛，世界盡裝成瓊宮玉宇。議聚消寒雅會，以雪為題，限四支韻，互相聯句。

愛卿道：「待我先來起句。」眾美齊道：「請愛姐先詠。」愛卿笑了一笑，也不推辭，便云：六出豐年兆，說畢道：「那位姊姊續韻？」陸文卿道：「我來，我來。」便說道：豪情泛酒卮。

才吟完，愛芳說道：「待我也來續一句。」便吟云：吟鹽誰共匹，琴音道：「愛芳姐詩意寓言，恰如題位。待我也來獻醜一句。」便說道：詠絮恰逢時。

雪琴道：「好，好。我也來續一句。」大家道：「不差，雪姊姊自己本身來了。」雪琴嗤的笑了一聲道：「什麼叫做本身？」慧瓊道：「姊姊名為雪琴，如今吟雪，豈不是本身麼？」雪琴笑道：「原來這個講究。但是慧姊姊，你取『慧瓊』二字，只怕被人聽錯，要當作蛔蟲。慧姊姊，你可是蛔蟲本身麼？」

雪琴說著，大家多皺了眉道：「雪姊姊說得太不堪了。」慧瓊道：「你真不肯饒人。才說了一句，你便想出這許多齷齪話來。」說著大家笑了一回。

雪琴飲了一杯酒，吟云：玉戲天公巧，陸麗仙道：「雪姊姊索性做起戲來了。」雪琴道：「天公玉戲不是切雪的麼？」婉卿道：「姊姊本身那有說錯。」雪琴道：「你還要抄老文章麼？」說著伸手要打婉卿。婉卿發急道：「方才一篇文字未完，此之謂落下文，什麼抄舊卷？」麗仙笑道：「你們不要嚷了。雪姊姊上聯倒也別開生面，待我也來續一句罷。」便說道：銀裝世界奇。

麗仙念畢，愛卿道：「巧雲妹妹，你該聯一句。」袁巧雲聽了道：「我是不會的。」愛卿亦知巧雲不善吟哦，便道：「隨意說一句，不失黏就是了。」巧雲無奈，只管搔頭摸耳，細想了許久，說道：「有一句在此。」大家道：「如此快些請教。」巧雲道：「霏霏……」說了兩字，又頓住了口。愛卿道：「為何說了兩字不說了？」巧雲道：「不好，不好。不像，不像。」又想了良久，復說道：「霏霏霏……」大家聽了道：「為何又多了一字？」巧雲道：「不算，不算。重說，重說。」便紅著臉又想了片晌，念道：霏霏如屑玉，

愛卿道：「如此還雅。如今那位姊姊說？」慧瓊道：「吾來，吾來。」便吟云：濯濯似凝脂。

慧瓊說完，呂桂卿道：「如今我來了。」婉卿道：「我來，我來。」桂卿道：「我來。」婉卿道：「讓我說了一句，然後你說可好？」桂卿道：「你們都是老前輩，怎敢不依。但是你吟了珠玉在前，奈何，奈何？」婉卿道：「桂姊姊，你如此說來，我也不敢獻醜了。」大家笑道：「你們二人真個能言善辯。婉妹妹，快些說罷。」婉卿只得笑說道：「如此有占了。」便吟云：詩客揚鞭過，

婉卿說完了，武雅仙即接口道：漁翁把釣羈。

桂卿道：「仙妹，你不該搶我。」雅仙笑說道：「有占，有占。如今不搶了。」

於是桂卿笑吟云：孤山螺黛壯，吟畢，胡碧珠道：遠道馬蹄遲。

胡碧珠念完，素玉道：「如今請眾姐姐再續。」大家道：「素玉妹妹，你來。」素玉道：「你們眾位來。」大家道：「你吟罷。」素玉笑道：「婉姐姐，你看我同他們客氣了，他們倒讓我說了，不然可要爭先鬥勝矣。」婉卿笑答道：「你做了謙謙君子，他們自然做好好先生了。」說著大家哄堂。

素玉吟云：鴻爪今留跡。

素玉吟完，章幼卿飲了三杯酒道：「我自己罰了三杯，可讓我聯一句罷。」

大家笑道：「幼姐姐，你做了詩翁之意不在酒了。」幼卿便說道：虹腰此費疑。

幼卿吟完，何雅仙接口道：藍關添舊思，蔣絳仙笑道：「我來押了韻罷。」便吟云：玉宇譜新詩。

胡月娟聽了道：「對得工整非凡。如今我來說了。」便吟云：傍樹侵梅蕊，孫寶琴拍手道：「描情寫景，工雅非凡。待小妹也來續一句罷。」便道：當窗壓竹枝。

寶琴吟完，陸麗春吟云：花飛緣冷結，愛卿聽了，道：「麗春姊姊這句，與《石頭記》上意思相同，

不勝佳妙。」麗春道：「我正想著《石頭記》上這句『花緣經冷結』，所以有此一句。」

張飛鴻聽了道：「我也來抄他一句。」便云：色潔與霜宜。

愛卿道：「好好好，抄得一些看不出。如今那位姐姐來了？」

鄭素卿道：「我來，我來。」便念道：衰柳迷青眼，素卿吟罷，陳秀英接聯云：紅梅鬥玉肌。

秀英說罷，大眾連聲稱贊。慧瓊道：「愛春姐姐，你來聯一句罷。」愛春道：「我是不好的，不似你們諸位詩翁，就聯了也要惹你們見笑，不如不要聯了罷。」

大眾說道：「不要謙遜，快些請教。」愛春無奈，只得說道：

文成蕉不綠，陸綺雲也聯道：景對興宜癡。

綺雲聯完，愛卿道：「如今還有幾位姐妹們未聯？」方素芝道：「我未曾聯。」吳慧卿、朱素卿、胡碧娟、王湘雲俱道：「我們都未聯。」愛卿道：「如此快些請教。」方素芝便吟云：上下鋪階砌，慧卿接口道：繽紛舞沼池。

朱素卿聽了，便說道：寒忘三尺凍，胡碧娟道：兆喜九重施。

胡碧娟說完，王湘雲道：「我也沒有聯過，可許我續一句罷？」大家笑道：「湘妹妹真正緘默，方才不說，如今冷鍋中爆一個熱栗子出來。快些請教罷。」

湘雲嗤嗤一笑道：風急雲偏斂，吟完正要叫愛卿收韻，忽見侍兒報道：「金公子來了。」

大家歡喜道：「金挹香來矣。」即命侍兒相請。

正說間，挹香已立在愛卿背後道：「不要請了，已經在這裡了。」愛卿回頭看見挹香，便說道：「倒被你嚇了一跳。」於是大家相見。你道挹香怎生打扮？見他頭戴大紅猩猩氈雨笠，身穿輕服貂襲，足登粉底烏靴，身上受了許多雪。

婉卿、小素見了十分不捨，連忙替他拂去了雪，便道：「你為什麼雨蓋多不帶，身上黏得恁般濕？」挹香道：「都是愛姐不好。」愛卿道：「為何又要怪我？」挹香道：「我方才到你處，侍兒說你到寶琴妹妹家去。我便到寶琴妹妹處，又說什麼遇著了眾姐妹，一同到這裡來飲酒賞雪。我故特地來看你們，所以受了许多雪。你們到底在這裡做什麼」愛卿笑道：「如此真對你不起了，幸虧你見了雪歡喜的。」一句話說得挹香急了，便走過來道：「愛姐姐，你忒煞欺人，竟當我為狗。」一面說，一面把手來擰。愛卿蹲了身，只管討饒道：「不敢了，不敢了。」挹香方才放手道：「到底在這裡做什麼？」婉卿道：「我們在這裡對雪聯詩，被你來打斷了。」

挹香道：「好好好，對雪聯詩，《石頭記》上有這個韻事。」

說著索詩觀看。又見眾美齊集，小素亦在其中，卻無詩句，心中倒有些不樂，便問道：「你們為何不許小素妹妹聯句？我知道了，他乃一個村女，是不該與眾芳卿聯詠的。」說畢，面上有些不悅之狀。

眾人知他溺愛小素，吳慧卿道：「他本來不會吟詩的。」挹香道：「素妹妹，你真個不會的麼？」

小素見挹香十分幫他，倒覺有些不好意思，便答道：「真個不會的。」

挹香道：「如此，我來代你聯罷。」便看了上句，聯道：塵封絮屢吹。

大家聽了挹香代聯之句，知道他有些寓意，便說道：「金挹香，你好利害。」挹香道：「有什麼利害？你想下了雪，裝成了玉宇瓊樓，豈不是塵封？況且天地無塵，《事類賦》上有這切雪的古典。『絮屢吹』三字，謝道韞詠絮詩傳之，後人皆稱他為詠絮奇才，也是切雪的，怎麼倒說我利害？」愛卿道：「你這利口，我們也不來同你辯了。」挹香道：「如今素妹聯了詩，與你們詩壇朋友了，以後要另眼相看才是。」

慧卿道：「香弟弟，你也不要多管，你去問聲素妹妹，看我平日可是與他姐妹相看的？」挹香聽了，方才歡喜道：「是我不好，錯怪莫罪。」即與眾美各作一揖。

大家俱捧腹而笑，便道：「虧你做得出許多花樣。」

挹香道：「如今那位妹妹聯了？」雪琴道：「都聯了。」挹香道：「如此愛姐姐你說一句，我來收韻。」愛卿便吟云：吟哦消永晝，挹香道：雅韻滿香帷。

---

挹香收了韻，大家重新飲酒。幼卿謂挹香道：「金挹香，你的性情為何這般古怪？方才你見沒有素妹妹的詩，看你換了一幅體態。人家不做詩，與你何干？」挹香聽了道：「好妹妹，不是這樣講法。我金挹香蒙你們眾姐妹十分憐愛，但我金某生性歡喜一例看承，無分上下的。」幼卿道：「你這人太覺疑心了。你可知我們與素妹妹，比你待得還好哩？」

挹香道：「我已陪過你們罪了，你們重翻舊卷，理宜罰以巨觴。」說著斟了一杯酒，遞與幼卿。幼卿只得飲了。慧瓊道：「挹香哥哥，你自己尚有差處，不責己而求人，也該罰一杯。」說著也斟一杯酒，奉與挹香。挹香道：「我有什麼差處，倒要請教。」慧瓊道：「這一例看承的話，方才是你說的麼？」挹香道：「不差。」慧瓊道：「既是你說的，怎獨替素妹聯詩，不代我們聯呢？你想該罰不該罰？」

挹香笑道：「該罰，該罰。」便取杯去討酒吃。慧瓊亦笑道：「幼姐姐如何？我替你報了仇了。」說著大家又飲了一回。

天色已晚，愛卿見挹香有些醉意，恐怕又要耗神，便道：「金挹香，不要吃了。我們要歸去了。」挹香見愛卿當心照應，心中更加感激，便道：「不吃了，不吃了。但是今宵如此大雪，不能歸去，雪妹妹，你可留我住一宵罷？」雪琴聽了，倒覺不好意思，便低了頭笑道：「幸虧不吃酒了，若在吃酒，你又要罰酒矣。」挹香道：「這是何故？」雪琴道：「方才說的一例看承之語，難道忘了麼？」挹香點頭道：「不錯，我要去了。」

於是雪琴喚了轎夫送挹香歸去，眾美人亦紛紛告別。吾且不表。

再說挹香歸後，有半月有餘，不曾出外。時光易過，又是除夕了，家家爆竹，處處桃符。到了晚間，挹香邀了鄒、姚、葉三個好友，在家中飲酒守歲。直到譙樓三鼓頻催，挹香已有八分醉意，忽然又想出一樁韻事。

未識什麼韻事，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鄒、姚、葉三個在著挹香家內飲酒守歲，都有八分醉意。挹香忽想了一個消遣的雅事，便道：「我想昔日有唐、祝、文、周四才子，做出事來都是奇怪。祝允明在杭州除夕無事，曾夜寫對聯，真所謂別開生面。我們今日四人在此，不若往眾美人家寫幾副春聯，創新意而效舊法，可乎？」三人拍手稱妙。拜林道：「我正欲外面去看看世道貧富，香弟弟倒想得不錯，大家去走走。」

於是帶了幾枝頂毫，幾錠香墨，乘著金吾不夜，四人信步而行。

不半里，已至愛卿家中。四人與愛卿相見畢，挹香道：「我們趁著酒興，欲寫幾副楹聯為贈，不知姊姊可有現成的對兒麼？」愛卿笑道：「你們這幾個人，真會尋快樂。若說要對兒，現成的盡有。」遂命侍兒取了一副粉紅蠟箋。挹香甚喜，便落筆颼颼，如春蠶食葉般的寫道：

愛此可人人可愛，卿須憐我我憐卿。

下面落了企真山人款，呈與愛卿。愛卿大贊道：「果然下筆龍蛇，天然娟秀。」拜林亦道：「好好好，如今我們到眾姊姊家都要寫得別緻。」遂辭了愛卿，至麗仙家去，也說了一番，仍請挹香寫。挹香也不推辭，不一時已好，見上寫：

三經花香春醞釀，一簾鳥語韻纏綿。

寫畢，大家稱贊。又健步同行至陸麗春家，挹香請拜林寫，拜林揀了一副銀紅小箋，落筆雲煙，頃刻已成。見上寫：

枝頭鳥語花姿麗，石上螺含黛色春。

看畢，送與麗春。辭出，迤邐而至王湘雲家，拜林也撰楹聯，寫道：

湘管題詩春滿座，雲藍寫韻月三更。

寫完，挹香等拍手道：「妙妙妙，春聯中嵌名字，時下頗宜。」

於是又健行至何雅仙家。挹香又寫出：

室雅須人雅，詩仙亦酒仙。

挹香寫完，仲英等三人道：「雅句欲仙，真不愧風流人物。」雅仙亦十分歡喜。又同至素芝家裡。挹香道：「如今夢仙哥哥也來寫一副。」夢仙想了一想，便寫道：

畫到嬌紅宜後素，詩能穎秀訝餐芝。

寫畢，挹香稱贊道：「書法又佳，筆情又遠。如今我們到那家去？」拜林道：「到朱素卿家去。」挹香道：「好。」遂辭了素芝，一同到素卿家來。相見畢，告知其事。仲英索箋寫道：

鏡裡自應諳素貌，樽前我亦識卿心。

寫畢，又往月素家。挹香便贈一副楹聯，索箋寫道：

窗虛月入邃，人淡素妝宜。

月素大贊道：「好個『人淡素妝宜』，流麗自然，不獨書法妙也。」於是又到陸綺雲、孫寶琴兩處，各贈一聯。贈綺雲道：

綺閣峭寒梅似雪，雲窗春暖柳如煙。

贈寶琴道：

寶蘊詩書珠蘊色，琴邊調笑酒邊嗔。

寫完了幾家美人處，步履已覺跋涉，時又夜深，餘興未盡，竟往千將坊章幼卿家。恰好幼卿在那裡接灶封井，趕些舊例，見挹香等四人至，十分得意，便道：「金挹香，你們四個人可是來辭歲麼？」

挹香笑說道：「一則來辭歲，二則我們在眾姊妹家各贈楹聯，如今特來替姐姐寫了。」月娥聽了道：「你們作事倒也別緻。小妹昨日購得黃蠟箋，正欲托你們寫，如今你們走上門來，更加簡便了。」

說著即命侍兒去取。挹香集唐人之句而寫之。寫罷，付與月娥。其聯去：

千重碧樹籠春苑，一簇紅梅壓女牆。

幼卿贊道：「詞意蘊藉，集唐如無縫天衣，不勝欽佩。還有一副在此，是我之契妹名喚三聲，要求名人寫的，你索性揮他一揮罷。」挹香道：「這個名字倒也奇怪。但我非名人，勿嫌字跡惡劣才好。」說著略略構思，便道：「我有副舊聯在此。」便寫出：

楊柳乍眠還乍起，芭蕉宜雨不宜晴。

挹香寫了，遞與幼卿道：「被我塗壞了。」月娥接來與三人一看，不但月娥稱贊，連拜林等俱一齊拍手稱妙，便道：「楊柳乍眠乍起，正是春景，又暗藏一個『三』字在內，芭蕉宜雨不宜晴，暗寓『聲』字，何等幽雅，何等韻致。」說著挽了挹香的手道：「我們再去寫。」

挹香只得辭了幼卿，出門而去。

其時已黎明光景，街坊上來往之人依然挨擠，也有的褡褳經摺，討帳奔波；也有逋負難償，逢人借貸；也有乘輿軒冕，往四處燒香。仲英道：「切目前情景，有兩句。」夢仙道：「請教。」仲英便道：「切目前情景，有兩句。」夢仙道：「請教。」仲英便道：

萬戶人煙團曙色，千林鳥鵲變春聲。

挹香與拜林大贊。說說談談，早至雪琴家裡。挹香道：「如今仲哥哥你來寫一副罷。」於是仲英便寫出：

舞隨柳絮詩吟雪，彈到梅花月滿琴。

仲英寫完，雪琴與三人大加稱贊，然後各自歸家。

元旦日，大家賀歲，到處鑼鼓喧天。到了元宵佳節，挹香到愛卿家飲酒慶賞，又去邀了十幾位美人，一同赴宴。

席間，挹香謂愛卿道：「我觀《石頭記》，大觀園中立什麼海棠吟社，眾姐妹分韻吟詩，十分羨慕。我們曷弗借愛姐挹翠園，立一詩社，邀集眾姐妹吟詠，不識可否？」

愛卿道：「極妙。但賦詩立社，須要擬題限韻。」挹香道：「不錯。但是擬何等題為愜意？」慧卿道：「挹翠園即景為題可好？」挹香道：「無如姊妹頗眾，即景題似嫌太易，恐致唐突。」婉卿道：「就各人所擅，隨意吟詠可否？」挹香道：「隨意吟詠，未免徇私。」愛卿道：「春為一歲首，梅為百花魁。不若以梅為題，以見各人之新意，未知可否？」挹香狂喜道：「愛姐所言，妙哉妙哉。我們來擬題，翌日就興上會。」

愛卿便先擬了十題，卻是：

問梅 賞梅 觀梅 夢梅 評梅

詠梅 紅梅 落梅 十月梅 瓶梅

挹香看了道：「慧卿姊也來擬兩個。」慧卿思索了良久道：「你先擬。」挹香便擬了十題：

寄梅 庭梅 折梅 憶梅 探梅

簪梅 尋梅 盆梅 綠萼梅 傍水梅

挹香擬完了，便道：「如今慧姊姊擬罷。」慧卿想了想，便擬了：

伴梅 栽梅 宮梅 灌梅 孤山梅 瘦梅

愛芳接口道：「我也來擬幾個。」隨擬了：

寒梅 杖頭梅 未開梅 贈梅

愛芳擬罷，挹香大喜，數數已有三十，又數美人除竹卿、碧娟，亦有三十人，連自己須要三十一題。乃對寶琴道：「還缺一題，寶姊想一想罷。」寶琴道：「何不擬了早梅？」挹香道：「妙。我們翌日就興此會。」遂錄齊題目，命婢先去貼在宜春軒，遂辭歸。十幾位美人亦散。

挹香遂命人往各家邀請赴社吟詩，眾美人個個樂從。明日大宴，挹翠園共敘幽情。

未知恁般歡悅，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與愛卿等擬了詩題，欲集梅花吟社，邀齊眾美人赴會。翌日，挹香先至愛卿家，不一時，挹香所識眾美除竹卿在青、碧娟有事之外，俱陸結而來。挹香甚喜，即命廚下端整酒肴，擺在園中。自與眾美人說了一回話，然後同至宜春軒來。只見環佩鏗鏘，香風噴溢，盡到梅花叢處。

入軒挹香請眾人各揀詩題。月素道：「先下手為強。我做《夢梅》。」

琴音、素玉道：「我們也來揀。」便揀了《伴梅》、《尋梅》。章幼卿上前一看道：「我做《紅梅》。」呂桂卿也道：「我來做《早梅》。」方素芝踴躍爭先道：「我也來做一個。」便圈了《孤山梅》。鄭素卿揀了《十月梅》，慧卿揀了《庭梅》。挹香見慧卿揀了，便嚷道：「小素妹妹，你也來揀一個。」

小素道：「我不揀，我詩做不來的。」挹香道：「我來替你可好？」小素道：「自己會做就做，不會做便罷，要人替做什麼。」

大家笑說道：「金挹香，你會替做詩麼？少頃我們揀了題目，托你替做可好？」

挹香大笑道：「你們多是閨閣才人，不若小素妹妹是村俗之人，何必要人替做。」

大家道：「你是舌上有刀的，不來同你說了。眾姐姐快些揀罷。」

於是綺雲說：「我做《寒梅》。」孫寶琴道：「我就做了《綠萼梅》。」褚愛芳笑嘻嘻道：「你們都揀了，我也來揀一個。」說著便圈了《折梅》。挹香道：「好。」於是婉卿揀了《詠梅》，蔣絳仙、袁巧雲揀了《庭梅》、《灌梅》，武雅仙、陸文卿揀了《寄梅》、《瓶梅》。胡碧珠、何雅仙道：「不好了，題目要完了，我們快去揀罷。」便揀了《盆梅》、《憶梅》。何月娟、陳秀英揀了《杖頭梅》、《賞梅》，梅愛春、陸麗春揀了《栽梅》、《落梅》。

王湘雲對挹香道：「你看那個好做些？」

挹香道：「還是《贈梅》好做一些。」於是湘雲便圈了《贈梅》。張飛鴻道：「你們不要鬧，如今老夫來揀了。」便揀了一個《探梅》。大家聽此忘形之語，都掩口而笑。謝慧瓊、朱素卿揀了《簪梅》、《對梅》。陸麗仙嚷道：「我還沒有揀來。」便圈了《傍水梅》。然後愛卿不慌不忙道：「你們都揀了，我來做《問梅》罷。」挹香道：「如此我做《評梅》。」大家一齊稱妙。

婉卿道：「但是不可限韻，我生平最怕限韻，即有好句，被這韻拘住，反不愜意。」眾人道：「婉丫頭之話是極，我們誰耐煩限韻。」於是論一回詩法，同至宜春軒飲酒。

飲至半酣，大家出席尋詩。也有的往花前閒步，也有的在軒外凝神，散得空空如也，剩挹香在軒飲酒。

飲了半晌，便往各處去尋他們玩耍。

出了宜春軒，穿芳徑，度石砑，至海棠香館，見麗仙同琴音、綺雲在彼打鞦韆。挹香也不聲張，躲在假山洞內偷看。見綺雲將楊妃色繡褲紮緊在金蓮之上，卸下了鬢邊花朵，麗仙也將銀紅褲腳紮束，兩人上架，坐於畫板，旋轉迎風，飄揚羅裙繡裙，如穿花蝴蝶一般，十分炫彩。琴音在旁拍手稱妙。挹香在假山洞內忍不住道：「好好好，你們倒有這本領。」麗仙等聽了，下架道：「你幾時來的？」挹香道：「來久了。」說著忽生憐愛，便兩手挽了麗仙、綺雲的粉頸旖旎了一番，又往別處去。

行至劍閣，見婉卿與雪琴在彼啜茗閒談。

復穿小橋入觀魚小憩，見寶琴、月素在彼打槳。挹香道：「你們這般伎倆，是那裡學來？」月素道：「技從心發，要學就不奇了。」挹香道：「不錯。但是你們為何不做詩？」月素道：「我們遊戲歸遊戲，心內原在做詩，何必定要放做詩的式樣出來？」挹香笑道：「你們說的話都是，凡我的話總差。」說得大家笑了一回。

挹香又到四面去看美人，見有的在亭中摹擬，有的在軒外徘徊。

看來看去，獨不見愛卿一人，疑惑滋甚，復往四面找尋。忽聽柳陰中一派清聲，餘音裊裊。挹香隨著那聲，穿過芍藥圃，度松陰至聽濤樓，見愛卿在彼，獨自撫琴。見他一種幽雅，真與眾美人不同，愈

加欽愛。輕將一手搭在他肩道：「愛姐，你為何獨自在於此？可知大家都要交卷了？」愛卿道：「你不要來混我。彈罷一曲，再做不遲。」便依舊撫琴。

挹香下樓，往別處遊玩了一番，始回宜春軒飲酒。忽見月素攜著詩箋從梅林中冉冉而來，挹香忙出位笑道：「莫非妹妹詩成，先來交卷了麼？」月素道：「正是。」便將詩箋呈上。

挹香展開一看，上寫著：

夢梅 護芳樓主人朱月素稿

玉堂清夢契精神，蝴蝶香中幻亦真。  
臥雪渾疑探雪景，愛花應讓護花人。  
五更星散緣初斷，半席風流恨轉新。  
紙帳儼然成伴儷，多情憐惜枕邊春。

挹香看了，有些不悅，雖然月素詩出無心，但「緣初斷」、「恨轉新」二語，似非吉利。口雖稱贊，心覺芥蒂。

正說間，只見雪琴與陸文卿也來交卷。

挹香接來一看，見上寫著：

十月梅 拜石侶者吳雪琴拜稿

孤山暖煦小陽春，林下遙來策蹇人。  
楓葉紅隨雙本瘦，菊花黃讓一枝新。  
雪風動處添幽韻，潭影清時印潔塵。  
庾嶺南枝偏獨早，愛他骨格最精神。

瓶梅 浣花仙史陸文卿待刪草

慙慙折得一枝梅，供向銅瓶淑氣回。  
此日知寒因雪凍，平生守口為花魁。  
香凝清韻成詩律，夢徙羅浮傍鏡臺。  
玉骨冰肌欣自賞，春前遣興酌新醅。

挹香看了贊道：「志和音雅，玉潤珠圓。」

正說間，見十二位美人一齊來交卷。

挹香從頭看去，乃是：

詠梅 佩蘭室主人林婉卿草

春風連日費尋思，忽報孤山挺一枝。  
處士襟期高士夢，騷人丰韻美人姿。  
性情冷淡寒偏耐，骨格清臞弱不支。  
自是幾生修得到，巡簷巧笑索新詩。

伴梅 凝露館主陳琴音未是草

折得奇葩夢欲迷，移來供養畫屏西。  
情深逸品甘為友，癖愛名花願作妻。  
大好訪仙成眷屬，也曾探勝到清溪。  
小窗此夕狂應縱，絳雪紅雲盡品題。

寄梅 惜春使者武雅仙偶成

江南又見一枝春，折得芳葩寄贈頻。  
問信莫疑花著未，探春好信夢為真。  
昔增驛路連番感，今報鄉園無限春。

珍重使君須致語，銅瓶供養賴騷人。  
贈梅 煙柳山人王湘雲稿  
如此幽懷性頗溫，贈卿特地到孤村。  
無雙品倩人爭慕，第一香推君獨尊。  
佳貺晏王勞致信，相思陸范暗牽魂。  
笑儂狂放憐儂癖，如締深盟古道存。  
栽梅 怡紅使者梅愛春稿  
山隈幾度費徘徊，玉頰檀心著意栽。  
明月半鋤和露植，新詩數首乞花開。  
生成冷淡諳君性，不憚辛勤惹客猜。  
為望來年春事早，一枝先逗暗香來。  
賞梅 紅杏軒主人陳秀英草  
喜看孤山又放梅，風標如此合推魁。  
吟將新句酬瓊樹，沽到芳醪泛玉杯。  
數點有情延客賞，一枝無意向人開。  
隴山此日逢青眼，付與林臞供養來。  
灌梅 鐵笛仙袁巧雲草  
乘醉歸來興轉狂，養花心事慕東皇。  
栽培乍喜仙姬晤，護惜頻勞處士忙。  
春雨半簾葩醞釀，朔風幾日夢彷徨。  
癡情不憚辛勤甚，待到花時好佐觴。  
探梅 小雅主人張飛鴻草  
關心庾嶺一枝春，也學漁郎去問津。  
竹外昔年懷吉士，隴頭今日到高人。  
枯腸幾度搜詩盡，簷角連朝索笑頻。  
芳訊江南如到早，好憑驛使報時新。  
綠梅 金鈴待繫客孫寶琴草  
夢隨鸚鵡曳雕廊，洗盡鉛華尚淡妝。  
金釧恍疑贈羊侃，綠衣原不妒莊姜。  
苔黏蝶拍偏多興，色暈蜻頭別有方。  
漫入羅浮驚翠羽，碧窗供養更癡狂。  
杖頭梅 梅雪爭春客何月娟稿  
郊原攜屐亦風流，韻事還堪記杖頭。  
三徑昔時懷舊約，百錢此日趁清幽。  
好扶詩老尋春去，要訪花魁帶月游。  
處士多情狂更縱，橋東吟詠興悠悠。  
瘦梅 探梅女士鄭素卿草  
玉削煙臞別有神，天生傲骨覺嶙峋。  
願將峭厲清其品，勿使癡肥俗了人。  
淡月暗籠窗上影，微風欲動雪中塵。  
憐他羸弱持堅節，護此纖腰幾度頻。

---

早梅 吟風榭主人呂桂卿稿

春初消息報齋前，風月精神早鬥妍。

索笑西窗原冷淡，題詩東閣亦纏綿。

暗香漫度微風後，疏影風逢淡月天。

造物有權留不住，一枝偏占隴頭先。

挹香看完道：「眾芳卿詩才卓犖，我金某甘拜下風。」

正說間，愛卿飄然而至，挹香道：「愛姐可是來交卷麼？」愛卿道：「我來讀你們佳作。」說罷，便討詩來看。

挹香道：「愛姐，你為何不做詩，如今要完卷了。」

愛卿也不言語，便提筆在手，寫出一首詩來，遞與眾姐妹。大家觀看，見上寫：

問梅

為探芳訊自攜筇，冷淡交情一笑逢。

同夢可容高士伴？點妝知否美人慵？

那將庾嶺春來早？怎把羅浮秀獨鍾？

和靖當年曾有癖，作妻何事曲相從？

大家看了這首《問梅》，呆上加呆，驚而又驚，齊聲道：「我們搜索枯腸，頗為不易，極欲雙關而琢句總難融洽。今愛卿落筆成詩，一揮而就，警句奇才，令人拜倒。」愛卿連忙謙遜道：「隨口俚詞，不當大雅。刻觀眾姐妹佳作，奇警處想入非非，真個珠穿一一。」

正謙遜間，又見花陰裡面有兩個美人來了。

不知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鈕愛卿詩魁第一 金挹香情重無雙

卻說挹香也把愛卿的《問梅》一看，果然比眾姊妹更加獨出心裁，心中十分歡喜。俄而又見兩個美人也來交卷，卻是陸麗仙、章幼卿。

挹香立起來接了詩箋，細細一看，見上寫著：

傍水梅 媚香樓主人陸麗仙稿

一枝開傍水之涯，寂寞清溪避世嘩。  
倒影川流空色相，側身天地傲名花。  
橫斜老幹爭凡卉，冷澹奇葩異絳霞。  
明月小橋人靜後，暗香浮動到漁家。

紅梅 錫山舊侶章幼卿草

一枝冷豔鬥精神，幾使漁郎誤問津。  
砥節欲猜持拂女，占魁還訝點頭人。  
嬌添杏靨三分暈，態異桃花萬種春。  
東閣而今開爛漫，珊瑚樹樹作芳鄰。

挹香看罷，見眾美人陸續而來。

挹香俱細細的展看，見上寫道：

落梅 風塵偶謫人陸麗春草

關情連日落花紅，多少春歸一夕中。  
玉樹歌殘愁莫遏，紅霞舞盡色全空。  
沾泥心事孤芳品，流水年華冷淡衷。  
處士山林休問信，美人今已嫁東風。

憶梅 秋水詞人何雅仙稿

管領群芳君獨尊，經年一別暗銷魂。  
者番宛轉尋孤嶺，幾日徘徊到小園。  
有約東風葩尚醞，關心春信夢無痕。  
一枝他日先傳臘，報到園丁笑語喧。

尋梅 棲霞小隱胡素玉草

瑤臺乍報返仙姬，好買醇醪泛玉卮。  
扶杖踏殘三徑雪，跨驢吟遍一村詩。  
攜壺挈榼游初到，越嶺穿山意欲癡。  
芳訊幽林如探得，折來供養膽瓶宜。

折梅 醉月山人褚愛芳求是草

策驢灞岸不須猜，芳訊沖寒已早開。  
名士雪中添宛轉，美人林下更徘徊。  
露黏玉瓣香盈手，春壓銅瓶粉作堆。  
此日隴頭如遇使，一枝好寄故鄉來。

寒梅 一碧女史陸綺雲稿

誰從冷處著精神，疏影淒然欲泄真。  
色到清嚴方絕俗，香兼慘淡愈宜人。  
北風山外初搏雪，南玉枝頭迴絕塵。

莫謂閉藏無妙用，寒威徹骨為催春。  
簪梅 傳春使者謝慧瓊草  
一春憔悴為花忙，今日奇葩助曉妝。  
約鬢嫩紅嬌欲語，欹鬟輕暈蕊含芳。  
清臞顧影同卿瘦，冷淡傳春惹客狂。  
膏沐玉人添雅韻，生香活色費評量。

盆梅 浣春居主人胡碧珠稿  
不與孤山鶴共儔，小齋供養足清幽。  
盆池藻暖香初逗，鉢雨泥鬆春漸留。  
顧我無心歌豔曲，願君有夢到羅浮。  
青枝綠葉頻頻護，待到花時契更投。

對梅 愛雛女史朱素卿草  
霜天日夜獨精神，相狎相親有夙因。  
美酒一尊酬冷況，新詩幾句動幽人。  
臨妝風格清臞甚，索笑情懷旖旎真。  
心契孤山誰與共，天然氣誼好相親。

孤山梅 霞凝閣主人方素芝稿  
一番花事韻清幽，有客尋芳到古邱。  
枝上狂蜂飛宛轉，林間小鳥語啁啾。  
春歸庾嶺鶉啼血，夢醒羅浮鶴共儔。  
人世繁華何足羨，好扶竹杖賦優游。

挹香看到素芝詩十分慘切，替他暗暗慨歎一回。數之已有二十七首了，惟吳慧卿、蔣絳仙未曾交卷。正說間，見那首月洞中，二人冉冉而來。

挹香接詩一看，乃是，

未開梅 佩秋居主人吳慧卿草  
東風待嫁尚含葩，縞女髻年未有家。  
底事瓊姿猶醞釀，關心芳信漸繁華。  
肌如梨蕊將經雨，態似桃花欲吐霞。  
端整新醅東閣裡，明朝延賞興應賒。

庭梅 翠瑯閣人蔣絳仙初稿  
相對幽芳契早投，如卿標格幾生修。  
草堂春到花能笑，茅舍詩成韻欲流。  
願與一簾明月伴，不隨三徑暗香浮。  
開樽莫負良辰去，何遜吟懷未肯休。

挹香道：「如今詩齊了，待我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佳句，今日公評，眾位姐姐莫怪為幸。」

大家都說道：「不錯，自然從公而論。」挹香道：「我看《問梅》第一，《傍水梅》第二，《綠萼梅》第三，《瓶梅》第四，《贈梅》第五，《夢梅》第六，《詠梅》第七，《探梅》第八，《簪梅》第九，《栽梅》第十，《伴梅》第十一，《尋梅》第十二，餘者勝場各擅。眾姐以為何如？」

大家都稱公極。愛卿道：「只恐香弟弟謬贊亂評了。」眾美道：「評得很是。」琴音道：「『同夢可容高士伴』，這七字出自天然，使梅花無言可對。」婉卿道：「愛姐姐真個厲害，拿這句話問他，不顧他不好意思的麼？」說著大家都笑。

挹香道：「如今我來做《評梅》了。」於是便揮做成一首。其詩云：

果然無雪不精神，竟比袁安耐性真。

傲骨何妨資月旦，仙姿詎礙論花晨。

灞橋端合停鞭訪，苔石宜教點筆頻。

倘得斡旋天地手，要分三十六宮春。

愛卿與眾美讀了挹香這首《評梅》，不勝擊節，大贊道：「繡中彪外，雄健渾成，妙語環生，風流雅賞。」愛卿又細細一誦，喟然歎曰：「此詩在我們三十人之上，真可謂天下才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此君筆底真個厲害也。」

說罷，復又飲酒，直到譙樓二鼓，挹香與眾美人始各散歸。

流光如箭，忽又春暮。那日，挹香至留香閣，見愛卿粉腮凝淚，姣面含愁，甚屬難解，遂婉詰之。愛卿涔涔泣下，不發一言。忽見案頭有高粱一甌，愛卿取而狂飲。挹香素知愛卿不善麴，心益疑甚，又詰之，愛卿惟云為抑鬱故飲耳。

挹香見言語支吾，愈加著急，便奪去酒杯，詢婢媼，始知與假母反目，已哭了竟日。

挹香熟思之，兼知愛卿固執，恐有他變，盤詰之，愛卿竟秘而不言。挹香遂踟躕於愛卿身畔，請其說，愛卿仍不肯言。挹香見他面色泛青，牙關咬緊，珠淚涔涔，向中睡下，連忙立起來，陪他睡下，再四盤詰，見他蒙朧睡去。挹香見事愈奇異，附耳急喚，又在他面上一試，已無溫氣，鼻際忽衝出一陣阿芙蓉膏氣來。挹香大哭道：「好姐姐，你為什麼要尋短見！好姐姐，你若尋了短見，我金挹香也不要活了！」擗踊大哭，驚了假母、侍兒，都來動問。挹香道：「你們這般沒良心的禽獸，終日與他淘氣，如今要尋死路了，你們還不管帳麼？」大家聽了，驚得手足無措。挹香告訴了服阿芙蓉膏之語，命眾人往各處去取解救藥來。

挹香使用力扶起愛卿，要他開口。他那裡會開？遂以牙著撬開了口，將指摳起上，細向裡邊一望，見無數煙灰滋黏在咽喉之下。挹香也顧不得了，自探舌尖入內，卷了三四錢煙灰出來，復以手指蘸水洗之。愛卿見挹香救他，復將牙關闔緊，將挹香兩指咬碎。挹香忍著痛道：「愛姐姐，你便將我指咬掉，我金挹香只要你活，決不畏疼而縮手的。」說著，見侍兒取了些金魚漿廣東丸來，灌與他吃。愛卿那裡肯吃，挹香看了這般光景，不覺又哭起來，乃道：「好姐姐，你看我金挹香面上，也該憐我些兒，回心才是。你若執性，我也陪你死了罷！」說罷，復命侍兒灌藥。

一時你灌我救，愛卿倒醒了些，無如原不嘔吐，但姣啼流淚而已。挹香見事不妙，便對侍兒道：「你們去取些洋油來。」侍兒依命取了，奉與挹香，挹香便將左手三指沾了些洋油，送入愛卿口裡。這油氣味難聞，食之必嘔，過多了又要嘔吐不止，至戕肺胃。故用三個指兒沾了一些，灑向口中。說也奇怪，見愛卿頭搖幾搖，腹中一響，忍不住大吐起來，阿芙蓉膏頃刻吐盡。

挹香心稍安，替他覆了錦被。夜已深，挹香在房中照應一切，到五更時分，愛卿方才復原，挹香之心始定。正是：

生是多情客，為花擔盡愁。

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見愛卿復了原，便輕輕的問道：「好姐姐，你為何這般沒主意？究屬甚麼事，可為我細告之。」愛卿泣道：「我昨與老虔婆門口後，追思往事，清白家誤遭匪類，致污泥塗。此時欲作脫身，而反為掣肘，即使回鄉，亦無面對松陵姐妹，與其祝髮空門，不若潔身以謝世。今蒙君救妾，雖得？生，然仍復陷火坑，奈何？」

挹香婉轉勸道：「否極泰來，總有出頭之日。若視性命如鴻毛，姐姐慧人，何愚而至此耶？」愛卿被勸，黯然良久。挹香又述人事天心之語，始略略回心。言罷，辭愛卿往眾美處，言論間說起愛姐輕生之事：「幾乎令人駭煞，幸我昨在他家救治，不然已入夜臺矣！」眾人又駭又喜，俱詣留香閣問安。

流光如駛，瞬屆中元。鄒拜林至金宅辭行赴試，挹香餞酒清談。既而同拜林詣留香閣辭行，愛卿亦設席祖餞。挹香謂愛卿道：「林哥與你遠別六旬，我與你也要別幾天如何？」

愛卿呆了半晌，詢其故，挹香道：「緣聞業友過青田，館於金閶馬大籙巷，亦欲南京鄉試，委我代課。路雖不遠，第不能朝夕相見了。」愛卿方慰，便道：「妾前番至鄉看龍舟，君同來顧我不遇者，是此人耶？」

挹香道：「正是。」愛卿道：「此人所嗜好何事？」挹香道：「若說過青翁，文章詩賦自不必言，歧黃之道亦知一二。所最擅者，七星象棋勢是也。昔日曾見他在棋攤爭勝，人人懼敵。愛姐不信，過幾時我同他來面試一盤如何？」愛卿道：「使得，使得。」

遂勸拜林吃了一回酒，又叮囑路途當心之語。二人欲別，愛卿又囑挹香道：「你明日往馬大籙巷代館，須要多帶衣服。天時不測，寒暖自珍。」挹香甚為感激，乃口占一絕以報之。詩曰：

幾回叮囑豈無因，寒暖當心二字珍。

自歎生平人惜少，解憐偏出綺羅身。

二人別了愛卿，挹香送拜林登舟，揮淚而歸。翌日，便往馬大籙巷代館。旬日後，挹香解館歸，至留香閣，傾談了十天的積愆，即止宿。蝶譜復通，鴛盟重訂，因成即事詩二首。詩曰：

風景蘭閨別有真，天臺重又到劉晨。

此生願作司香尉，保護幽芳爛漫春。

其二

如蘭香氣自氤氳，無限嬌癡迴出群。

最是令人心醉處，玉釵斜？卸巫雲。

嗣後二人愈加情重，凡解館必至留香閣談心飲酒。

一日，愛卿適買雙螯，見挹香至，大喜，遂命婢爇之，陳以薑醋、木樨香酒，又移蟹爪菊一盆，二人持螯對菊。席間談及拜林，挹香道：「我與拜林哥別後，終日無聊，每逢解館，無非在姐姐處消遣。林哥哥在蘇，陪 @ 飲酒論詩，如今林哥不在，只得勞姐姐一身作兩役矣。」

愛卿笑道：「蒙君辱愛，我無非以禮待人。至於代勞林哥之說，謬矣！夫人各有性，拜林之待君，異於妾之待君；妾之待君，豈能較拜林之待君耶？」挹香笑道：「姐姐與林哥，皆我生平第一知己，故發此語也。前日我呼姐姐，你為何不應？」愛卿道：「沒有聽見。」挹香道：「館中諸人盡皆聽見，何姐姐竟未之聞耶？」愛卿笑盈盈打了一下道：「狡獪如君，亦為至極。我前夕夢中打君，君知之否？」挹香道：「知雖知，不疑姐姐打我，且感你之情也。」愛卿便詢其故，挹香道：「疑你為我捶背耳。」

愛卿大笑道：「君本不善戲謔，何今日令人笑煞？」挹香道：「興之所發，安得不喜？」愛卿笑叩之。挹香道：「我與林哥哥飲酒談心，往往喜而莫遏，今日與你杯酒清談，而又是生平知己，不亦說乎？」愛卿道：「你與眾姐妹交好，計有三十餘人，難道都不是知己麼？」挹香道：「承眾美人皆相憐我，我豈肯存薄倖之心，然終不能出姊姊之右耳！」

說著攜了愛卿的手，更加狎愛。直至二鼓頻催，挹香始歸家裡。翌日，仍舊到館。



轉瞬間，金粟飄殘，授衣欲賦。一日，挹香至留香閣，愛卿適發胃氣，飲食不進。挹香十分不捨，忽想著過青田著有《醫門寶》四卷，尚在館中書架內，其中胃氣單方頗多。遂到館，取而復至，查到「香鬱散」最宜，命侍兒配了回來，親侍藥爐茶灶。又解了幾天館，朝夕在留香閣陪伴。

愛卿更加感激，乃口占一絕以報挹香。詩曰：

落葉蕭疏秋已深，支離病骨懶長吟。

藥爐茶灶勞君伴，分卻芸窗多少心。

愛卿自服「香鬱散」，由漸而愈。挹香方始至馬大錄巷。越二日，又往看視，愛卿已復原了，膳於留香閣。愛卿長談，不覺下午時候，挹香因昨日夜課過深，十分疲倦，即在留香閣睡了一覺。醒時已是酉牌，愛卿亦睡得釵？鈿橫，鬢邊木樨盡墮枕畔。挹香便替他挽好雲髻，簪好釵鈿，又將木樨拾納袖中，攜之欲去。愛卿道：「這殘花要他何用？」

挹香道：「我之惜花與他人異，若殘花便棄，我金挹香即是無情之輩矣！況此花曾沾姊姊鬢澤，曷敢輕棄之耶？」愛卿見他言語中露出無限深情，更加愛慕，便留挹香道：「今晚不要歸去了，我們聯詩消遣罷。」挹香稱善。

於是排酒同飲，到上燈後，吃了晚膳，再命侍兒泡了龍井香茗，點了壽字貢香，設了文房四寶。二人頃刻吟成七排十二韻。錄畢，細細吟哦，蓋以《秋夜聯句》為題。詩曰：

漫捲珠簾引興長，【愛卿】

金爐乍爇麝蘭香。

恍邀紅拂吟新句，【挹香】

笑對青衫搜舊腸。

愧我無才歌柳絮，【愛卿】

羨卿問字寫鴛鴦。

詩逢狂處因貪酒，【挹香】

菊到秋深尚傲霜。

氣誼相孚能有幾，【愛卿】

萍蹤遇合豈尋常。

浮沉世事棋千局，【挹香】

閱歷人情紙一張。

近況自憐多慘淡，【愛卿】

深恩未報總彷徨。

天邊雁語添幽恨，【挹香】

檻外蟲吟倍慘傷。

桐院月明風寫怨，【愛卿】

蓮塘宵靜蕊生涼。

鷺鷥不忍芙蓉盡，【挹香】

蜂蝶偏知蘭蕙芳。

有福得偕名士伴，【愛卿】

鍾情宜侍美人旁。

蘭閨拈管書衷曲，【挹香】

嗤我俚詞失大方。【愛卿】

二人聯完，互相稱贊。樵樓三鼓，方始就寢。

明日，挹香正待起身，忽拜林突然而至。挹香見了拜林，不勝踴躍大喜、抽身與敘積愆。愛卿亦然，

---

與之叢談良久。

挹香與拜林辭愛卿，邀到家治席接風，又述留香閣一切前事，拜林亦頻頻慨歎，席散而去。

一霎光明，滿城風雨，重陽令節近矣。挹香聞葑門南園村隆壽寺大興佛會，有活佛昇天之謠，轟動五門男女都往燒香。

挹香好動不好靜，聽得天花亂墜，便雜了閒人往隆壽寺。一路熟思之，意謂這些頭陀騙人財物，妖言惑眾而已。

既至山門，挹香站定一望，見人山人海，挨擠不開。原來這寺是昔日一個有道和尚獨募創建的，後來聖上也曾到過，曾賜「隆壽寺」御書匾額。兵燹後被十幾個遊方僧強佔此寺，又設幾般蠱惑人心的秘法，如「木人開藥方」、「眠佛口目動」，鄉愚頗倍而敬重，已被他騙了許多財帛。當家名喚智果，手下眾徒弟都有些膂力。智果極好淫，凡燒香婦女，只要有些姿色，可以力圖到手者，便令小徒弟誘入密室，關鎖於內，智果夜來犯之，事極秘而人不知。

再說挹香站了片刻，昂然踱進山門，見寺頗軒昂，上懸一匾，藍地金書，題的就是「隆壽寺」三字。兩旁哼哈二將，居中四大天君，背後彌勒佛端坐神櫺。至大雄寶殿，見中間供著三世如來，兩旁五百羅漢，盡是金身塑就。士女如雲，遊人蜂擁。挹香看了一回，見不甚好看，復從後宰門出去，卻是一個方丈，門首供一架蓮花，即造言佛昇天之用。居中擺燄口臺，閒人在彼看大和尚施放日夜的瑜伽燄口。挹香竟不去看，便進了方丈，見陳設華麗，名人書畫，博古爐瓶。旁一洞門，進去更加幽雅，都是紅木鑲嵌玻璃石桌椅，中央掛一副松老成龍圖，兩旁楹聯云：

彌天雪月空中色，寒夜霜鐘悟後心。

挹香此時倒覺清心悅目，默坐良久，卻無人至。復出洞門，轉了幾個灣兜，信步而行，到了一個所在，四麵粉牆，毫無陳設。挹香諦視了一回，忽聞有女子哭聲，不覺大疑。聽之好似就在室中的光景，便站定了，復向一聽，卻有一牆之隔。便將耳附在牆上，細細的一聽。這一聽有分教：

才子幾乎餐白刃，美人方得現紅鸞。

不知聽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因婦人之哭，竟附耳向壁細細一聽，也是他該受幾天磨難，所以鬼使神差到這個所在。原來那間空室四麵粉牆，牆以內即是智果的秘室。牆間暗做一門，用粉染，一些看不出。挹香合當有事，附耳細聽之際，恰巧身靠假牆，只聽粉染門呀的一聲，筋斗直跌進去。

復審視之，乃三間不甚亮的房屋，見一個和尚，揪住一個年輕婦人，要逼他行事，那婦人哀哀告求。那和尚正欲用強，見挹香跌進，吃驚不小，連忙起來，變了臉道：「呔！你是何人，敢入我佛爺之室？」挹香見勢頭不好，也覺慌了，正要逃走，卻被和尚扯住。挹香心中著急，恐淫僧惡念，難保性命之虞。

正想間，那頭陀拉了挹香，又到一個所在，比方才那處更低，四面皆無臺凳，僅排數塊石兒。屋外有一線之光的天井。

那頭陀拉了挹香，壁上取了寶劍，謂挹香道：「你是何人？為何到我這裡？你可知到了這裡，有死無生的了！」便舉起劍兒，向挹香砍來。

挹香驚絕，只得按定六神道：「師父慢來。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況寺院中是十方所在，難道不許遊人進內的麼？今我已到這裡，你的勾當已被我覷破，你欲噁心謀害，只怕昭然皇法，天地無私。你自己去想來。」

頭陀正欲回言，只見一個小沙彌走進說道：「有蔣檀越立請要見。」頭陀只得棄劍，整好袈裟，至外迎接。便向挹香道：「我且饒你多活一時，少頃來與你算帳。」命沙彌關了挹香，大踏步而出。

原來蔣檀越與這和尚最相契，特來請到家中去做法事。老和尚無可推辭，只得同行。也是挹香命不該絕。且說挹香見和尚去了，心雖安了些，觀其室中，竟一無生路，倘頭陀進來，仍復性命不保。想了又想，真覺無計可施。倘若我一旦不測，父母劬勞未報，眾美情義未酬，白白將這性命送與頭陀，豈不可恨？思想及此，不覺涔涔淚下。

徘徊良久，天色已晚，不見頭陀進來，心又放下了些。奈何又無夜膳，又無燈火，又無？帳，又想平日在家中或在美人處，吃的是膏粱美味，睡的是羅褥錦茵，如今獨在這裡受此無窮之苦，性命且不能保。自怨自恨之時，譙樓三鼓，只得挨過一夜。

明日，仍不見頭陀至，也沒有茶湯水進來，肚中十分饑餓。挨到了金烏西墜，仍不見有人至。挹香喟然歎曰：「英雄末路，有計難施。不作餐刀鬼，仍為餓殍身。天呵天，你絕我太苦了！」

想了哭，哭了又想，哭道：「眾美人只知我在家中攻書窗下，父母只道我在朋友家論賦會文，怎知我在此受這許多苦楚。如今與你們長別了！」又哭道：「我金挹香如此一個人，死得這般不明不白，枉為了六尺男兒！」想到此處，竟放聲大哭起來。

其時已有四鼓。也是挹香合當有救，這一番大哭，驚動了一個美人。看官，你道是誰？原來就是昔日挹香同夢仙黑夜裡救的吳秋蘭。他蒙二人救了回家，對父母說了，父母便問：「救你者是何名姓？」秋蘭道：「是兩個隱名的俠士，不肯留名。惟他們二人的面貌聲音，尚記在心頭，日後欲思圖報。」

這秋蘭家正在隆壽寺之西，秋蘭臥房卻與關挹香的所在只隔一個天井。那夜秋蘭睡後，聽見有人在隔壁十分痛哭，這個聲音卻十分熟識。又細細的聽了一回，忽然聽出似昔年救我的那們壯士聲音，倒有些揣摩不出。沉吟良久道：「待我到天明時，樓窗上搭個走路，在牆上扒過，認他面貌。如是恩人，問他為何在寺中痛哭未遲。」

胸有成竹，甫黎明即起，將板搭過牆上。秋蘭輕跨樓窗，鳥行雀步，至板上向下一望，見一書生席地而坐，昏矇情狀，不知何故。又一望，卻正是恩人。他也難顧嫌疑，輕聲喚道：「公子尊姓大名，何昨宵在此慟哭？」時挹香又饑又倦，疲乏不堪，意謂決無生路了，倒反昏昏睡去。驚聞公子之呼，猛抬頭觀望，見一個美人在牆上低喚。諦視之，頗面熟，欲躬身立起，可憐兩足疲軟，挨到牆邊道：「小生姓金，名挹香。前日誤投秘室，被禁於此，有死無生的了。姊姊尊姓芳名？」秋蘭便通了名字。挹香兜的想

上心來道：「曩昔黑夜遇強就是姊姊麼？」秋蘭道：「正是。公子是我恩人，今恩人罹難，妾安敢坐視。公子放心，少頃，妾有援君之計也。」挹香甚屬感激。

秋蘭遂回房，思出一計，隨即告知父母。父母稱善。其父名家慶，素來耕種餬口，今蓄田產，央人耕種，居然是鄉間財主了。惟此一女，極其鍾愛。聞知挹香之事，憶曩時女遇惡棍，幸虧恩人相救，如今以恩報恩，正該竭力一援。便命僱工數十，同到隆壽寺來。眾和尚不曾防禦，便道：「做什麼？」眾人道：「你們莫管，少頃自知。」遂各動手，將眾和尚個個縛牢。雖有幾個力大的，究竟寡不敵眾，也被捆住。留小沙彌，要他領到秘室，搜著六七個婦人。打開粉染門，放了挹香。復到外邊，將十幾個頭陀關到縣中，將六七個婦人帶去作證。後來縣主往蔣家捉了智果，細細審明，將隆壽寺封起。智果即發僧綱司，立時火化。將眾頭陀遞解回家，肅清了地方上一樁惡事。其餘六七個婦人，夫家願領者領，不願領者發官媒擇配。吾且一言表過。

再說眾人扶了挹香至吳宅，秋蘭出謝昔日相救之恩，挹香也謝了他們父女之情。又見秋蘭貞嫻幽雅，言語端莊，暗暗欽敬。家慶見挹香恂恂儒雅，欣慕非凡，命僕端整酒肴，為挹香壓驚。挹香兩天未膳，也顧不得了，曲從叨擾。

家慶謂挹香道：「老夫有一言，要與公子商量，望公子勿罪。」挹香道：「不知有何見教，小姪惟命是從，決無推卻。」家慶道：「前者小女蒙公子途中相救，此身皆公子所賜，感恩不淺。今又重逢，不勝緣巧。小女荒僻村陋，故猶待字閨中，欲為公子作一小星，老夫之素願亦可畢矣。」挹香答道：「辱蒙老伯救出羅網，已心感無既。但小姪幼聘鈕氏，不能應命。」家慶道：「公子差矣。小女本村野之姿，頻繁之職，焉敢輕期？若抱衾與裯，君其無違我命，我亦心感無既了。」挹香見吳公慇懃若是，想道：「蒙他們如此救我，秋蘭也頗穩重，至於願作小星，我也不能不允。」便道：「老伯垂情，我金挹雖有糟糠，決不敢以令愛視為側室，是當以正室待之。」說罷，便深深一揖，雙膝跪下，口稱岳父大人，弄得吳公倒反侷促，連忙扶起。席散後遂喚魚軒送挹香歸。

再說家中見挹香三天不返，初意在朋友家，及去問，盡言三天未至，鄒、姚、葉處，形跡杳然。第三日已命家人四處尋覓，二老十分著急。正在忙碌之際，見挹香乘轎歸，方始驚定。便細詰行蹤，反弄得驚喜交集。挹香述吳秋蘭願作小星之語，父母倒笑他正室未諧，小星先備，只得允了。

挹香又赴眾美家及諸友處訴之，也有替挹香稱恭喜的，也有憐惜挹香的，紛紛嚷嚷，鬧了一日。

明日，挹香到館，恰好過青田已至，挹香便問了場中諸事，又問道：「青翁在金陵，可曾遇棋攤否？」

青田道：「曾遇一個棋攤，擺兩局勢兒，一是野馬，一是七星。我上前問他如何起彩，他云起彩五分。我便與他著七星。遂揀紅棋，起手划炮將，他兵吃炮，我挺卒將，他蹙上吃卒，我三路車衝將，他蹙下，我升車看將門。他眼睛對我一睜，便夾兵將，我車吃兵，一車拾兩兵，他拿士角上兵挺下叫將軍，我蹙上，他拿象底車划至三路，我划卒蓋住，他再開至一路，我提高車，他將車衝至兵右，我車臨頭將，他蹙進，我退車吃兵，已把帽子頭廿一著探脫。他眼睛又對我一眇，想了一想，竟下落底車。我暗道：任憑你上中下三路來，皆不怕，落底車更不怕，便變了一著雙撇車。那知他只會著官和，不會著雙撇，論理應落象，他竟夾兵，被我連殺棋，叫了幾個將軍。但見他面孔只管變，眼睛只管眇道：『再著，再著。』我道：『我倒不高興了。』贏了他三十五文。越一日又去，連勝兩局。以後便不肯著了。若論他之棋，失著還多，不及玄妙觀內常州老也。」挹香道：「青翁可曾遇見敵手？」青田道：「間亦有之。只好著成和局。若要勝我，無其人也。」

言論一回，見學徒漸漸到館，挹香交卸了館事，然後歸家。

一日，忽念愛卿，想道：「未知他可有我之念？夢中言正室鈕氏，如果是他，為何竟不肯訂我？而我又難啟口。我金挹香不娶鈕愛卿，枉為聰明人也。」心裡胡思，口中亂語，適逢拜林至聽見，便站定細聽了良久，知為愛卿事。拜林素滑稽，聽出挹香心事，便迎著挹香的意兒，生出一計，輕推雙扉，入書室中。

挹香見而接進，略談寒溫。茶罷，拜林佯說道：「香弟弟，你好福氣。我昨到愛姐處，曾提及你，他

---

請我來代勸你，勤習舉業，巴圖上進，考期在邇，倘你明歲入庠。他就……」拜林說到此際，便住口。

挹香聽了什麼好福氣，觸著心事，便扯住拜林道：「他就怎麼？」拜林笑道：「他沒有什麼。」挹香見他狡獪，盤詰之。拜林道：「你博了一領青衿，他就歡喜了。」挹香道：「歡喜便怎麼？」拜林道：「今日匆匆，要訪一新來校書去飲酒，少頃對你說罷。」

挹香那裡肯放，竟隨了拜林到院子裡來。又遇了三個名妓：一為錢月仙，一為馮珠卿，一為汪秀娟，都生得風雅宜人，天然娟秀。拜林即命排酒暢敘。

酒半酣，挹香道：「方才的話，如今好說了。」拜林道：「且慢。我被你催昏，方才沒有回去取銀，你可去代籌幾兩銀子來，然後替你說可好？」挹香明知拜林要他會鈔，便道：「我也知你狡獪，酒鈔算我的就是了。」身邊摸出一錠花銀，付與鴿兒，便道：「如今好說了。」拜林道：「破了你的鈔，可要肉疼？」挹香道：「這也叫沒法，要聽你的話，也顧不得肉疼。」拜林道：「今日蒙你會了鈔，我也不得不對你說了。」

拜林正要說，那知做書的人偏不肯說，諸公要聽其說，吃杯茶來，下回再說。

話說拜林對挹香道：「如今你破了鈔，我也不能不說了。方才這些話都是假的，因聽你在書房自言自語，所以與你頑頑。若說愛姐，尚有一個紀君與他契好，你也知道，只怕終身之事，未必全如君意。」

挹香聽說，急得他骨軟筋酥，不覺泣下。又想紀君果然與愛卿篤好，曾記有贈句云：「若果芳心能許我，再祈半載耐風塵。」如今被拜林提及，心中恍然大悟，灰了八分，又難掉他。頃刻間百緒叢生，也不飲酒，也不辭拜林，獨自悶悶而歸。拜林與三美談了一回，也是歸去。

再說挹香回歸，坐在書房，覺得百緒紛來，千愁畢集，心中如有所失。長歎了數聲，揮淚成詩一律，以寄其慨。詩曰：

情重應推巾幘尊，教人懷念暗銷魂。

此身倘負三生約，拚死甘酬萬種恩。

翠袖多愁憐薄命，青衫有意恨難言。

夙緣猶恐修來淺，未克常為花下幅。

吟罷，又忖道：「愛姐雖有情與紀君，然論待我，亦似鍾情於我。況夢中有鈕氏為室之言，其中或有前緣，亦未可曉。但須早為說合，遲不得了。誰人可為此？」想了片時，只得要求拜林去說，庶幾成事。

明日竟詣鄒宅，拜林接入，笑道：「昨日不別而行，莫非捨不得錢麼？」挹香道：「非此之謂也。弟之心事，兄也素知，初道果有好音，所以隨兄細詢；後兄以假明之，弟故悵悵而歸。如今到底非為別事，特欲央兄作一冰人。那愛姐雖有紀君，或有口非心，其意在我。小弟想，若再遲延，恐絕代名姝，要入他人之室矣。望吾兄憑三寸不爛之舌，代弟一探其情，再籌良策。」說著，深深的幾揖。

拜林倒好笑起來，便道：「癡弟弟，你也太覺心急了。愛姐果有心於你，你也不必著急；愛姐若有意紀君，即竭力說之，也是沒用的。」挹香道：「林哥哥，你的話雖不錯，可知婦人心腸最活，此時間於齊楚，事齊事楚，俱未有定。若不早圖，只怕難了。」

拜林點頭道：「設使愛姐允了，你們二老不知可肯否？」挹香道：「不須慮得。一則父母有愛子之心，二則愛姐的事我也吐過幾句，決無不允，只消吾兄從中幫助幾句，就可成就了。」

拜林道：「如此說來，仔肩倒在我身上了。日後事成，何以為謝？」挹香道：「事成之後，弟當叩頭為謝。」拜林道：「香弟的念頭，倒想得十分全美。倘愛姊不允怎樣？」挹香道：「若說愛姐不允，我也柔情看破，色界參開，棄絕塵緣，向深山學道去了。」

拜林笑道：「我鄒拜林自謂情癡無比，那知道你更強爺勝祖，可謂雙絕矣。」挹香道：「你討我便宜麼？」拜林道：「不是，不是。」

又道：「但是，叫我到愛姐那裡如何說法，倒要想個法兒，又不好開口就說做媒之事。」挹香點頭道：「不差。」想一想道：「只消如此這般，就可上場。」

拜林拍手稱妙道：「如此說法，易見其情。這個媒人，諒可成就的了。」挹香便催拜林往留香閣去，又叮囑拜林：「察言觀色，見機而行，早些回來與我細說。」正所謂：

眼望旌旗報，耳聽好消息。

拜林依了挹香，往留香閣去。不一時，已至愛卿家中，愛卿相接，慇懃寒暄細敘。茶罷，拜林道：「這幾天香弟弟來否？」愛卿道：「他已好幾天不來了。」拜林道：「我看他是從去年起始，心裡萬分不樂，我去問他，他總支吾相對。姐姐，你可曉得他到底為著何事？」

愛卿道：「果然他時常到吾處，見他總帶不悅之狀。究竟他為著何事，你們好友總該知道，為何倒來問起我來？」

拜林見愛卿唇槍舌劍，便留神說道：「我有時間問他，他說什麼姐妹行中，他有一個最相契者，甚憐惜他難超苦海，又愛著他生就多情。又說什麼有意許終身，難以啟口的話兒。及至問他那位姊姊，他又

不肯說了。我想他三十幾位姐妹中，惟有姊姊與著月素、素玉、琴音、林婉卿、陸麗仙幾位姐妹最相知己。如今素玉、琴音與小素妹妹俱訂小星於香弟，餘者幾位姊姊中，不知他心注何人？所以特來與姊姊談談，或者姊姊知道，沒的待我來做個冰人，替他們成全了好事，免得他們兩造難以啟齒。」

拜林說罷，默視愛卿，見愛卿低了頭，沉吟不語，蓋聽了拜林這番或吞或吐的話，明知有意而來。又想到：「我正欲與挹香訂盟，面談到底草率。他這番言事，必香弟叫他來探我的，我將機就機，露些口風，待他在中間撮合了，再與香弟訂盟未晚。」胸有成竹，便道：「我想香弟若果為此事，也不好怪他。婚姻原不能當面自求自允的。但我看香弟此時也覺應接不暇，功名倒反懈怠。我也幾次勸他，他總迷而不悟，所以我也替他不悅。至於他的性情，果然忠厚。我也閱歷多人，可共患難者，應推他為第一。我素來也是忠厚的，是以極其欽愛。」

拜林聽說「欽愛」二字，便迎機道：「香弟弟忠厚人，姊妹亦忠厚人，自然姊妹欽愛他，他也欽愛姊姊了。」

愛卿聽了這尷尬話兒，面龐一紅，乃道：「香弟此時不樂，君當善言相勸，叫他竭力功名，自然姊妹們肯終身相托了。他若這般閒蕩，自然姊妹們不敢終身相訂了。」

拜林聽罷，了然明白，便道：「姊姊所言甚是。吾去問他一個明白，到底為那位姊姊，問明白了，我再來同姊姊說可好？」

愛卿見拜林能言善辯，心中十分稱贊：「不愧聰明的讀書公子，聽他說話，一無差錯，或真或假，拿把不牢。」便道：「君言誠是，但問明香弟，要來對我說的，不要隱瞞。」拜林道：「姊姊正主，豈有不來相告的。」遂飲了一杯茶，辭愛卿歸。

正是：

全憑三寸生花舌，探得人情徹底明。

一路得意揚揚，抵金宅，挹香接見，喜得手舞足蹈，如獲珍寶。便道：「林哥哥來了，所托之事如何？」拜林笑道：「癡郎有福。」挹香便問如何，拜林一一細告，又說道：「古人云：要知心內事，但聽口中言。聽他這番言語，明知托我探聽，他有意露出口風，再去做媒，有詞可說了。」挹香道：「謝天謝地，這個媒人，索性要君去做的了。」拜林道：「這個自然。」挹香又鞠躬道：「我先請媒人，日後事成，再當叩謝。」拜林看挹香一副癡心，倒好笑起來，挽起挹香。挹香遂命家人治席相款，二人飲到二鼓，方才散席，拜林辭歸。

明日，挹香不見拜林來，便自去看他。拜林便道：「你為何這般性急？你可知『欲速則不達』？如今愛姊已有意於你，你還要性急做甚？」挹香道：「我非性急，你可知『定而後能安』？如今徒托空言，未曾妥貼。你須再去，之後或長或短，吾可放心。」便對拜林作了幾個揖。

拜林只得同他出門，送了他，自己往留香閣來。

再說愛卿，昨日聽拜林一席話，明知挹香使來：「聽他言語奇異，我便露了幾句，諒已對挹香說過，今日他必要來說起姻事，我將什麼言語去答他？」便細細摹擬了一回，道：「有了！他若說起終身之事，我只消如此如此，雖非顯言，宛如終身相托了。日後再與挹香說明未晚。」

正想間，拜林已到，愛卿接進。拜林道：「昨日與姐姐談了半天，我便去看香弟。待他酒後，被我幾句話，他卻和盤托出，盡告於我。姊姊你猜看看，他為著何人這般不樂？」愛卿見拜林言語蹊蹺：「要叫我猜，但我那有猜不著的道理。他無非為著我，托你來巧言說合。你既來問我，我怎好說是為我。」只得說道：「君乃一個極聰明的才子，昨日尚且不曾猜著，直至問了他方才知道，教我一個女流，雖與他性情相契，究竟那裡知他為著何人？倒是請君說了罷。」

不知拜林說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拜林見愛卿如此說法，本來知道他不肯猜的，但不過以此開場，便道：「姊姊，你道他朝朝抑鬱，日日無歡，為著何人？卻就是為著姐姐！」

愛卿聽了，臉泛芙蓉，低頭不語。想道：「你這人要算刁頑極了。我道你如此說，不道你竟這般說。」正想際，拜林又道：「我想香弟為著姐姐這般光景，真可謂慧眼識人，不好算他情癡的。況他是個忠厚人，姐姐也是忠厚之輩，我看這段姻緣堪稱佳話。」

愛卿便道：「君是解人，我也不敢隱諱。若說香弟這人，蒙他十分愛我，患難中他必挺身而出，即終身之事，我亦有心兩載了。為他遨遊嬉戲，荒廢舉業，是以不敢輕許。今既說起，我敢不直言相告，望君不可泄漏，勸他努力詩書為要。」

拜林道：「姐姐有所未知，他平日抑鬱者，為愛姐名花無主，所以他動輒俱愁。欲問你，恐你推辭，反增慚惡，故存諸中，未嘗現於外也。如今姐姐許訂終身，須想一婉轉之詞去覆他，他方肯專心文賦。」愛卿道：「此言誠是。君可對他說，我終身事，須俟他來年功名成就方妥。諒他定肯用功。」拜林稱妙，辭留香閣而望金宅去。

且說挹香托拜林去了半天，十分盼望。下午見拜林來，忙接進問道：「林哥哥，托你平生第一吃緊事如何了？」

拜林道：「事情大都是你的姻緣了。」挹香大喜道：「何以見得？」拜林道：「我方才至留香閣，如此說法，他吐語出言都心注於你，但說你終朝遊戲，不肯用功，他所以十分不樂。又說你隱瞞不肯直說，特囑我勸你用功，入泮後包你一無抑鬱。你想豈非有心於你麼？」挹香點頭稱是，心裡也安慰了。拜林道：「如今你也該去一次，有言總宜直說，有何顏赧？況日後就是夫婦，無妨真心相對，不必藏頭露尾。」挹香允諾，復治酒相款，盡酣而散。

明日，挹香往留香閣，愛卿接進，敘談良久，命侍兒排酒於宜春軒。席間，挹香謂愛卿道：「昨日，林哥說及姐姐勸我竭力詩書，良言金玉，心感無涯。我金挹香並非自甘暴棄，實因眾位姊妹們格外相憐，又想及姊姊終身事，深為不樂，是以頓滅其志。今蒙姊姊勸我努力芸窗，我也姑且撇情，勤心書史。至於人事天心，只得付之於命的了。」

愛卿見挹香言語有意，但他是個忠厚人，不可用巧言而說，須安慰他，免得有心無意。便道：「你的心我豈不喻？所言為我生愁，我也早生感激。況遇君之後，蒙君寵愛有加，我雖閱歷風塵，君可謂第一知己矣！但君總須勤勵為貴，名場中自有樂地。月地花天，詎宜過戀？寵柳驕花，究屬煙雲一瞬。我之終身，我自有一定不移之念，君且勿憂。」

挹香聽愛卿說到這兩句，明知是暗許著我，便接口道：「姊姊既有『一定不移之念』，我心中也安慰了。實對姊姊說了罷，我為了姊姊的事，不知愁悶了幾十次，焦灼了幾十次。姊姊若不說『一定不移之念』，我仍要心中不樂的。如今說了這句話，猶如你與人訂了姻婭，終身有托，我更快活。非金某耽情戀色，緣姊姊待我這般好處，我不得不為姊姊念了。」

愛卿見他根牢果實，抱「一定不移」之句，又說什麼如訂姻婭一般快活，便道：「既然你曉得我心事，你也無須抑鬱，快些安心書館，努力芸窗。明年求取功名，倘得一衿，我也與有榮施了。其餘花月事也該稍撇。眾姊妹中知你用功，必皆歡喜，決無怪你之情。就是我這裡，你既曲喻我情，我處亦可不必要常來，難得來看看我就是了。」

挹香十分恭敬，便說道：「姊姊良箴，不啻膏肓藥石，性命靈丹。我之耽情花下，無非也為姊姊的事情，心中不悅，所以借此消其抑鬱。況眾姊妹也曾勸我幾次，我當暫拋花柳，勤習詩文，倘僥倖青衿，亦可報命於姊姊了。」愛卿心中暗想道：「香弟這人果然忠厚，作事根牢果實，又補這句報命之語，意謂你可訂我了。」又想道：「癡郎，癡郎，你道我必要你入泮後許你，那知我已許君兩載了！」便道：「能若



是自然最妙。」說罷復飲，是夕挹香宿於留香閣。

明日，挹香別愛卿到鄒家，將昨日之言，細訴拜林。拜林笑道：「明年吃你的大小登科喜酒了。但是愛姐做了你夫人，卻是弟婦了，我要易個稱呼方好。」挹香搖手道：「不可。此時雖有其意，未有其實，若易名而呼，反令我要顏赧的。」拜林道：「你也太不講究。就使此時未計婚姻，你在他處保護名花，也是弟婦了。」挹香道：「是雖是，到底不要叫的好。」說著二人都笑起來。

挹香又至眾美處，備述要用功讀書。大家道：「金挹香，為何倒發起憤來了？」挹香笑道：「書中自有顏如玉，豈可不加溫習？」其時在呂桂卿家，恰好章幼卿到來，便問道：「你們在這裡說什麼顏如玉、顏如金？」挹香道：「我曉得姐姐要來，故先在這裡說座中來了顏如玉，恰被姐姐聽見。」幼卿啐了一聲。桂卿道：「你不要聽他，他如今是成人了。他說，今日來與我們敘敘，明朝要發憤讀書，閉門不出了。」幼卿道：「這也是理該的。金挹香，你不要口是心非，歇了幾天，依舊置之度外。可知溫故而知新，正是文人之要務。況且試期在即，不可再行荒廢。我曾記有詩二首云。」其詩曰：

滋味深長孔孟鄉，幾希操守異平常。  
知新即在能溫故，學博還須要說詳。  
魚躍鸞飛皆妙道，興詩立禮是文章。  
果然造到逢源地，運筆何愁沒主張。

其二

讀書無了又無休，最忌心粗與氣浮。  
人若鬧時吾自靜，不關春去豈知秋。  
學純即在能溫習，功密皆因少應酬。  
若果往來由你意，天資雖好也難求。

幼卿道：「以此二詩為君誦之，君亦可自勉矣。」

挹香連稱是極，便道：「人以花前月下為無益之交，如今你們眾芳卿都是良言誘掖，真我金某之幸也。」

說罷，又至各美處一行而返，從此發憤用功。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進良言挹香發憤 告素志拜林達衷

話說挹香自與眾美人別後，發憤書齋，閉門不出，日夕將詩賦文章潛心默會。凡聰敏之人，加以一番努力，定然容易進境。況有志意成，即素來愚鈍的，只須專心致志，亦能漸進修途。倘平時聰敏，不肯用功，即百倍聰明，也難有獲。古人說得好，若要工夫深，鐵杵好磨針。

其時適逢縣試，挹香即應試入場，試畢出場，十分疲倦。恰巧過青田自無錫來，挹香與談場屋之苦。青田笑道：「我昔日也曾閱歷此境，曾有《縣試竹枝詞》十首，待我來寫與你看。」於是便取紙錄出，遞與挹香。展開一看，見上寫：

### 租寓

行李挑來費苦辛，今朝客舍暫安身。

炮聲更點分明記，細囑廳前寓主人。

### 定桌

擇定房科又惜銀，方臺恰坐兩三人。

同儕吩咐齊齊擺，當戶猶生背暗嗔。

### 進場

驚心月到畫簷西，布袋筐籃手自提。

我是長洲爾吳縣，相逢邂逅莫相低。

### 點名

頭門號炮放三聲，大令公然坐點名。

字異音同容易誤，諸君浮票認分明。

### 封門

親師散去各東西，四處封皮驗不迷。

聽到扃門三個炮，雖經久戰也心齊。

### 出題

高牌掛出幾行書，截搭兼全法自如。

已冠多難未冠易，令人回惜幼齡初。

### 作文

清真雅正合文衡，下筆春蠶食葉聲。

我勝人耶人勝我，前茅定許各相爭。

### 交卷

案頭佳卷積紛紛，優劣須教慧眼分。

訪得邑尊真筆路，榜花開處妙香聞。

### 放牌

頭牌直送到三牌，簇簇燈籠滿六街。

時值四更人漸少，親朋得意一聲皆。

### 出案

高梯陡覺倚高牆，太極圖中姓氏香。

好與同人翹首望，十名超拔喜洋洋。

挹香看畢，大贊道：「細膩熨貼，有景有情，然非久歷此境者不能道也！」說著，挹香命治酒相款。青田道：「我弟場事辛苦，不必勞動了，改日再來暢飲罷。」說罷，即辭以出。吾且不表。

再說挹香俟縣試三場覆畢，又值府試，接連忙忙碌碌，又是兩月過了。其時葭灰應節，添線良辰。

那日恰好拜林到來，挹香即出縣、府考作請誨。拜林看畢，大喜道：「香弟果然用功，兩月不見，你的文字如今好得多了。來春泮宮芹藻，必彩無疑。明日我去告知愛姐，他自然也要歡喜。」說著，揀了一篇文字、一首試帖，擬明日詣留香閣報喜。挹香聽見去對愛卿說，他正有許多言語要托拜林去說，見拜林說了這句話，便道：「林哥哥，你真去說麼？」拜林道：「有此喜事，焉得不去？」挹香道：「你若真去，須再將我之素志並欽慕的說話為我一陳。」

拜林允諾，挹香甚喜。拜林與挹香說了一回，又道：「不要荒了你的功，吾要去了。」挹香又叮囑道：「如至留香閣，必要替我說的。」拜林道別。

明日，拜林竟詣留香閣，愛卿見了拜林道：「林哥哥好久不來了。」拜林道：「正是。今日是特來報喜的。」愛卿笑道：「有什麼喜事可報？」拜林道：「我昨日至香弟家，見他十分勤苦，文字詩詞俱勝前十倍了。照此用功，不患不能人泮。我昨日攜了他的詩文，姐姐你去看看，就知他近來進境了。」遂出詩文，遞與愛卿。

愛卿細細一看，見文題是《惟我與爾有是夫》，詩題是《冬山如睡》，然後展開放在桌上，細細的鑒閱。見上寫：

惟我與爾有是夫

聖人有自信之心，相契者獨許大賢焉。夫子固可自信者也，相契者更有顏淵，則用行捨藏，子能不深許之乎？若曰：我自杏壇設教以來，而終日與言，亦嘗嘉爾之不愚矣。乃素願終虛，誰慰棲皇於列國；而賞音可訂，早深契洽於同堂。行為而多拂乎？不謂吾兩人隨遇而安者，殊覺心心相印也。用行捨藏，我有是，吾未嘗明告諸爾也；即爾有是，亦未嘗明告諸吾也。則且默證諸爾，則且還審夫吾。半生來周流無定，道將行而道將廢，未知天命之何如？強以持之，徒自苦矣。氣數升沉之理，推移自妙其權衡，獨喻之者，還當共喻之也，而共喻者，有幾人也？數十國行止靡常，不怨天而不尤人，早覺寸衷之有在。迫以求之，太自拘矣。遭逢否泰之常，顯晦不勞於固執，獨證之者，還期共證之也，而共證者殊難覩也！惟吾與爾：性情適合，不競流俗之窮通，而相得在隱微，此外何堪同調；去就無心，未貶平生之操守，而同堂微遇合，撫衷孰是知心？且夫疏水自安者，吾也；簞瓢亦樂者，爾也。吾固自信其為吾，不必顯示諸爾也。爾亦獨成其為爾，未嘗明告諸吾也。吾與爾若隱相合也，我與爾且默相契也。然而吾與爾無容心也：軒冕泥塗，人事之遷流無定，乃天民大人之運量何？吾勉之者，爾亦與吾共勉之乎？進與爾酌為邦之具，而時輟冕樂集其成；退與爾深克己之功，而視聽吉動詳其目。畢世之知音莫訂，乃竟於一室追隨之下，默證淵源，吾何幸而有爾也。合志而稀逢也，天壤寥寥，誰賡同調？惟吾與爾有相融於心性也夫！然而吾與爾無成見也：山林廊廟，生平之境遇何常，顧樂天知命之襟期何？吾安之者，爾且與吾共安之乎？偕吾而登農山，可與爾商治平之略；從吾而圍陳蔡，復與爾參德行之微。畢生之大道莫容，乃偏於一堂坐論之餘，適符隱願，爾亦何幸有吾也。解人而難索也，吾徒落落，孰愜衷藏？惟吾與爾有相貺於神明也夫！

賦得冬山如睡得如字五言六韻。

繪出冬山景，依稀暗態如。千峰偏愛我，一覺竟憐渠。料峭霜鐘絕，朦朧冷月疏。嶂迷青黛遠，霧黦黑甜初。得意頻回首，癡情倒跨驢。飽看饒逸趣，粉本個中儲。

愛卿道：「文筆清新，措詞宛轉，詩律工細。這『嶂迷青黛遠』一聯，將『睡』字虛神描摹殆盡，果然好得多了。」

拜林道：「照此做去，豈非功名可望乎？他從前所憂鬱者，倒也細訴過我，說幸虧姊姊許了終身，隱訂『一定不移』之語，方能用功，否則仍要無心詩史。又說愛卿深情，非他人可及，憐憐惜惜，五內心銘。見你無主名花，時增抑鬱。如今隱訂後，方始慰心。我曾探他心事，說你焉知愛姐隱訂終身，怎見『一定不移』之念，就是為著你呢？設愛姐心注他人，你便如何？他道：『愛姐是忠厚之人，言語無詐，這『一定不移』之語，明明是隱訂終身，設使他別有所托，只要是鍾情之輩，日後不至輕棄愛姐，我也心中

安慰了。況才子佳人，亦古今之佳話，我也決無懷梅之意。我不過為愛姐深恩未報，能得共賦宜家，則朝夕鏡臺相待，或可得酬萬一。若日後有甚艱難，或增白髮紅顏之感，我金挹香百折不回，歷久如故。原是憐憐惜惜，決不作負心薄倖之徒也。」姐姐你聽他這般言語，可笑不可笑？可憐不可憐？如今他來，姐姐不必半吞半吐了！」

愛卿聽了，十分心服：「本來要與他相訂，如今他既肯用功，我就訂了他也不妨。況富貴功名，總屬天命。」一頭想，便道：「林哥之言誠是，如今候他來，吾明說便了。」

拜林稱善，便向前一揖道：「如今是嫂嫂了，待我鄒拜林見個禮兒。」愛卿紅著臉，也回了一禮，便道：「全仗大才訓誨，倘香弟博得一衿，不但他見情，愚妹亦心感矣。」拜林道：「香弟天資素敏，進益不難，我有所知，敢不盡心相告。嫂嫂放心可也！」

遂辭留香閣而歸。

流光如箭，已屆臘月。那日挹香偶思散步，即至馬大籙巷，候過青田，未遇。詢及館中，方知家中有事，已解年節。挹香遂出閨門，信步而行，竟至虎阜山前，便上山往真娘墓上憑弔良久。又與寺僧談禪理，頗高妙。日晡下山，行至冶坊，忽見一隻燈舫。挹香想道：「如此嚴寒，那個在此遊玩？」正想間，只見艙中走出一個美人，諦視之，卻是張飛鴻，蓋與林婉卿、琴音、素玉在此看楓葉飲酒遊玩。飛鴻瞥見挹香，連忙叫道：「金挹香，你為何一個人在此？快些下來。」挹香見是飛鴻，便笑道：「你們好，瞞了人在此遊玩。」

說著便步上船來，問道：「裡面還有何人？」飛鴻道：「就是琴音、素玉兩位妹妹，此外無人了。」挹香道：「如此，同你去看他二人。」挽手進艙。

林婉卿聽見飛鴻騙挹香說不在，便躲入帳中，絕不做聲。琴音、素玉起身相接。挹香見席上擺四副杯箸便嘆道：「你們三個人，為何擺四副杯箸？」飛鴻笑道：「我袖裡陰陽一算，知你必來，預備在此。」挹香乃是個鑒貌辨色的人，聽了飛鴻這話，便道：「原來如此。但我倒也有陰陽一算之法，知你船上還有一位姐姐來。若不信，可要我來搜一搜看？」挹香說罷，帳內婉卿不禁好笑起來，便道：「不用搜了，我自己出來罷。」挹香拍手道：「如何，我之陰陽比你們還算得准哩。」大家笑而入席。

正飲間，忽聽水面上「拍」的一聲。挹香道：「什麼響？」素玉推窗一望道：「是一個龜兒。」飛鴻道：「原來這一響卻是個龜兒。」眾人初不解，細細一辨，大笑道：「金挹香，你吃了虧了。」

挹香帶著笑，飲了一回酒，只管向飛鴻呆看。飛鴻十分不好意思。眾皆不懂，便道：「金挹香，你為何對飛鴻姐姐只顧呆看？」金挹香笑道：「我在這裡目送飛鴻。」

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飛鴻便打了挹香一下道：「你騙我。」遂將手伸入挹香頸內來擰挹香。挹香連忙討饒道：「不是騙姐姐，因為方才姐姐說了我龜兒，我是還報的。」飛鴻道：「你還敢說麼？」將挹香不住的亂擰。挹香道：「不說了，饒了我罷。」飛鴻見他要跌下去了，恐怕跌痛他，只得放了手，便道：「如今你再說我，我是不放的了。」大家齊笑，盡歡而飲。酒闌始理歸掉，而後各散。

明日，挹香詣鄒宅，恰好拜林與夢仙在彼飲酒下棋。挹香道：「你們好，瞞了我在此飲酒。」

拜林見挹香到來，忽又想著一個詭計，知愛卿要訂姻與挹香，趁他未曉，且嚇他一嚇，待他吃一小驚。便向夢仙丟丟眼色，長歎一聲道：「香弟弟，你也不要快活了。」挹香忙問道：「為何？」拜林道：「你留香閣可曾去過？」挹香道：「沒有。」拜林又歎了一口氣，乃道：「婦人家口是心非，說煞不錯的！我鄒拜林如今也學了一個乖了。」挹香直跳起來，問道：「莫非愛姐的事情不妥了麼？」拜林搖首道：「不要說了。」挹香道：「為何不要說呢？究屬為著何事？」拜林道：「不要說了，說了你要惆悵的。」挹香道：「有何惆悵？我頭緒都無，你可略略說些，就是要惆悵，也叫沒法。」拜林道：「我總不說，你要知，你問夢哥哥便了。」

挹香只得來問夢仙。夢仙明知拜林狡猾，要他做難人，便道：「這事惟林哥曉得。方才正欲說起，恰好你來，所以不曾說出。大抵總是你心上第一吃緊事。」

---

挹香聽了狐疑不決，復向拜林道：「林哥說了罷。你恐我惆悵，那知你不說，比說了愈加十倍惆悵。」拜林道：「只怕未必。我若說了，包你比未說時更加十倍惆悵。」挹香道：「不必管了，盡管說罷。」

拜林被催再四，便道：「如此我說了，你聽著。這幾天我書齋無事，日以吟詩飲酒作消遣之計：有時焚爐清香，有時歌曲豔詞，或看天邊雁字，或除架上蠹魚。」挹香見拜林緩緩說著，心中早急得暴跳如雷，便道：「林哥哥，你為什麼說這許多不關緊要的話兒？」拜林道：「凡事有始有終，總要從頭講起。我原說你要惆悵的，不要說了，你又必要我說；如今說了，又要嫌遲道慢，倒不如不要說了。」挹香見拜林如此說法，只得耐著性兒道：「你說，你說。」拜林道：「雖則除除架上蠹魚，看看天邊雁字，歌詞焚香，著棋飲酒吟詩，雖可消遣，而究竟寂寞。吟詩，又沒有什麼好句，飲酒，又沒有良朋，其餘焚香讀曲，剪燭歌詞，踽踽涼涼，一個人也沒有什麼佳趣。」挹香聽了一回，心癢難搔，便道：「林哥哥，你到底肯說不肯說？不說麼，也罷了，不要這般難人！」拜林見挹香發急，便道：「你不要性急。方才的名為上場白，如今正書來了。」

不知什麼正書，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拜林一番慢吞吞的說話，弄得挹香十分難過，甚至向拜林發急。拜林道：你不要發急，方才是上場白，如今正書來了。話說這幾天在家無事，欲想到外邊去玩玩，所以駕言出遊，以寫吾憂。那裡知道惹了一腔憤？而歸。本欲來告訴你，恐你抑鬱，所以今日邀了夢仙弟，在此商量一個婉轉勸導之法，再來告你。恰好你來，如今只好對你直說了。昨自我至留香閣，愛姐拿一張籤訣與我看，卻是下下籤。其籤句云：

姻緣五百年前定，豈有無端繫赤絲。

寄語汝曹休錯意，重歌卻扇有新詩。

我看了這籤，便問他什麼用的，他說為你求的。我說此籤正合姻緣，神明果驗，姐姐可以放心了。他說：『此籤君謂之佳，只好君，人說之。本來我看香弟弟這人雖稱忠厚，究欠誠實，而且耽情花柳，日事遨遊。他到我處，雖浪揮了許多纏頭，我也與他零用不少，他之情義，也算酬還的了。如今煩君婉語對他說，叫他莫要望我終身相訂了。』我聽此言，連忙替你辯的說道：『此籤正合香弟姻緣，姐姐解誤了。那第一句是說姐姐與香弟的姻緣，乃五百年前預定的。第二句是說豈有無端遂能繫紅絲之意。第三句明叫姐姐與香弟莫要錯過訂姻主意。第四句是說你們舊好新婚，豈非重歌卻扇，而可譜入新詩佳話耶？』代你如此解說，如此出力，那知他固執不通，堅詞回絕。我又說：『凡事三思為上，姐姐固執如斯，我也不好苦勸。但願姐姐慧眼，也能得香弟這般人相訂，我鄒拜林心也平了。』如今對你說了，你也該覺悟，花月間情，究竟是出岫之雲，不可作準的。癡郎，如今把這個癡念絕了罷。用功讀書，詩書中豈無美質不必癡心妄想了。』

挹香聽罷，宛如冷水淋頭，如木偶般，絕不做聲，眼中的淚不住的淌將出來。停了半響，想到「愛姐這人，不至薄情如此。但拜林卻說得十分真切，況且婦人家最信神佛，莫非果有其事麼？」又想到：「決無此事的，我且試他一試，就可解我疑了。」

胸有成竹，便歎道：「林哥哥，此事果真麼？」拜林道：「那個來哄你？」挹香道：「事若果真，我也不要做人了。」說罷眼中流淚，向夢仙輕輕的附耳說道：「夢仙哥，我如今勘破塵緣，不要做人了。芒鞋竹杖，情願飄泊四方。家中諸事，你們二人如念舊情，尚祈照拂。林哥哥我也不同他說了。」言畢，將衣一灑，竟飄然而去。

急得夢仙手足無措，忙對拜林道：「都是你不好，同他嬉戲，他竟信以為真，說什麼不要做人，托我們照拂家事，扯也扯不住，竟是去了。倘若果真勘破紅塵，遨遊學道，一則對不住愛姐，二則有何言語去對他二老？」斯時拜林也嚇得目瞪口呆，又不捨好兄弟遽然分別，自悔千不該萬不該將他至要緊的心事騙他。如今事已如此，便扯了夢仙，沒命的趕來。

再說挹香心裡打譜。意謂果有此事，他必要來相勸。無其事亦要追來說明。且於巷口酒店飲酒相待，倘他們不來，我再回去細問未遲。

正飲間，只見二人氣喘不佳，急急的奔來。看見挹香，如獲珍寶一般，便拿住了道：「好弟弟，我是騙騙你，你為什麼認起真來？」

挹香道：「林哥哥，你也莫來安慰我了，婦人家本來水性楊花的。」夢仙接口道：「真個不是。」挹香道：「可真個不是？」拜林道：「自然。」挹香拍手大笑道：「我勘破紅塵也真個不是。曉得你們騙我，我甚疑惑，故設此計。林哥，我倒未被你哄信，你反墮我術中了。」

拜林指著挹香道：「狡猾如你，亦為至矣。如今實對你說了罷，明日你須往留香閣，愛姐要與你親訂終身。」挹香道：「這話真乎？」拜林道：「如今不來騙你了。」挹香早喜得手舞足蹈。遂又吃了一巡酒，然後歸去。

明日，挹香至早抽身，往留香閣來。愛卿見而甚喜，便道：「你三個月不來了。聞你日夕用功，已臻

妙境，我甚欽慕。」挹香聽了，接口道：「我自蒙姐姐說了『一定不移』之語，又加善言勸誘，是以努力芸窗，欲思報命。說起這句『一定不移』之語，昨日我幾乎要去做和尚了。」

愛卿笑道：「這是什麼講究，我倒不解。」挹香道：「我自從姐姐許了這句『一定不移』之語，曾與拜林哥說過。昨日林哥與夢仙哥飲酒，我去看他，他說什麼姐姐求了一張簽，十分不得意，叫他來回復我，『一定不移』之語要易去，不『字』，換一『要』字上去。我聽了此語，苦得如木偶一般。又想姐姐非如此之人，是以托言為僧而出。他們信以為真，竟頻頻追趕。我知他們要來追趕，於巷口酒鋪中候之。後來追至，方始說明是假。我想姐姐真有此言，我也真個要去做和尚了。」

愛卿聽了暗笑：「他果以『一定不移』之語，竟做了媒人。今他既肯用功，我趁此時就面許了罷。」便帶笑道：「癡郎，天下鍾情之輩，惟君首矣。你不知妾之欽慕於君，已有二年之久。但見君終朝遊戲，所以不敢訂君。君既肯安心書館，我可直言相告了。我雖蒙君寵愛，未識府上能從君所欲否，這也不可慮。」

挹香見有允許之情，便道：「僕恐姐姐不注鄙人，是為可慮。若說家事，但請放心，待我善告二親，定可應允。」愛卿道：「我輩既墮曲院，恐未免有狹邪之嫌。」挹香道：「姐姐勿憂。昔關盼盼從張尚書，千古傳為盛事，亦是舞榭歌臺之輩。但求立放屠刀，即成善果。」愛卿點頭道：「如此麼……」說了半句，便低頭不語。

挹香知愛卿不好出口，也顧不得了，便老著臉兒道：「算數就是了。」說著自己也覺慚惡，便將身子蹲倒，將臉兒垂向愛卿懷內，說道：「是不是？」

愛卿道：「妾事君子，固所願也，但望君奮力芸窗，早游泮水，一則姐妹行中亦可籍口；二則妾本欲從於你，猶恐你堂上不依，倘君博得一巾，不惟堂上歡喜，就是我到你家裡，也可有顏了。不然日事遨遊，終朝嬉戲，既不能功名成就，偏將花柳關心，烏能博堂上之歡哉中？」挹香道：「姊姊放心，我明年求得功名，來迎姊便了。」

愛卿大喜，命？人治席相款。二人愈加親愛，彼此歡心。

愛卿又道：「府上二親之前，你勿自陳，須托一人去說方妥。」挹香道：「仍托林哥方妙。」愛卿笑道：「林哥哥倒是你的說客。前者為了我，你又托他來探我；及至我露了口風，你又托他來作伐；如今我允了，又要他到家中去陳說。」挹香笑道：「非是我要他費唇費舌，就是前探姊姊之事，也是恐姐姐不念鄙人，我若草率而言，未免大家羞澀。幸虧他從中撮合，方有今日面訂。倘不央他，只怕姊姊不言，我也不問，各注心懷，不知何時方就。況且我家有許多人來作媒，因為姐姐，盡行回絕。倘不再訂良緣，吾心更悶矣。」

說罷，二人傳杯弄盞，都飲得酩酊大醉。愛卿則玉山雙頰，挹香亦兩眼模糊。挹香道：「姐姐，我今日不回了。」愛卿偏令挹香回去。及至挹香要回，愛卿又叫他勿回，挹香反不肯聽而偏要回。鬧到後來，挹香究竟宿於留香閣而未曾回。

明日，挹香始回，心中喜甚，因得詩一絕：

不棄寒儒眼顧青，幾回密訂碧紗屏。

癡情願作司香尉，從此花前常繫鈴。

吟罷，詣鄒宅述訂盟事，復央拜林作說客。拜林道：「我不去的了。前者尊嫂一個女流，尚且說他不過，何況你們伯父何等謙謙有禮善為說詞的人，只消兩三語，必受下風。」挹香道：「這便如何？」拜林道：「你若必要我去，你須再央一人同去幫助方好。」挹香道：「姚夢兄倒也來得，不如托他同去可好？」拜林道：「使得。」

挹香復詣姚宅，邀了夢仙至拜林處吃了午膳，又坐了一回。拜林道：「香弟弟，你不要造次，須想一番言語如何，方可前去。」夢仙道：「林哥之言誠是，萬一說錯，反為弄壞，豈非佳話不成麼？」挹香道：「大都說法，只消如此這般，餘者見景生情，察言觀色，就不妨了。」

---

二人稱善，各自抽身。挹香在鄒宅候信。  
不知二人到金家如何說法，且聽下回分解。



卻說鄒、姚二人為挹香去做說客，不多時已詣金宅，鐵山接見。敘罷寒溫，拜林道：「香弟今日到那裡去了？」鐵山便答道：「前幾天倒肯安心書館，自前日起始看他坐立不安，今日又不知往那裡去了。究竟他為著何事，二位賢姪可有些知道？」拜林道：「伯父聽稟。香弟前日與小姪說起，因為一事十分不樂，今特來稟明伯父，欲圖商酌。」鐵山道：「卻是為著何事，請說不妨。」拜林便深深的一揖道：「如此小姪直說了，望伯父勿責乃幸。」拜林這一副裝腔，倒使得鐵山狐疑莫釋，以為他與挹香幹了甚麼大錯事：所以這般著急。便道：「賢姪請說不妨。」

拜林道：「小姪本不敢冒昧而陳，實緣再不說明，恐累香弟性命，有關伯父的後裔，故特偕夢仙來與伯父懇情的。」

鐵山不悅道：「畜生幹了何事，望請直言。」

拜林道：「事雖不大，諒情總可與伯父懇情的。奈香弟性頗固執，意謂我不代陳，彼總心中惆悵。說了或者伯父容情，賞光姪等，他就可安心書館矣。若說了不允，他有些戇的，說甚麼為僧為鬼，情願取義捨生。伯父試猜一猜，看他究係為著何事？」鐵山道：「這畜生的勾當，莫非為花月場中的事麼？」拜林道：「知子莫若其父，一些不錯。伯父索性猜他一猜，他為甚麼要為僧為鬼。」

鐵山暗想道：「這畜生心裡必為鈕愛卿之事。」便道：「畜生作事，瞞得我如聾瞽一般，我雖略為探聽，究未深悉，教我那裡猜得著。」拜林道：「香弟耽情花柳，小姪初亦不知。後來他自對我說，有一鈕愛卿小姐，十分眷戀，是巾幗中罕有之儔。據他說已通鴛牒，未有鳩媒。因娶妻必告父母，是以中心焦灼。小姪也曾勸過他幾次，他說捨生取義，視死如歸。設若雙親不允，情願短見亡身。這句話雖是他無意說出，然不測之虞，詎可不防。況癡男呆女，古今來亦復不少。小姪因香弟說得天花亂墜，曾偕他一訪其人。見這位愛卿小姐果然端莊流麗，穩重幽咽，絕無青樓習氣。為人極伶俐，女紅之暇，詩賦是他專門。若與香弟成了伉儷，不愧才子佳人。不知伯父大人意下如何？可許小姪做個現成媒人，成全了這段美事？」

拜林說罷，對夢仙丟個眼色，夢仙道：「林哥之言極是，伯父允了罷。一則賞了小姪輩的薄面，二則使香弟也好安心書館了。」

鐵山聽了二人說詞，又氣又笑，氣的是挹香不習上，笑的是千出許多奇事。「若說不允，倘若真有不測，我又是惟此一子，如何是好？」躊躇良久，便道：「承蒙兩位賢姪美意，我誠感佩不諼。所恨者畜生作事，瞞得我如聾瞽一般。我卻暗探聽，早有幾分知曉。」

拜林道：「伯父，這倒不好怪他。此原非正大光明之事，本不能自陳於伯父之前。今求伯父看小姪薄面，萬勿責他，讓他成了這件美事罷。」鐵山道：「賢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雖非大族，卻是清白傳家。若娶水榭花筵之媳，難免旁人譏議，如何，何如？」

拜林道：「伯父勿慮。昔關盼盼亦彭城校書，後從張建封歸燕子樓中，傳為佳話。況這鈕小姐雖偶墮曲院，而其守身如太璞一般，賣文為活，從無苟且之情。自訂香弟後，已經兩載閉門辭客矣。」

鐵山被拜林一番唇槍舌劍，略有回心，便道：「據賢姪的意思，是要老夫答應的了？」拜林見鐵山載他身上，連忙道：「並非小姪必要伯父允許，不過這段佳話倒也罕有。且香弟性情固執，恐有意外之虞。」說罷，佯裝拭淚。

鐵山見拜林如此，心中暗暗稱贊他自己出清，日後好不至怪他。復一想，又是他們好意，便說道：「賢姪，我也聞古來癡男怨女，各殉癡情，往往怪父母之不諒。此達者之所以不遏阻也。況承二位美意，老夫自宜應允。但我要畜生努力芸窗，俟入泮後方始容得。倘不擲泮宮芹，教他莫望河洲荇。」

拜林見已允，便偕夢仙立起，深深的四揖，乃道：「既蒙伯父賞光，小姪當竭力以勸香弟用功便了。」遂告辭。

夢仙同至鄒宅，挹香見了，急問道：「其事如何？」拜林搖頭道：「不成，不成。」挹香道：「為什麼不成？」夢仙道：「成的，成的。」挹香道：「究竟成不成？」拜林道：「成與不成，問於兩大，你用功就成，你荒功遂不成。」

遂細述一遍。挹香方喜，遂作別回家。鐵山見了，自然責罰一番。挹香只要允許，況看愛卿面上，無不唯唯是命。

明日，至留香閣說明後，欲邀鄒、姚二人到來飲酒，以作謝媒之舉。愛卿稱善。於是寫了兩張名柬，往二處邀請。不一時二人俱至，挹香道：「歷蒙二君大力，美事得全。今日聊設一樽，以謝高情萬一。」拜林笑道：「這是必須要的。但少幾位侑酒人，如何？」挹香道：「前者院中所遇三美，卻是你的心愛，我去請來一敘可好？」拜林拍手稱妙。挹香即差人往請。頃刻間三美齊來，相見後與愛卿通了名姓，叢談久之。愛卿邀到園中聽濤樓飲酒，七人傳杯弄盞，逸興遄飛。挹香道：「林哥哥，我歷遍花筵，可稱歡伯了。自曩昔與你同仲英哥訪幼卿姐的時節，所識尚鮮，意欲遍訪名花，求一佳侶。曾幾何時，花圍翠繞，已遇三十三美。今日又遇月仙、珠卿、秀娟三位妹妹，已成都是春之數。又蒙愛姐如此情摯，豈非歡伯乎？」

拜林道：「香弟，你可見夢中『三十六宮春一色，愛卿卿愛最相憐』之句麼？」挹香道：「應了卻難全信。」拜林道：「何故？」挹香道：「尚有秋蘭一人不在其中，倒反多著一人了。」拜林道：「不多。三十六宮春一色，是連秋蘭指眾美而說，愛姐主人，不在其內。只看末句，豈非超出於眾美之外，是個作主之人。」愛卿聽了，一些不解，便問道：「你們說甚？」挹香道：「如今眾美已全，姻緣已定，也不算泄漏天機了。」便將前夢陳明。愛卿始知姻緣天定，愈覺歡喜。

席上分曹射覆，行令飛花，至上燈時候。愛卿見拜林與珠卿十分眷戀，早猜著他的心事，便笑道：「今夕我也要來做個媒了。三位姐姐家我去回復，你們三人也不要回去，各邀一美剪燭談心，未識可否？」拜林道：「好雖好，但香弟在姐姐這裡，只怕惟他不肯。」愛卿道：「我去說，不怕他不肯。」

拜林道：「如此甚好。」愛卿即便去尋挹香，恰遇挹香於松陰之下，便道：「你在此做甚？」挹香道：「我在此看這個月兒十分圓好。你來做甚？」愛卿道：「為此月圓之夕，特來與你作媒。」挹香道：「你甫謝媒，為何又要做媒？」愛卿道：「並非別事，因見你們林哥哥與著珠卿十分眷戀，是以替你們三人做媒。」挹香道：「使不得。棄舊憐新，我金某決不幹此勾當。」愛卿道：「誰來咎你棄舊憐新？」挹香道：「即姐姐不咎，我總不可。」愛卿道：「今夕任你什麼法，我如月老一般，紅絲已繫定你的了。」挹香笑道：「姐姐紅絲本來繫定我的了。」愛卿紅著臉，打了一下道：「油嘴！」便扯挹香上樓，謂拜林道：「我向他說過了。」拜林色喜。

席散漏沉，愛卿命婢張燈，送拜林與珠卿入醉香亭，送夢仙與秀娟入劍閣中。剩月仙一人，愛卿謂挹香道：「你同月妹到海棠香館去罷。」挹香道：「我不去，我不去，我要到留香閣的。」

愛卿道：「那個說？」扯了挹香，不由分說的就走。挹香已有些醉意，一手搭在月仙肩上，一手挽了愛卿，步履欹斜，往海棠香館而來。愛卿送了二人入內，回身出，反扣其門道：「月妹妹，明晨會了。」言訖，飄然往留香閣而去。正是：

巢安翡翠春雲暖，吩咐梅花好護持。

明日，拜林起身，方知挹香果宿海棠香館，便往看之。挹香尚未起身，拜林以指在門上彈了幾彈道：「不要鴛牒頻翻了，少頃獅吼而來也。」挹香道：「都是你不好，蜂狂蝶戀，使我如斯。」說罷抽身，同至留香閣。適夢仙已在，用了點膳，方各辭別。三美亦辭歸院。從此挹香書館勤攻，咿唔不輟。

流光如駛，萬象更新，燕語鶯啼，別開麗景。挹香篤志功名，下帷勤讀。轉瞬杏花時節，學憲按臨，各文童四方來歸，靜候臨期院試。挹香賃了考寓，諸親朋都來送考。愛卿也盼挹香入泮，端正酒席以及三元湯、連貴湯諸物。挹香俱領了情，然後等候試期。正是：

天開文運求賢士，個個爭先望採芹。

未知挹香可能入泮否，且聽下回分解。

---

## 第二十八回採芹香儒階初進 賦宜家舊好新婚

話說挹香專候試期，到進場之日下午，文字已完，繳卷訖，頭牌出場。親友都來接考。三天後出案，挹香進了第五名。鑼聲報到家中，父母大喜，幾位至交先來稱賀。拜林道：「香弟如今青雲得路，就能紅袖添香矣。」

忙了幾日，挹香至留香閣，愛卿欣然稱喜。挹香道：「我今擇入泮日來迎姊姊了。」話別後又往眾美處，眾美咸以新貴目之。家中亦十分歡喜。拜林復來說起姻事，鐵山允之，就擇於三月望日人月雙圓，賦宜家而廣芹藻。

挹香便到留香閣，與愛卿說知。又道：「假母處必須與他說明，付些脂粉錢與他才好。」愛卿稱是。便啟箱取了一包金葉，遞與挹香道：「老母處千金可了其事。妾素蓄赤金百兩，君攜之往談可也。」挹香道：「愛姐不必費心，我已帶在此了。」愛卿笑道：「日後終是一家人，何必如此。」挹香始允。遂商諸假母，見有許多財帛，又且金公子為人忠厚：「女兒從了他，亦可可靠終身，我有了這宗銀子，也可度日。」便允許立了收銀筆據。挹香也甚感激，復向愛卿說明。又道：「我欲姐姐遷個住處，他日相迎，亦可以避人耳目。」愛卿稱善。挹香遂別去尋好住屋，將箱籠一切搬進新居。假母得了這宗銀子，自然賓主分開，別尋生計。挹翠園暫時關閉，以後再用。吾且表過。

再說到了正日，金宅鬧熱十分，親友們多來賀喜。挹香命人收拾新房，極其華麗。一額曰「伴花居」，陳設亦頗清幽。堂前親友來賀者，絡繹滿座，鄒、姚亦至。到了吉時，排齊執事，發轎迎親。鼓樂喧天，人人爭羨，並有贊愛卿慧眼識人，傳為佳話。眾美人都往愛卿處幫理一切，外面事情挹香早托葉仲英安排，故禮帖往來以及開銷六局，一無錯亂。

俟至花轎臨門，眾美替愛卿裝束一新。上轎後一路上笙歌細樂，早至金府。樂人奏樂，儂相吟詩，三請登甃，參天拜地，拜見翁姑，送入洞房，成合巹禮，飲交杯酒。如斯豔福，真是前世修來。佳話流傳，聳人動聽。

鄒、姚、葉三人各出賀新婚詩相贈。如葉仲英詩云：

風流年少美丰姿，佳諾如君亦罕之。  
蟾窟桂枝攀可待，鴛衾蘭麝夢非遲。  
芹香滿袖分紅袖，柳葉雙眉畫翠眉。  
料得來年秋更好，鹿鳴先賦弄璋詩。

姚夢仙詩云：

翡翠簾前笑語頻，鸞儔鳳行早知名。  
奩開掛月原無價，眉畫巫山洵有情。  
錦浪鴛鴦通一譜，春風蝴蝶訂三生。  
華堂簇擁笙歌沸，遮莫新娘半喜驚。

鄒拜林詩云：

玉郎才貌玉人知，？腴羞歌彩苻詩。  
蠟鳳燈融春黯黯，銅龍漏滴夜遲遲。  
大千世界三生福，歐九閨情兩字師。  
他日鏡臺添蘊藉，茂漪詞藻日紛披。

事畢，挹香詣學謁見老師。歸後款賓待客，極盡忙碌。幾個好友俟至晚上，仍有鬧新房之興。拜林命家人移酒一席，擺於新房中，扯挹香坐下。夢仙道：「香弟，我們要勸你一個酩酊大醉，方可謂蝶醉花香。」挹香道：「既得小紅，宜浮大白。」拜林道：「不差。」相與猜拳行令，鬧至三鼓，興尚未倦。

拜林道：「我們要看看新人才好。」挹香笑道：「新人即是舊好，你們難道還不認得麼？」夢仙與拜林

嚷道：「香弟，你太覺小氣了。才到你家，你就如此保護。你可知我們做了媒人，是要包你養兒子的，那有不見之理？」挹香大笑道：「你們如此能言善辯，我就叫他出見，看你們如何。」拜林道：「見了麼，叫嫂嫂替我們做個媒人，我還想醉香亭的佳話來。」夢仙道：「不錯，我叫愛嫂嫂再關你海棠香館去受用。」

挹香見他們鬧個不休便向拜林道：「林哥哥，你是有情之輩，如今時候不早，理該使人家共賦百年，不該阻我的好事。」拜林道：「新人即是舊好，難道你還沒有嘗過麼？」

挹香見拜林一團高興，只得命侍兒替新人撤去冠裳，易了衣服，出帷相見。拜林與夢仙等至此，也無可狡猾了，只得上前相見。坐了一回，對夢仙道：「我們出去罷，不要誤他們佳期。」挹香道：「再請寬坐，時候還早哩。」拜林道：「你也不要如此了，倘若我等果坐一回，只怕你又要無可如何了。」說罷，同歸書室安睡。

再說挹香見他們去了，便閉上房門，來與愛卿相敘，說道：「三載花前，蒙愛卿辱愛，今又不棄鰥生，得諧伉儷。姐姐深情，待我先行拜謝。」說著雙膝跪下，倒使愛卿十分侷促，便挽起挹香。

挹香又道：「前者初遇姐姐時，我心早已欽慕，因思姐姐與紀君莫逆，況又在我之先，所以臥寢難安，時深輾轉。乃不意姻緣預定，月姊相憐，姐姐竟鍾愛小生，得成佳話。哈哈，素願已償，三生有幸。夜深了，姐姐請睡罷。」愛卿見挹香一種溫柔，更加心悅，便道：「妾久有心於你，你乃有志功名，得游泮水，不棄煙花，視為正室，我亦感激靡涯矣。」說罷，同入銷金，共賦琴耽瑟好。明日，問安姑舅，俗例無庸細述。

時光易過，彌月又臨。挹香命人往新屋中搬運了箱籠物件，又僱人看守挹翠園，以備月夕花晨之游。其時正是四月清和，養花天氣，園丁來報牡丹盛開。挹香大喜，便對愛卿道：「園中花事正興，我欲邀眾美人賞花一敘。」愛卿道：「使得。惟恐堂上見你有許多姐妹到來，要生不悅。」挹香道：「不妨。我只說同你到園，不說眾美人就不妨了。至於眾美人，仍訂他們集於挹翠園，豈不穩妥？」愛卿稱善。挹香各處簡邀，訂期十八日齊集園中。我且住表。

卻說青浦王竹卿與挹香久隔，雖魚雁常通，究屬蒹葭遙溯。且素慕吳中勝景，所以喚一葉扁舟，飄然而至。到了胥門，便命舟人通信挹香。挹香知竹卿至，喜出望外，即往舟中相見，積愆頻傾。又將愛卿于歸事細細說明。竹卿深為欣喜。便道：「君負多情，宜有多情相遇。」挹香又道：「姐姐，你來得正巧。後日宴集挹翠園賞牡丹，三十幾位美人都要來的，恰巧姐姐也來，更加有興。」遂喚轎送竹卿至月素家耽擱。月素與竹卿相見，亦甚莫逆。是夕挹香住在月素家中。明日，同月素陪了竹卿游滄浪亭、留園、虎阜、獅子林諸勝。

十八日，挹香同愛卿先至園中守候，又命園丁端正酒肴。頃刻姍姍蓮步，眾美齊來。挹香細數之，宮中春色，一個不少。挹香大喜道：「本少一人，恰好竹卿姊姊到來，真個天隨人願。今日之舉，要算極盛的了。」便命排酒於一碧草廬，恰與牡丹相對。眾人謙遜入席。

席間不知又作什麼韻事，且聽下回分解。

卻說挹香、愛卿邀齊大會三十五位美人，集宴於挹翠園中一碧草廬，品花飲酒，逸興遄飛。但見牡丹開得果然燦爛，姚黃魏紫，鬥麗爭妍。人面花嬌，愈覺光華灼灼，真個是無雙豔品。一枝枝多標名目，有為洛陽春、楊妃醉，有為西子妝、漢宮香，真天香奇豔，國色名葩。挹香一顧名花，一顧眾美，都是丰神綽約，雅度宜人。又眾美隨帶侍婢約略七十餘人，亦甚娉婷嫋娜。

挹香狂喜道：「你們看這個挹翠園，彷彿美人國無異。花團錦簇，恍登百美圖中。我何修而有若是之豔福耶！但今日宴集，斯為極盛之事，席間酬酢，我們也不要飛花行令，射覆猜拳，不如說個笑話。」愛卿道：「使得。」

挹香道：「我來開談。」便道：「前年夏裡，有個朋友借住在我書館。他最愛聽無稽之談，我為畏蚊，早人紗櫥，他執定要我說笑話。我說你先講了，然後吾講。他竟說出一個老笑話來。乃道：鐵拐李喜吃白食，人人怕他。一日，曹國舅與漢鍾離二人瞞了他，駕舟至海外飲酒，意謂他總難尋著。孰知拐老不見二人，明知避到海外去了，遂解葫蘆，以身隱入，竟浮海相尋，恰巧浮至二仙船側。二仙見了葫蘆，撈起一看，開其蓋，拐老即從葫蘆中跳出。二仙大笑。拐老道：『你們不該瞞我，在此飲酒。如今被我尋著了，又有酒吃矣。』二仙見他如此說，便道：『我們今日飲酒，須要行令，行不出休想吃酒。』拐老遂道：『如此你們先說。』曹國舅便道：『天未雪糊糊塗塗，天已雪清清楚楚。雪變水容容易易，水變雪煩煩難難。』說畢，舉杯飲盡。漢鍾離便道：『墨未成字糊糊塗塗，墨已成字清清楚楚，墨變字容容易易，字變墨煩煩難難。』說罷飲酒，謂拐老道：『你說來。』拐老便道：『我隱葫蘆糊糊塗塗，我出葫蘆清清楚楚。我看你們容容易易，你要瞞我煩煩難難。』挹香正說著，席上美人已笑得不住。挹香道：「還未說完。那個朋友道，如今你說來。我便裝足勢兒說道：『我有個極好聽的笑話在此，你可去倒杯茶來，待我潤潤喉好講。』他便倒了一杯茶，恭恭敬敬與我吃了。吾說你聽著，便道：『我避蚊櫥糊糊塗塗，掀開帳兒清清楚楚。差你倒茶容容易易，聽我笑話煩煩難難。』」挹香說完，引得眾美人捧腹而笑。

挹香道：「如今那位姊姊說了？」蔣絳仙道：「我來說。」於是想了片時，又道：「我不說了。」林婉卿道：「讓我先說。」便道：「笑話不說糊糊塗塗，說了笑話清清楚楚。聽挹香說容容易易，要絳妹講煩煩難難。」

大家撫掌大笑道：「見景生情，隨口解頤，妙甚。」愛卿道：「我也來說一個。昔日有一人，海外封王，經過許多崎嶇危隘，方至一國，果異中原。其地都植檀香為業，那人住了十餘年，任滿歸時別無奇貨可帶，惟帶了幾百斤檀香。誰知海中舟覆，逃其性命外，僅存五六兩一枝檀香，帶回中國。一日在家中焚蔗，室中忽墮一個狐狸下來，又焚之，見一隻六七斤的耗子精，立時而斃。那人方知寶貝，從此珍藏。遇人家興妖作怪，惟此便可驅除，是以此香甚為鄭重。」月仙問道：「這不過一塊檀香罷了，為何如此珍貴？」愛卿道：「這就是海外奇檀，怎麼不珍貴？」

說著大家都好笑起來。笑止後，挹香道：「麗仙姐，你也說個笑話罷。」麗仙道：「我說了笑話，你們不准笑的。」大家聽了又不禁大笑起來，乃道：「那有說笑話不許人家笑的，教人那裡忍得住。」挹香道：「你們不要管他，聽麗仙姐說就是了。」麗仙道：「方才我說的難道不是笑話麼？」

大家撫掌大笑道：「隨口解頤，令人絕倒。如今那位說了？」

月素道：「我沒有什麼笑話，有一副對在此。」飛鴻道：「什麼對兒？」月素道：「歪嘴丫頭歪嘴歪嘴歪嘴。」章幼卿聽了笑道：「月姐姐真會解頤，索性弄出許多歪嘴來了。」說著眾人多笑個不住。挹香道：「下聯是什麼？」月素道：「下聯是搭腳娘姨搭腳搭腳搭腳。」月素說完，笑得一個章幼卿如癡子一般，笑了許多眼淚出來，說道：「對雖巧，不怕笑死人麼？如今不准說笑話了，笑得肚子多疼了。」

挹香道：「不說笑話，做些什麼？」幼卿道：「叫侍兒們舞一回唱一回可好？」挹香大喜道：「頗好，未識他們可會歌舞？」幼卿道：「莫管他會不會，教他們兩邊站開，一個個挨次歌舞，只要好看好聽。」眾人

齊聲稱妙。

挹香道：「必須立一花名冊，逐一點名下去歌舞方妙」。眾人稱善。挹香便將侍兒寫齊一冊花名，請愛卿點名。見上寫著：

吳慧卿帶來：碧春、月兒、春鶯、劍花。

朱月素帶來：小燕、蕊香、翠珠。

章幼卿帶來：蘂香、春香、碧桃、小雲。

袁巧雲帶來：霞碧。

武雅仙帶來：六兒。

何月娟帶來：蓮蕊，阿碧。

朱素卿帶來：小翠。

吳雪琴帶來：愛官，瘦雲、綺春、阿憐。

林婉卿帶來：金桃，阿梅。

張飛鴻帶來：綠雲，雪姣。

謝慧瓊帶來：蕊芳。

胡碧娟帶來：娟月、林煙。

錢月仙帶來：又蘭。

陳秀英帶來：阿秀。

王秀娟帶來：抱琴、無聲。

鄭素卿帶來：阿馨。

褚梅芳帶來：綺綺、鶯兒、雪素、琴音、麗珠。

王湘雲帶來：桂香、玉蘭。

梅愛春帶來：麝月。

馮珠卿帶來：繡春、鳳雲。

陸文卿帶來：石榴、芙蓉。

胡碧珠帶來：銀瓶，飛花、月珠。

方素芝帶來：紫霞。

王竹卿帶來：蘋兒、紅紅、翠翠。

陸麗仙帶來：小梅。

孫寶琴帶來：媚春。

呂桂卿帶來：紫鶯、花燕，蘭香。

蔣絳仙帶來：銀寶、巧巧。

張雪貞帶來：素霞。

何雅仙帶來：茶卿、桂枝。

陸綺雲帶來：慧兒、小棠、秋花。

陸麗春帶來：小翠、迎春。

葉小素身邊：又馨、玉簫、佩芸。

愛卿身邊：湘兒、韻香、韻姣、春雲、碧芙、襲香、素霞，蕊珠。

陳琴音身邊：小妹、小碧。

胡素玉身邊：花卿、梨雲。

愛卿點完，竟有八十二個侍兒。

挹香使命都至階下，四十一個一邊，兩邊立了。望將下去，猶如蝴蝶一般，翩翩可愛，紅衣翠袂，極

---

盡大觀。

挹香大喜道：「今日之筵，真可謂花濃雪聚，無以復加的了。」便命他們挨次歌舞。只見一個個舞袖蹁躚，歌聲宛轉，真個是霓裳之奏，不過爾爾。

鬧了一回，挹香看舞得目眩神迷者，聽唱得出神入化者，便在花名底下加幾個圈兒。間有歌舞平常者，密點了幾點，以分甲乙。舞罷進軒，俱各贈以酒菜。挹香帶醉道：「我們幾個知己得能如此暢敘，真不易得。如今趁竹卿姐姐也在這裡，今年閏五月聞說有重興競渡之佳會，龍舟鬥勝，益勝當年。我欲再集鬧紅會，同往虎阜一敘，不識眾位可否？」

眾人俱道：「願往。」挹香大喜。又飲了一會，時候不早，各自散席而歸。

有事即長，無事即短。到了閏端陽，挹香備了畫舫，邀集眾美，復往虎丘。

要觀鬧紅復集，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重集闌紅會，三十六美依舊樂從。因此番人多，喚了十五隻燈舫，金、鈕為主，月素、小素、慧卿、竹卿、麗仙、絳仙坐了三舟，二十九美分坐十二舫。柔櫓輕搖，鳴鑼齊進，真個花園翠繞，河樑上人多遐矚遙觀，盡皆豔羨。

片時抵山塘，龍舟爭勝，在著冶坊？，誇奢爭華。挹香即命停橈，重新各處分派：一隻船上俱帶絲竹，使美人畢奏清音。一隻船上使幾位美人度曲。斯時也月媚花姣，笙歌沸水，不勝歡樂。一隻船上吟詩作賦，一隻船上按譜評棋。那一邊船上角藝投壺，這一邊船上雙陸鬥采。玻璃窗緊貼和合窗，艙中美人隔舟問答，如比鄰然，人愈眾而興愈多焉。靠東那一隻船上彩衣扮戲，巧演醉妃；著西那一隻船上射覆藏鉤，名爭才女。船頭與船頭相接，或疑縱赤壁之大觀；舵尾與舵尾相連，彷彿橫江中之鐵鎖。愛卿與竹卿、月素諸人，討古論今。以致往來遊人，盡皆駐足爭觀。

過青田那日從白姆橋鹽店弄而來，也至河濱一望，喟然歎曰：「金挹香何多若是之豔福也！」挹香因忙忙碌碌，未見青田。青田因新得洞涇館地，亦匆匆而去。

挹香或往絲竹船上，與美人彈琵琶，撥篳篥，品簫吹笛，鼓月琴；或往度曲船上，與美人拍崑腔，翻京調，唱南詞；或往吟詩船上，與眾美人分韻拈圖，限題聯句；或往鬥采船上，與美人碰替和，教吃張，戳臺角，借牌闖。來來往往，真個風流推首，瀟灑出群。

鬧至下午，方始開筵，十五船十五席，席席珍饈。席間，挹香謂眾美人道：「今天如此暢快，斯稱極盛之游。雖吳秋蘭尚在南園，而赴會者連我已三十七人，會集十五燈船，盡可隔窗呼應，河濱上聲息相通，真為難得。只怕再隔幾年，這些興致就要減了。但我金挹香豔福雖多，不知可能趁你們都在之時，忽得一病而死。你們自然都要憐惜，你也哭香哥，我也哭香弟，把你們這許多情淚哭了成河一般。待度凡子撐了慈航，渡我到極樂國去，斯為豔福中之全福。」

眾人道：「為何出此不吉之語？」挹香道：「何不吉之有？恐不能倒是真的。」說罷，歡呼暢飲。船上復將玳瑁燈、碧紗燈、排鬚燈、花籃燈照起。

鬧至薄暮，水面風生，挹香復命人將自己船上點起二十四孝燈、漁樵耕讀燈。一霎時燈光映水，水色涵燈，俯視河濱，有燦耀星球之勢。挹香狂喜道：「樂哉斯游也！斯時尚早，我們滾藤牌可好？」愛卿道：「滾藤牌，舟船相隔，恐多舛錯。倒是拍七為妙，十五舟都能拍到。」竹卿道：「何謂拍七，」挹香道：「容易。除明七暗七要拍，餘者可以開口說的。」月素道：「從那只船起？」愛卿道：「就自我船先起便了。」乃謂挹香道：「你寫『拍七』二字，先從窗中通個螞蟻信，俾眾人知之方好。」挹香稱善，遂關會各舟。然後愛卿起頭喊一，挹香喊二，月素喊三，竹卿喊四，慧卿喊五，麗仙喊六。小素正要喊，挹香做了手勢，小素拍了一拍。絳仙喊八，第四隻船上琴音聽見，連忙喊九。三十七人拍了三個轉頭，計得一百十一之數。天漸夜涼，挹香方命歸棹。

自後內與愛卿伉儷極篤，外與眾美親愛非常，終日綺羅隊裡作為領袖。竹卿在城盤桓二十餘天，始歸青浦。

流光如箭，又屆乞巧良辰。其年正逢大比，愛卿勸挹香亦赴南闌就試。挹香亦欲往南京鄉試。到了中元前二日，約了鄒拜林，僱了船只，端整動身。挹香與愛卿添出許多別緒，愛卿教挹香寒暖當心，場事畢後早日歸來。

又別父母，繼別眾美人，他們都送許多程儀。然後同拜林登舟，向南京進發。一路無辭。第五天，金陵已抵，即尋了考寓。因試期尚遠，二人訪尋勝景，或秦淮放棹，或移屐鍾山，桃葉渡頭，莫愁湖畔，逍遙山水，不脫名士風流。吾且慢表。

再說眾美人自從挹香去後，倒覺冷靜非凡，少了一個有情的公子。褚愛芳有個知己，欲替他贖身作室，同賦歸歟。其人姓鄭，休寧縣人氏，為人誠實，初斷鸞弦，欲娶愛芳為室。愛芳因與他契洽非凡，竟

慨然許訂，擇八月初旬共賦好逑之什。愛芳因挹香不在，倒有些不忍遽去之意。後來迫於歸期，只得留書於月素處志別。其書曰：

相聚多年，一朝遽別，非妾所願也。奈妾淪落風塵，花鈿將謝，若不再籌後策，尤恐剩粉殘脂，空歎韶華之不再也。有休寧鄭氏子者，恂恂儒雅，初斷鸞弦，願委家禽，置妾為繼室。其人性情似乎可托，是以從其所命，同賦歸歟。第與君久敘，蒙君辱愛良深，本欲面訴離情，再親雅範。緣就道匆匆，不得不遵婦隨之禮。留書代而，聊表寸心。諸祈自玉，不盡依依。妹愛芳斂衽再拜。愛芳留書訖，即同鄭君旋里。

再說挹香與拜林到了試期，俱進場考試。三場畢後，歸心如箭，即整行囊，同歸故里。家庭重聚，歡樂如常。到了明日，即去問候眾美人。及至月素家，月素道：「香哥哥，你可知失其所愛麼？」挹香一些不解，便道：「什麼『失其所愛麼』？」月素即出愛芳之書道：「愛芳姐從良東去，有書留別，豈不是失其所愛麼？」挹香忙接書細看，覺得一種淒涼，青衫淚濕，便道：「我金某赴試南闈，悔之晚矣。如今別無兩月，一美杳然。花晨月夕，你們眾姐妹飲酒談詩，獨不見了愛芳妹妹，你想心中能不惆悵？」說罷，不禁墮淚。

月素道：「你也太覺一己之私了，反怪赴試之誤。就是你不往金陵，也要分別的。」挹香道：「我若不往金陵，尚可與愛妹面談分別。如今人面桃花，不教人添崔護當年之感耶？」月素見挹香一往情深，十分欽慕，只得婉言勸慰了一番。於是挹香歸訴之愛卿，愛卿也勸了幾句，挹香稍稍丟開。

其時秋風蕭瑟，木落天空，眾士子都望大魁天下，名列賢書。獨有挹香與拜林二人，功名心十分淡薄，是以日夕醉鄉花塢，消受清閒。一日，挹香來到素玉、琴音處，說道：「二位姐姐終身之事，約在十月中同來迎娶，預先替二人贖了身，賃屋而居。倘秋闈得捷，父母處更可進言了。他時五美團圓，得償素願。」素玉、琴音也甚感激。越一日，至小素處，約定了與慧卿商榷一番。慧卿本知挹香有心於小素，也便允了。吾且住表。

再說挹香、拜林終日逍遙，或游虎阜，或往靈岩。其時已至重陽，報人紛至，鑼聲一棒，拜林與挹香都皆高中。拜林點了解元，挹香中了十二名經魁，兩宅十分歡喜。愛卿心願得償，暗喜道：「不枉我之慧眼識人也。」鐵山夫婦格外歡喜。挹香便稟父母，欲舉娶姬之事。父母只得允了。

懸匾日，親朋及官紳俱來賀喜，頃刻間門庭大振，鄰里皆欽。忙忙碌碌了幾天，方才得空。

挹香已得功名，愈加瀟灑風流了，便於挹翠園東北兩旁購宅，開通園內，重加修飾，增築無數亭臺。宜春軒之旁築一亭，顏曰怡然亭。亭內又造三間旱船式樣，俱是雕樑畫棟，淨几明窗，名之曰還讀廬，疊假山，栽樹木。劍閣之旁又造兩間書室，一名宜勤軒，一名耐寒居。觀魚小憩四旁造了一帶水閣，周圍共有十二間，每間多題匾額：一曰醉春風，一曰藕花居，一曰花月吟窗，一曰臨流雅賞，一曰琴言室，一曰綠天深處，一曰繞翠，一曰鴛鴦樹，一曰留鶯枝上啼，一曰鸚鵡軒，一曰面水居，一曰餐霞閣。這十二個匾都是挹香叫愛卿題的。園中又蓋一廳，對面造了戲臺，以備宴客之用。廳名逸志堂，戲臺上亦有一額，曰「雲璈競奏」。又於醉花亭之西造了三間新室，兩旁又造了四間，以備愛卿與四位美人所居。其中亦有匾額，愛卿所居正中之室名曰梅花館，其餘四室，一曰沁香居，一曰步嬌館，一曰媚紅軒，一曰怡芳院。庭前栽許多竹葉芭蕉，名花異卉，兩旁曲折回廊，可通正宅。又於挹峰樓之西開了一門，能通拜林之宅，以便朝夕過談。紛華靡麗，土木大興，直要至十月杪方能告竣。

再說挹香南闈捷後，修造花園，已有一月。擇了十月望日，別了父母，同愛卿到靈巖山祖塋祭掃，又至洞庭二山親戚處候安。親戚中因他得中高魁，都來送禮稱賀，並與愛卿相敘。愛卿則以禮款迎，眾親族十分稱贊其賢。挹香開筵相款，又忙碌了五六天，便同愛卿駕舟至青浦。

且說竹卿自別挹香，到九月中在題名錄上見挹香高掇巍科，心中欣甚。正欲寫信稱賀，恰好挹香到來，竹卿益加喜躍，便留愛卿小住。挹香往姑丈處請安，入見姑母與素娟表妹，又與小山細傾積愆。小山道：「聞得表兄娶個表嫂甚賢，又聞與眾美人相敘，如此豔福，小弟不勝欣羨。前次本欲造府恭賀燕

---

喜，奈俗冗羈身，十分抱歉。」挹香便謙遜了一番。小山命人治席書齋，細談衷曲。挹香因娶姬心急，住了兩天，即便告辭。小山深知有事，也不過留。挹香到竹卿家，偕了愛卿，別了竹卿，一同歸去。要知四美人之事，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與愛卿青浦歸後，依舊與眾美相親朝夕。

挹香本風流才子，如今中了高魁，又娶了愛卿，所以名譽重振，遐邇咸聞。況挹香為人慷慨，又喜扶弱助強，雖則翩翩公子，卻比老成練達者高勝一籌。所以人有豔羨之心而無嫉妒之意。其時新屋造成，鄒、金二家俱擇了吉日，遷入華居，頃刻間門庭顯耀，比前更加宏敞了。正所謂：

莫憂陋巷簞瓢苦，欲振家聲在讀書。

一日，梅花館伉儷談心，挹香述及陸續遇美之事，又憂日後不知怎樣了局。誰知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是夕朦朧睡去，忽見一白鬚老者，道家打扮，手扶藜杖前來。挹香卻不認識，乃上前請見。那道人卻不回答，但道：「你的豔福應將享滿。常言道否極泰來，樂極悲生。如今眾美要與你分別了。」挹香大驚道：「你是何人，怎知我鸞離鳳散？」老者道：「我乃氤氲使者便是。你若不信，你看眾美人來了。」挹香抬頭一看，果見三十七美聯裳接袂而來，愛芳也在其中。挹香見了愛芳道：「好姐姐，你為什麼不別而行，僅留書札。如今你既復來，我再不放你回去的了。」愛芳默然。

挹香又向老者道：「我志乍償，欲娶四美，究為何事要分別起來？」那老者道：「天機不可泄漏，你日後自明。」說著把手一招，便見半空中飛下了無數青鸞，即對愛芳道：「你快些去罷。」愛芳硬著頭皮，與挹香分別。挹香道：「且慢，且慢。你既來了，又要向那裡去？」愛芳泣道：「後會有期，我也顧不得了。」說著將衣一灑，跨上青鸞，望東而去。

老者又令武雅仙、章幼卿二人跨鸞而去。

挹香見三美升空，環佩已杳，又急又悶，又苦又惱，扯住老者道：「你是何人，弄此妖術，敢將我三美攝去，若不叫他們回來，我與你誓不兩立了。」挹香說完大哭。老者道：「後會有期，你休惆悵。」

說著又命孫寶琴去。挹香忙對寶琴道：「寶姐姐，你不要上他的當。」寶琴揮淚道：「天數如此，焉能違拗。君其保重，我去也。」說著亦乘鸞而去。

俄而月素亦欲辭去，挹香道：「月妹妹，我金挹香受恩深處，正欲相酬，你們為甚麼忍心別我？」言訖，暈去了半個時辰。

醒來不但月素杳然，連那呂桂卿、鄭素卿、吳慧卿、林婉卿、朱素卿、陸文卿亦是斷蹤絕跡。

正要與老者吵鬧，忽見謝慧瓊、方素芝、陸麗春、陳秀英、王竹卿等比肩連臂而來，與挹香相辭。挹香大慟道：「老賊，你擅敢以左道攝人，使眾美多墮你術中耶！」老者道：「此乃天數，你勿怪我。」挹香此時語塞咽喉，良久發憤對六人道：「你們去罷！」六人亦升空而去。

挹香突然嗔怒，便奪了老者的禪杖，來與老者拼命，一禪杖望面門飛來。那老者不慌不忙，撇去禪杖，口中唸唸有詞，作一個定身法，弄得挹香動彈不得，如木偶一般。見其餘美人，盡被老者使之跨鸞而去。

頃刻間紅愁綠恨，曇現霎那。三十七美中，獨存一個愛卿，老者方始收了定身法。挹香憤極，掙開身子，握住了愛卿的手道：「愛姐姐，千萬不要被他惑了。我來與這老賊算了帳，同你回去。」

正說間，誰知老者忽爾也不見了。挹香一邊握住愛卿，一邊望空呼喚眾美。誰知寂靜雲霄，蒼茫宇宙，不覺呼天大慟，將雙足一頓道：「罷了，罷了！」握了愛卿同出。在門檻上一絆，忽然驚醒，淋漓香汗，四顧無人，夜漏沉沉，香幃寂寂，卻是一夢。自己假著愛卿，覺淚痕漬枕，無限淒涼。

愛卿也被他驚醒了，便說：「你為何如此？莫非夢境中又有離鸞拆鳳之事麼？」

挹香道：「一些不錯。」細將夢境一一述與愛卿，又說道：「姐姐第一多情，不我遐棄。」愛卿笑說道：「常言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挹香道：「是雖是，究屬有些奇怪。」伉儷相談，不覺天明，挹香起身梳洗後，便向眾美人處一行，詢悉無恙，挹香方有喜色。乃說道：「昨夜我夢見你們都被一個妖道攝去，弄得我跌足哭醒。如今見你們紅妝依舊，綠鬢如常，方才心帖。」說罷告別。

其時已屆十一月初三，挹香要備？彼之事，趨庭直告父母，一無詰責，擇於初九日迎娶四美。預先佈置雜務，十分忙迫，一面使人通知吳秋蘭家，自己到小素、琴音家幾處關照了。到了正日，居然藍呢四轎，旗鑼傘扇，絕無娶姬之狀。一則因愛卿也是風塵中人，二則挹香素性鍾情，不肯輕待美人。少頃一樣參天拜地，僅不過名分嫡庶而已。

再說轎子到了吳宅，秋蘭裝束一新，不以妾服，而以冠裳。候了吉時上轎，一路上耀武揚威，流星花爆，向金府而來。此葑門之一家也。

再說轎子又至吳慧卿家來，小素的冠裳也是金宅送去的，都是一色無二。慧卿見挹香如此作事，愈加佩服其鍾情，便替小素裝束，候吉時上轎。此吉由巷之一家也。

再說兩肩彩轎至琴、素二人家，挹香已央鄒、姚在彼照應，裡面一切托袁巧雲、蔣絳仙、呂桂卿、陳秀英四人端整，所以甚是舒齊。片時轎子臨門，四美替琴、素二人裝束，俟吉時上轎。

再說金宅端整了賓相樂人，專候新人轎到。廳堂上懸燈結綵，鬧熱十分。停了一回，小素的轎兒已到，早喜得挹香心醉神迷。俄而鼓樂喧天，又傳陳、胡轎至，廳堂上已停三肩彩轎。鄰里們盡皆稱羨他風流豔福，又贊他作事古怪，娶姬有如此排場，所以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蘇城內藉為美談。不一時吳宅轎來，四姬畢集。然後等了吉時，賓相吟詩，樂人奏樂，一才四豔，並立紅氈。先拜天地，繼拜椿萱。父母見了如此，倒覺好笑。原來一向溺愛獨子，又況美人們情願相從，不要挹香費甚麼，所以一任他們，見過了禮，然後送入洞房。琴音住媚紅軒，素玉住步嬌館，小素住沁香居，秋蘭住怡芳院。一樣坐？撒帳，合盞交杯。

事畢，挹香至外，邀眾友飲酒。鄒、姚亦到，挹香謝了一回，款入筵席。拜林道：「今晚又要鬧新房了，但是有四處新房，如何鬧法？」夢仙道：「我們合仲英三人往三處，再邀幾人一同而去，留一處叫香弟自己去鬧。他若不鬧，罰以巨觴。我們各鬧一處，鬧到疲倦便與新人同睡，免得香弟弟應接不暇。」說著都大笑起來。仲英道：「不通。若教香弟弟自己去鬧一處，他反得其所哉了。不若我等先到秋蘭嫂房中去鬧，況且我與林哥都沒有見過新人的。鬧過了，再至三處去鬧，眾哥以為何如？」眾人齊道：「妙極。香弟，你今日可端整多少酒兒，好待我們來鬧房飲酒？」挹香應道：「十甕。」俄而四處懸燈，眾人皆醉，拜林便作領袖，同了周紀蓮、徐福庭、屈昌侯、陳傳雲、周清臣、姚夢仙、吳紫臣、葉仲英幾個人，一擁的往怡芳院而來。

卻說愛卿因秋蘭從未識面，正在怡芳院要與他說話，忽見拜林同眾人哄然而來，忙避歸梅花館。拜林便偽裝醉態，步入怡芳，眾人隨後而入。

誰知挹香先躲在梅花館，只做不知。拜林不見了挹香，便道：「香弟弟那裡去了？」夢仙道：「大約怕我們吵，所以躲了。」仲英道：「必定在著愛嫂嫂房中。」周清臣道：「他方才說端整十甕酒，必須去尋了他來問他。」紀蓮道：「只好你們三個人去尋，我們沒有見過，究屬客氣的。」拜林道：「我去，我去。」便一個人闖到梅花館來。

愛卿迎著問道：「林伯伯何事？」拜林道：「特來捉一個賊兒。」愛卿笑道：「伯伯捉賊，為什麼捉到這裡來阿？」拜林道：「這個賊一定躲在嫂嫂房中，還望嫂嫂當心。」說罷闖進房中，果見挹香在房中。拜林連喊捉賊，不由分說，一把拖了就走。

挹香只得隨了拜林，往怡芳院而來。

屈昌侯、周清臣、陳傳雲、吳紫臣、徐福庭齊道：「虧你好意思，競躲了出去。如今我們要討些喜果吃吃。若無喜果，只消請嫂嫂見一見，吩咐一聲，我們好往那邊去。」挹香道：「這卻容易。」命侍兒每人處送兩盒果兒，便道：「如今好往那邊去了。」拜林看了，便笑道：「這些些果兒好算了麼？我們這幾人非千盒不可。」周清臣道：「若無千盒，請給十甕，否則請秋嫂一見亦可。」挹香道：「果兒明日送來就是。要見他們也容易得極的，但是他們不肯見如何？」紫臣道：「只要你跪著相求，嫂嫂是憐惜為懷的，就肯相見的了。」

---

拜林與夢仙二人聽了道：「不差，不差。」於是二人撇倒挹香，對著香帷跪了。陳傳雲道：「我們來替他討情。」便說道：「小生金挹香，今日蒙眾好友盛情，要與夫人一見。猶恐夫人不能從願，又難卻眾哥哥之情，是以拜倒妝臺，乞夫人裁奪。」紀蓮接口道：「想夫人惻隱為懷，惜憐為念，定不使我金挹香長跪妝臺的。」說著多笑個不住，旁邊侍兒們也十分好笑。

挹香跪在地下，也笑說道：「我今跪在妝臺，莫說你們撇我跪，就如叫我自己跪，也該跪的。前者隆壽寺粉壁門遇災，若沒得他救我，我也沒有今日了。」眾人聽了，暗暗稱是。

拜林本是多情人，想著救挹香之事，暗道：「不要與他吵了。」遂謂眾人道：「香弟弟跪了長久，嫂嫂不生惻隱，我們且到那邊去一回再來罷。」眾人只得應諾，扶了挹香起來，蜂擁往沁香居小素新房而去。

拜林等三人雖然嘗見，餘卻未曾識面，依舊大鬧，甚至鬧到挹香命小素相見後方罷。眾人見了，暗暗稱贊道：「無怪香弟弟要如此鍾情，果然嬌媚。」坐了一回，競往媚紅軒琴音處來。

不知鬧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拜林等九人出了沁香居，又往媚紅軒、步嬌館琴、素兩處大鬧，鬧得六缸水渾，豁將臺醉了，周紀蓮嘔吐而歸，餘人仍復鬧之不休。後來倒是夢仙出來做好人，方才各散。

挹香然後到梅花館來，謂愛卿道：「今夕五美團圓，得償所願，但是住在那處好？」愛卿道：「自然報恩要緊，當進秋妹房中。」

挹香點頭稱是，命侍婢張燈往怡芳院而來。那知秋蘭已命侍兒關好了門矣。挹香叩了幾下，忽聽侍兒裡邊答道：「小姐吩咐，請老爺往梅花館去，以表前後之序。」挹香在著門外笑說道：「燕爾新婚，況今夕三星在戶，你去對小姐說，快些開了門，莫誤佳期。」侍兒道：「小姐已睡了，倘老爺不往梅花館，請往別院去罷。」

挹香無奈，復至沁香居，只見小素房門亦然緊閉。挹香復叩銅環，裡邊侍兒也傳語道：「請老爺今夕住在梅花館，或往別院，這裡小姐已睡了。」挹香覺得好笑起來，便道：「你們莫非會同的麼？怡芳院不讓我進去，這裡又是睡了。」

一頭說，又往琴、玉兩處。誰知皆是一般回絕。

弄得挹香無計可施，只得重往梅花館，告知愛卿。愛卿笑道：「新郎今夜難矣。我這裡也要睡了。」竟將挹香推了出來，將門閉上。

挹香沒了主意，復至怡芳院陳說一番，他們都只做不知。又至沁香居懇開門，也是漠然不答。東跑西走，躑躅無定。

徘徊了良久，心知他們為嫡庶之分，所以今夕閉門不納。我也顧不得了，還是去懇愛姐開門為是。於是復身至梅花館，便輕輕彈了四彈道：「愛姐姐，還望你開了我罷。那邊春色都已深藏，不肯開的了。」愛卿聽了，便答道：「我也睡的了。」挹香聽了著急道：「好姐姐，你不要作難我了。我日間忙了一天，其實疲憊不堪，姐姐你開了罷。」愛卿聽了此言，心中倒也有些憐惜，只得開了挹香進內，挹香方才安身有所。乃笑說道：「不料今日之佳期，仍在姐姐身上。」愛卿啐了一聲，安睡不表。

明日，四新人往堂上問安，然後回歸香閣。挹香設宴梅花館，邀集五美同飲。挹香道：「昨日你們四位宛如約齊一般，使我進退趑趄。今日看你們如何，只怕躲不來了。」說得四人滿面羞紅，良久道：「我們俱是初來，第一夕你該住在愛姐房中。」挹香笑道：「你們昨日知我疲倦，所以概施巧計。今夕我打足精神，與你們一逞其技，才見手段。」四人聽了挹香這一番打趣，愈覺慚赧，幸虧愛卿在旁用別話支開，挹香方始不說。

酒闌後日色西沉，各院張燈結綵，挹香恐他們再蹈故轍，預到怡芳院坐定。半晌秋蘭至，挹香上前，深深四揖道：「前蒙芳卿相救，出死地而得生，又蒙令尊以妹妹終身相許。如今魚水得諧，實出於僕之意外也。」秋蘭見挹香一種溫柔，便回了四福，答道：「賤妾村姿陋質，本不敢存事君子之心。乃蒙途路鋤強，心銘既久，繼而隆壽寺君遇惡僧之害，妾自以德報德。後來家父妄思高對於君，自知顏赧，乃蒙君不棄，允訂絲蘿。今夕何夕，言念君子，云胡不喜。」秋蘭說罷，挹香喜甚，叢話了一番，然後替他除了冠帶，同赴羅幃。

明日，挹香至沁香居，小素接入。挹香笑道：「自從在慧姐家得蒙姐姐相愛，願親枕席，相訂終身，迄今二載有餘，未親芳澤。今夕好與妹妹敘敘舊情了。」小素羞紅暈頰，答道：「君果鍾情，不忘舊約，但妾自愧雞雛，不足鳳凰並列，如何，如何？」挹香便道：「妹妹，你說錯了。宇宙間生美人難，生有情人更難。小生蒙你一片芳情，殷殷眷顧。曾記得那夕在慧姐家，你卻不避嫌疑，有情於我。如今四美畢合，小生總是一例相看，決無貴賤懸殊之念。」二人談談說說，到了更深，方才共賦高唐。

明日，至媚紅軒琴音房中。琴音笑道：「昔日虧你做得出，扮了乞兒前來試我們心跡。幸虧我與素玉姐本來最恨欺貧重富，不然早被你看輕了。」挹香聽了，笑說道：「好妹妹，不是我做得出，只因那日

林哥哥說起你慧眼識人，欲來拜訪。吾說花前月下，往往欺貧愛富，既稱慧眼識人，我今扮個乞兒前去，看他們待我如何。倘若看得出來，就是真慧眼了。誰知妹妹一見多情，便出洋銀助我，方知名不虛傳。所以此時舞榭歌臺，人謂無情，我金挹香終謂有情之地。況吾所遇的眾姐妹，也沒有幾何揮霍，盡蒙他們另眼相看。你想世情雖薄，其中豈無清潔之流，惟人自鮮觀耳。如今五美團圓，雖日天假奇緣，其實半出於眾姐妹之情也。」說著便挽了琴音的手，一同安睡。

明日，至步姣館素玉房中，自然也有一番綢繆的情景。

嗣後挹香或往梅花館，或往各院，都是雨露均調，不存偏愛。

光陰迅速，又到了臘月寒天。挹香樂極悲生，清晨冒了些風，競生起病來，臥不起，已有旬朝。急得父母與五位美人計無所出，延醫看治，藥石無功。愛卿與秋、素、琴、玉四人俱衣不解帶，輪流的伏侍。誰知日復一日，病魔愈深，三焦灼熱，六脈扎空，竟不知人事，飲食漸漸不能進喉。清楚的時候對父母說道：「孩兒不孝，顧復未酬，如今諒不能久存人世的了。兒死之後，望二親不要過悲，譬如未曾養吾這不肖孩兒。猶幸愛卿媳婦腹中有孕，金氏宗祧不至無繼。兒死之後，這五房媳婦自然影只形單，倘有不到之處，望兩大人善言教導他們，孩兒雖死亦瞑目矣。還有一樁事情，兒有幾個好友，必須與他一別。更有幾個知己美人，蒙他們俱十分憐惜，兒欲去邀他們來訣一長別。望兩大人格外之恩，容孩兒一見，更加感恩不淺。」

鐵山含淚道：「我兒且安心靜養。這是年災月晦，否去自然泰來。明日吾叫人去請鄒賢姪等以及你的心愛美人到來就是了。」

挹香方才歡樂。又向愛卿等五人道：「愛姐姐，天之忌吾，無可如何。方與你們五個人敘無一載，遽欲長離。你們須要孝養翁姑，替吾克全子道。倘日後有幸生了一子，須要盡心撫育，可知吾金氏香煙，全靠你一人身上。如可撫養成人，吾冥冥中亦見你情了。再者吾死之後，你們五位姐妹也不要十分苦楚，須知人生一世，本來是個幻夢，就是與你們敘首百年，仍舊要死的。況吾金挹香是個風流瀟灑的人，就是死了麼也不與他們濁鬼入道，依舊風流瀟灑的。你們千萬不要苦楚，至囑，至囑。」說罷，又昏昏睡去。愛卿等見挹香如此說話，大家都哭得幾乎暈去。

到了明日，鐵山命人往鄒、姚、葉三處去邀，又往眾美人家去請。眾美人知挹香病重，又是他父母來接的，所以個個趨往金家看視。

卻說鄒拜林新著一部《耐煩齋筆記》，所以好幾天杜門不出。那日正在鈔胥，忽聞此信，早急得心亂如麻，眼中垂淚，飛也一般開了園門，到挹香家裡。疾忙至？前一望，見挹香病骨嶮嶮，奄奄待盡，口中嚙語喃喃，十分可伯。愛卿等五人俱垂淚相伴。拜林看了這般情形，不覺放聲大哭起來。

愛卿見拜林至，含淚道：「林伯伯，為何好久不來，你香弟弟為你眼多望穿了。」又將病源一切告訴了拜林，又道：「如今或清或暈，不知可還認得你來。」拜林便走到？前，連喚「香弟」，誰知挹香睜著眼兒，還在自言自語。拜林見喚他不應，便立在？前，聽他說些什麼。只聽挹香說道：「你們這些人，不要這般催促，我尚有許多事情沒有了結。況我金挹香是視死如歸的人，不比那偷生怕死之徒。因我有幾個美人、幾個好友未曾一別，你們且等幾天。」停了一回，又說道：「半天是不夠的，難道吾一榜稱魁，倒受你們節制麼？至少三天。你們若怕受責，我到森羅殿上替你們說個情兒就是了。」說著哈哈大笑起來。

拜林知是鬼卒勾人，不覺慘然欲絕，便大喝道：「何物揶揄，竟敢胡鬧？我鄒拜林在此！」

說罷，見挹香頓時清楚，連忙起身，扯了拜林道：「林哥哥，我想得你好苦啊！不知夢仙與仲英哥哥來否？」拜林道：「沒有來。」挹香道：「為何不來？我為要與你們別一別。」說著便灑淚道：「林哥哥，吾與你相識以來，蒙你心心相印，真個勝於同胞。如今歸期已促，特邀哥哥一別，並欲奉托數事。」拜林灑淚道：「香弟弟，什麼事情？」挹香道：「家中一切，吾哥哥在於比鄰，況與我宛如一家。我死之後，千萬托你照料照料。餘外眾美人，我也不能保護他們了。但月素妹妹與我最為知己，我死後，你可替我勸他，教他不要苦楚，早作從良之計。這是第一樁要事。再者寄語諸君子，說我金挹香迫於行矣，勿責不別之



---

罪。這是第二樁要事。再者日後生了姪兒，長成後必須費你的心，訓以詩書，責備苛求，必要猶子比兒的看待。這是第三樁要事。再者我還有《讀廬叢書》一部在著書館中，日後你向愛姐取了，付諸梨棗，以表我一生心血。這是第四樁要事。再者望哥哥自己保重，花前月下如念故人，只要望西呼三聲香弟，或者我一靈未泯，再能與君魂夢相親。這是第五樁要事。哥哥千萬勿忘，我無言矣。」說罷，淚如雨下。

拜林聽了，十分慘惻，便道：「香弟寬懷，吉人自有天相，少不得災退身安，不要說這許多不吉之語。」

正說間，忽報林婉卿、蔣絳仙、何月娟、陸麗仙、孫寶琴、陳秀英、胡碧珠、呂桂卿、吳慧卿、謝慧瓊十位美人到來。挹香道：「來得妙哉，來得妙哉。我之素願畢矣。」

即命相請進內、挹香淚汪汪說道：「僕蒙眾姐妹深情，憐愛了幾載。惜金某無福，不能再敘。望眾位早擇百年之侶，囿跡歌樓，終非了局。身子大家保重，切弗為我金某悲惋。我雖身死，性情不死，必不與俗鬼為伍的。」說罷，目視眾美，淌了無數淚兒，競昏昏睡去。

眾美與拜林一齊揮淚。拜林對愛卿道：「我看香弟有時清楚，諒無大礙。惟恐天有不測風雲，可替他沖沖喜，以壽衣靴帽設案拜之，或者能痊亦未可卜。」拜林說罷，愛卿早苦得噎塞咽喉，哭都哭不出了，一交跌倒，猝然昏厥。驚得眾美人與侍婢連番呼喚，方始醒來，復又大哭。眾美人無一個不兩眶流淚，梅花館中一片哭聲沸處。

恰好仲英、夢仙到來，聽見哭聲，嚇得小鹿亂撞，冷汗直淋。直至到了梅花館，方始心定。正欲動問，忽報孟幼卿、陸麗春、張飛鴻、陸文卿、鄭素卿五位美人到來。愛卿接進，眾人便去看挹香，見挹香還是昏昏睡著。

不知可能再與他們說話否，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眾美與姚、葉二人見挹香人事不知，昏然睡去，夢仙附耳叫了十餘聲，挹香忽然睜圓了眼，對眾人直視一回，依舊睡去。夢仙忙喚道：「香弟弟，我姚夢仙在此看你。」挹香重新張眼一看，便說道：「夢仙哥，你為什麼此時才來？」夢仙道：「我因不在家中，歸來得知，特來看你。如今你可好些。」挹香流淚道：「不濟的了，所以特地邀你們一別。」說著眼顧諸美欲語，可憐氣若游絲，播了幾搖頭，竟又閉目睡去。

其時朱月素、王湘雲、胡碧娟、何雅仙、馮珠卿、錢月仙六人到來，知挹香昏沉，同至？前觀望。月素更加苦楚，便去偎住挹香耳畔，呼喚了一回。挹香終是漠然。

眾美人復至？前看了一回，又向愛卿勸了一回，辭出梅花館，訂明日再來看視。惟月素、麗仙、婉卿、寶琴四人住在金家，相伴挹香。到了明日，眾美人復來。晚上，鄭素卿、蔣絳仙、何月娟三人也住了，輪流伏侍，衣不解帶。

第三日，挹香病勢益劇，眾美人齊來相伴。曩日挹翠園宴賞名花，十分歡洽，如今弄得不是嗟歎就是悲哭，真個萬種淒涼，千般悲慘。秋、素、琴、玉四人十餘天未睡，愛卿囑令休息，道：「四妹且去安睡片刻。挹香弟不病時，若見你們十餘天不睡，不知又要生幾多憐惜矣。」說著又大哭起來。

那日挹香又清楚了些，見？前立著無數美人，心中十分感激，便問道：「月妹妹可在此？」月素聽了，連忙道：「香哥哥，我來了三日了，因你不省人事，等候至今。如今可好些麼？」挹香含著淚道：「不會好的了。妹妹的終身大事，望你自己早些留意，不要誤了。一切事情，我曾與林哥哥說過，如今我也說不動了。你去問他，就知底細。眾芳卿也不要陪侍我了，早些回去罷。」說著拱拱手道：「金挹香與你們長別了。」言罷又垂頭閉目，昏然睡去。眾美人睹此情形，愈加悲切，苦塞咽喉。

到了晚上，愛卿無計可施，命侍兒排了香案在著拜月庭，誠心虔禱，惟求挹香病痊。芳心默默，上祝蒼穹。祈罷，復拜叩了一回，方歸梅花館，告知眾姐妹。眾姐妹也往園中求禱，情願每人借壽與挹香，早求病好。奈何病勢日篤，終難相救，雖日夕請了五六個高明的醫士，竟毫無奏效。梅花館裡明燈被鬼火熒青，挹翠園中彩霧為愁雲變黑，時聞鵬鳥拂陰？，漸聽奇鶻叫殘月。愛卿又往各廟求神佛，依舊奄奄莫救。

到了十六日，挹香又清楚了一回，便喚眾美人到？邊，一個個吩咐。先向愛卿道：「我雖蒙你十分優待，如今是『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我也顧不得你許多了。你自己千萬不要悲傷，替我撫子成立，孝養二親，我就感德靡涯矣。家中設有疑難之事，可請林伯伯商議。他與我誼若同胞，無不出心照料。你又是個姣弱之人，寒暖須要自己珍攝。我死之後，還有誰來憐你，說罷大哭。愛卿苦得一句話都回答不出。」

挹香又謂小素道：「妹妹，我與你才得團圓，忽成訣別。花晨月夕，萬勿時常想我。你們姐妹和睦睦過了一生，我若一靈不散，他日到挹翠園來看你們。如果歡歡喜喜，我亦放心；設若悲苦而思我，我冥冥中反不快活。」

說罷，又對琴、素二人道：「兩位妹妹，前蒙花前相遇，一見鍾情，願訂好逑，得諧魚水。那裡知倒是我害了你們了！如今使你們青春空負紅粉，可憐我金挹香造孽太深了！」二人含淚答道：「香哥哥且請放心，吉人自有天相，少不得身安災退，病去福臨，就可再敘。若果棄了我們去麼……」說著眼中流淚不住。又說道：「妾等未亡人當亦趨隨地下矣！」挹香道：「使不得。我已經害了你們的終身，不安之甚。若說這『死』字，使我一發不安了。」

說罷，又對秋蘭道：「妹妹，你也實命不猶，才到我家，便成長別。你的許多好處，許多恩愛，只好來生答報的了。你也不要苦楚，譬如我死於隆壽寺中的惡僧智果劍下。」

說罷淚流不住。又與朱月素、林婉卿等眾美人說了一番，已是氣促不堪，喘息無定。正欲再與別位

美人說話，看他一陣悲酸，眼珠一迸，競昏厥去了。慌得眾美人手足無措，連忙呼喚，方始醒來。可憐惟此一番訣別，挹香已形如槁木，面若紙灰，無言無語，昏昏睡去。真個是燭當盡處，淚痕猶漬淋漓；蠟到僵時，絲縷尚牽繚繞也。

且說勾魂使者與著催命判官奉了冥君之命，前來勾攝，本於十一日就要勾拿人犯，因被拜林厲聲一嚇，避遁他方。十六日晚上又來勾攝，時方三鼓，見只有眾美人圍繞？前，並無男人立側，二鬼便將挹香的魂魄勾攝了。眾美人正陪挹香在？前，耳畔忽聽得一陣陰風，鬼聲四起，見挹香登時色變，喉間命痰幾響，眼中猶是有淚，嚇得眾美人一齊大喚，哭聲震地。頃刻間驚動了拜林與挹香父母，都哄至梅花館，看見其勢不佳，十分苦楚。又一瞬間，挹香兩眼一張，雙足幾迸，竟一命歸西。可憐一燈慘火，滿室陰風，四圍齊立著美人。霎時間鐵山夫婦與愛卿、拜林、秋、素、琴、玉眾美人一齊大哭起來。正是：閻王注定三更死，並不留人到五更。

其時梅花館中悲聲震地，鐵山夫婦捶胸跌足，放聲大哭。愛卿與四位美人哭得來死去復生。拜林也撫？大慟。鐵山大哭道：「黃梅不落青梅落，家門不幸，遭此逆事，天其絕我乎！」即命停喪堂上。

到了天明，料理一切衣衾棺槨。眾美辭歸，要去易了素服，到來視殮。此挹香平昔鍾情所致也。拜林就在金宅相幫料理喪事，延了僧道，在著東西兩廳做些功德；開了報喪目，往本城官紳以及挹香的親友家去報知。愛卿與四位美人都成了服，披麻戴孝，家人們也穿素縞，吾且住表。

再說挹香三魂縹渺，六魄悠然，隨了鬼卒，飄蕩而行。覺漫天黃霧，四野陰風，如落沙天一般，一派淒涼景狀，觸目難禁。懷念家中，愴然下淚，因想道：「家中愛姐姐與著四位美人，不知如何苦楚了？」正想間，已至一處，見一牌坊造得十分崔巍，上書「陰陽界」三字。進了界，更覺可怕了，神號鬼哭，往來的人都有一般冷氣。也有斯文之輩，口中猶嚼字論文；也有的酒鬼打混，說十句有九句騙人。

正行間，又見許多婦女哭哭哀哀的過來。挹香倒吃了一驚，只道美人們殉身來尋，便留神的一看，卻是三個無首的婦女，手中自拎首級，一路哭來。挹香不解，便問勾魂使者，方知昨日點刑的姦情婦女。挹香看罷，頻頻歎息。又隨鬼卒行走，過了惡狗村、孟婆亭幾處，挹香道：「可好去遊玩遊玩？」鬼卒道：「此時繳差已是嫌遲，那能遊玩，」便扯了挹香，往森羅殿而走。

不知挹香見了閻王說些什麼話，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被鬼卒扯了行走了一回，遠遠望見宮殿巍然，及至近前，見一座牌坊，上寫「生死關頭」四個大字。

行至殿上，見居中端坐一位垂旒王者，兩旁馬面牛頭，果然威靈顯赫。鬼卒帶了挹香上殿繳差道：「長洲金挹香勾到了。」那王者便怒道：「為何逾限而至？」吩咐階下看杖伺候。挹香見鬼卒要受責了，曾許為說情的，連忙趨步上前，打了一恭道：「因我家事未了，是我叫他等了幾天，以致逾期而至。伏望不要責他。」冥君見挹香一介儒流，謙謙有禮，便問道：「你是常州府金益鄉麼？」挹香又打一拱道：「我乃蘇州府長洲縣金挹香，非常州府金益鄉也。」

冥君聽了，便喚鬼卒問道：「金益鄉你從那裡勾來的？」鬼卒稟道：「奉差往蘇州長洲縣，查明土地，然後勾來的。」冥君拍案大怒道：「叫你常州府去勾金益鄉，為何往長洲縣勾了這金挹香來？」鬼卒聽了，嚇得面如土色，叩頭如搗蒜一般，伏地哀求。

冥君便命判官細查生死簿。不一時來回復道：「金挹香乃月老祠金童，因為與玉女思凡，故上帝怒謫下界，壽元尚久。」冥君又問道：「如此可能還陽的了。」判官奏道：「人死一天，脾肺已潰，不能還陽的了。」冥君聽了，十分大怒，命便將二鬼卒重責一百板，革去差役，罰入地獄。復修成一札，另差兩個鬼卒，送挹香到月老祠去，候吳大仙定奪。

挹香至此方知被鬼卒誤勾，便拜別了冥君，隨了鬼卒而行。心裡想道：「我被鬼卒誤勾至此，如今送我到吳大仙處，不知可能重回故里再見父母妻孥的了？」

一面想，一面隨了鬼卒而行，早到奈何橋畔。挹香望見，訝道：「陽世傳說奈何橋峻險非凡，至此方知不謬。」便問道：「我們可要橋上走的？」鬼卒道：「凶男惡婦方走此橋。我們另有路走。」挹香道：「如此，待我去看。」便同鬼卒往橋邊一望，只見下邊血浪滔滔，許多婦女在著河中隨波逐浪的求救。挹香看了倒有些不忍，便問道：「陰間為什麼用此極刑？」鬼卒道：「這是他自作自受，你也不要憐他。」挹香道：「這些婦人犯著何罪，至受此苦？」鬼卒道：「有的忤逆翁姑，有的欺凌夫婿，有的桑間濮上觸怒神祇，有的以污穢之物褻瀆三光，死後多要入此池中受苦。」挹香聽了這一番話，十分嗟歎，也不要看了，又隨鬼卒而行。

至一頂仙橋，卻是十分開闊，見居中一亭，有許多人在那邊。挹香近前一看，見眾人擁著一個女子，在那裡洗剝衣服，頃刻身上剝得赤條條一無所有。挹香見了，忽然大怒道：「陰間如此無禮的，為何好端端將人家女子剝得如此地位？」鬼卒道：「此名剝衣亭。凡婦人陽間不孝父母，都要剝下衣服，令他改頭換面，去為畜類。」鬼卒一面說時，見那女子扒在地上，一鬼將一張羔羊皮替他披上，俄頃人頭畜體，啼哭哀哀。又一鬼將一個鐵鑄羊面印子往那女子面上一印，只聽得幾聲羊叫，面目已非。挹香看了嗟歎了一回，怪他陽間為什麼如此行為，以致陰司受苦。

俄而，又至六道輪回之所。見也有的紫袍紗帽，也有的甲冑戎裝，又有全身縞素的婦人。挹香看罷，不覺淒然淚下，想道：「我家中五位美人，可憐他寡鵠孤鸞，形單影只，與他們無異。」又見許多鰥獨之人子子無依，許多黃口小兒呱呱啼泣。挹香歎道：「鰥寡孤獨，怪不得文王發政施仁，而先以窮民為急務也。」又見一處聚虎豹豬羊，一處聚??蚊龍，又一處都是雞鵝鳥雀，又一處卻是蚊蚋蛆蠅，胎濕卵化佈滿其中。

挹香看罷，十分警畏。鬼卒道：「不要看了，且去請了吳大仙定奪，或往陽間，或居陰府，依舊要由此經過的，再來遊玩罷。」說著扯了挹香，一路而行。

也不知走了許多崎嶇險路，過了許多峻嶺荒山，方到一個所在，清涼悅目，異草名花，非是塵沙拂面、慘雨淒風之境了。挹香諦視之，覺似曾經過一般，又隨之行不數里，見屋舍儼然，近前視之，卻像一所廟宇的式子。挹香入廟，見匾上書「有女如雲」四個大字，驀然驚訝道：「我記得陽間曾經夢游此

境，為什麼如今又到這裡來了？」問道：「這可是月老祠麼？」鬼卒點頭稱是。

正說間，忽見一個垂髫童子出來，對挹香一看，便說道：「故人無恙，可還認識五年前的童子否？」挹香連忙一揖道：「久闊多年，時深企念，有什麼不認得？如今我被鬼卒誤勾，冥君以我陽壽未終，不能回陽，所以特來此地，求院主裁奪的。」說罷，叫鬼卒將冥君信札呈與童子。童子道：「今日幸院主在著，你們等一等，待我去通報。」挹香大喜，欲往幾處去看看美人，恐遭院主呵責，不敢擅自行動。

未片刻，童子出道：「院主傳見。」挹香即隨童子行過了許多仙境，覺都認識的。直至走了一回，方才不熟。不一時又至一個所在，上書「清虛中院」。童子導之入，挹香側目而視，見中間坐著一位老者，童顏鶴髮，道貌清奇。兩旁立著許多使者，甚是威赫。挹香便兢兢上前道：「弟子金挹香叩見。」說著便雙膝跪下，又說道：「金某幼採芹香，得邀鶚薦。在家侍奉椿萱，怡顏繞膝。不料昨日被鬼卒誤勾，冥君因我陽壽未終，送我至此。欲求院主裁奪，恩放我金某還陽，家庭重敘，恩德難忘。」院主聽罷，命使者冊上查來。頃刻間冊子查明，呈與院主。院主便問道：「你家中共有幾人？」挹香心中想道：「你也不必查了，你的冊子我五年前早已偷觀，『三十六宮春一色，愛卿卿愛最相憐。』背都背得出了。」便答道：「弟子家有二親，一妻四妾，正室鈕氏。」

院主又問道：「餘外認識幾人？」挹香道：「本來有三十六人認識。如今娶了四位，又分別了一位，現剩三十一個人了。」

院主聽了道：「不錯。你本是我座下的金童，因與玉女思凡，故謫向凡間，尚有數十年塵緣未盡。雖則凡胎已潰，我當賜汝仙丹，尚可回世。」

挹香聽了，十分歡喜，便口稱舊主，拜謝下一番。院主便命僮兒往丹爐中取了一顆「梅花起死返魂丹」。與挹香吃了。囑道：「凡事正身立德，日後好重登仙界。不要作福行驕，致遭地獄之苦。只此數言，牢牢記著。你可同鬼卒仙童一同去罷。」

挹香連忙叩謝，隨了童子來尋鬼卒。因吃了那粒仙丹，覺得精神強壯，步履輕鬆，心中快活可以還陽，便問童子道：「此時有什麼時候了？」童子道：「將及巳牌。」挹香道：「時候尚早，且去遊玩片刻，這裡是難得來的。」於是扯了一童一卒，遍歷名山，所見者盡是奇花瑤草，所聞者盡是虎嘯龍吟。

清游良久，挹香道：「我們可要再到冥間，然後還陽？」鬼卒道：「這是必須要的。你雖奉吳大仙命，必須要轉輪王處稟過，然後好回陽世。」挹香道：「去是不妨，倒是崎嶇難涉。」仙童道：「這倒不消慮得。你合著眼，我來助你。」挹香大喜，遂合了眼，頃刻風濤聲耳邊澎湃，此身飄蕩如飛。俄而聲息，童子道：「如今不妨啟目。」挹香睜眼一看，依舊陰風慘慘，鬼哭神號，仍至黃泉路上了。大喜道：「如此之速，怪不道仙家有趣。」

行至一個宮殿，見上書「賞善罰惡」四個金字。入門又有一豎額，曰「十殿轉輪王」。兩旁接著一副楹聯道：

在陰司中惟有惡人受苦，到陽間去做些好事為宜。

進殿見居中坐著一位冥君，十分嚴肅，判官小鬼站立兩旁。廊下又有楹聯道：

你來了麼惡事幾端須直說，

我秉公者善人此地不輕虧。

看罷點頭暗記。又見冥君在那裡判發投生之案，一件件的批發。又見批到一情案，一男一女都是嬰孩，男者發投杭州沈氏為子，女者發投湖州李氏為女，日後卻有一番情案。那一對嬰孩便謝了恩，兩個人勾了頸兒，一路上喃喃的說話，兩小無猜，居然情種。挹香倒不覺好笑起來。

見他們去了，冥君案也判完，鬼卒上前稟明還陽之事，冥君批准。鬼卒又同挹香各處遊玩不表。

卻說陽間金宅已弄得哭聲震天，悲呼搶地。連那婢媼丫頭、管家僮僕等都一齊灑淚。蓋金大老爺平日御下有恩，十分循理，如今歿了，無一個下人不惋惜，無一個下人不垂淚。鐵山夫婦與愛卿等更加悲切。到了明日，一樣照長子之禮成喪。頃刻間府縣各官都來祭弔，蓋一榜秋魁，官紳們盡皆敬重。其時

---

孝幃中一妻四妾，嬌滴滴大放悲聲。旁人亦為之淒惋。正所謂。

萬斛愁腸萬斛淚，一聲夫主一聲天。

到了辰牌時候，忽報三十一位美人都來弔祭，愛卿接入孝幃，一同伴屍痛哭。  
要知怎樣還陽，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三十一美同進靈幃，號啕大哭。哭了一回，然後個個易了白布裙衫，一片白衣如雪，孝幃中挨次坐下，猶如白蝴蝶一般。三十六位美人守著挹香，挹香雖則中年摧折，也算有豔福的了。件件可辦，惟有眾美人一齊到來視殮，這卻難得之盛事，外邊官紳親友們，都嘖嘖稱盛。

到了已牌時候，諸親朋都來祭奠。鄒拜林也備了祭文，到靈前祭奠。上香獻爵畢，讀祝者便捧了祭文，高聲朗誦道：

維年月日，通家兄鄒拜林致祭於挹香亡棣臺靈前：嗚呼！吾棣臺溫恭篤厚，忠孝克全，蘭盟得締，鶚薦同游。方期地老天荒，永作吟哦之侶；不料雨飄雲散，又來離別之鄉。十年夢醒，摧殘杜牧之魂；一旦襟分，空弔鍾期之魄。想吾棣臺非天宮代筆，即地下修文。

赴召玉樓，跡悲黃鶴；甘拋金屋，夢斷烏衣。悵此日之音容莫睹，一腔憤？向誰論；懷昔時之笑語常存，萬種癡狂猶可溯。予懷若此，君恨何如？聊備杯羹一滴，九泉可到；附呈楮帛寸忱，微意敢存。嗚呼！臨奠神傷，伏維尚饗。

讀祝者正在朗誦祭文，拜林望孝幃前一看，見葉仲英與姚夢仙撰著一幅輓聯在那裡。拜林拭目視之，見上寫道：

拋父母，棄妻孥，無可奈何君去也，歎廿年壯志旋銷，竟使英雄氣短；別美人，離好友，百般惆悵我傷哉，恨旬朝微痾忽變，空嗟兒女情長。

拜林看罷對聯，讀祝者祭文誦畢，忽聽得孝幃中悲聲更切。拜林又對遺容看了一回，歎道：「香弟，你在生何等風流，為何此時默默無言耶？」言訖，不覺一陣淒涼，竟奔入孝幃中，放聲大哭。愛卿見拜林如此情形，更加淒切。

俄而葉仲英、周紀蓮、姚夢仙、陳傳雲、端木探梅、吳紫臣、徐福庭、屈昌侯八友都來祭奠。然後端正成殮挹香不表。

再說挹香同鬼卒四處遊玩了一番，又到了一個所在，見一年老犯人與著一個犯婦並旁側兩人，都是拖枷帶鎖，鏈條悉索。挹香道：「此是何犯？」鬼卒道：「此即風波亭陷害岳家父子者，罰令永墮地獄，不復超生。」挹香不聽此言猶可，聽了此言，不覺三屍神暴跳，七竅內生煙，勃然大怒道：「莫非是秦檜等麼？」鬼卒稱是。挹香大踏步上前，指定二犯罵道：「你們這般禽獸，陽間惡不可恕。屈害忠良，十二金牌矯詔少保班師，以致金兀術復進。奸賊嚇奸賊，你良心喪盡，擅敢西窗設計，陷少保於風波亭。你在陽世任你作為，以為忠臣可盡去，奸相可得志。如今問你這狐群狗黨，可能再使些奸謀麼，我嘗讀《宋史》，而見你們屈陷忠良，欺君負國，恨不得啖汝之肉。如今適逢其會，奸賊嚇奸賊，你該飽我老拳！」挹香雖是儒流，斯時怒恨已極，便揮拳將秦檜夫婦打得面青頰腫。旁犯竊竊相語，秦檜道：「此人不過一個秋魁罷了，有什麼稀罕？」挹香聽見，火星直逗頂門，不勝大怒，便回轉頭來罵道：「我之一榜秋魁，卻是十年窗下辛苦中換來的，不若你們這般狗丞相，諂媚求悅，走狗權門，求來的鐘鳴鼎食。」挹香越罵，無明火越提，掄拳亂打了一回，舉足亂踢了一回，方才息怒，復同鬼卒迤邐而行，心中倒覺十分爽快。

猛抬頭，見一座高臺，約有十丈，四面窗戶齊全，上寫「望鄉臺」三字。挹香道：「上去一看如何？」鬼卒道：「你要還陽的，去看他什麼？況為善之人，不登此臺。」挹香道：「我仍只算遊玩，看看何妨。」

鬼卒只得同他上去。挹香見臺前懸一額，曰「回首已非」，兩旁楹聯道：

陰律本難逃，向鬼卒哀求，那復容汝返也；

陽間原不遠，看妻孥啼哭，誰能替你生乎。

挹香正在徘徊，鬼卒開了南窗道：「你要看家鄉，這裡來看。」挹香便至南窗一望，果見家庭十分忙碌，門牆上都紮了青布彩球，自己的屍首停在承志堂，靈前綠燭高燒，東西兩廊僧道們在那裡做什麼功德。挹香想道：「什麼僧道可以超度亡靈，經懺冥中 useful，如今我家裡做功德，我也並無什麼應用處。此

所謂淫僧妖道，無非騙人財物而已。」又看孝幃中鈕愛卿在那裡揩抹屍身，見他淚涔涔十分苦楚。

又見四妾都是披麻帶孝，哀哀啼哭。

又見許多穿白裙衫的婦女，也在那裡悲啼。拈香倒想不出是何人，細細一看，卻原來都是他的心愛美人，數之恰好三十一位。大喜道：「我曾在虎阜燈舫上說過，有一日死在你們眾美人之前，待你們都來送我，斯之謂全福。如今果應了那話了。蒙他們雖死不改，仍舊十分情重，卻也難得。」

又見孝幃東首有一男人，在彼擗踴大慟，視之乃好友鄒拜林也，心中更加感激。

又見孝幃之外姚夢仙、葉仲英、周紀蓮、陳傳雲、端木探梅、吳紫臣、徐福庭、屈昌侯許多好友，一個個都在那裡祭奠。

又見省親堂中父母十分悲慘，哭淚如珠，幸有旁邊侍兒們勸慰。

拈香看到其間，不覺淒然淚下，想道：「幸虧要還陽的，不然叫我那裡丟得下？」

便對鬼卒道：「我要回去了。」鬼卒笑道：「如何，你上了此臺，自然要想回去了。既如此，你可看定自己臭皮囊。」拈香聽了鬼卒的話，便看定了自己臭皮囊，鬼卒便將他兩足一抬，一個反簽斜斗跌下臺去。拈香大喊道：啊呀呀，跌死我也！眾美人快些救我！一聲大喝而醒。

卻說眾人正在哀哀啼哭，六局人正在端整成殮，猛聽見一聲大喝，屍首坐了起來，嚇得六局人等都逃了出來，嚷道：「活鬼出現了！」

嚇得眾美人如飛散白蝴蝶一般，紛紛亂竄。

端木探梅、陳傳雲、徐福庭、屈昌侯素來膽小，嚇得都逃回家去。

姚夢仙素來剛勇，全無畏懼，謂葉仲英、周紀蓮、吳紫臣道：「君勿驚怕，有我在此。」

眾親戚逃往省親堂，與鐵山說話。

此時承志堂上霎時走空，孝幃中僅剩一個愛卿了。愛卿見屍首坐了起來，他苦都來不及，那裡還有畏懼之心，便抱住屍首大哭道：「香弟弟，你還有什麼丟不下，替我說個明白，不要去嚇他們了。」

拈香笑道：「愛姐姐，我還陽了。」愛卿又哭道：「我也極欲你還陽，只怕閻君不讓你還陽，仍要催你去的。你有什麼說話，快些說罷。」說著又哭將起來。拈香道：「愛姐姐，我真個還魂了。我前日一魂不散，隨鬼卒見了閻王，道明姓氏籍貫，孰知要勾常州府金益鄉，鬼卒誤勾我長洲縣金拈香。冥君查我壽數未終，又說我是月老祠金童下世，奈凡身已潰，不可還陽，著鬼卒送我到月老祠請旨。所歷處盡是昔日夢境。月老查明一切，賜我仙丹，故得復還陽世。望愛姐不要哭了。」

愛卿聽罷，心中快活得如夢裡一般，笑都笑不出。忽又想到前日拈香死後，不料今日重生，從新哭將起來。

眾美人驀聽哭聲，認道拈香仍死，俱來窺探，見拈香已上了靈？與愛卿說話，急欲退出。

拈香連忙追出來道：「眾姊妹勿慌，我還陽了。」眾姐妹方安慰了些，動問愛卿，方知底細，大家歡喜。

秋蘭、小素、琴音、素玉至省親堂面稟翁姑，弄得鐵山夫婦猶如夢裡一般，十分不信，直至見了拈香方才大喜。拈香復於父母之前細說一遍，使命人至外說明其事，令六局們一齊回去，請諸親朋內堂相見。

此信傳出，外邊人人稱異，都一齊來看拈香。拈香道：「今日與眾位相見，事出再生，情如隔世。蒙眾位至此憑弔，我心感激非凡。眾位請上，待我拜謝。」眾人道：「此時身體虧弱，不可勞動。你既還陽，我等還要賀喜，何必言謝。」拈香道：「我今不比從前了。服了吳大仙返魂丹，不覺精神充足，較未病時更加強健了。」

說著便向眾人拜下。眾人連忙扶起，口稱不敢當，一個個也替拈香賀喜。

拈香回顧不見拜林，心中想道：「方才我望鄉臺上曾見他在我靈幃擗踴大慟，為何此時不見？」

便問仲英道：「林哥為什麼不在？」仲英道：「他因你要成殮了，知你生平所著的《一碧草廬詞鈔》是得意之作，又有《文章遊戲》一部，你在生愛看的，所以他到你書館中去取來，要替你放在棺中的。」



---

夢仙道：「少頃林哥哥知你還陽，不知他要何等快活來。」周紀蓮道：「可笑端木探梅等四人嚇得逃回家去。林哥哥現在書館未出。」吳紫臣道：「待我去請林哥哥來。」挹香喜道：「林哥哥真個知心，我死了他猶如此當心，真不愧我的知己。」便向紫臣道：「待我去看他。」逕往書館中來。

且說內堂早命人將承志堂上一切靈?衣櫛收拾一空，闔家歡樂稱賀。如今宅中只剩得一個鄒拜林未知挹香還陽，在書館中檢點挹香的書稿，一頭尋一頭哭道：「香弟在日，我與他何等歡樂，何等莫逆，如今我一個人弄得獨行踽踽，替他收拾殘稿，好不淒楚！」

一個人垂頭喪氣，自言自語，收拾好了正欲出來，恰巧挹香步入書房，將拜林對面撞了一撞。拜林驀地裡不曾防備，抬頭一看，吃嚇不小。

不知二人如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拜林收拾殘稿已畢，正待出來，忽見挹香撞進書房，心中十分吃嚇。按定了神，想了一想道：「他在生與我知己，情若同胞，死後諒來總是一樣的。大約戀戀故人，是以一靈不泯，來與我敘舊的。」

想到此，便放大了膽上前相見，乃道：「香弟，愚兄正在這裡檢你心愛的詩詞，要替你放在棺木中，以表你平生所愛了。敢是丟不下愚兄，一靈不泯，重來看看我麼？你前者五樁大事，吾日後無有不從，弟請放心可也。」說著抱了挹香大哭起來。

挹香倒亦一陣心酸，潸潸淚下。本要告訴他還魂之事，如今聽了他如此說法，趁著淚下的時節，倒要騙他一騙了。

便答道：「弟自前日棄世之後，終日思兄，被這許多夜叉小鬼押解冥司，不由分說，欺侮夜臺。這一般苦況，真是不可言宣。最可畏者，遍地泥塗，終朝風雨，神嚎鬼哭，舉目無親。冥君又十分威赫，不肯容情。幸查得弟之生平可以將功抵過，如今在著冥司，無飄無蕩，或在奈何橋晚眺，或登枉死城邀游，那裡有陽世的偕了二三知己，飲酒吟詩之樂！」說著，又佯裝下淚道：「今日因鬼卒們不在，偷至家庭與兄一敘，不知以後又要何時相見的了。」說罷放聲大哭

拜林便挽了挹香的手，正欲開言，忽然大訝道：「鬼是冷的，為什香弟兩手十分溫暖？」便對挹香諦視之。

挹香恐拜林疑心，便向地下一蹲，嚷道：「鬼卒來尋我了，從此與君別矣！」說著立起來，睜圓了兩目，伸出了舌兒，搖了幾搖頭，頃刻間披髮蹣跚，拜林十分著急。又見挹香往門後避了片時，重復出來道：「好了，好了，鬼卒被我躲過了。林哥哥，我同你去看愛姐姐與四美人去。」不由分說，扯了拜林到宅中來，拜林只得隨之。

行走到廳堂，見眾人不在，拜林大訝道：「做什麼，做什麼？」對挹香看看；又看看房屋，說道：「莫非我在這裡做夢不成麼？」挹香見拜林發急，乃道：「弟因夜臺無伴，欲邀你去聚首聚首。我們且到梅花館看了愛姐，然後同往如何？」拜林聽了大歎道：「原來如此。你為何不早一天把個信我，我好料理料理未了的事兒。如今要我去作伴，我也決不推辭的。生既同道，死亦不妨同伴，如此方為知己朋友。不過我家事未曾料理，心中有些不安。罷罷罷，同你去見愛姐，一同去就是了。」挹香聽了大笑道：「好，好，這才是生死之交。」

迤邐行來，已至梅花館，挹香先叫拜林進去。拜林步進梅花館，見愛卿一身豔服，笑嘻嘻相接，拜林此時倒弄得木偶一般，一些頭路都沒有。見愛卿又不帶孝，又無悲苦之狀，心中大異，暗道：「愛姐莫非做了蝴蝶夢中莊周之婦了麼？」又想到：「不要放屁，愛姐豈是這般人，」又想到：「既不是，為什麼這般豔妝快活？」卻未想到挹香還陽。正要啟口，又見秋、素、琴、玉四人皆濃妝吉服而來。

拜林此時忍不住了，便向愛卿道：「嫂嫂，香弟的靈樞停在何方？何以成殮得如此之速？為何嫂嫂穿著豔服，可知丈夫的服制乃是終身服制，如今香弟弟鬼魂在此，說什麼來看你，要逼我去陰司作伴。」說著便喚挹香，那知挹香的形跡毫無。拜林道：「方才明明同我到梅花館來的，為何此時不見了？」拜林說罷，愛卿方曉挹香沒有說明還陽之事，反去騙他，不禁笑將起來。

拜林益發不懂，便道：「嫂嫂為什麼好笑？」愛卿道：「你們香弟弟已活轉來了。」拜林道：「有這等事麼？我卻不信。」愛卿道：「他不還陽，為何我們穿著吉服？」便細將挹香還陽之事，一一訴知，拜林撫掌大喜道：「謝天謝地，我原說香弟非大壽之人。方才書館中說得十分苦楚，扮了許多鬼臉，又扯我來看你，說什麼生死之交，要我陰司作伴。我怎一時糊塗，想不到此？」

說罷，便出了梅花館，來尋挹香。

卻說挹香扯了拜林到梅花館，明知愛卿要說破的，自己便往園中去尋眾美。眾美人已在春水船守候

---

搨香，看他來了，三十一美你也「香哥哥」，我也「香弟弟」，因為死而復生，更加親近。搨香聽見，連忙趨入軒中，挽了兩個美人手道：「今日與眾芳卿再敘園中，真是出人意外的了。」呂桂卿道：「香弟，你既到陰司，究竟如何式樣？」搨香道：「陰司的景象與陽間大不相同，陰風拂面，鬼哭驚人。我見了兩殿冥君，一乃第一殿秦廣王，一乃第十殿轉輪王。游遍枉死城、剝衣亭、六道輪回之所。最可怕者奈何橋，高有百丈，闊僅三分，下面血污池中，有許多男女沉溺其中。問其所由，說男者是奸臣逆子、污吏貪官，女者是不孝翁姑、不避三光、觸怒神祇之輩。墮入此池，永難超出。你們千萬聽聽，不要犯著。」眾美聽了都毛骨悚然。搨香又道：「後來我又至望鄉臺，見你們畢集孝幃，引動我思歸之念，被鬼卒推我下臺，大呼而醒。眾美人聽罷，搖頭伸舌，個個稱奇。」

正說間，忽見拜林走到，不由分說，一把扯了搨香道：「我同你到陰司作伴去！」搨香道：「去去去！」弄得眾美人愕然不解。拜林道：「如今叫你去，只怕不肯去的了，倒是我拖你在陽世做了伴罷。」便說與眾美知之，一齊大笑。

拜林又謂搨香道：「今日相逢，實出意外。且問陰間之事，究屬如何？」搨香復細細述與拜林，又道：「更有一樁極爽快事。」拜林道：「何事？」搨香道：「遇著秦檜夫婦，萬俟卨、張二賊，被我罵了一回，拳打腳踢了一頓。你想爽快不爽快？」拜林拍手道：「好好好，正合我意。」搨香又說道：「前者與你夢游的月老祠，冥君又著我往那處請旨，幸虧院主賜我仙丹，方得回陽，否則仍舊不能相見。」說罷眾人稱異。

拜林道：「方才愛嫂嫂說眾親朋在著省親堂賀喜，你可去應酬應酬。如今喪事變為喜事，千古難逢，我想不如趁眾親友在此，替你供個壽堂，改作壽事，喚幾席酒肴相款，以博一樂。你想可好？」搨香拍手大喜道：「林哥之言誠是，但依舊要勞你的了。」

拜林點頭應允，一面命人端整壽堂與著酒席，大家稱善。

俄而酒筵已到，正廳上擺了八桌，搨香陪眾賓朋飲酒，曲盡慇懃。握翠園中擺了六桌，愛卿陪眾夫人飲酒。省親堂上擺了一桌，請父母一同歡飲。家人僕婦等俱有酒肉厚賞，一門喜氣，闔宅歡娛。到了晚間，方才散席。鄒拜林胸中萬分樂意，是日住在搨香書館中，與搨香聯榻深談，所以搨香未至梅花館安睡。明日，搨香吩咐省親堂排酒兩席，要與父母妻妾同宴家庭，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那日挹香吩咐治酒於省親堂上，便同拜林往內請了父母相見，重宴家庭，十分歡喜。又命侍兒往梅花館以及各院去請五人到來，頃刻間環佩叮噠，香飄蘭麝，愛卿同秋、素、琴、玉等至堂上見了翁姑，又與拜林見禮畢，一同入席。挹香與父母、拜林坐了一席，五位美人坐了一席，傳杯弄盞，歡樂非凡。拜林道：「今日香弟弟得能重生陽世，再慶家庭，與伯父母及眾位嫂嫂一堂歡宴，亦是伯父母素來好善以致也。小姪奉敬一觴。」鐵山夫婦十分歡喜，舉杯領了拜林的酒。挹香道：「孩兒喜得餘生，重親色笑，望爹爹母親開懷暢飲一杯。」便斟上兩杯，奉與父母二人飲了。五位美人俱上前勸酒。真個滿堂喜氣，歡樂非凡。飲至日哺方才散席，五媳辭了翁姑，各自回房。拜林別了挹香，也歸家去了。人知挹香還陽之事，互相傳說，街談巷語當作異聞，咸稱曰：「此金翁平日樂善好施所致也。」

挹香送了拜林，便往梅花館而來，恰好秋蘭與愛卿在彼敘談，小素亦在，手中還做自己繡履。挹香笑道：「如此天寒，還要做什麼針線？」便奪去鞋兒，替他藏好了。小素笑道：「你何苦與人吵鬧。我們無聊，故在此做些針黹。」挹香道：「如此我來同你們消遣便了。」便勾了小素的粉頸，在著醉翁椅內親近了一回。小素紅著臉道：「為什麼不好好的去坐，來與別人胡鬧？」挹香便嚷道：「與別人胡鬧，不干你事，你也不必發急。」小素道：「我不來與你這般小人說。」挹香道：「我與你消遣消遣，你倒當我小人，你忒煞欺人了。」小素道：「既不是小人，為什麼捕風捉影的胡鬧？」挹香道：「妹妹，我實在愛著你惜著你，所以叫你勿做針線，與你說說笑話。」

愛卿與秋蘭看見挹香與小素遊戲，倒覺好笑，便道：「挹香，你這般滑稽，我們那裡說得過你，只合素妹妹來制服你的。」

正說間，恰好素玉走來聽見了，便回道：「你們在這裡說我什麼？」挹香連忙接口道：「在這裡說你。」素玉道：「說我甚麼？」挹香道：「不對你說了。」素玉一把扯了挹香到外房道：「你說不說？」挹香道：「我不說，你去問愛姐。」素玉便放了挹香，來問愛卿。愛卿笑道：「沒有別話，不過說你善於滑稽。方才他與小素妹妹滑稽，小素妹吃了他虧，所以我說『你的伎倆，只有素妹妹制服的。』只此一說，別無他語，他倒說了你許多。」素玉道：「說我甚麼？」愛卿道：「你去問他。」

素玉見愛卿不說，復身來問挹香道：「愛姐說你還說我許多話兒，你可實對我說，不說我卻不肯干休。」挹香聽了又好笑又好氣，連忙道：「我從未說你，你不要去聽他海市蜃樓，無中生有。」素玉聽了便說道：「你還要瞞我？今天定要說的。」挹香道：「我其實沒有說你，不信你問小素妹就明白了。」素玉正要去問，恰好小素走來，便接口道：「姐姐不要聽他。他說了許多，倒耍賴了。」

素玉道：「如何？此時你也賴不成了，快些招罷，究竟說我甚麼？」挹香弄得十分好笑，便道：「我何曾說你，你怎聽他們胡言亂語，」素玉道：「你還要抵賴，」便揪倒挹香在炕上。挹香道：「說是說的，不過說你是個可人，我愛煞你，好妹妹，今日還陽，必須先到妹妹房中敘敘舊情。就這幾句話，你想快活不快活？」素玉聽了道：「你嘲笑我。」便揪住挹香，以小栗子拳將他額上輕輕的點了幾下，又擰住了不放。挹香道：「真個是這幾句話，並無別說。」

素玉見他不說，便生出一個妙計來，說道：「你不說，我倒早已聽見了。方才我到這裡，聽見你說五美之中惟我最惡，出言吐語，往往不知輕重，一種假情假義，故而你也假意待我。如今你也不必說了，我替你代說了罷。」說著放了挹香，頃刻間怒色生於翠黛，嗔霞飛上紅腮，裝作萬分動氣，獨自一個坐在椅內，不言不語。急得挹香手足無措，連忙起來向素玉分辨道：「我金挹香蒙你們十分相愛，我那裡有甚麼你善彼惡之語？你不要墮入他們二人的猜計，反來怪我。」說著連連的好妹妹長，好妹妹短，只管討饒。素玉只是不理。

挹香又去對愛卿道：「都是你無中生有，害得我分辯不清。」小素笑道：「你是善於說辭的人，有甚麼分辯不明？」愛卿道：「就是分辯不明，只要素妹妹那裡討個饒，下個跪，他自然就饒你了。」挹香搖搖

頭道：「都是你們不好，如今就是討饒，素妹妹也要怪我的了。」愛卿道：「癡生，你且先去討饒，然後我替你說情可好？」挹香道：「要來的了。」於是又至素玉面前道：「好妹妹，你不要錯怪了我，真個沒有說甚麼。就算說了麼，我金挹香賭個重咒兒，以後我待妹妹總勝三個一分可好，」說著雙膝跪在素玉面前。

素玉本來詭計，見他以假作真，如此發急討饒，倒好笑起來，便立起身來一灑，走向愛卿內房而來。挹香看見素玉去了，連忙道：「素妹妹，你不叫我起來，我是不立起來的。」說罷仍舊跪著。

素玉走到愛卿內房，輕輕的笑說道：「我與他說說笑話，他竟認起真來了，如今還在外房做矮人。」愛卿聽了不覺好笑起來，便挽了素玉與著秋蘭、小素出房，見挹香猶是跪在那裡。愛卿道：「癡郎起來，素妹妹同你說的都是笑話兒。」說著來扶挹香。挹香道：「我要素妹妹自己叫我起來，我方才肯起。不然我情願一天做矮人。」素玉聽了滿面堆歡，只得扶起挹香。小素見挹香跪了長久，有些不捨，便扶了挹香到榻上坐定，說道：「他們都是騙騙你，你為甚麼當起真來？」挹香道：「原來愛姐騙了素妹，素妹反用詭計冒我，你們好狡猾也。」正說間，琴音走到，五個人閒談了良久，極其歡洽。

挹香道：「我們久未做詩了，今朝必須吟詠吟詠。」愛卿道：「六個人在此，倒不如聯句罷。」挹香道：「好。」小素、秋蘭連忙道：「我們兩個人是不會做詩的。」挹香道：「你們字多認識的，焉得不會做詩？」二人道：「真個不會的。」挹香道：「這也不能勉強。你們明日為始，可拜投愛姐為師習學。況做詩一道是極容易的，不過要佳句為難。你們資質秀靈，只消半月，包你們會得做的。」秋蘭、小素聽了大喜道：「明日一准拜投愛姐門下。」愛卿道：「不來，不來。我自己做詩尚且不佳，怎樣好收徒弟？還是夫婿作先生。」挹香道：「但是我做先生是要打的。」

說罷大家都笑。挹香又道：「今日聯句，你二人先做兩句，如有不通，我來更改。」愛卿道：「不錯。」秋蘭道：「我平仄不諳，古典沒有。」挹香道：「只要讀來順溜，就不失韻。古典沒有，寫景可也。」

愛卿道：「即景為題，先讓秋妹妹起句，我做依他韻腳續下，不知可否？」挹香道：「好。」便對秋蘭道：「你先想一句出來。」秋蘭紅著臉道：「不知可像的。」便細細的想了又想。因素嘗看南詞唱本，七字言見過頗多，猶恐做出不像，所以十分發急。想了良久，方想著了一句，便道：「有是有一句在此，你們不要好笑。」琴音道：「不妨，秋妹妹你說就是了。」於是秋蘭停了半晌道：「挹香，你要替我改的。」挹香道：「你說你說，決不有人笑的。況且做詩由漸而來，有誰駁你？」秋蘭道：「如此我說了。寒訊連朝水結冰。」秋蘭說罷道：「可是不像詩的？」

挹香道：「雖只初吟，句調平仄與著用意倒也不甚大謬。」愛卿道：「秋妹妹初次吟詩就有如此之句，他日必能於詩壇中獨立一幟。」挹香對秋蘭道：「『水結冰』的『結』字似嫌不雅，須易一『冱』字。『冱』，結也，便覺雅了。」秋蘭點頭聽訓。

挹香即續下云：「圖消九九宴良朋。」挹香吟罷，便道：「琴妹妹，你來續一句看。」琴音不假思索，便云：「放歌拈管狂初縱。」愛卿便接一句云：「笑語圍爐候正應。」挹香道：「小素妹妹也來想一句。」小素道：「我是不會的，如何？」挹香道：「隨你念一句，我改就是了。」小素無奈，想了俄頃，只得說道：「白雪未飄寒冷淡。」挹香道：「倒也有些詩意。不過『寒冷淡』，三字似乎不妥，只消用『偏料峭』三字，就覺妥適了。」說著又叫琴音押韻。琴音便云：「青山如睡覺峣嶢。」琴音吟完，挹香道：「秋妹，又請你來了。」秋蘭搖手道：「不來了。方才一句已經想了半日，那能再做得出。」

挹香道：「如此愛姐你說一句，待我來收韻罷。」愛卿便云：「南枝即見春回早。」挹香結一句云：「從此家園樂事仍。」

六人聯罷一律，復閒談歡笑，極盡綢繆。到了黃昏，六人都在梅花館用了晚膳。挹香欲宿沁香居，不好啟齒，便對愛卿道：「時候尚早，你們談談，我要到挹香居去取件東西就來的。」說著往沁香居而去。坐了一回，命侍婢去請小素，只說已經睡著了。侍兒奉命到梅花館來說知，愛卿便道：「小素妹，他已睡熟了，你可回房去罷，看他不要凍了。」小素便辭了四人，回沁香居去。挹香見小素到，便道：「好妹妹，我等你長久了，所以特設小計來邀你的。」說著二人笑了一回，方才安睡。

---

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次日起身，眾人仍集梅花館說話。挹香道：「今日秋、素兩妹從事門牆，理該執贄拜師才是。」小素與秋蘭聽了，都好笑起來，便道：「請先生教誨，我們洗耳恭聽。」挹香道：「如此你們二位賢契聽著，凡作詩宜先知平仄，繼而要知鍛鍊。《袁簡齋詩話》中說得好：『吟成一字穩，耐得半宵寒。』又要日將諸大家的詩集時時翻閱，熟讀深思，參其如何起，如何轉，如何合。詩貴用意，不貴詞華，對仗卻要工致。即景詩要做得詩中有畫，詠史詩要做得慷慨激昂，香奩詩要做得溫柔敦厚，感慨詩要做得興會淋漓。此皆做詩的法則。其餘押韻、選韻，俱要切當，有倒韻，有虛韻，有疊韻，俱不可草率。倒韻如『是時山水秋，光景何鮮新』；虛韻如『黃雞催曉不須愁，老客世人非我獨』。一無生敲雜湊，熨貼非凡；疊韻如『廢砌翳薜荔，枯湖無菰蒲』。天然工妙，絕不硬裝。凡此皆宜留意。」

二人聽了便問道：「平仄如何說法？」挹香道：「待我抄些式樣與你們，便可體會了。」於是寫了一張，付與二人。二人接來一看，見上寫著：

七言律詩式平起平收式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又仄起平收式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五言律詩式平起平收式

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又仄起平收式

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七言絕詩式平起平收式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七言絕詩式仄起平收式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兩人看完了，挹香道：「六個式樣，法已備矣。調四聲之法，亦有分別總訣，聽我道來：『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兩人又問道：「一首詩中，必須照你的平仄，不可移動一些麼？」挹香道：「這也有法則的：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詩中第一第三第五或用平用仄，不必拘定；

惟第二第四第六用平仄，不可移易。如五言律止論第二第四兩字。」兩人聽了，已有四五分明白。

愛卿道：「可要出幾個題目？」拈香道：「自然要的。」便想了一想，將兩張詩箋寫了幾個題目，遞與二人道：「限明晨交卷。」愛卿與琴、玉二人都看那題目，見小素的卻是《積雪》七律一首，《臘梅》、《水仙》七絕兩首；秋蘭的卻是《待雪》七律一首，《梅妻》、《鶴子》七絕兩首。愛卿道：「先生倒也會出題目的。」拈香笑了笑，向小素道：「妹妹，你這《積雪》須要刻劃『積』字。秋蘭妹妹的《待雪》亦要雙關『待』字，《梅妻》、《鶴子》兩題能刻劃更佳。」二人唯唯聽訓。坐了一回，各自回房。他們兩個人究屬初次吟詩，見了題目，倒難下手，便來求教愛卿。愛卿便與細細講究。兩人把兩首律詩托愛卿做了，各將兩絕自做，自午至夜，方才脫稿謄正。

明日，拈香在梅花館起身後，小素先來交卷。接來展開一看，見上寫著：積雪七律

萬里繽紛入望矚，江山點綴十分華。  
花飛遠浦迷樵路，絮滿荒村失酒家。  
孤嶺老梅添冷淡，小窗翠竹愈欹斜。  
灞橋有客倘佯去，詩思頻搜興更加。

臘梅七絕

朔風連日暗驚人，報道梅花點綴新。  
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景清真。

水仙七絕

多情作伴小窗前，豐格翩翩似少年。  
冷豔疏香推第一，稜稜態度似神仙。

拈香看了便道：「《積雪》一律巧思綺合，刻劃入神。《臘梅》誤解為梅花，且抄襲古人之句，不合題旨。考《梅譜》，臘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臘，故名臘梅。考《賓朋宴語》，臘梅原名黃梅，故王安國熙寧間有詠黃梅詩，至元祐間蘇、黃始名為臘梅。《水仙》一絕錯亂無章，措詞亦謬。吾今替你們從淺近改之，你們就可進境。」說著將兩絕改了，遞與小素。愛卿等也一同來看，見上寫著：

臘梅 改原作

朔風連日暗驚人，報道黃梅點綴新。  
冷豔疏香凡卉異，歲寒別作一家春。

水仙

多情作伴小窗前，風格翩翩合受憐。  
塵世謫來原負爾，如卿不愧直呼仙。

愛卿等看了道：「果然改得好，不愧先生。」

正說間，秋蘭交卷至，拈香接來一看，見上寫著：

待雪七律

欲吟佳句望簷前，耳畔風聲萬壑連。  
卜得天公將戲玉，誰為地主預開筵。  
紅梅未凍香初動，黑樹全迷絮漫延。  
待到來朝重賞處，茫茫空際訝花旋。

梅妻七絕

竟把花來當作具，如魚似水共相親。  
美人高士情如許，索笑孤山幾度頻。

鶴子七絕



---

遨遊孤嶺自西東，性與仙禽約略同。

好鶴笑他具有癖，癡玉自號阿家翁。

挹香評道：「《梅妻》句法欠佳，《鶴子》尚稱平穩。惟《待雪》一律清新可愛，若無葫蘆在別處，則日後必臻妙境。」

大家聽了倒好笑起來。挹香道：「什麼好笑？」素玉道：「詩中有什麼葫蘆不葫蘆？」挹香道：「依樣畫葫蘆不是有的麼？」大家聽了笑之不休。挹香道：「如今變了掩口葫蘆了。」

說罷就將《梅妻》一絕改了，遞與秋蘭。秋蘭與三人一同細閱，見上寫著：

梅妻 改原作

處士孤高邁俗人，閒尋風月到山濱。

羅浮有跡甘同夢，好倩霜媒作伐頻。

挹香改完了兩美之詩，二人十分欽服，日夕揣摩，終朝鍛鍊。閨中人究竟比鬚眉心細，容易進境，不及半月，二人的詩已羅羅清疏了。

其時乃是十二月初五，鐵山夫婦因為年紀大了，欲將家務托付愛卿，便命侍婢去調大少奶奶到來。俄頃愛卿至，見了翁姑，鐵山夫婦便將一切家務章程調度細告愛卿道：「嗣後要煩賢媳操持，我等老年人好省些力了。」愛卿唯唯聽命。自此以後，操持一切，竭力盡心。挹香與眾美人俱欽其賢孝，十分歡喜。

十三日，愛卿忽然腹中疼痛，將欲臨盆，急得挹香十分忙亂，一面叫四美人陪了

愛卿，一面遣人去喚穩婆。復至梅花館，見愛卿一陣一陣更加疼得緊了，挹香無計可施，便向家堂灶司前點燭焚香，祈求早產。到了二鼓，挹香也在梅花館守候，忽聽得半空中仙樂盈盈，？上愛卿幾聲：「嘎唷。」

要知貴子臨門，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聽了愛卿「嘎哨」之聲，進房看視，恰遇著穩婆到來報喜道：「乃是一位狀元官官。」挹香十分大喜，連忙到內房來看愛卿，見他姣喘無力，雲髻蓬鬆。挹香甚是不捨，便命侍兒端整粥湯與愛卿吃，然後看穩婆替小兒洗浴，包紮好了。挹香抱來細看小兒，卻生得十分端整。琴音道：「你可替他取個名兒。」挹香道：「有父親在，還須請來命名。」

便命侍兒去請太爺、太太到來。鐵山夫婦到梅花館，見了小兒，十分歡喜，便抱在手中玩了一回，便道：「乳名喚他元官，字取吟梅。」眾人齊聲稱好。琴音便道：「梅為花魁，乃狀元之兆。乳名元官，其意適符。公公命名，真有意也。」欽山笑道：「這也不過偶爾名之，有什麼講究。」坐了一回，鐵山夫婦回歸省親堂，挹香便在愛卿房中照應一切。嗣後日在梅花館陪伴，一連約有三四日不出。

翌日，秋、素、琴、玉四人謂挹香道：「你連日不吃酒了，我們今天可要吃酒罷。」挹香點頭稱善，就命侍兒端整了幾樣酒肴，擺在梅花館，五人同飲。飲至半酣，琴音至庭前瞻玩，忽見天邊許多寒雁一隊隊飛來，便扯了挹香道：「你快來看，天上的雁成群結隊，甚可屬玩。」挹香看了一回道：「此乃雁字，即此為題，你們可要做他一首詩，倒是個韻事。」琴音點頭道：「倒也使得。」挹香道：「你們四人各吟一首，不拘韻可也。」小素與秋蘭道：「我們初知音律，這雁字詩卻難刻劃，不做，不做。」

挹香道：「詩須勤做為佳，何必如此膽小。」二人只得靜心研求。琴音已成一律，付與挹香。挹香接視之，見上寫：

雁字 七律不限韻

凌霄筆陣轉縱橫，繫帛曾傳萬里情。  
天半一行原草率，雲中幾字自分明。  
衡南鳥跡書曾寄，塞北鴻文篆恰成。  
最是秋風斜照裡，亂鴉點點共相迎。

挹香看了，點頭稱妙。又問小素道：「你的詩如何了？」小素紅著臉道：「沒有，沒有。」挹香見他如此，便道：「終該有幾句了。」小素道：「只有三句在此，卻難覓對。」挹香道：「就是三句，你可寫出來我看。」小素無奈，寫云：

一群孤雁度窗前，嘹唳聲中劇可憐。

兩翅劃腳征塞路，……

挹香這「只此三句，下面卻未曾對就，何不對了『半行寫入楚江天。』」小素於是又搜索枯腸，吟成四句，呈與挹香。挹香取來一看，見上寫著：

不同蟲篆思行草，若擬龍文倍斷連。  
八月書空無限景，羽禽翰墨有姻緣。

挹香看罷道：「詩雖不甚大繆，借乎總有強欲求工之意。」

正說間，素玉詩成，挹香取來一看，見上寫著：

音書何處到天涯，旅夢年年感歲華。  
忽見凌空開筆畫，果然落墨繞雲霞。  
盤旋掃去朱曾點，潦草飛來白亦斜。  
撩我心清添客夢，幾行人字掠平沙。

挹香拍手大贊道：「素妹妹，你的詩近日愈加精警了。」便挽了素玉的手道：「為何你做出如此出色之詩？」素玉道：「你不要惡贊，這首詩有什麼好處？」挹香道：「怎麼不好，句句雙關，而且細膩非凡。這『果然落墨繞雲霞』一句，即置之《劍南集》中，亦不為愧！」三人見挹香稱贊，多趨往觀之，果然十分熨貼，不禁嘖嘖稱妙。愛卿在房中聽見，便道：「素玉妹佳作可肯把我一讀？」挹香忙拿了詩到房中與

愛卿觀看。愛卿看了道：「果然刻劃摹神，無字不煉。」

挹香復出外來催秋蘭道：「妹妹，就剩你一人了，快些做罷。」秋蘭道：「我不做了。」挹香道：「為什麼呢？」秋蘭道：「珠玉在前，我何敢自忘鄙陋，貽笑大方。」挹香道：「你太愚了。他們都是幼時所學，得有如此妙境。你與小素妹乃是後學，他們有十分才學，你有五分也算好的了。你只管放心，我做先生，總是從公而論，一無私弊的。」秋蘭倒好笑起來，只得將詩錄出，交與挹香道：「你們不要笑才好。」挹香道：「不笑，不笑。對了此詩，不論好不好，向他哭一場可好？」秋蘭聽了，又好惱又好慚，便將挹香打了一下，乃道：「你總這般利口。」三人拍手道：「如今打先生了，打得好，打得好。」挹香只得由他們說笑，拿來一看，見上面寫著：

扶到天中雲漢章，楚江秋信自蒼茫。

蓼灘掠過成三折，荻浦揮來列幾行。

咄咄書從空際認，翩翩陣看塞邊長。

應勞著筆翻鴉墨，缺處還須點夕陽。

挹香看了這首詩，也贊道：「秋妹妹說什麼做不出詩，據我看起來，只怕此時這些假斯文酸秀才，還沒有你這幾句詩來。」

於是細將四律評論一回道：「第一應讓素玉妹妹。第二本擬琴妹，然秋妹初學如此，應排第二。第三琴音妹妹，第四麼，小素妹妹。你不要動氣，只得排你了。」小素笑道：「有什麼動氣？」挹香笑道：「不錯，不錯。好妹妹，你是不動氣的。」於是五人復飲。

正飲間，忽見鄒拜林從園中走來，挹香一見，連忙出迎，四美亦一同相見。拜林道：「刻聞愛嫂新添了一位姪兒，特來賀喜。」挹香道：「有勞哥哥。」便道：「殘肴在此，可飲一杯。」拜林道：「好。」四美人正欲辭去，挹香道：「林伯伯與自己伯伯一般，有什麼客氣？」四人只得也坐了。拜林道：「弟嫂身子諒必平安的？」挹香道：「多謝哥哥，尚稱安適。」拜林道：「你的嫂嫂也產了個女兒，日後又是一番空事。」琴音接口道：「原來林伯伯也添了位令愛，我們沒有曉得，倒失賀了。」拜林道：「這倒不敢。但是我們拙荊與著三個小妾，時時思念你們四位嫂嫂，本欲過來相敘相敘，奈這幾天有了產育之事，所以分身不開。你們幾位可到隔壁去敘敘罷。」琴音答道：「如此極妙，我們正欲與嫂嫂們賀喜來。」於是又飲了一回，方才撤席。

秋、素、琴、玉四人帶了侍婢，隨了拜林從園中走至鄒家，見了拜林的夫人與三個姬妾，大家歡喜，也莫逆非凡。拜林的夫人道：「香叔叔真是個有福之人：遇著你們幾位嬌嬌，又添了新姪兒，父母又雙全，真是人間不易多得的了。」琴音笑著答道：「這是那裡及林伯伯。林伯伯是三代祖孫同堂共樂，姆姆又內助稱賢，不比我們蠢俗無能之輩。」拜林在旁聽了笑道：「你們都不要謙，我來公斷了罷：大家好。」說著引得大家都笑個不住。琴音等抱了拜林的女兒，細細的看了一回，見其面貌豐盈，眉目清秀，都嘖嘖稱贊。琴音便向身邊解了一個翡翠和合佩兒，以作見面之禮。素玉等也送了許多物件。拜林夫婦稱謝一番。琴音又問道：「不知姪女可曾取名否，」拜林道：「名喚佩蘭。」

琴音道：「蘭為王者之香，佩之者幽潔可知。」拜林道：「又承嫂嫂謬贊。」於是即命設酒相款。四美固辭欲歸，拜林夫婦那裡肯放。不一時筵席已到，一同暢飲，直至玉漏沉沉，方才宴罷。拜林命四個侍兒，掌燈送四美人歸。四人謝了拜林夫婦，穿芳徑步迴廊，回歸梅花館。挹香猶未安睡，各又坐了片刻，挹香同素玉往步嬌館安睡，三美始散。

嗣後挹香終日在家陪伴愛卿，不是與四美談詩，便是到園中遊玩。他本是個瀟灑之人，得了一妻四妾，心願已償，況且外邊還有三十一位美人相憐相愛，所以無憂無慮，真個神仙也不能比他。

時光易過，那日已是二十一日了。拜林來約挹香會試，挹香只得要往，僱定船只，擇於二十四日動身。預先三日往各親友家辭行，又與眾美人話別，十分忙碌。到了啟棹之日，辭別了父母，又別妻妾五人，又囑愛卿當心吟梅，然後帶了家人，同拜林登舟，往順天進發。

---

要知會試中與不中，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自從二十四日同拜林進京會試，先在保和殿覆試，卻考了一等三名，拜林亦列前茅。到了會試正場，正欲打點掄元，誰知路上受了些風寒，竟生起病來。握挹香本來功名心澹泊，如今覆過了試，也算交代了，便告病回吳。拜林命家人們留心一切，河梁送別，挹香駕舟而歸。拜林依舊在京考試。吾且不提。

且說挹香一路上就地延醫，服了幾劑風寒藥，漸漸復原。二十一日，舟抵吳中，登岸回家，稟知父母。鐵山道：「功名遲速是有其時，不可強求也。」重新替他延了醫生，服了些補藥，到了二月朔，挹香強健如初。

是日太氣溫和，出外閒步，迤邐而行，已至武雅仙家。進門不見雅仙，心中疑甚，入內遇假母，詢其故。假母道：「自從老爺會試去後，臘月底來了一個洪大人，榜名勾金，卻是新科狀元，他從學憲任上回來，要娶一個絕色姬人到京作伴。見了我家雅仙女兒，十分情摯，彼此傾忱，願出白銀千兩。老身要他了二千兩，他說甚麼：『如此美人，不要說二千兩，就是四千兩也不為貴。但我此時因看他淪落花前，十分不忍，我本欲納一姬人，故而與你商量。一千兩銀子，我也不算你女兒的身價，無非償你數年撫養之意。你既不允，也就罷了。』嗣後我也不放在心。敦知停了三日，洪大人命家人來傳語道，『大人今日動身，特來邀你們小姐一別。我想他們如此知己，又不好故拂其情，只得命女兒到碼頭上去。誰知去了良久，家人又來傳語道，『你們小姐，大人帶往京中去了，白銀千兩即便送來，不食前言，特來告爾。』」挹香道：「有這等事麼？」假母道：「老身一聞此信，連忙趕至碼頭，已是人舟俱杳，無計可施，只得回來。如今老爺要會女兒，沒有仙術恐不能再見他了。」

挹香聽了，便道：「雅仙妹妹竟去了麼？」說著大哭。哭了一回，又道：「罷了，罷了！雅仙妹妹得了護花鈴，我也心安了。」假母又同挹香到雅仙房中。坐了半晌，心中更加淒楚。只見庭前花木如常：「雅仙妹有志從良，芳姿莫晤，倘今日尚在，他又要與我談今論古，飲酒吟詩。如今鳳去臺空，我金某其將何以為情耶？」想到此，不覺滄然淚下，乃向案頭拈了一枝筆，題詩一首於壁上云：

藍橋曾憶謁雲英，才得相逢心便傾。

此日桃花人面杳，頓教漁父觸離情。

挹香寫完，讀了一遍，淚流滿面。假母慇懃勸慰，挹香又坐半晌而別。

信步而行，已至千將坊，便往章幼卿家。幼卿接進道：「為什麼京中已回來了？」挹香含淚道：「都是進了京，以至如此。」說著，不覺掉下淚來。幼卿見了如此光景，心中十分不解，便道：「我問你京中幾時回來，為什麼不會試呢？」挹香便將害病之事告訴了幼卿。幼卿道：「今日君來卻也巧甚，我正有言欲告於君，為何你先向別人垂淚？」挹香揩了眼淚道：「總歸書生福薄，豔福無常。我蒙你們眾姐妹相愛相憐，亦是前生之福，奈何不能久聚，令人惆悵頓生。前者愛芳妹東國從良，我已心中不樂，乃不料如今又是……」挹香說著，不覺哽咽流淚。幼卿見他如此，疑他知道而來，便問道：「莫非你已知其事了麼？」挹香道：「我初不知道，至今日方知。」說著，便坐在榻上潸潸淚下。幼卿又想道：「不知為著何人，還是為我？」便問道：「香弟弟，你為著何人這般惆悵？」挹香道：「你想為著何人？」幼卿道：「莫非為著我麼？」說著，便坐在挹香身邊，拿手帕兒替他拭淚。挹香道：「姊妹又沒有甚麼離情訴我，我有甚麼惆悵？」幼卿只道挹香怪他，忙分辨道：「你也才得到來，我正欲告你，你自己先在那裡自悲自切，叫我也不能進言，為甚麼倒怪起我來？」挹香道：「怪你甚麼，就是你不說。我也知道的。總歸我金挹香福薄就是了。」幼卿道：「香弟愚矣。君不聞人生於天地間，為鬚眉者必期顯親揚名，為巾幗者亦望芳流千古。即如我等誤謫風塵，青春辜負，就是有志從良，你也不好怪人怨己的。況你雖知大略，底細未明，先是一番哭泣，使我十分淒測，要說底細也說不出了。」挹香道：「我已明明白白，怎見不知底細？」幼卿道：「你問過何人而知底細？」挹香道：「雅仙妹妹假母向我細說，難道還不知底細麼？」幼卿道：「雅仙妹妹家假母

雖則知之，他究竟不曉從中底細。」挹香道：「如此說來，姊姊得明底細，倒要請教。」

幼卿道：「這個人雖是初交，倒也情厚。溫文秀雅，卓識多聞，動作行為，不像負心之輩。雖則蒙君相待，辱愛有加，然久逗花前，亦非了局。如今遇此機會，亦可為天假奇緣，你也不可這般悲切。況君之姊妹交尚多，花晨月夕，仍可尋歡，亦何必形惻惻淒淒之色。」說罷，不覺下淚。挹香道：「姊姊所言，其人既是多情，日後不至辜負，我也可放心了。所悲者月地花天少了一美人作伴，你想可悲不可悲，可恨不可恨！」挹香說罷，淚珠兒撲簌簌流個不住。幼卿道：「君言誠是，我豈忍與你分離，但此事出於無奈，望君寬懷。」挹香聽了道：「若說姊姊他日與我分別，我更加要悲切了。」幼卿道：「但是吉期在邇，後日就要于歸，所以今日為君告之。」挹香道：「姊姊，你又來了。你說知其底細，真真謬極了。他還是去年歲底去的，甚麼後日不後日，可是你弄錯了？」幼卿聽了，便問道：「你說何人？」挹香道：「你說何人？」幼卿道：「你說何人？」挹香道：「我說的是武雅仙妹妹。你說的何人？」幼卿哭道：「我說的就是我自己。」

挹香聽了這話，不覺大哭道：「為何姊姊你也要去了？那人是何等樣人，有福與姊姊作伴？」幼卿道：「此人姓張，筮仕雲南，羈身滬瀆。近因奉催軍需，小憩金閨。到了我處，蒙他青眼相看，願訂偕老。觀其風雅志誠，似乎可托。是以托人探聽了幾日，訂於後日成嘉耦禮，共續鸞盟。第不過與君相聚多年。未忍遽焉分別。惟望君勿念葑菲，妾心亦慰。」言訖淚落如珠。挹香亦揮淚道：「我與姊姊多年心契，正圖相聚，怎說要棄我而去，得毋增我把袂牽襟之感耶？雖姊姊梅將迨吉，青春不可再負，但不知張君筮仕滇池是何官職？籍貫何方？可是鍾情之輩？不要僅貪姊姊之色美，兼瞰姊姊之金多，到日後終身無靠，依然為棄舊憐新者，那時姊姊入此室處，既不能越其範圍，又不能別籌良策，致遭妒花風雨狂暴相催，我金挹香詎能偕往保護芳卿？凡人性情不測，設一二欺凌姊姊，我金某不知猶可，倘若知之，我將何以為情耶？望姊姊細心防備，後日要去，我也不好強留姊姊的。」說著又哭。幼卿道：「你的言語誠為金玉，但愚姊久困風塵，早有從良意，苦無可意人。這個張家公子乃是白門望族，職為觀察，一切情形，愚姊已為探聽，大約不至誤訂，君請勿憂。」挹香道：「籍貫白門，是南京人了。但南京人是不善者多，咸以刁詐成風，奸謀為念，世俗有『南京拐子』之諺，姊姊更宜慎之。」幼卿笑道：「挹香，你太愚了。世俗之言，豈可作證？」挹香道：「姐姐慧眼，自然善能擇人，亦何須我言之喋喋。」

二人說了一回，天色已晚，挹香因幼卿歸期在邇，不忍分離，那夕就在幼卿家剪燭談心，共陳衷曲。正所謂：

世上萬般愁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離。

後日，挹香復至幼卿家。挹香謂幼卿道：「卿今去矣，僕之思慕何時能已。卿去後務望諸事留神，我金某是『從此蕭郎是路人』，不能再為卿護了。今日姐姐于歸，我也不敢以俗物贈奩，聊賦《催妝》數什，日後姐姐言念鄙人，不妨對此俚詞一唱，亦如與我見也。」說著袖中取出詩箋，遞與幼卿。幼卿和淚展開一看，見上寫：

願遂求凰竟賦歸，惜花蝴蝶尚依依。

鰥生恨未生雙翼，常伴卿卿作對飛。

其二

謝卻歌衫舞扇緣，韶華不再負年年。

宓妃豈肯常居洛，有客鍾情解惜憐。

其三

卿去離懷客獨癡，百年嘉禮趁良時。

從今香國狂應減，人面桃花繫我思。

其四

驪歌一曲作催妝，卿意儂情兩不忘。

從此蝶蜂休問信，名花今已嫁東皇。

---

幼卿看罷道：「蒙惠佳章，銘心拜領。所囑一切，我已知道，不要說了。若再說時，使人更加淒楚了。」便向身邊解下一個羊脂玉龍玦，遞與挹香道：「愚姐無以為贈，這玉佩乃我平素心愛，今日贈君，寸心聊表，君其納之。」挹香聽罷，心如刀割一般，含淚接了道：「蒙賜佳珍，多謝姐姐。僕當佩之於身，以表不忘之意。但是他日見物懷人，又要多增惆悵。」幼卿聽了，搖搖頭道：「不要說了，我心碎矣。」挹香亦語不成聲，二人無非淚眼相看而已。俄而張家彩輿臨門，挹香無可奈何，與幼卿抱頭大哭一場，幼卿方才上轎排踏，由千將坊往曹家巷而去。挹香追至門前，眼??的猶是探望，直至轎子轉了彎看不見了，方才回去。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看幼卿轎子去遠了，方才回家，一種淒涼，無從解釋。愛卿等勸慰他一番，雖稍稍丟開，究竟總有些介介。那日已是杏月初三了，挹香在著書館中，忽報葉仲英到來。挹香接進後獻茶畢，仲英道：「香弟，你這幾天為何十分憔悴？看你面上有無限愁思，卻是為著何事？」挹香道：「仲哥哥，你有所未曉。我前月到武雅仙妹妹家去，誰知道人面桃花，杳然不見。後來詢及假母，方知訂盟洪殿撰，設計娶去。其時我已調悵。誰知到得幼卿姐處，他又娶于歸張氏，前月十六日已賦宜家之什。我想昔日三十六美相敘握翠園，何等歡樂。如今已三美杳然，日後他們多年及標梅，恐不久也要分離，所以在此愁悶。」仲英道：「怪也怪你不得。如此豔福，占了長久，一旦分離，未免惆悵。但是聞得寶琴妹妹亦已訂盟於陳氏之子，鄭素卿妹妹被鴿母允許湖州朱氏為妾，你倒沒有曉得麼？」挹香聽了大訝道：「仲哥哥這句話可是真的麼，你從那裡得來的？」仲英道：「我來騙你做什麼。我是慧瓊姐姐向我說的。」挹香聽了大歎道：「一事未曾解釋，那知二位美人又要離別了。仲哥哥，我要去看看他們，又不要如雅仙妹妹一樣分別而行。你可同我去走遭？」說著不由分說，把仲英扯了一同出門。

先至寶琴家來。寶琴見挹香一副不悅的臉兒，倒也不解，便道：「你可是愛姐做了孕婦，所以不到這裡來？」寶琴尚未說完，挹香已經一眶眼淚，撲向寶琴懷中，大哭道：「好姐姐，你竟肯捨我而行，從良志決！如今幼卿姐與著雅仙妹、愛芳妹俱忍心別我，你又要棄我而去，鄭素卿妹妹又被假母鬻向湖州。你也去，他也去，你們索性去罷，你們去完了，我也看破世情，深山中去修道了。」說著又大哭。

寶琴見他如此模樣，不覺一陣心酸，也垂珠淚，乃說道：「你不要哭，好好的，我與你說。」於是將鮫綃帕替挹香拭乾了淚，扶挹香坐在身邊，又替他拭了一回淚，然後說道：「我之從良，亦出於無奈。實緣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倘日後剩粉殘脂，猶恐終身有誤。是以輾轉熟思，苦無良策。如今蒙一個陳君相愛，不棄葑菲，因他初斷鸞弦，願娶妾為繼室。我也豈忍棄君而去，實迫於不得不然耳。」挹香道：「好姐姐，你的話雖則不錯，然而我將奈何？就是所云日後終身，我金某已有正室，雖則你們三十六美都到我家中，我非不可支持，不過不忍以你們屈為側室而耽誤終身。如今姐姐說的陳君，可是常來的這個陳又梅麼？」寶琴道：「正是此人。如今約在三月中于歸。」挹香道：「姐姐其志已定，我也不好挽留的。但我必須於便中來拜托又梅，替他說：君作護花使者，須要知姐姐是多病工愁的人，千萬要善為保護。我托了他一番，方可放心。」寶琴聽了挹香這一席話，又是感激，又是淒慘，二人哭做一團。

仲英見他們恁般苦楚，便道：挹香弟，你何必如此。此時寶姐姐尚可聚首，我們且到外邊去走走罷。」便扯了挹香出來。挹香道：「我還要去見素卿妹妹。」仲英道：「不要去了，你去無非又添許多惆悵，許多眼淚。」挹香道：「我要去的。」仲英見他如此，只得隨他而行。不一時已至素卿家，素卿接進二人。挹香一事不管，便向素卿道：「妹妹，你可是被鴿母許於湖州朱氏？這句話真乎不真？」鄭素卿含著淚道：「妹命不辰，確有其事。至於其人之性情動作，卻一些不知。如今事已如此，總為妹之命薄，他日到著湖州，倘若遇人不淑，我總拼以一死而已。」挹香聽了大哭道：「妹妹，你為何說這許多傷心話，叫人不要痛煞！」便命侍兒去喚鴿母到來。

鴿母至，挹香怒道：「媽媽，你不該將素妹妹變賣湖州，不擇人品。你只知惟利是圖，你可知他是個執性的人，若有一二不對，尋了短見，豈不是白白的害他一命？你要銀錢，盡不妨向我說，為何將他變賣？」鴿母道：「金公子不要錯怪老身，容我細說。我因女兒年紀大了，就是這個倚門賣笑的生涯，亦非長策，老身亦欲棄此行業，別尋活計。所以將女兒許與湖州朱公子為側室。雖曰側室，無異專房。這朱公子的夫人卻是未曾生育，要女兒去替他生幾個兒子，接續宗挑的。且此人十分情重，金公子放心便了。」挹香歎道：「據你說來，這朱公子是個有情之輩。但是，日後素妹妹有甚麼三長兩短，哼，老媽媽，你不要怪我，我金挹香不與你干休的！」鴿母道：「公子放心，都在老身身上。」挹香道：「這就罷了。未識他幾時來迎？」鴿母道：「總在三四月間」挹香只得勸了素卿一番，訂以明日再敘。



出門後，仲英與挹香分路，挹香逕至月素家來散悶。誰知愁恨一齊來，才到月素家，月素即告以訂盟用直陸茂才之語。

挹香苦上加苦，便說道：「月妹妹，你們可是會齊了來苦煞我金挹香麼？前日雅妹與幼姐去了，今又知寶姐姐與素卿妹妹俱有從良之念，欲到你處來散散悶，誰知你也有從良之意。咳！金挹香嚇金挹香，早知今日，悔不當初了。我蒙眾姐妹相憐相愛，月妹妹，你是更加相看格外。我昔日患病你處，蒙你陪侍藥爐茶灶，延醫祈佛，衣不解帶者幾天，又蒙代出藥資，虔求仙劑。如此隆恩，未酬萬一，如今遽焉欲別。哈哈，我金某也沒有人趣了！妹妹，你不要去的好。」說著也哭不出了，只管徘徊搔首，仰面呼天。月素道：「我也豈忍與你分別，但思敘到日後終歸要別的，不過多聚幾年。如今陸某乃在庠秀士，儒雅多情，細窺底細，似乎可托終身。你呢，知己者幸有愛姐與四位妹妹在家，愚妹亦替你稍稍放心了。」挹香道：「妹妹之言，誠為懇切，但我那裡捨得你去。」月素道：「事已如此，總歸是孽緣所累。我若不遇著你，我也沒有什麼惆悵；如今遇著了你，弄得我萬斛愁腸，莫能解釋。你若不遇我，你也可少此一段離愁了。正所謂『當初若不逢君面，無此分離一段愁』！」

月素說罷，挹香點頭稱是。那夕就在月素家住了。後來因眾姐妹分離在即，終日在外邊相敘。

自來好景無多，轉眼間又是桃花逐浪，柳絮化萍之候。寶琴擇定三月望日從良陳氏，素卿擇於十八日啟棹湖州，月素擇於二十四日于歸甬直。

挹香到了那時，心如醋捻的一樣，苦楚異常。十三日整日在寶琴家話別。到了十五正日，陳宅轎子來迎，挹香恨不能留，又恨未曾面見又梅，托他保護。徘徊良久，忽然想著，便在桌上取了兩張書箋，修了一封書札，囑寶琴帶來交與又梅，以表寸心。其書曰：

愚弟金挹香稽首頓首，致書於又梅仁兄大人閣下：花前得晤芝標，三生有幸。並知閣下素性知情，惜花念切，心心相印，正無殊僕之私衷也。欽羨，欽羨。邇者寶琴校書風塵久困，拊膺無人，僕雖欲特拔紅塵，苦無大力。茲聞閣下願惜名花，薦蘿結好，三星在戶，正迓迎百兩時也。從此校書終身有托，孽海能超，僕亦為之欣欣。所慮者渠乃善病工愁之輩，非曲為保護者不可。然君本多情，無庸鄙人瑣瑣，奈僕真癡者，若不能不嘖嘖多言也。裁箋奉達，肅賀雙禧不盡。

寫完封固，付與寶琴，便道：「姐姐，你到了那裡，可將此緘付與又梅，我可稍稍放心些。」

二人正在牽衣話別，外邊賓相催妝，寶琴只得裝束而出。挹香到此時無限傷悲，獨自一人在著房中流淚。直到轎子去了，方才對房中作了一個揖道：「我金挹香這裡不來了，與君長別矣。」說著揩乾了眼淚，大踏步而歸。

停了兩日，又想甬直將來迎娶，預先幾日在月素家裡替他收拾箱籠，一件件檢點，一樁樁安排。檢到一枝紫竹簫，挹香流淚道：「這枝簫素來你心愛的，帶了去。」又見鏡奩中二方漢玉的拱璧，挹香又說道：「這也是妹妹心愛的，舊年叫我去買的，也帶了去。」挹香一頭說，一頭收拾。月素十分苦楚，淚落如珠，便扯了挹香道：「不要去收拾了，使人心中難過。」挹香也挽了月素坐在炕上。

月素道：「我前日繡成一香囊在此，只此微物以贈君，君見此物如見我矣。」說著便向妝臺抽屜內取了出來，遞與挹香。挹香和淚接來一看，卻是月白緞做成的一個錦囊，上面用真金繡成的花朵，便嘖嘖稱贊。稱贊中又生出一種欽愛，欽愛中又添出一種悲況。想道：「如此美人，如此才學，又添如此溫存，如此女紅，我金某僅能相親相愛幾年，如今仍舊要入他人室。想陸君之豔福，高出於我金某萬倍也。」於是向月素道：「蒙妹妹所賜，我當領謝。我也別無所贈，帶得一件碧霞的扇墜在此，聊表寸心，敢云瓊瑤之報。」說著，身上解下來奉與月素。月素接來一看，見是一塊一兩多重雙桃紅的碧霞，上面雕兩個瓜兒，枝葉上雕著一對蝶兒，暗寓瓜瓞綿綿之意。用品藍京辦穿著一顆濃綠的翡翠珠兒，又用小圓珍珠盤繡，十分可玩。月素收了，也稱謝了一番。

挹香道：「明日是你吉期，我也不忍來看你了。你此去之後，千萬自己保重。甬直離城不遠，倘遇便鴻，務望平安慰我。」月素道：「你明日真個不來了麼？」挹香道：「來了倒更加悲切，倒是不來的好。」

---

月素聽了大哭道：「香哥哥，再不道相敘多年，分離竟在今日。我看天下的人，就是有情之輩，只怕再不能遇著你一般體貼溫存、知心契意的人了。」挹香道：「我金某幼負癡情，得占豔福，只怕再歇七八年，都要風流雲散，雖解多情，我將奈何，」說著大家哭個不住。坐了良久，方才訣別。月素直送至門首，一塊手帕兒揩得來宛如水浸一般。挹香行行回首，見月素猶在門首，向他搖搖手，月素點頭答應。挹香又行了一回，回首看月素仍在門首，又向他搖搖手。月素直至看不見了挹香，方才進去。正是：

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

挹香到家後，與愛卿等說知，愛卿雖十分勸慰，挹香總覺傷心，一夜無眠。

明日一早，挹香仍往月素家來，月素見了挹香，便道：「你說不來了，為何又來？」挹香道：「妹妹分別，在此半天，日後咫尺天涯，豈能再見，叫我那裡熬得住。」正說間，轎子已到，月素只得與挹香分別。挹香苦得開口不來，停了良久，對月素看著，掙了一名出來道：「妹妹，你竟去了麼？」方說完，看他眼淚直進，昏然跌倒。驚得月素手足無措，連忙扶起，命侍兒掐人中的掐人中，呼喚的呼喚，挹香竟不醒轉。月素嚇極，便命侍兒取薑湯灌救。忙了半晌，挹香方才醒轉，又哭道：「妹妹，你不要去！好妹妹，你千萬不要去！」月素只得含著淚道：「我不去。」便同侍兒扶到內房榻上睡著，又安慰了他一番，然後瞞了挹香，便著心兒上轎而去。

挹香因一苦一厥，十分不爽，昏昏的倒睡了一覺。醒來方知月素已去也，無可如何，大哭一場而返，一種淒涼莫釋。幸虧五美人殷殷相勸，始稍稍丟開。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自從月素分離之後，終日無聊。一日，忽有人遞來一柬，卻是陸文卿的，見上寫著：

愚妹陸文卿含淚再拜致書於挹香哥哥文几：紅顏薄命，儂是可憐；碧海深情，君誠仲愛。方期世世生生同登不老之場，詎知老母心狠，私訂小星於巨室，終朝負氣，逼妹言歸。竊思始入泥塗，終遭局騙，人生之趣，更何有耶？本欲白綾三尺了此殘生，惟與哥哥數年聚首，不別而行，忍乎？是以苟延殘喘，以待哥哥。務祈玉趾一臨，使妹若衷曲訴，則亦目瞑泉下也。臨池淚湧，不盡欲言。

挹香心中本來惆悵，看了這信，更添無限淒涼，乃歎道：「彩雲易散，月不常圓。我原知這幾年中姊妹都要去了，早知如此，昔日應該不要與他們認識。如今認識了，到這個地步，我將何以為情？」心中想著，便出了書房，一路上悲悲切切，欲往文卿家去。

行至半路，忽遇林婉卿家的侍兒，對挹香道：「我家小姐請公子去，為有婚姻大事面商。」

挹香道：「你們小姐難道也要從良了麼？」侍兒道：「大都為此。」挹香道：「好好好，你們都去罷，我金某縱屬多情，也只得看你們一個一個的去，不能強留的。」說著同侍兒先到林婉卿家來。

婉卿接進，便道：「金挹香，今日請你來，非為別事，欲與你商量一件要事，君試猜之。」挹香含淚道：「更欲何猜？無非為終身之事而已。」婉卿見他這般情形，不覺觸動淒涼，拭淚道：「挹香，你猜得不差。有個覆姓歐陽，字又修，乃是前科的副車，年約二九。人極鍾惜，蒙他見我之後憐愛十分，今欲娶為正室。我想若不早圖良策，再囿風塵，只怕日後更非了局，故而含糊答應，邀你商議。你想此事可行不可行？」挹香聽了道：「妹妹終身大事，我也不敢妄為計議。今既遇歐陽又修，只要妹妹自存慧眼，也就罷了。不過我金挹香又要與你分別了。」婉卿含淚道：「君莫再言，令人酸鼻。所幸者你姐妹們尚多，花臺月榭，談笑詼諧，不至寂寞。」挹香喟然歎曰：「幼卿姐已從張觀察，雅仙妹又隨洪狀元，素月、寶琴二位姐妹又賦歸與，鄭、陸兩位又被鴛母鬻與人家，你又要去了。日後眾姐妹都是嫁杏及時，你說不寂寞，只怕非但不寂寞，且要添無限淒涼之感。」說著，便大哭起來。婉卿雖則自己也心如刀撻，只得忍淚勸挹香。又說了些閒文，挹香說明要去看文卿，訂以明日再來，始別。

一路上迤邐而行，早至文卿處。文卿見挹香至，便一眶眼淚，情不自禁，挽了手同進房中。挹香道：「文妹妹，我一月不至，竟遭此變，究屬如何，可細為我告。」文卿含淚道：「愚妹自遭淪落，憐惜者竟乏其人。後幸識君，蒙垂青眼，原擬薦衾裯，恐妹之葑菲不足以事君子，是以為之箝口，未敢輕言。詎料『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竟將妹賣於鴛湖蔣氏，逼妹後日于歸。妹豈忍以蒲柳之姿，捨夫復適。況其人品一切毫無頭緒，觀鴛母之動作云為，明明置我於死地。妹輾轉熟思，與其後日死在鴛湖，不若今日死在你金挹香知己之前，亦可鑒我之苦衷，憐我之薄命也。」說罷大哭一場，拔出佩刀，竟欲自刎，嚇得挹香六神無主，一把扯住道：「好妹妹，不要這般無志。可知每事必要三思而行，或者鴛湖蔣氏也是有情之輩，亦未可知。宜先使人探聽消息，然後再作道理。我挹香甚欲挽回其事，若偕你到家，又是迫於不可的了。若蔣氏果亦多情，妹妹你一則脫離苦海，二則可靠終身，我金某愁心亦釋。此時底細未明，徒欲以短見捐身，妹真愚矣！」

文卿聽挹香言言中理，心稍挽回，便道：「依你便怎樣？」挹香道：「去喚你母親來，待我來責罰幾句，叫他回復蔣氏，再停幾日接你。我便使人去探聽，可去則去之，不可去則別籌良策，何必如此之造次耶？」文卿點頭答應。挹香便命侍兒去喚鴛母到來。不一時鴛母至，挹香怒說道：「你這老虔婆該死，為什麼將女兒造次許人？今日幸虧我到這裡，否則你女兒已作夜臺之物矣。如今你快去回復前途，叫他停幾天來接，我來善言勸你女兒。但是這家蔣氏是何等樣人家，其人有多少年紀，可是有情之輩，你可以實而言。若有藏頭露尾，我探聽了出來，哼，你不要後悔。」鴛母便答道：「金公子聽稟：前日老身有個結拜的姐妹來說，嘉興蔣少峰乃富家公子，初斷鸞弦。因女兒往玄妙觀進香，被他在三清殿覷見，便托我結拜妹子到來，說及願出白銀三千兩，娶為繼室。老身因思女兒年已如此，不可再待；老身有了三千

銀子，也可度此一生。況其人甚是鍾情，年紀差長我女兒五歲，二十五歲也不為大。至於家中過度，不要說今世用不盡，就是來世也用不盡哩。我句句真言，公子不信，去探聽可也。」挹香道：「能得如此，也就罷了。」鴛母辭出，挹香對文卿道：「據他所說，尚可去得。你且放心，待我差人往嘉興探聽確實，望你萬勿輕生。」文卿點頭答應，挹香始別。

路經朱素卿門首，正欲進去，忽見假母出來，迎著挹香道：「金公子，你好久不來了。如今我們素卿女兒已從了一個杭州的陳老爺去了，有兩方手帕、兩首絕詩在這裡，叫我對公子說，因為離別有牽襟之慘，未免增難捨之心，是以繡詩於帕，留贈公子，並囑公子自己保重。」挹香大訝道：「媽媽，這話真麼？」假母道：「老身怎敢騙公子？」挹香道：「素妹妹想是想得不差，但我情何以遣耶？」說著流淚，隨了假母入內，替他討詩。不一時假母取出，呈與挹香，卻是一方白素的帕，一方銀紅的帕，上繡絕詩兩首云：

墮函飄茵感落莖，章臺柳色亦堪悲。

而今尚幸逢芳侶，一棹西湖款款隨。

其二

情天情地覓情真，鍾在君家第一人。

君太鍾情情太摯，每教杜牧暗傷神。

挹香看了詩，又流了一回淚，便問道：「陳君是何許人，素妹妹幾時去的？」假母便答道：「前月十三。這陳老爺乃是一個禮部主事，在京授職，如今已同女兒進京去了。」挹香道：「你們女兒難道做他的二夫人麼？」假母道：「雖是側室，卻比眾不同。」挹香道：「這是何故呢？」假母道：「陳老爺伉儷素來不睦，所以在著杭州，不同進京。女兒到京中去了，居然與正室一般的看待，豈不是比眾不同的？」挹香聽了稍慰，又嗟歎了一回，藏了手帕歸家。

明日午後，又至婉卿家來，婉卿接進道：「昨與你商量之後，晚上他來，我已許了訂期，後日迎娶。」挹香道：「好妹妹，你真個要去了麼？我想昔日挹翠園三十六美同敘，何等快活，何等熱鬧。如今水流花謝，都要分襟，言念及此，曷勝怨恨！」婉卿道：「金挹香，你的心我也明白，但此時節亦迫於勢之下不得已耳。」說了一回，見天色已晚，婉卿命擺酒與挹香同飲。席間說不盡分離之態，描不盡悲切之情，直飲到月上花枝，星移斗轉，方才撤席安睡。

到了明日，婉卿忽然想著呂桂卿亦有從良之念，已定於出月初三日于歸，便對挹香道：「你可知桂姐家的事麼？」挹香道：「什麼事？」婉卿道：「他也定了歸計了。」挹香道：「怎麼說？」婉卿道：「他已訂盟汪幼蘭了。」

挹香道：「有這等事？汪幼蘭是何等人，何豔福若此？」婉卿道：「聞得這汪君乃是一個極鍾情的人，與桂卿姐姐倒也契合十分。如今他的假母已經先嫁人了，桂卿姐姐定於出月初三成宜家之禮，你倒沒有曉得麼？」挹香聽罷，見呆了半晌，十分著急道：「我去看他」。別了婉卿，逕向千將坊而來。到得桂卿家，果見門前冷落，車馬杳然，像個閉門辭客的情景，便至內庭。

桂卿見挹香到來，心中想道：「我若以直而告，他是個鍾情的人，悲悲切切，又要惹出許多惆悵，添我許多惆悵。反不如與他尋氣一番，或搶白一番，待他怪了我。免得添這許多悲切，日後亦免他憶念不休。」想定，使坐在榻上。挹香進內見了桂卿，淚流滿面，上前抱住了桂卿道：「好姐姐，你為何要棄我而去？這汪幼蘭好福氣嚇？」桂卿暗忖道：「怎麼他已知了？」便假裝怒容，將挹香一推道：「你這負心薄倖之徒，我待你也不薄，你為何影兒也不到？我也曉得的，我之葑菲陋質，不和與你交契，如今你也不要認識我，我也不來認識你。我本來要從汪幼蘭作歸計去了。」說罷便哭。挹香聽了十分不解，暗思他為何出此不情之語？又一想，恍然大悟，莫非他恐我悲傷，作此伎倆騙我，使我好怪了他，免此一番悲切。咳，桂姐嚇桂姐，你的伎倆只好騙別人，那裡騙得過我？便大哭道：「好姐姐，你也不要這般了。我知道你恐我悲傷，故說此話。我素來深知姐姐多情，那裡肯信你。」桂卿聽了，不覺情隨感發，珠淚頻流道：「金挹香，你真我之知己也！如今既騙你不信，只得實訴你了，還望你不要慘傷，我心亦安。我所

訂之汪幼蘭，人甚鍾情，家亦富足，現擇於出月初三于歸，適因恐你悲感，故以小計騙君，使你怪了我，庶免你一番離別牽裾之痛。」挹香道：「我本茫然，昨於婉妹處得聞此言，心中十分懊惱。我想昔日眾姐妹花濃雪聚，何等歡娛，如今一個個分襟判袂，叫我怎不悲傷！」說罷含淚歸家，一面飭人往嘉興打聽蔣少峰，一面備幾件助妝之物。

十八日，婉卿與鄭素卿俱是吉期。挹香先至素卿家說了一番訣別之言，滴了萬斛悽惶之淚。繼至婉卿家，見歐陽家轎子，心中十分痛苦，恨不得將那轎兒打爛才好。於是進內見了婉卿，也無別說，惟道：「妹妹保重」四字。說罷，也不忍看他上轎，便對婉卿作了一個揖道：「妹妹再會了」說著，大踏步而行，可憐婉卿哭得肝腸寸裂，珠淚千行。

再說挹香自從褚、武、章與寶琴、月素、鄭素卿離去，已是不堪，又加朱、林、呂、陸也是分襟，曾幾何時，十美人芳蹤縹緲，所以弄得一個人如癡如醉，日夕在梅花館，不是晝寢，便是悶飲。愛卿與四位美人竭力勸慰，望他稍釋愁腸。挹香有時忘懷，則勉強歡笑，有時根觸，則涕淚飄零，總不能掃盡相思之念矣。數日之間，心境也不開了，形容也憔悴了。那日，愛卿與四美人勸他到園中宴賞紅榴，舒覽清和景色。挹香去游了半日，席間亦無心吟詩，惟搶三拇戰，聊飲數杯。輪到素玉，正在不定輸贏，將一隻象牙箸在杯子上攔上取下，忽園丁來報：「嘉興探聽人歸。」挹香喚進，細詢其事，方知與假母所言無異，心中又快活了些。席散，便往文卿家告知其事。

初一日，拜林會試歸來，挹香急至鄒宅相會。拜林接進書室道：「林乃不才，莫報吾弟盼望之心，言之恨恨。」挹香道：「英雄自有經綸志，到得逢時始上壇。荊山至寶，必不久藏石中，再獻之連城倍價矣。大都顯晦有時，一飛沖天者，非三年前鍛羽者耶！林哥哥又何必作劉？之故態而恨恨也。」說罷，又告訴眾美分離之事。拜林治酒相款。吾且不表。

到了初三初四兩日，乃桂卿與文卿于歸之期，挹香托拜林往二家去說道，因不忍再與他們分別，特屬他們自己保重，並贈古玩奇珍，以作催妝之助。自己在家中，同五位美人連日在醉花軒飲酒解悶。挹香歎道：「昔日我與你們在此醉花軒，真不愧『醉花』二字，如今竟變了『醉心』了。幸有你們五位作伴，否則難矣慘矣」正說間，拜林來，口中念道：「無可奈何花落去，美人已嫁莫相思。」挹香聽了悲切不堪，便邀拜林入席飲酒。挹香悉腸莫釋，帶醉銜杯。拜林會試不得意，借此痛飲。俄而兩個人不約而同，頹然大醉。愛卿命侍兒送拜林回去，自己與四美人扶了挹香，踉蹌而返。

嗣後挹香終朝不樂，雖家中有五美談心，外面有飛鴻等聚首，而無如萬斛愁腸，終難消遣，時光易過，半年來風流去散，姐妹們陸續從良，弄得挹香怨天天無柄，恨地地無禪矣。其時已是中秋，月光皎潔，桂蕊敷榮。愛卿見挹香十分不樂，命家人端整酒肴在挹翠園中賞月。

未知可有韻事否，且聽不回分解。

話說那日中秋，挹翠園設宴於拜月庭中，愛卿邀了四美人與挹香飲酒。抵暮，六人同到園中，只見月色如銀，滿園遍耀，天空雲淨，萬籟無聲。挹香一手挽了愛卿，一手搭在小素肩上，趁著月色，慢穿芳徑。林間桂蕊，撲鼻芬芳。過了海棠香館，兜入茶蘼架，穿出芍藥軒，上假山，到拜月庭，六人坐定。

愛卿道：「挹香你看，那邊這株金桂開得十分燦爛，映著月色尚且色若黃金，想日間看時更要繁盛些哩。明日命侍兒來採些做球帶倒好。」挹香微笑稱善。秋蘭道：「多採些兒做幾缸桂花梅兒，亦未始不可。」愛卿點頭稱好。素玉拍手道：「挹香，你是最善吃梅的，我們來做些與你吃可好？」挹香道：「好好好。」

說了一回，家人擺上菜來，六人飲酒。俄而玉兔騰輝，比初到愈加皎潔。挹香舉杯暢飲，四面觀望，只見觀魚小憩那邊一帶迴廊曲折縈紆，十分好看，便道：「愛姐，我想自從觀魚小憩新創了十二間旱船，我們尚未進去游過，緩日必須一玩。但是每閣中要一人？欄而立，各舉一韻事。倘有粗俗者，罰酒三杯。」愛卿笑道：「你這人，想出來的事情總是離奇古怪。請問你自己做些什麼？」挹香道：「我麼，端坐於觀魚小憩中，看你們獻技，評定甲乙後，酌加獎賞。」愛卿打了挹香一下道：「你這人太會討便宜了。我們舉韻事，你麼看著，還要惹你做試官，評什麼甲乙，加什麼獎賞，那個來依你？」挹香笑道：「不然就不好煩了。」

小素道：「你說獎賞，將什麼東西獎賞呢？」挹香聽了，想了一想道：「你若考了第一麼，我賞你一個來意可好？」小素聽了，杏臉微紅，打了挹香一下道：「你這個精油嘴！」愛卿與秋蘭聽了不解，愛卿道：「甚麼來意？」挹香笑道：「你不懂的了。」愛卿道：「你說不說？不說我要噴酒過來了。」挹香笑道：「這來意麼，就是我來陪你之意。」愛卿啐了一聲，呼了一口酒，來噴挹香。挹香慌了，一躲，卻跌在琴音懷裡。小素看見挹香跌了，恐怕他跌痛，連忙去扶挹香，自己在桌上一絆，倒跌了一交，大家倒好笑起來，於是復歸坐位。

素玉與琴音問道：「你們說這許多口號，到底甚麼講究？」挹香笑道：「你們不要問了，考了第一，自然總有好處。」愛卿與小素聽了，俱掩口而笑。大家仍舊一些不解。

正在閒觀，忽聞一陣香風從木樨林中拂來，座上六人齊聲道：「趣極矣。」又見半空中起了無數彩雲，襯得這個月如水晶球彷彿，耿耿秋宵，十分絢爛。挹香見月色團圓，美人圍繞，不覺又想著月素起來了：「曾記那年青浦歸來，月妹妹開筵相待，宴賞中秋。如今是明月仍圓，美人已杳，想他此時對這一輪皎潔，也在那裡念及我了。」想著淚如泉湧。素玉見他淚下，便道：「為甚麼好端端又要哭起來了，」愛卿道：「他必是又在那裡想眾妹妹了。」挹香道：「我不想別個，只想月妹妹。記得昔年今夕，我到他家，蒙他款酒慇懃，十分情重。況平素間常存憐愛，我患病他家，他又隨侍藥爐茶灶，又替我代償藥錢。我病痊之後，要還他藥資，他反蹙然不悅，說甚麼患難相同，理當加此，待我金挹香亦為至矣。恨只恨我金某未曾酬其美意，遽爾分離。如今對此月圓，佳人何在，你想可恨不可恨，可悲不可悲！」

素玉便勸道：「你也不要悲傷了。從來孽緣易盡，好事多磨。就是月姐姐于歸甫里，盟訂陸君，你說也是多情之輩，你也可放心些了。其餘眾姐妹們分離，這也是勢之所迫。美人易暮，年華有不再之嗟，你雖作花鈴，究難保護他們一世的。」挹香道：「你話雖是不差，你可知人生知己難為別，就是你們五位姐妹，幸得不棄我金挹香，得聯燕好，若說你們都不以鰥生為念，只怕我更加要無趣了。」說著又取出月素所遺錦囊，細細瞻玩道：「你看月妹妹臨別時，猶不忘我，繡此錦囊相贈。如今見物懷人，我能不增秋水蒹葭之感耶？」說著又大哭起來。素玉見挹香如此定騷，只得又善為解勸，愛卿與眾人也相慰，挹香方才收淚。

琴音道：「愛姐姐，我們倒不如來聯句罷。」素玉接口道：「妙。」愛卿道：「今日我們聯句，不用自出心裁，須借古人名句吟之，即景成詩，限古風一首，可好？」挹香道：「倒也使得，不知可能使我稍釋懷人之念否？」便道：「誰人起句？」秋蘭道：「自然愛姐先來。」愛卿道：「就是我先說。」便吟道：「月到中

秋分外明。」

拈香道：「這句詩害我又要牢騷了。」愛卿道：「這是何故？」拈香道：「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此時更惆悵。豈不是愈加添人感慨麼？可要我來續一句？」愛卿道：「不要你續。」琴音嚷道：「吾來續，吾來續。」便說道：「醉邊閒把舊詩評。」

愛卿道：「好，好，好。這句詩可是黃庚的麼？」琴音道：「正是。上句乃『佳客相遇慰岑寂』。」拈香道：「如今是夫妻中秋多抑鬱，酒邊閒把舊詩評了。」琴音笑了一笑，打了拈香一下道：「那個要你多嘴。」拈香道：「如此方好解我抑鬱，如今吾來說了。」愛卿道：「不要你說，要秋蘭妹說來。」拈香道：「吾就不說，但別人譏誚了河東獅吼，那時你悔之晚矣。」愛卿打了拈香一下道：「偏不要你說。秋妹快說。」拈香又笑道：「你情願做胭脂虎了麼？」

愛卿瞅了一眼，又催秋蘭說。秋蘭便想了一想道：「天街夜色涼如水。」

素玉道：「我也想著一句在這裡了。」小素道：「我也有了。」拈香道：「如此你們那個先說？素玉道：『我先說。』小素道：『讓我先說。』拈香見小素爭先，知道他詩句不甚熟的，便對素玉道：『讓他先說罷。』素玉聽了拈香，讓小素先說。

小素便道：「小醉何妨倒玉罍。」

小素說完了，素玉道：「方才被你搶說了，如今我來說了。」便道：「桂氣滿階庭。」

素玉說完，愛卿謂拈香道：「如今容你說了。」拈香道：「你們不讓我說，吾也不說了。」素玉道：「說說說。」拈香道：「不說的了。」愛卿道：「你不說麼？」立起來要扯拈香，拈香只得說道：「冷光翠色入疏櫺。」

素玉說：「如今又是愛姐來了。」愛卿便說道：「雲頭灩灩開金餅。」

拈香聽了道：「這句詩是你杜撰的。」愛卿道：「什麼杜撰，虧你一榜秋魁，難道這句詩都不曉得的麼？這是蘇舜欽《中秋新橋對月》，詩下句乃是『水面沉沉臥彩虹』，歷歷可考，怎說杜撰？」拈香笑道：「好姐姐，我同你說說頑話，你為何發起急來。如今待我來續一句罷：『銀燭秋光冷畫屏。』」

愛卿道：「又被你搶了一句。如今那個說了？」小素道：「我來說。」便道：「一醉東風費萬金。」

拈香道：「好雖好，惜乎東風不切此時。」便續一句道：「花仙夜入廣寒宮。」

愛卿道：「為何又要你聯，理該罰酒。」拈香道：「興到即吟，不妨罰酒，你斟來我吃。」愛卿便斟了一杯酒，遞與拈香。拈香道：「我要學學昔日闌紅會的吃酒法子了。」便將嘴去受愛卿手中那杯酒。愛卿見他這般情形，又好笑又好惱，只得遞與拈香吃了。然後對琴音說道：「你快些說罷。」琴音便說道：「開樽細說平生事。」

拈香又接道：「東皇費盡養花心。」

愛卿道：「為何又要你說，如今要罰跪了。」拈香聽了道：「對此嫦娥，理該下拜。」便起身出位，對月跪下，使得大家倒好笑起來。拈香跪了良久，眾人叫起他來，拈香道：「愛姐之命，豈敢妄起。」愛卿見他如此，又好氣又好笑，只得出位來扶他。於是各將月餅吃了一回。

素玉道：「如今秋蘭妹妹你說一句，我來續聯。」秋蘭點首，想了一想道：「微風動清韻。」

素玉見小素已有些醉意，便道：「淺潮半醉流霞暈。」

素玉吟完，拈香道：「愛姐你快些說，又要輪著我了。」家卿便說道：「花有清香月有陰。」

拈香道：「這十二侵韻中詩句甚少，我不來說了。」愛卿道：「豈有此理。方才不要你說，你偏要說，如今輪著你、你又嫌難，這是不能的。」拈香無法，只得細細的搜索一回，便道：「洗杓開新醞。」

素玉續道：「一半秋光此夕分。」

琴音也說道：「睡鴨香濃換夕薰。」

愛卿道：「小素妹，你說一句，等拈香收句罷。」小素便想了一想道：「如此良夜何。」

愛卿道：「為什麼說《寺經》上句子？」小素笑道：「也是古人詩句嘛。」拈香道：「雖則違例，用意頗

---

佳，就算了罷，待我來收句。」便道：「不可一日無此君。」

說著便抱了小素，小素倒覺十分顏赧。

愛卿笑道：「虧你好意思，偏做出這許多惹笑的事情出來。」挹香一頭笑，一頭挽了小素，踏月而行。愛卿等亦命侍兒扶了，各自歸房。那夕挹香便睡在沁香居小素處。

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宴賞中秋之後，終朝惆悵。那日正在書房，忽有人遞來一信，見上寫著「寓洞涇？勝塘橋弄寄，名內具。」挹香一時忘杯，便問來人，那人道：「是過遠程師老爺之命寄來的。」挹香方知是青田之書，便賞了來人，拆開視之。書云：

挹香仁弟青及：前煩馬大錄巷代館之後，不晤芝儀，瞬經二載矣。山川間阻，鴻雁亦疏，念念。前聞我弟名標蕊榜，豔羨殊深，本擬到府恭賀，緣為疾病所磨，不克如願為歉。僕去年就館洞涇，幸敝居停亦風雅一流，頗相投契。又於是處立一匯城壇門會，同集者共有六人，每逢朔望，虔禮朝真玉斗。暇則與敝居停飲酒圍棋，揪枰畫拂；聯詩分韻，牋牒夜摩。且僕又醫門罔跡，帶覽藥經；繪事經營，兼窮花稿。近又覓得天地人三元以及海島算法諸書，所以終日研求勾股弦開方，豎表桿以測高低，立八線以望遠近。故近著《勾股弦捷法》一本，約商處有用籌算，有用筆算，較之一掌金、畫地乘，更為簡便。暇時我弟可來一閱否？盼甚，望甚。

挹香看罷，暗暗稱贊道：「過青田真多能多藝人也。我正欲為父母保祈福壽，想既有匯誠壇門會，俟雙親壽誕之辰，可以虔禮朝真一部矣。」

正說間，鄒拜林至，挹香接進書房。拜林道：「方才聞尊管說，有一人寄信到來，莫非又是那一位校書從良的信麼？」挹香道：「非也。」遂將信與拜林看了。拜林道：「勾股弦、籌算開方，我也久欲一習，聞得甚為便捷。今過青田著有《捷說》，幾時好去一借了。」挹香道：「好。」說了一回，挹香命擺酒，二人開懷暢飲。斯時正是九秋天氣，庭中菊花開得頻盛，挹香道：「林哥哥你看，這一種名蟹爪菊，那一種名西施菊，以此為題，頗費雙關之意。」拜林道：「如此，與你各吟一律何如？」挹香道：「可要拈卷？」拜林道：「我來做西施菊便了，何用拈卷。」挹香道：「如此我做蟹爪菊。」二人在席間略略構思，不一時兩律俱成，各把詩箋謄出。其詩云：

蟹爪菊

蕊開黃甲散金英，骨相離奇眼倍明。  
彭澤疏花霜十里，秋江舊夢月三更。  
橫行老圃寒無力，怒攬西風夜有聲。  
湖海客來同把玩，橙香酒熟費閒評。

西施菊

西風蹂躪畫廊深，墮瓣渾無響屨音。  
草榭飛香驚鹿走，霜窓倚水誤魚沉。  
葉扶嫩綠愁顰黛，蕊孕嬌黃媚捧心。  
一棹鏡湖秋載處，淡妝濃抹拓胸襟。

二人看罷，交贊不休。挹香道：「你詩細膩。」拜林道：「你詩圓渾。」相稱贊了一回。二人直吃到杯盤狼藉，方才徹席，拜林辭去不表。

流光如駛，又是十月初旬了，楓林丹染，籬菊霜殘。挹香忽想出外一遊，信步至碧珠家，見兩個侍兒在那裡鬥草。挹香問道：「你家小姐在麼？」侍兒道：「小姐在內。金公子，你好久不來了。」挹香道：「正是。」便至裡邊。行到碧珠臥房，聽見裡面唧唧噥噥似乎有人言語。走近紙窗格內一張，不覺十分不樂，見一人年約二十五六，身穿月白棉袍，銀黃背褙，頭帶寶藍巾帽兒，足穿京式鑲鞋。最可怕者，面似鍾離再世，凶眉猴眼，一口髭鬚，根根青起。兩隻招風大耳，與豬兒無殊。居然抱了碧珠，在膝兒上旖旎。

挹香不見猶可，一見了如此情形，不覺突然忿怒，心中不服，想道：「碧妹妹為何與那人並肩疊股，如此綢繆？」想到此，心中大為忿忿。原來挹香乃是一個達人君子，就是眾姐妹朝秦暮楚的事情，俱是漠不關心，意謂他們淪落煙花，未免有此勾當。只要是才子佳人，他終不有拂醋拈酸之念。如今見了那

人如此惡劣，如此醜陋，不禁妒意頻生，醋心陡起，意謂如此美人，不該與如此蠢物作伴。又想到：「這是鴿母不好，諒情他逼令相接，叫碧妹妹也無可如何。然而碧妹妹不該如此糊塗，隨他調戲。豈不知名花乍放，怎當蝶劣蜂頑；嫩蕊初舒，須顧雲粗雨暴。縱卷花之鯨浪雖狂，而蔭葉之鶯身宜穩也。」

拈香輾轉難安，便到中堂咳了一聲嗽，碧珠連忙走出房來，看他慌慌張張的道：「你幾時來的？」拈香道：「才得到此，聞得這裡新來一位王伯操，所以特來一謁。」

碧珠聽了「王伯操」三字，不覺臉泛芙蓉，低了頭道：「沒有什麼王伯操在此。」拈香聽了便笑道：「沒有王伯操，諒情他滾了，也就罷了。」碧珠道：「我房中在那裡收什箱籠，座頭都僭，我們可到西書房去坐罷。」拈香便佯說道：「我就要去的，倒是你房中坐坐罷。」碧珠道：「房中堆得歷亂，坐地俱沒有在那裡。」拈香尷尬尷尬的說道：「如此就是西書房去。」於是二人挽手而行。

到了西書房，二人坐下，碧珠啟口道：「你長久不來了，家中愛姐與四位姐姐都好？」拈香道：「多謝記念。他們都好，叫我問安妹妹。」碧妹又道：「聞得月素妹妹已經出嫁甬直，你又少一個知己了。」拈香道：「原是，但久墮風塵，也非了局，如今從了陸公而去，倒也罷了，不過我金某惆悵些兒就是。妹妹終身，我也望你早些擇一個標標緻致、憐憐惜惜的人從了他去，我也放心得下了，免得在著花前難以自主。設使遇著幾個文人墨士，自然惜玉憐香。我也替你歡喜。倘遇著了鄉愚村稚、俗物蠢奴，只知悅色，不知鍾情，你又不能違假母之命，阿意曲從，不是我金某拂醋拈酸，定要替妹妹代為不平的。」碧珠聽了這番話，又慚又敬，知其見了此人，所以有此一番言語，不覺淒然淚下。便道：「你話雖確切，奈此時苦海難超，你可替我想個法兒才好。」拈香點頭稱是，說著假意放了一隻荳蔻的匣兒在桌上，即辭以出。

到了上燈時候，拈香重至碧珠家，仍在窗格中一望，見那人仍在，暗恨道：「碧妹妹太覺不聰明了。方才我說了這席話，原是不許漁郎問津之意，誰知道他竟不達予懷，仍舊與那人戀戀，他也太不惜了。」便重複走進，喚道：「碧妹妹，我忘了一件東西在這裡了。」碧珠連忙出來說道：「忘的什麼東西？」拈香道：「是一隻荳蔻匣兒。」於是復同碧珠到西書房，拈香取了匣兒藏好，便裝作行路疲乏之狀，倒身臥在榻上，說道：「妹妹，我方才別了你到滄浪亭去遊玩了一番，走了許多路，好不腿疼。你可有什麼事情，你自請便，待我歇息一會兒。」碧珠道：「沒有什麼事，我來替你捶捶腿兒可好？」拈香道：「不要，不要。待我睡一回就好的。」於是二人談談說說，已是吃晚膳時候了。拈香故意延挨，碧珠道：「今日可在這裡用了晚膳去罷。」拈香道：「好。」碧珠道：「我去叫他們端整。」拈香道：「如此倒勞動妹妹了。」碧珠只得去吩咐鴿母備酒。

不一時酒席排在西書房，碧妹一同陪飲。半酣，拈香又佯問道：「妹妹，你可有別的事情，可要去停當了，然後再來暢飲，不要耽誤了。」碧珠看他如此，明知微含醋意，有意來的，本來那人心中十分惡他，只為假母處不能違拗，如今拈香來了，正好順水推船了。便道：「沒有什麼事兒，只消叫假母去調停便了。」拈香使命侍兒喚假母到來，身邊取了二十幾兩銀子，遞與假母道：「諸多攪擾，心甚不安。這裡些些微禮，望媽媽勿笑是幸。」假母見了這許多銀子，便歡天喜地謝道：「如何又要公子破費？」拈香道：「說那裡話來。但是小生今日醉了，歸家又晚，欲懇老媽媽假一空榻與我一睡最妙。」假母笑了笑，道：「公子又來了，這也何須向老身說得，只消女兒說就是了。」拈香笑而點首。見碧珠扯了假母，唧唧的囑了一番，又見假母去了，遂復飲酒不表。

再說假母依了碧珠的話兒，來到房中，那人見了假母，便嚷道：「你們女兒為何去了不來？方才來的是什麼人？」假母連忙說道：「賈大爺，方才來的乃是女兒最契洽的舊好，他每月貼助我們薪水的金拈香公子。女兒因他在那裡，所以陪他飲酒。」那人道：「莫非就是前科新中，人稱風流孝廉金拈香麼？」假母道：「一些不錯。他家中一妻四妾，都是花月場中娶來的。捨此之外，連我們女兒還有三十幾位美人知己，為人甚是多情，又慷慨，又不曾拂醋拈酸，所以姐妹們都十分敬重的。」那人道：「既是他在，也就罷了。若說別人，吾就不依了。」說著便辭了假母而去。

看官，你道這人是何等樣人？原來是個市儈之徒。父親賈必清，他叫賈寧，家中開著一片紙紮鋪兒，

倒想尋花問柳，你想可笑不可笑。我且一言表過。

再說挹香與碧珠談談說說，直飲到玉漏沉沉，方才撤席。挹香對碧珠道：「我醉極了，要睡了。」便在榻上橫下。碧珠道：「為什麼不到房中去睡？」挹香道：「就是這裡倒也幽雅。」碧珠道：「那個說的？」便扯了挹香到房中安睡。一夜無詞。

明日歸家，至梅花館，見愛卿在那裡製什麼酒兒，一見挹香，便問道：「你昨夜在於何處？」挹香道：「在著碧妹妹家中。」便將昨夜之事告訴一遍。愛卿笑道：「想你秋闈已捷，為什麼還有許多酸秀才氣？」挹香笑道：「不是我酸意如此，因見了這個人與碧妹妹旖旎，心中甚是不平，所以有此一舉。」愛卿道：「你總做許多不成人美之事。」挹香道：「什麼不成人美？回絕了一個鍋臉的，換了一個金挹香，只怕好得很哩。」愛卿笑道：「真是蝦蟆跳在戥盤，一一自稱自贊。」二人說了一回，挹香問道：「你在這裡做什麼酒兒？」愛卿道：「昨日林伯伯送來一壇十年陳的紹興酒，及至開壇，只剩五六斤了，所以我在這裡加些冰糖、松肉、橘紅在內，浸幾天，吃時其味更加釀了。」挹香道：「好好好。」便至怡芳院、沁香居、媚紅軒、步嬌館四處，講了一回閒話，又至省親堂與父母言笑一回，便歸怡芳院安寢。

明日清晨起身，先至內庭問過父母的安，正待出外，忽報陸麗春、王湘雲來，挹香十分得意，邀至梅花館，與愛卿等五人聚首。

談了一回，命備酒席。不一時酒席已備，家人來顧道：「排在那裡？」挹香想一想道：「排在觀魚小憩之中。」於是挹香同了七位美人步進挹翠園，遊玩片刻，偕至觀魚小憩。席上坐定，挹香便向愛卿道：「我與你中秋夜說的，可惜今日早般上沒有十二位美人在此，不然倒也是件韻事。少頃酒後，你們可要上去玩玩。」眾人道：「好。」

於是八人飲了一回，愛卿邀了六位美人同登水閣。挹香獨自一人在著下邊，看他們齊登閣上，比背聯鉤，蓮步輕移，一個個？欄而立，觀看游魚咬藻，宛如錦屏風一般豔麗，又如花假山一樣鮮妍，鬢影衣香，蟬娟鬥媚，令人十分可愛。俄而見愛卿以口中荳蔻吐入池中，池內金魚爭咬之，翻來綠水之中，鬥到青萍之側。又見麗春對著那魚兒嘻嘻的笑著，王湘雲亦以荳蔻喂之，引動了幾個掛珠蛋種細白花鱗爭先奪後，甚為可觀。眾美人盡以荳蔻喂之，金魚掉尾而齊來，正遇一陣微風，約定半池萍藻，水底天光，劃腳一線。秋蘭以香津吐下，激動水痕，圓到岸邊。而後小素亦以香津吐去，吐得不巧，恰吐至金魚頭上，那魚搖了幾搖，悠然而逝。挹香見了哈哈大笑。又見琴音、素玉二個斜倚雕欄，也不吐香津，也不喂荳蔻，默默看著一對比目魚兒。愛卿道：「我們下去吃酒罷。」便同六人下閣。

挹香忽然想著，對愛卿道：「你做的酒浸了一宵，可以吃的了。今日趁麗春姐、湘雲姐俱在，正好一嘗佳液。」愛卿點頭稱善，便命侍兒往梅花館取來，另用琥珀杯盛之，每人一盞。各人飲之，果然味甘香而帶釀，吃了一杯，各向愛卿討第二杯。愛卿道：「此酒一杯要抵旨酒十杯，你們須要慢些吃才是。」大家點頭稱是。獨有小素嘗此佳釀，甚是滋滋有味，眾人才飲得半杯，他已一杯飲盡，又向愛卿討酒。一杯一杯復一杯，連吃了五杯，頃刻間臉泛芙蓉，頹然酩酊。挹香笑說道：「妹妹，你醉了。」小素道：「我不醉，我還要酒吃。」說著立了起來，足幾逗，險些跌倒。幸虧扶得快，扶住了，小素便倒在挹香懷內，口中只管討酒吃。七人齊聲大笑。挹香便同侍兒扶至房中，小素對挹香看看，又說道：「香哥哥，我要酒吃。」挹香道：「你吃得這般了，還要討酒吃？」說著命侍兒取了醒醉湯來，與他吃了，扶他到？上睡好。又坐了良久，恐他要吐，命侍兒陪了他。自己又至園中，與眾美人飲了一回，方才散席。湘、麗二人辭了挹香與愛卿等歸去。吾且不表。

時光易過，冬去春回，轉瞬間又是三月豔陽天氣了，桃紅柳綠，鳥語花香。挹香又要追尋一件韻事出來。

不知甚麼韻事，且聽下回分解。

說話挹香見園中春光明媚，萬卉爭妍，忽然想著明日是三月十一，支硯范墳不勝熱鬧，今日初十，何妨先去一遊。便從園中走至拜林處，恰巧葉仲英、姚夢仙、吳紫臣俱在，見挹香大喜，接入書房坐定。

挹香謂拜林道：「今日欲邀兄到支硯一遊，未識有興否？」拜林道：「正合我意。方才夢仙說及在會幾個同往一遊，船已喚定，舟內和牌。但我和牌不能及你，正欲命人到來，你今來了，真是適逢其會。」葉仲英道：「時候不早了，快些下船罷。」於是五人登舟，柔櫓輕搖，出閶門而去。

吳紫臣道：「如今好和牌了。」挹香道：「和什麼倍頭？」拜林道：「自然十二倍，八京四夢。」挹香道：「何不加一倍斷磕碰碰，十三倍似乎好玩一些。」夢仙道：「好」。於是用天地人和排了位次，拜林拾了天牌，天勿動，紫臣拾了人牌，夢仙拾了地牌，仲英拾了和牌。夢仙與紫臣換了一個坐位。紫臣道：「今天我要輸了，坐在夢仙下家，他是緊長牌的人。」夢仙道：「我的上家也是不甚熟諳的，藏死門活，硬碰硬吃，我比你更加不好來。」說笑了一回，挹香道：「我來看和牌，替你們派碼子可好？」於是每人四兩碼子，么二行閒，闖不算。紫臣碰了四圈莊，和了兩次，立六直長斷不同。拜林見自己輸了，便向挹香道：「你來代幾圈罷。」於是挹香坐下。

拜林往船頭上觀看，見一路上桃紅柳綠，春色如畫，往來行舟，麗姝頗盛。正看間，聽見艙內葉仲英大笑拍手道：「做了一副大牌了。」拜林望上家一看，卻是一副血九和的七碰頭同，仲英拿了四張夢張，摸了第一張血九碰夢，仲英哈哈大笑道：「算不清了。」挹香道：「本身六付加順京莊七碰頭同，連子共十四副，血九碰夢作十二副，又三張六夢並作三十二副，作八不過二百五十六副，怎麼快活得算都算不清楚？」遂收了籌碼，和好了牌。挹香向仲英道：「你還錯去八倍來，難得莊門八倍不要錢的麼，」仲英悔道：「錯把你們了。」眾人齊道：「只好如此。不然我們要攬光了。」正說著，夢仙說道：「不好，不好，六圈莊和了二次，如何，如何？」挹香笑道：「夢哥哥，你捉惡棍時頗有勇力，為何此刻碰和用不出了？」笑說了一回。

到了吳紫臣做莊，挹香搖了一個七轟，與紫臣換了，便將牌兒豎了十張，卻是三個磕子。挹香道：「怪不得要輸。俗語云：『三磕勿開招，輸得鼻頭焦。』」口中說著，又將那十張豎起，又是三個磕子，挹香暗暗歡喜。拜林見豎手等四六碰滿，乃是立直長斷七碰斷不同，喜得手舞足蹈，便向上家仲英處一看，乃是一個宕八張，便往下家夢仙處一看，也是宕八張。夢仙道：「林哥哥，你看兩家牌，是不准開口的嚇。」拜林點頭答應。兜至對家，看紫臣起了一張四六，心裡一跳，又看他東搭西搭，四六卻是死子，便鬥了出來。拜林道：「闖禍了。」挹香便攤下牌道：「飛地立元七碰頭同，長吃子十六副，加京磕兩副，又把夢張看了七副，共二十五副，一作六十四副，共一千六百副一家。紫臣是莊，要輸雙倍。」大家道：「我們多攬光矣。」挹香道：「林哥哥，如今你反本出贏了。」拜林歡喜，便將贏的會了船鈔，另外又賞了他一兩，船家歡喜稱謝。

艙中諸人說了一番閒話，舟已抵支硯，夢仙命舟人擺飯。五人飯罷，各自登岸，仲英道：「我等腳都健的，不必坐轎，隨意暢游幾處。」拜林道：「好。」於是著屐登山，窮探勝跡，遊了一回。見天起陰霧，紫臣道：「不要遇雨，回舟去罷。」四人點頭，下船重新設席飲酒。

舟抵洞涇，拜林道：「香弟，前面勝塘橋不遠，你可同我去一訪青田，把他前日信中說的《勾股弦籌算捷說》著作去借來一觀。」挹香稱善，二人即登岸往訪之，問了一個信，始知呂姓館中。至門即命通報，青田聞挹香來，十分歡喜，即忙出接，謙遜了一回。青田引二人至書室，先與拜林通了名姓，始問適從何來。挹香道：「今日遊玩支硯，舟中碰了半日和。刻間舟抵洞涇，前日青翁信中所言《勾股捷說》一書，今拜林兄欲思一假，不知肯否？」青田稱好，即檢出付與挹香道：「此是副本，但是算時廉籌要多，不能以九根為限。」拜林看了一回，然後藏好。

挹香道：「青翁，匪誠壇門友何人？」青田道：「一為燕墨綬，善於遊戲；一為周子鳴，好飲疏狂：一

為易菊卿，善唱大面；一為計寶卿，精繪墨蟹，更有一個守樹生，彈得一手好月琴：共五人。後日清明，我要返舍幾天，十五一期門會不能到了。」拜林又問幾時到館，青田道：「要二十邊矣。」

談講了一回，二人辭別。回船後再整杯盤，重新飲酒。

不片時舟掛順帆，城中已到，天色已暮，各人登岸回家，挹香至省親堂，見五美人俱在，便見了父母，告知一切。又道：「明日支硎必盛，爹爹母親可去一遊。」鐵山道：「我輩老年人，沒有什麼興致的了。明白你同五位媳婦去游罷。吟梅幼小，不可帶去。」愛卿等道：「如此，婆婆何不同去，吟梅可交乳母的。」鐵山道：「好雖好，但是我二人近來遊興頗少，你們去便了。」說了一回，各自告退。挹香亦歸書室，晚膳後至梅花館安睡。

明日起早，喚了一隻畫舫，又去請父母同去。父母仍云不去，又云：「我等老年人宜乎守家。」挹香唯唯聽命，便至梅花館催五美人梳妝好了，又命乳媼領了吟梅，叮囑當心，便一同下船。榜人啟棹，緩緩而行。挹香道：「我們在著船中甚是寂寞。」素玉道：「寂寞便怎樣？」琴音道：「和牌消遣可好？」挹香道：「我昨日代林哥哥碰了幾圈莊，十分討厭，今日再碰，不甚有興。」小素道：「如何何以消遣？」挹香道：「你們和紙牌可會？」琴音、素玉齊道：「會的。」愛卿道：「如此你們去和紙牌，我來與秋蘭妹下棋。」開了一回舟，已抵支硎山，挹香即僱了六乘山轎，緩緩行來。先至觀音山，果然勝景不凡，幽閒各具，四面峭石為山，湧泉為池，蒼松翠柏，異草名花，別饒勝境。又至石觀音轉上殿許多勝跡，遊玩了一番，然後下山，乘轎向天平進發。遊人見了挹香的六肩轎兒，都蜂擁來觀，有的羨慕。有的稱揚，認識挹香者都說他是個風流孝廉公，後面是一妻四妾。

俄而過了童子門，不數里已至天平。六人出轎，先往范公祠瞻仰了一回。挹香謂愛卿道：「文正公忠義一生，名標千古，先天下這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至今俎豆馨香，猶傳當世。」愛卿點頭稱是。小素觀看一回，低低的向挹香道：「文正公之眉為何生得如此？」挹香道：「這名火又眉，又名三角眉。文正公一生爵鐵，全在此眉。」小素點頭暗記。游了一回，挹香命侍兒扶了五位美人出祠，至九曲橋，又至二松樺，高義園許多勝跡處摹訪，復至下白雲晤方丈，即在吳中第一泉呂茶小憩。眾人都圍住挹香們六人觀看。挹香道：「你們可要到山上去了，可還走得動否？」愛卿道：「既有此游，宜遍尋勝境，安得不去。」挹香道：「如此甚好。」茶罷，別了方丈，步行上山，去了一線天，過了山坳，看不盡名花瑤草，怪石奇峰。

走了半晌，山徑模糊，挹香道：「如今不好上去了。」愛卿道：「我卻不信。」便獨自扶婢而行，轉了幾個灣，峰回路轉，有路可通。愛卿便喚道：「素妹妹，你們快些來，有路可行了。」挹香聽了，即同四人繞徑而行。愛卿笑道：「這裡更加幽雅了。」但見懸崖瀉瀑，松老成龍。正行間，忽聞深林中鐘聲隱隱，六人心志俱清。

尋聲而往，未半里，忽見叢林中露出一帶短垣，又行數步，見上書「白雲中院」。挹香道：「中白雲了，我們進去接接力。」遂同入寺，小沙彌接進，晤見住持德中，邀入石室獻茶。挹香謂愛卿道：「你好題一首詩了。」愛卿笑道：「你替我寫。」挹香點頭答應。愛卿便吟成一首，將草稿遞與挹香。挹香即掃去綠苔，題於石上，下書「松陵女史鈕愛卿偶題」。其詩曰：

偕伴興偏殷，行行到白雲。  
峰高天不讓，地峻路難分。  
古洞堪藏俗，深山早絕氛。  
吟哦添逸趣，遊覽志紛紛。

挹香寫完，讀了一遍，大為得意。良久下山，挹香道：「無隱庵頗近，可要遊玩了？」琴、素二人道：「既來之，則游之。」便又坐轎至無隱，六人暢游一過，始興盡言歸。

轎至船邊，六人始登歸棹。挹香道：「今日如此勝游，不可無詩，待我來首倡何如？」眾美道：「好。」挹香便吟云：

慢移游屐訪名山，俗恨閒愁一例刪。

願與野僧為伴侶，幾時跨鶴出塵寰。  
愛卿道：「好雖好，惜有厭絕紅塵之意。」

於是也吟云：

節屆清明景色佳，紅羅先繡踏青鞋。  
蘭橈桂槳輕移去，探盡山巔與水涯。

愛卿吟完，含笑遞與挹香道：「不甚好，不甚好。」挹香接來一看道：「好好好。秋妹妹，你也來吟一首。」秋蘭想了一想，也吟云：

三春遊屐鬧如雲，到處奇花馥又芬。  
啼鳥一聲聽宛轉，桃林紅雨落紛紛。

挹香贊道：「按聲合拍，洵是佳章。如今那個來了？」琴音道：「我也有一首不通的在此。」便念云：

桃已成陰柳乍勻，春來麗色一番新。  
昨宵買得遊山屐，願與峰嵐氣味親。

琴音吟完了，挹香便下去捏他蓮瓣，慌得琴音道：「你做什麼？」挹香笑說道：「看你這雙纖不盈掬的小足，如何穿那遊山之屐。」琴音嗤的笑了一聲，把小足踢了挹香一下道：「還不走開！」愛卿笑道：「不要吵了。如今素玉妹你來罷。」素玉便吟云：

黃鸝頻喚畫橋東，新雨才過淑氣融。  
柳色橫塘春水綠，杏花村店酒旗紅。  
隨人戲蝶穿芳徑，抱絮狂蜂逐午風。  
興盡一番遊賞後，溪頭歸路問漁翁。

挹香大贊道：「詩中有畫，宛如繪出輞川佳景。前次雁字詩被你占了頭等，如今你做了律詩，只怕又要讓卿居首矣。」說著又教小素吟詠。小素搜索了良久吟云：

困人天氣惜芳辰，閒約同儔效問津。  
記得畫橋紅雨下，夕陽蕭鼓最宜人。

小素吟完，挹香又說道：「如此佳景，我當再續以詩。」於是又吟云：

晴日輕雲景足幽，閒遊移屐到山陬。  
掠風雛燕渾無賴，糝徑楊花不自由。  
贏得杖頭尋舊約，拼將婪尾破新愁。  
劇憐南浦魂銷處，芳草萋萋碧水流。

不多時舟已進城，轎夫等已在那裡伺候了。五人乘轎而歸，不表。

且說明日乃是清明佳節，挹香獨自一個人，乘著一匹駿馬，往虎阜而來。是日天氣晴和，遊人畢集，往來畫舫，雪聚花濃。挹香一路觀瞻，揚鞭得意，及至回憶前情，又覺又添出許多惆悵。因想道：「昔日兩次鬧紅，何等歡樂，如今在會的人去了一半了。」想到此處，眼中盈盈欲淚，勉強忍住了。

到著山中，復至真娘墓上瞻拜了一回，便題詩一律於墓上云：

重臨古塚玉驄停，為溯芳名淚暗零。  
無意竹枝橫個個，有情春草護青青。  
淒看皎潔亭前月，愁聽叮咚塔上鈴。  
怪煞往來游屐眾，幾人憑弔落花靈。

題畢下山，吩咐馬夫在半塘伺候。他獨自一人，喚了一隻絕無遮蓋的小舟，命舵工緩緩而行，在畫舫兩旁穿來穿去。也有人見他落拓俳謔的，也有愛他面龐俊秀的，交頭接耳的說著。挹香見了這許多佳麗，心中又寬慰了些，便成集古一絕云：

綠綺聲中酒半消，玉人何處教吹簫。

畫船轉過垂楊外，花不知名分外嬌。

於是一聲欸乃，復向前行，見無數蘭橈桂槳，錯雜其間，真個是如入眾香國裡，目不暇接。正看間，那邊一隻畫舫喚道：「金挹香，你為什麼落拓至此，莫不是要飽餐秀色？」挹香一看，卻是陸麗仙，便笑說道：「思學漁郎，不知訪得桃源否？」麗仙也笑道：「快到我們船上來罷。」挹香付了幾百錢與舟人，過麗仙船上，只見裡面吳雪琴、方素芝、陸麗春、蔣絳仙、何月娟、何雅仙、袁巧雲、謝慧瓊八個美人亦在其內。挹香大笑道：「你們都在這裡，我若不泛扁舟，豈不負此佳興。」正說間，又見房艙中三美姍姍而至，挹香細細一看，卻原來是梅愛春、陸綺雲、陳秀英，都與挹香相見。麗仙道：「金挹香，你為什麼長久不到我家裡談談？」挹香正欲開言，忽月娟接口道：「如今愛姐與四位妹妹在家，他那裡肯到外邊來談談。」大家笑說道：「不錯，不錯。」挹香道：「非也。前兩日因許多俗務，所以羈住了身子，如今是有暇了。」說著只見舟人擺上菜來，十二位美人連挹香十三人，擺了一桌圓臺，團團坐下。

挹香道：「可要想些侑酒雅令？」雪琴道：「這個必須要的。你做令官，我們聽令就是了。」陸麗仙便斟了一觥酒，奉與挹香飲盡。挹香想了一想道：「是令先說一燈謎，打四書一句，下用諺語兩句作收，俱要貫串。說錯者罰酒三觥，重說。不說者罰酒五觥。眾姐姐聽著，我先起令了。」便說道：「標梅迨吉望于歸——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諺語云：兒大須婚，女大須嫁。如今你們都知道了，那位說？」

袁巧雲道：「我來說。」便道：「上不在上，下不在下，左不在左，右不在右——不偏之謂中。諺語云：四面勿著實，記記打來鼓當中。」挹香道：「倒也新奇。雪琴姐姐，你說一個罷。」雪琴便想了一想道：「楊君曄大無醫治，宰去嚶嚶始獲安——殺雞。」挹香聽了笑道：「什麼諺語。」雪琴將手帕按住，只管嘻嘻的笑。陸麗春道：「快些說出來，為什麼只管笑著？」雪琴道：「諺語麼，只管羊卵子，不管羊性命。」大家聽了，俱拍手大笑。

挹香道：「那位姐姐來了？」麗春道：「我來說個罷。」於是便說道：「流水無情——逝者如斯夫。諺語云：急流勇退，油不關水。」

挹香聽了麗春之令，心甚不樂。麗仙猜著挹香心裡，便向月娟道：「如今你說了。」月娟想了想，便說道：「不憚七里山塘路，萍水相逢亦是緣——有朋自遠方來。」諺語云：湊巧湊巧。」挹香聽了點頭道：「倒也即景生情。如今絳仙妹妹你來了。」絳仙便說道：「思君伉儷閨幃景——宜爾室家。諺語云：福氣大，快樂多。」挹香聽了哈哈大笑道：「好好好，真會說令。」於是又叫方素芝、何雅仙說令，二人道：「我們想不出這許多巧語，情願罰酒。」於是各飲五觥。挹香又催陸綺雲說，綺雲道：「但是不通不要笑，不要罰酒才好。」愛春道：「你說，你說。」綺雲便笑說道：「拜倒妝臺聽訓責——是焉得為大丈夫乎。諺語云：「怕老婆，跪踏板。」挹香聽了拍手稱妙。於是挨著陳秀英說，秀英道：「我願罰酒。」便吃了酒。輪著梅愛春說，愛春想了一回道：「坐以待旦——終夜不寢。諺語云：六月裡吃生薑——伏辣。」愛春說完，大家都笑道：「愛妹妹倒是一個渴睡漢，這一夜不睡，有什麼伏辣？」大家說了又笑。

挹香道：「不要笑了，如今要慧姐姐來了。」慧瓊點頭道：「他憐著我，我愛著他——愛人者，人詎 R 之。諺語云：自古英雄惜好漢，從來才子惜佳人。」挹香聽慧瓊說了，不覺又想著他義妹了，歎道：「慧姐姐，你麼此時還在這裡與我相敘，那裡知月妹妹已乘龍得選，竟作人面桃花了。回憶昔日初至護芳樓，一同飲酒舉觴，何等高興，如今細細算來，十二人中已去五人，連月妹妹共是六人。好景難長，美人易別，豈不傷哉！」說罷涔涔下淚。慧瓊聽挹香說了一番，也覺心中淒切，思念月素，只得婉言勸慰挹香道：「快些收令，莫再悲傷了。」挹香便長歎一聲道：「收令了，大家聽著。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明朝散髮弄扁舟——我將去之。諺語云：一著不到處，滿盤多是空。」說罷，大家嗟歎。

又飲了一回，已是夕陽在山，舟始開回。挹香到半塘，辭了眾美人登岸，乘馬而歸。

不知已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虎阜歸來，先至省親堂去了一回，便至梅花館，愛卿接著，說道：「秋蘭妹妹今日下午腹痛得很，大都要分娩了，你快些去看看他來。」挹香聽了，連忙到怡芳院。秋蘭已有九月身孕，分娩正及其時。挹香見秋蘭緊咬牙關，啣啣之聲不絕，挹香心中十分不捨，便道：「如今可痛得好些？」秋蘭見挹香叫，便張開了眼兒，扯了挹香說道：「都是你不好，如今痛得很，如何，如何！」

挹香聽了，又可憐又可笑，便道：「你可耐著，我去喚穩婆來。」於是親身去稟知父母，又命家人去覓穩婆，又至怡芳院陪著秋蘭。不一時小素、琴音等都至，當心一切，又備了開產金丹、益母膏等物。停了一回，穩婆亦至。秋蘭一陣緊一陣，看他雙眉緊蹙，輾轉難定。直至二更光景，方才產下，呱呱有聲。穩婆即來報喜道：「乃是一位千金小姐。」挹香聽了倒也歡喜，看看孕婦，尚稱安適。於是穩婆替他洗了浴，包紮好了。愛卿對挹香道：「你可命他一名。」挹香笑說道：「秋蘭妹妹生的，叫了小蘭可好？」愛卿點頭稱善。挹香見秋蘭母子平安，心就放了，吩咐侍兒當心伏侍，自己到梅花館去安睡。吾且不表。

再說一日，挹香到慧瓊家，慧瓊道：「香弟弟，葉仲英乃是你的好友，到底家中如何？性情究竟可好？」挹香道：「慧姐，你問他則甚？莫非有終身相托之意乎？」慧瓊聽了，低了一低頭，說道：「你怎麼曉得？」挹香笑說道：「要知心上事，但聽口中言。況且平素間見你們如此莫逆，我早覷破隱衷。若說仲哥哥家中，雖不過豐，其日用所需可以無慮。至於性情，姐姐你也知道了。若果姐姐有心於彼，可要我來作個冰人？一則姐姐到了仲哥家去，我也安心；二則仍可與姐姐相見。這樁事我也替你想了長久了。」慧瓊道：「如此說來，仲英不妨相托的了？」挹香道：「不妨，不妨。我金挹香為你們終身之事，最是關心，所慮者日後終身無靠。如今姐姐若訂盟仲英，我也不必為你躊躇了。我少頃同你去作冰人，免得你們兩造難以啟口。」慧瓊聽了點頭稱好。

挹香又談了一回，方才告別。正擬往葉宅一行，半途忽遇方素芝的侍兒苹香喚住道：「金公子，你為何長久不來，前日家小姐偶染風寒，現下十分沉重，終日昏昏，茶湯懶進。我是去請醫生，你快些去一望罷。」挹香聽了，愀然道：「你們小姐如何驟然間患起病來，卻是什麼症兒？」苹兒道：「初起時微寒微熱，到後來日重日輕，七天沒有退涼矣。」挹香道：「有如此事，我去看，我去看。」說著竟往素芝家來。入門恰遇飛花侍兒迎著道：「金公子，不好了，我們小姐前日得了傷寒之症，如今已昏去了，不知可還喚得醒否。」挹香聽了，慌得手足無措，便道：「怎麼說？」飛花道：「小姐昏去了。」挹香道：「小姐竟昏去了麼？」說著淚都含不住，急急走向裡邊。要緊了忘跨門檻，一交跌倒，也不顧痛不痛，忙爬起來，即至素芝房中。見素芝芳容憔悴，僵臥在床，假母與侍兒們正在呼喚。挹香進去，假母告知其事，大家流淚。挹香頻頻呼喚，素芝方才醒來，見了挹香，大哭道：「你為什麼此時才來！吾是不濟的了，我死之後，你千萬不要想我。飛鴻姐姐處我有《修竹齋詩鈔》一部，君如不棄，替我付之手民，留於世間，亦可表我一生之淪落，我死亦無憾矣。」

挹香聽了，心中猶如刀割，勉強含著淚道：「妹妹放心，不要說這許多傷心話兒。此時病魔纏繞，也是月晦年災，安心保養，自然否及泰來。」正說間，醫生到來，挹香即陪了診脈開方。醫生對挹香說：「此病日感風邪，積而不化。今日第七天，如能透汗，或可有望，不然則無救也。」挹香聽了，心中大駭。送了醫生，那夕就在素芝家扶持一切。素芝雖不透涼，看他倒覺好些，挹香心中方慰。

到了明日，暫別素芝歸家，便至葉宅晤仲英，細說慧瓊之事。仲英大喜，又托挹香往來說合，擇於四月朔迎歸。其時已二十六日了，挹香笑道：「癡郎，何情急乃爾，待我去與慧姐商量。只怕為期太促，不能如願，便怎樣？」仲英道：「假使不能，只能重行擇吉。」挹香點頭稱是，復至慧瓊家說明其事。慧瓊允許，挹香大喜，又去回復仲英。仲英歡喜非凡，端整吉期之事，吾且慢表。

再說挹香替仲英作伐之後，又至素芝家來看視，見仍舊懨懨，不分好歹，便吩咐當心一切。自己也住在素芝家伏侍。到了仲英吉期，挹香只得暫別素芝，來葉宅賀喜。是日熱鬧非凡，到了吉時，發轎到



慧瓊家迎接。俄而轎子臨門，一派笙歌，賓相請新人登甕行禮，送入洞房。到了晚上，挹香笑說道：「前者你們鬧我的新房，如今要還報了。」也邀了姚夢仙、鄒拜林、吳紫臣、屈昌侯、周紀蓮、陳傳雲、徐福庭七個好友，一哄而進。仲英道：「前者你娶愛嫂嫂的時候說的，新人即是舊好，為什麼還要如此？」挹香道：「今夕我不是來鬧新房的，來看看我們慧姐姐，見見你們慧嫂嫂。叫你們慧嫂嫂，我們慧姐姐來見見我媒叔叔媒弟弟。」挹香說罷，眾人哄然大笑。仲英復笑道：「你也太不聰明了。可曉得你的慧嫂嫂就是你的慧姐姐，認得慧姐姐，還要見什麼慧嫂嫂。」仲英說完，大家又好笑起來。拜林接口道：「仲英弟，你自己不聰明，為何倒怪別人？」仲英道：「怎麼倒是我不聰明？」拜林道：「如今慧姐姐做了你的夫人了，確是慧嫂嫂，與著昔時慧姐姐是兩樣的了。」眾人道：「不錯，不錯。昔日是香弟弟，如今是香叔叔了。」

仲英被眾人唇槍舌劍說得來莫可措詞，便笑說道：「依你們便怎麼樣呢？」挹香道：「前次你們鬧我的新房，要什麼果兒不果兒，如今我們只要請慧嫂嫂出來見見我香叔叔，認認我香弟弟，也就罷了。不然我們不出去了，鬧到天明，看你如何。」仲英道：「這亦何妨。」拜林笑道：「你若不請慧嫂嫂出來，我林伯伯自己來請了，豈特香叔叔一人要見哉？」促英無奈，只得請慧瓊易去冠裳相見。挹香等見慧瓊更加？媚，心中甚是欽慕，眾人乃一齊上前相見。慧瓊低頭回禮畢。獨有挹香一個人未曾見禮，嚷道：「你們都見過禮了，快些下來，讓我見禮。」眾人連忙讓了挹香。挹香即上前深深一揖，雙膝跪下，口稱「慧嫂嫂在上，香叔叔在此叩見。」大家看見，都好笑起來，使得慧瓊滿面暈赤，又不好去扶他，不禁嫣然一笑，回轉嬌軀。仲英扶了挹香起來道：「別人家嫂嫂，要你跪什麼踏板。」挹香笑道：「長嫂為母，理該下跪。」

眾人聽了，拍手大笑起來。鬧了一回，然後出外飲酒。席上談談說說，飲到二鼓時候，方才散席，各自回家。

再說素芝家，挹香二日不至，素芝病勢益篤，或有時昏昏睡去，竟致人事不知；或有時稍稍清楚，便問挹香在否。可憐情之所鍾，猶依依莫釋。假母見此情形，十分發急，聞得葑門有一個石佛在那裡賜人仙劑，可以起死還生，假母便命侍兒備了香燭，虔誠一念，到那裡求取仙劑。所求卻非別物，乃是香灰一撮，淨水半杯。歸來煎與素芝吃了，效驗毫無。素芝口中無非念著挹香，頻問為何不來。及至初三日，病危，乃向假母道：「兒病莫可繆矣。本來再思助你幾年，以報養之恩，如今是不能了。萬望兒死之後，可對金挹香說，女兒本欲等他再會一面，如今是來不及了，叫他不要悲傷。托他刊的詩稿，千萬不要忘了。」說著又向假母討了紙筆，伏枕而書四句絕命詞，遞與假母道：「挹香若來，付彼可也。」言訖昏昏睡去。

不知素芝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方素芝叮囑了一番假母，又昏昏睡去。到了黃昏時候，看他更加不像了，口中嚙語不絕，猶以挹香為念。到了二更時候，聽他喉間痰聲幾響，可憐豔魄香魂，霎時離散，陰風四起，慘火頻搖，臨終時猶大呼：「香哥哥，我去了！」

可憐似玉如花女，化作清風物外身。

素芝一靈不泯，飄飄蕩蕩向月老祠而來，復列仙班，日後仍可與挹香相見。此是後事，表過不提。

再說鴛母盛殮素芝，不勝悲苦。初二日，挹香有暇了，來看素芝。假母看見挹香，不覺歎道：「金公子，你可是來看女兒麼？」挹香道：「正是。如今可好些？」鴛母大哭道：「女兒想得你好苦！如今人亡物在了，還有一首詩，叫我把你，勸你不要傷悲，托你刊的詩稿，不要忘了。」又將素芝臨終記念之言，細細說了一遍。又把絕命詩呈與挹香。挹香早苦得淚流不住，又把那詩展開一看，見上寫著：

妾命未逢辰，飄零十九春。

今拋知己去，返本好歸真。

挹香看了，大哭道：「素芝妹妹，吾負你了！」便奔赴靈前，撫棺大慟。假母見挹香如此多情，也十分淒切。挹香哭了一回，即命侍兒端整祭菜，又命侍兒去買了一副對兒，自己做了一副輓聯，以表其知己。其聯云：

十載困花前，羯鼓風催卿薄命，慘矣旋消新綠鬢；

一朝歸泉壤，鴛幃月冷我癡情，傷哉難覓舊紅顏。

挹香做完，便書了「素芝眉史靈右，辱愛生金企真揮淚拜挽」，便命侍兒掛在靈前，又祭了一回，方才歸去。從此在家，益加不快。

一日，至陸麗春家，甫入門遇著迎春侍兒，便問道：「金公子，你來看那個？」挹香笑說道：「我來看你，你一向可好？」迎春見挹香一副旖旎的情形，便說道：「謝公子，公子你好。」挹香道：「好雖好，不過心中不樂。」迎春道：「為何我們小姐削髮淨修後，你來都不來？」挹香道：「姐姐，你說什麼？」迎春道：「為何我家麗小姐去做了尼姑之後，你來都不來？」挹香大訝道：「你們小姐為什麼事情要做起尼姑來了？我倒沒有曉得。」迎春道：「金公子，你不要假撇清了，你怎麼不曉得？」挹香道：「真個不曉得。究竟真不真？」迎春道：「那有不真，難道你真不曉得麼？我來對你說。你是知道小姐性情的嚇，他是一個固執不化的人，平素間往往恨著淪落之苦。前日因有一個山西的鑣客到我們家裡來，你曉得小姐是清品之人，非有名才子，他也不肯款接。況且上邊的人都是不通文墨的，是以小姐不肯出見。誰知老媽媽瞰其金多，欲令委身以事。」挹香道：「如此你們小姐見他沒有？」迎春道：「若說見了他，倒出罷了。因為小姐足不出房，回絕了那人，之後媽媽就與小姐十分吵鬧，弄得小姐哭了一夜。到了明日，小姐帶了些金珠等物，托言游香，竟到盤門淨修庵中剃去青絲，皈依佛教了。」

挹香聽了道：「有這等事，還了得！」說著便鬧到裡邊來。慌得鴛母一無頭緒，便說：「金公子，為何如此動怒？」挹香見了鴛母，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將鴛母兩個巴掌，一交跌倒地上，回身將他室中細軟東西，打得雪片一般。鴛母看此情形，知為麗春之事，便扯挹香道：「你有什麼言語，可以說得，為何將我們打得如此地位？」挹香道：「還有什麼與你說！你將好好一個人逼入庵堂，我不辦你別的，只消辦你賣良為賤就是了。」說著命人去喚地方，交待明日送官，嚇得鴛母叩頭搗蒜一般。挹香便問道：「你為什麼逼你女兒接客？我此時不來與你計較，我去看了你們麗春，回來再與你算帳。」

於是將鴛母交地方看管，大踏步兒向盤門而去。問明淨修庵，至庵即叩門三下，有老佛婆出接，見了挹香道：「阿彌陀佛！相公可是來燒香的麼？」挹香見是佛婆，便陪著笑臉道：「小生輕造寶庵，並非是燒香的，特來問一個信兒。」佛婆道：「不知相公要問何信？」挹香道：「前月有一位姓陸的小姐，在你們寶庵披剃，可是有的？小生因與他是個親戚，所以特來一望。」佛婆聽了道：「阿彌陀佛！若說這位小

姐，自從到了我們庵裡，終日淚汪汪悲切。吾也勸過他幾次，說你們年紀輕輕，為什麼下此毒念，可知淨修一事，原是年紀大了，無所依靠，然後修修來世的。他倒說為因命運多蹇，所以紅塵看破，情願牟尼百八，枯坐蒲團的了。」挹香聽了，不覺大哭起來。佛婆也十分過意不去，便去告知麗春，麗春回言並無此人，佛婆只得出來回覆挹香。

挹香發急道：「老佛婆，無有不是的，此乃他不肯見我之言，待我自己進去罷。說著竟闖入雲房，恰巧是麗春之室。挹香見麗春，大哭道：「為何姐姐你存此苦志，叫我何以為情！今日你們院子已被我打去了，假母已交付地方，明日送官究治。好姐姐，快些隨我歸去罷。」說罷大哭。麗春倒反了面道：「你是何人？這裡乃是女眾焚修之所，你進來做什麼？快些出去。」挹香聽了發急道：「好姐姐，你不要如此了，我金挹香的心已如刀割去了。」麗春道：「放屁，我們沒有什麼金挹香認得，還不出去！」挹香見麗春執意如此，便雙膝跪在麗春身邊道：「好姐姐，不要如此。我苦煞了！」麗春道：「你不要如此無禮，可知我們清修之所，是心無掛礙、色即是空之地？你不要羅蘇了。」說著將身上長領衣兒一灑，要向外邊去了。急得挹香扯了麗春的衣服道：「好姐姐，你真個決意麼？罷罷罷，我金挹香也是要看破紅塵的人，也不來勸你了，你自己保重，他日再來看你。」說著大哭一場，方才出外。

又叮囑佛婆道：「那位小姐在這裡，你們須要格外伏侍他，不要當他出家的看待。用度一切，可到我家中來取便了。就是你們，我也要重重酬謝。」說著一逕出庵。

回了家中，也不告訴愛卿等，便取了一個名帖，寫了一張狀詞，命家人到地方處，一同送鴛母至縣。恰巧吳邑尊乃是一個姓高的，為官清正，最喜除邪。接了挹香的名帖與著呈詞，看了一回，十分大怒，便立刻升堂，將鴛母帶到，問了口供，打了五百藤條，著差遞解回籍。將院中升物細軟一並取了，替麗春造了一所庵堂。高公自題匾額，名之曰「志修庵」。於是挹香氣也平了些，意謂麗春雖則如此，倒也有人曉得他是一個志修女子了，不過心中有些不忍使他如此之念。

再說陳秀英也於前月訂盟一個開緞莊的何公為室，已定於出月初二日于歸。那日挹香到著他家，秀英告知其事，挹香道：「為什麼你們都要去了？」秀英道：「日月逝矣，不可再待。」挹香道：「是雖是，但我所恨者，昔日繁華，而今盡改，死的死，嫁的嫁，做尼姑的做尼姑。罷罷罷，你們都去罷。」秀英道：「你的言語卻也可憐，但是我們到了此時，你也不好怪怨的了。況且聞得巧雲妹妹也有了人了。」挹香道：「卻是何人，我倒沒有知道。」秀英道：「乃是一個戶部郎中，在京授職的。如今娶巧妹妹去為三室，我想倒也罷了。」挹香道：「你們罷了，叫我如何罷得，況且你這個人可曾去探聽探聽明白，不要自誤。」秀英道：「我曾托人細細打聽過了。那人乃是常州人，現開緞莊在於這裡，大都不至無靠。」挹香聽了道：「你們要去，我也不好強留的，只要不至誤訂終身就是了。」說了一回，方才辭出。

要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在秀英家知了巧雲亦有從良之說，到了明日，即往巧雲家來。甫入門，見裡邊十分忙碌，挹香想道：「莫非巧雲妹吉期在邇了麼？」想著進去，恰逢巧雲。巧雲便說道：「金挹香，你為何此時才來？我已命侍兒去請你了，你可曾遇著？」挹香道：「沒有。我在秀英妹處聞得說你已訂百年之好，所以特來問你可有此事否？」巧雲道：「確有其事。現在明晨就是吉期，是以命侍兒來邀君一別。」挹香道：「何其匆迫若此？」巧雲道：「他是一個在京授職的官兒，姓顧名淵。因奉公過此，遇著了我，也是有緣，竟肯為我拊膺。明日吉期之後，停一兩月就要進京的。」挹香道：「如此說來，你竟要到京中了。但是千里迢迢，一人候門海洋深，只怕與你今生沒有見面之日的了。」說著二人淚下。巧雲道：「事已如斯，孽緣已盡，君其保重，毋念葑菲，我也心中安慰。」挹香道：「雖然如此，你可知敘了幾年，頃刻分離，天南地北，能不教人腸斷耶？但不知那人何處人氏，官為何職？」巧雲道：「那人乃是嘉定人，現為戶部郎中。」挹香道：「這也罷了。」說著身邊解下一塊翡翠佩兒，贈與巧雲道：「我也別無可贈，這小小佩兒乃我之心愛，寸心聊表，望妹妹收納。」巧雲接著稱謝，自己也至箱中取了一件頂上粉色的珊瑚表墜兒，一個珍珠繡成的球兒，二方素練，二個晶章，贈與挹香，乃道：「些些微物，聊表寸心。」挹香含淚接了。又說了一回，挹香道：「妹妹自己保重，明日我也不來了。」說著與巧雲作了四個揖，灑淚而別。

初二日，陳秀英家裝束新人，也是忙忙碌碌。挹香一早便到他家，見秀英裝束一新。挹香暗暗嗟歎道：「如此美人，也算何公有福。」便說道：「妹妹，你如今去了，須要孝順姑嫜，無違夫子。諸般事情，須要見機而作。倘若何公確是有情之輩，便中可寄我一音，使我亦可稍慰。」秀英含淚答應。俄而轎子臨門，挹香對秀英道：「妹妹保重。願妹妹從此琴耽瑟好，和睦百年。我金挹香也不忍看你上轎了。」說著，即辭以出，苦得秀英涔涔淚下。吾且住表。

再說挹香自與二美別後，更加寂寞了，幸有家中五美頻頻解勸，與之吟持排悶，飲酒消愁，心中也稍安慰。一日，新來了一個梳頭侍婢，挹香無意中問道：「近年來服役過何等人家？」侍兒答道：「曾服役過閨門何宅，與一位新娶來的奶奶梳頭。」挹香聽了「何宅」二字，忽然想著秀英，便道：「這家何宅可是開緞莊的麼？」侍兒道：「一些不錯。」挹香又問道：「那位少奶奶可是前月初二日新娶的？」侍兒點頭道：「正是？」挹香道：「既然是的，你可看得出他夫婦中和睦不和睦？」侍兒道：「老爺不要去問他了。這個姓何的卻是十分慳吝，就是那位小姐到來未滿二月，已被他吵鬧了三次。小姐時常淚汪汪不樂。」挹香道：「有這等事？」便歎道：「紅顏薄命，誠然不差的。我原對他說不要誤擇匪人，日後終身無靠。如今受其欺侮，如何，如何！」頃刻間滿心不悅。搔首躊躇良久，便對侍兒道：「你明天只說去看望他，你替我寄封信去。」侍兒唯唯聽命。挹香便與愛卿說了，就在梅花館修了一封書，一到明早，便命新來侍兒遞去不表。

且說陳秀英自從歸何氏之後，誰知那何公都是一味假惺惺的相待，及到了家中，便換了一副主人的行為，秀英稍有一些不是，便是翻面無情，所以他日夕難安。回想挹香之多情，竟有天壤之隔，終日暗中流淚，抑鬱時形。那日正在懷念挹香，恰好侍婢到來，將一番言語告知秀英，又將信兒呈上。秀英又悲又喜，即啟函視之，見上寫：

憶自蘭閨話別，月又雙圓；回思綺閣分離，人偏獨去。故里之梅花何在，院宇深沉；芳樓之燕子言歸，簾櫳寂寞。果得百年諧好，雖居二室何嗟；而奈何鴛牒初修，龜占未吉。侍婢來，知芳卿伉儷無緣，姻婭有誤。誰能遣此，未免增悲。昔日名花有主，輾轉愁予；此時明月無情，關心惜爾。尚祈就淺就深，勿效終風之暴；還卜宜家宜室，同賡燕好之詩。後會無期，強投雁帛，諸祈自愛，肅候雙安。臨穎神馳，淚痕無數。弟企真再拜。

秀英看了，不覺淒然淚下，也即答以書云：

伏以鍾天地之秀氣，偉矣儒生；抱閨閣之癡情，傷哉幼女。攜雲握雨，名士情多；躡玉蹂香，紅顏

命薄。自違雅範，時切深忱。奈妾也實命不猶，比日竟成反目；遇人不淑，有情遽爾無情。清夜捫心，絞綃時濕；臨風寄意，螺黛難舒。乃得手書來見，一番情話，悲思真誠；三復斯篇，良言懇切。妾也何人，知遇得此？君真情者，根觸偏深。蒙囑諄諄，自當唯唯。臨池戀戀，未盡依依。泐此申酬，伏希丙照。

秀英寫好了，遞與侍兒，並囑寄語挹香道：「不必記念，吾當自己保重，你有暇常來為要。」侍兒領命辭出，歸告挹香，又將信兒呈上。挹香看了十分憐惜。吾亦不表。

過了數日，便到巧雲家來，詢及假母道：「巧妹妹可曾動身？」假母道：「定於今夕動身。金公子，你來得正巧，少頃要到這裡來的，你還有一面之緣。」挹香聽了，又悲又喜，便到巧雲之室坐了。看看房中一切陳設如常，寂寞空閨，美人何在，不覺英雄灑淚，無限淒涼。

坐了良久，見碧霞侍兒進來，笑嘻嘻的對挹香說道：「金公子，我們小姐去了，只怕你清淨得多了。」挹香道：「那得不清淨？」碧霞道：「我來陪你可好？少停小姐要來的，你還可相敘片時。」挹香點頭稱妙。於是挽了碧霞，坐在一隻椅內。挹香笑說道：「姐姐今年多少芳齡了？」碧霞答道：「十七歲。」挹香道：「如此妙齡，不知可曾受過茶來？」碧霞聽了，紅著臉低了頭道：「沒有。」挹香笑說道：「既未受茶，為何姐姐如此腹大？」碧霞聽了，打了挹香一下道：「不要胡說。」挹香見碧霞發急，便道：「我弄錯了。姐姐多穿幾件衣服，當姐姐腹大，是我失言。姐姐，為什麼不受茶不准腹大，這是何解？究竟腹內是什麼東西？」碧霞見他不癡不顛的問著，不覺好笑起來，便說道：「你不要問我，你回府去問你們少奶奶就曉得了。」挹香道：「我曾問過他們，說乃是一股陽氣收入腹中，日久積蓄了就要腹大的。姐姐，可是這個講究？」碧霞聽了，明知他有意癡顛，又好笑又好慚，只得低頭兒不語。挹香又問道：「姐姐，你可曾收了多少陽氣？」碧霞啐了一聲，立起身來，往外一跑。挹香哈哈大笑。

正在得意之時，恰好巧雲轎子回來，挹香仍躲在房中，候巧雲出轎進房，挹香便迎著巧雲道：「妹妹你去了二月，教人好不掛念，今日因來詢及歸期，始知晚上啟舟，所以在此守候。妹妹，你到了顧家，觀其人之動作行為，可像日後有靠的？可是多情之輩？」巧雲道：「妹自別君之後，到那顧家，看其一切起居，尚還可靠。至於其人之情，雖不及你，倒也憐惜為懷。定於今日進京，晚上就要動身，所以特至這裡一別。就是你不在這裡，我也要命人來相請的。」挹香道：「其人既如此，我也放心得下了。但是少頃離別後，迢迢千里，天各一方，西方美人之思，不知要增多少離愁也。」巧雲道：「原是。嘗聞古詩云：『七十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我之與君判袂，亦迫於不得已耳。」二人正說得彼此迸淚，無限淒涼，忽假母命侍兒送酒肴至。二人宴敘，席間說不盡許多纏綿，忍不住萬種淒涼。酒闌後巧雲方上轎而去，挹香又反覆叮嚀道：「巧妹妹，路途保重，諸事當心。與君從此別矣！」說罷灑淚而歸。嗣後終日在家，無情無緒。

流光一瞬，又是葭灰飛動，一陽復來。鄒拜林來邀挹香北京會試，乃道：「明春又值恩科，我擇於明日束裝，我們依舊同行罷。」挹香笑說道：「林哥哥，我思不去了。」

今既僥倖博了個一榜，餘者恐非我才力所及。」拜林道：「你也不必謙遜。我也知你功名心淡漠，高尚得很，既然無意於斯，我也不來勸你了。我現為急於束裝，所以特來辭別，並帶還過青翁算學一書，便時望為付彼。其中籌算勾股開方弧矢以及立表測望，俱已抄過，尚有八線量天愈加精奧，茲因匆匆赴試，不及抄矣。」挹香收藏了，又道：「林哥哥，此去春風得意，折杏歸來，他日錦旋，弟亦有榮施矣。」於是即命治酒於還讀廬中，與拜林餞行。拜林又去辭了挹香父母，恰巧愛卿等俱在省親堂，拜林亦一一告別，復至還讀廬飲酒。二人說說談談，十分得意，直飲到杯盤狼籍，拜林方始歸家。到了明日，挹香又買了許多路菜送至船上。事畢，挹香正欲到內庭，忽有人遞一信至。

未知此信出於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送罷拜林，正欲入內，忽見有人遞來一信，取來一看，卻是青浦王竹卿所寄。便拿了進來，到梅花館展開視之，見上寫：

書奉挹香哥哥文几：憶自挹翠園相敘後，好景難忘，轉盼間裘將四易矣。暮雲春樹，時切懷思。幸蒙佳音時賜，鄙意稍舒。所勸早擇從良，妾亦感慚五內，奈何閱遍鬚眉，竟無當意。昔關盼盼詩云：「易求無價寶，難覓有情郎。」信不誣也。茲有本城韓氏子者，家本小康，鸞弦初斷，食餼庠序，儒雅端方。是以琴瑟願調，於本月初三日已賦宜家之什矣。君原愛我，特柬告知。情合緣慳，還望葑菲勿念。臨池神往，不盡欲言。頌請儷安，諸荷愛照。辱愛妹王竹卿再拜。

挹香看罷，憮然而言曰：「美哉，美哉！」又曰：「其人乎，其人乎！竹妹妹遂了從良之願矣。」忽又想著三十六美分離之速，長歎一聲道：「月不常圓，花難久豔，我金某將若之何？」不覺盈盈淚下。

愛卿見挹香流淚，便問道：「這是那個的信？為何看了流淚？」挹香道：「青浦的竹妹妹又從良去了。我想昔日之繁華，而今安在哉？」愛卿道：「怪也怪你不得。你是一個多情人，如今看這些姐妹們鸞飛鳳散，自然要添許多根觸。然亦宜略略丟開些兒。你看自己形容，這幾天憔悴了多少。若姐妹們不去早賦宜家，你日後更要替他們惆悵。」

挹香道：「話雖不差，但是我一腔難言難說的情形，如何得釋？」說著便和淚橫在榻上。

愛卿正欲再勸，恰巧琴、素等四人到來。小素見挹香淚汪汪睡在榻上，便問道：「你又在這裡下淚做什麼？」秋蘭道：「必然又在想眾姊妹了。」愛卿道：「一些不錯。方才閱了青浦竹卿姐信，知了于歸之事，無限不樂。我勸了他一回，他原如此。」琴音道：「不要惆悵，我們到園中去飲酒消愁罷。」挹香道：「如此冬寒，園中有甚興致，倒不如就在梅花館一敘罷。」愛卿道：「妙極。園中朔風甚大，倒是此地好。」便命侍兒設席外房。不一時擺好，六人坐定。飲了數杯，愛卿道：「今日消寒，酒宜多飲，取巨觥可好？」挹香道：「就是巨觥。」愛卿道：「我有令，各人斟滿一觥，然後說令。」素玉道：「使得。」於是斟滿六觥。愛卿道：「各人雙手將觥舉起，說《詩經》一句，側不得一側，平則不罰。側一側，罰酒一杯。」秋蘭道：「為何如此鞅鞅？」挹香道：「不側卻也容易，你們將觥舉起可也。」愛卿先捧起酒觥，說道：「關關雎鳩。」挹香便道：「妻子好合。」琴音道：「其人如玉。」素玉道：「琴瑟友之。」秋蘭道：「謔浪笑傲。」小素道：「莫不靜好。」各人放下巨觥。

愛卿道：「小素妹與秋妹俱罰四杯，挹香罰三觥，琴妹罰一觥，素妹罰二觥。」挹香道：「為何你自己不罰？我們何曾側一側？」愛卿道：「怎麼不仄？說過要平，仄不得一仄，你仄了三仄，自己去想。秋蘭妹、小素妹仄了四仄，快吃四觥罷。」五人俱飲了罰酒。

挹香謂愛卿道：「你如此狡猾，騙人罰酒。我也來說個謎兒，你們各猜看，有一人猜出，皆免罰酒。無人猜出，各罰五大觥。」便道：「提出戟來天下定，溫侯最喜作先鋒。打一用物。你們快些想。」五人聽了，想了良久，不能想出。秋蘭道：「用物頗多，那能想到。」素玉道：「挹香，你總要說明大的小的，方始好猜。」挹香道：「說明大小，不如告訴你們好了。」琴音道：「只要略說大概。」挹香道：「不說，不說。」小素發急道：「愛姐可曾猜著否？猜不著了大家都要罰的。」愛卿道：「挹香，你總要略露些。」挹香道：「如此你們在衣飾中去想便了。」五人仍猜不出。挹香道：「快各罰五觥。」素玉道：「且慢。」便再一想道：「是矣，此物乃是拔槍太平貂領頭。」挹香拍手而贊道：「素妹妹實在靈悟，能猜此謎。」素玉道：「謎面渾成，一時難解。我細細拆開，方知『提起戟來』拔槍也，『天下定』太平也，『溫侯所喜』者貂蟬也，『作先鋒』者領頭也。」愛挹等四人聽了，亦皆佩服。又飲了幾杯，用此菜，談講了一回，然後撤席。

一個乳媼抱吟梅至，一個乳媼抱小蘭至，挹香與之玩耍了一回。琴者等四人散去，挹香又至省親堂上與父母說了片刻閒話。回至書房，作了覆竹卿一函，無非囑其勿念之言。吾且不表。

再說挹香終日愁煩，時光甚速，到了除夕，謂愛卿道：「記得那年除夕，與拜林哥哥等仿唐、祝、文、

周的故事，何等風趣，何等歡樂。今日一般除夕，眾美鸞離鳳散，真令人不堪回首矣。」說罷又涔涔淚下。愛卿等竭力勸解，始稍稍丟開。

韶光似箭，日月如梭。過了殘年，一瞬又是杏花時節。挹香正在書房悶悶，忽小素來問道：「今日園中天氣晴和，我們去遊玩一回罷。」挹香道：「好。」於是小素吩咐繡春端整些酒肴，然後邀了愛卿等一同進園。

愛卿道：「我們到海棠香館去罷。」素玉點頭稱善。於是六人進內，家人擺上酒肴，六人飲酒。挹香見了這「海棠香館」四字，不覺又大哭起來，弄得眾人不解。挹香道：「我曾記得大開詩社的時候，琴音妹與綺雲妹打鞦韆為戲，寶琴妹與月素妹觀魚小憩蕩槳為樂，何等快活。如今琴妹妹你與綺雲妹猶可相敘，寶妹妹與月妹妹已作人面桃花。我恨只恨未酬月妹美情，遽焉分別，如今只怕也怪著我薄倖了。都是我不好，不該使你作從良之計。」說著撲簌簌淚流如雨。

愛卿道：「原來為此。如今事已如斯，我們且飲酒罷。自古道酒可澆愁。」素玉道：「不錯，大家來飲一杯。」

愛卿道：「挹香，你也不要惆悵，我來講個笑話，解解你的悶罷。」琴音、小素都稱佳妙。挹香道：「什麼笑話，」秋蘭道：「定然發鬆的。」愛卿道：「有個人善做燈謎，做出來總是窮工極致，令人好笑的。」挹香道：「是什麼燈謎？」愛卿道：「乃是處女看春宮，打《左傳》兩句。你們倒猜一猜看。」挹香聽了已覺好笑，便說道：「謎面已覺奇異，其謎必佳。」琴音、素玉等細細的搜索了一回，卻難猜著，便叫愛卿說出。愛卿笑道：「乃是『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挹香拍手大笑道：「好好好，為什麼你也說得出這話兒？」愛卿道：「若不如此，焉能搏你一笑。」挹香大喜，便挽了愛卿的手，勾了琴音的頸道：「我幸虧看你們五位姐妹在此，不然叫我其將何以為情耶？」

愛卿笑道：「這許多事情，因為是你金挹香當其境地，有此惆悵。若換了別人，就沒有這等惆悵了。」挹香聽了答道：「若換了別人，雖則無此惆悵，亦無這許多姐妹憐惜了。」眾人點頭稱是。於是又飲了一回酒，六位美人同向花前閒步，見那許多名花如錦，獻媚爭妍，戲蝶游蜂，往來不絕。愛卿看到得意之時，不覺詩興勃然，即口占一絕云：

九十韶華景若何，遊人幾度戀花窠。

紅千紫萬添幽趣，不使春光忙裡過。

愛卿吟罷，忽見芍藥園那邊有一對五彩的粉蝶兒冉冉飛來，愛卿見了這蝶兒，十分愛他，便攜了紈扇，覷定蝶兒，輕輕走上前來，撲那蝶兒。挹香、琴、素等五人在著薔薇院，倚在欄杆上，看愛卿追撲那蝶兒。誰知這蝶兒甚是刁頑，看見愛卿到來，那蝶兒即飛向牡丹亭而去。愛卿見蝶兒飛去，便攜了紈扇，緊緊追那蝶兒。趕到木香棚，那蝶兒竟飛上棚去，躲在花上，對愛卿看著。愛卿也呆了，對著那蝶兒看著。挹香等見那蝶兒飛上棚去，大家拍手笑道：「如今這蝶兒捉不牢了。」

愛卿心中惱著蝶兒，又聽素、琴等笑他捉不牢蝶兒，便指著蝶兒道：「蝶兒，任你逃到那裡，我總要捉你。」那蝶兒不知不覺仍躲在棚上，愛卿便回身至薔薇院，扯了挹香道：「你替我去捉那蝶兒。挹香道：「那蝶兒飛上棚了，捉不牢了。」愛卿心注蝶兒，乃道：「我定要捉那蝶兒。」便不管什麼，一手執了紈扇，一手扯了挹香，向木香棚而來。那蝶兒卻原在那裡，愛卿笑道：「呆蝶兒，如今要被我們捉住了。」於是便端了一座雲梯，排在木香棚下，那蝶兒依舊不動。愛卿便叫挹香去捉那蝶兒，挹香無奈，便去捉那蝶兒，那蝶兒未曾防備，被挹香一手一隻，把兩隻蝶兒都捉住了。愛卿見捉住那蝶兒，便拍手大喜道：「那蝶兒原被我們捉住了。」於是扶了挹香下來，挹香緊捉住那蝶兒，嘻嘻哈哈同至薔薇院。

眾人見挹香真個捉了蝶兒，便笑道：「虧你把這一對蝶兒都捉了。」於是愛卿叫挹香不要放這蝶兒，去取個兩根青絲髮，替那蝶兒縛了。愛卿自己捉了一隻蝶兒，挹香把那一隻蝶兒托小素捉了，一同回歸梅花館，將兩隻蝶兒分與吟梅、小蘭。那二人見了蝶兒十分歡喜，吟梅要白蝶兒，小蘭要五彩蝶兒，乃至鬧了一回，吟梅仍取五彩蝶兒。小蘭見吟梅取了五彩蝶兒，只得取了白蝶兒，便放在籠內養好蝶兒，又

---

去探些花與蝶兒吃，十分珍重那蝶兒。挹香見了那蝶兒，忽然想著自己了，乃說道：「我挹香如花下的蝶兒一般，賞遍名花。我與你們比那蝶兒還勝得多哩。」大家笑了一回。

吟梅與小蘭攜了蝶兒出去遊玩，挹香與愛卿重新在梅花館飲酒，挹香忽想著十八日乃愛卿誕辰，便說道：「三月十八日乃是姐姐三十誕日，理該一觴為慶。」愛卿道：「有什麼慶與不慶。」挹香道：「這是必須要的。況且今日你撲著這個蝶兒，明明說你與我同這對蝶兒，一樣的瓜瓞綿綿、百年偕老的意思。」

愛卿笑道：「你這個人真也愚了，如何一個人去比那蝶兒？」挹香道：「你不要看那蝶兒不起，這對蝶兒卻有講究的。況且有花前蝶兒之名，人人都爭羨那蝶兒。況且『蝴蝶夢中家萬里』，詩人又借此蝶兒興比。這蝶兒真比別個蟲兒兩樣。」愛卿道：「難道這蝶兒如此貴重？」挹香道：「這蝶兒豈不貴重？昔莊子成地仙，化為蝶兒，人可化為蝶兒，則蝶兒足貴；借蝶兒以化仙，則蝶兒更足貴。姐姐何輕此蝶兒耶？」愛卿道：「你又不作地仙，又何必羨那蝶兒？」挹香道：「蝶兒有如此好處，怎麼不要羨慕那蝶兒？」愛卿笑道：「你與蝶兒，蝶兒與你，倒可謂之知己。不然你無蝶兒，亦不論此一番；蝶兒無你，焉能說得他淋漓盡致？」

挹香聽了，忽有所悟，見小蘭、吟梅至，便將籠內的蝶兒一指，慨然而歎道：「蝶兒，蝶兒，我將看破紅塵，洗空心地，要學莊周之化蝶兒矣。」說了一回，天色已晚，二人歸寢。

轉瞬間已近誕辰，挹香預命家人定了筵席，喚了戲班，打掃廳堂，懸燈結綵。一到十八日，先是諸鄰里到來慶賀，挹香俱以禮款之。然後官紳朋友與著親戚們陸續而來。傾刻間華堂歡樂，喜氣揚揚，較之昔日之囿跡歌樓，大相懸隔，所以愛卿滿懷喜悅。

作者因亦欲往金家祝壽，諸公要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到了十八正日，親朋都來祝壽，鐵山夫婦大喜。蓋愛卿為人端莊穩重，內助稱賢，所以姑嫜十分歡喜，親戚們也十分敬重。今雖三十誕辰，居然熱鬧非凡。不一時姚夢仙夫婦二人也來慶祝，拜林一妻三妾：帶了佩蘭過來拜壽。斯時壽房內送禮人絡繹不絕，有的糕桃燭麵，有的壽幛壽詩，有的賀儀自致，有的酒券單呈。謹領的謹領，璧謝的璧謝。挹香自己也去相幫開發，忙碌不堪。

忽過青田遣人送禮至，乃是一副壽聯。挹香便開發了來人，取對觀之，卻是隸書八言，過青田自寫。句云：

喜溢蘭幃，半周花甲。春生梅館，一慶芳辰。

挹香看罷，大喜而贊道：「過青翁漢隸寫得十分蒼老而堅勁，真腕力也。」便命家人懸掛。

又見周紀蓮、屈昌侯、徐福庭、周清臣四人陸續而來，挹香命乳媪照料吟梅，在壽堂拜謝。頃刻間紛紛攘攘，滿座賓朋。陸麗仙、何月娟、胡碧珠、陸綺雲、吳雪琴、錢月仙、馮珠卿、王湘雲、梅愛春、章雪貞、汪秀娟、何雅仙、蔣絳仙等都乘轎來慶壽。挹香命內堂素玉等相邀進內。俄而聞報封門吳老爺至，挹香接進岳丈，殷殷謙謝，吳家慶亦遜讓多文。挹香命家人東西兩廳排酒十二席，款待親朋。眾親朋謙遜入席，鐵山主位相陪。不多時豁拳歡鬧，聲遍兩廳。門公又報葉宅少奶奶轎子到了，挹香叫小素去迎。慧瓊出轎入內，與愛卿等相見，喜笑滿堂。不一時仲英也至，挹香大喜道：仲哥哥，你們嫂嫂才來，你莫非押了隊，保護來的麼？」

說著大家笑了一回，一同入席。斯時省親堂上一個個披風紅裙都在祝壽，老夫人與愛卿十分忙碌，命排酒筵。

忽聞外面已是鑼鼓喧天，天場演劇，跳了加官。兩個小旦穿了紅綠襖走下來，請了一個安，呈上戲目請點。挹香即請岳父先點。吳家慶點了二出，一是《上壽》，一是《課子》。仲英也點了兩出，一是《藏舟》，一是《觀畫》。夢仙道：「我也來點兩出。」便點了《獨佔》、《佳期》，說道：「香弟有此豔福，此二出卻不可少。」挹香道：「倒是旦戲太多了。」夢仙道：「不妨，只要做得入化，我們多幾兩賞錢就是了。」於是周紀蓮點了《八陽》，屈昌侯點了《打車》，周清臣點了《盜鈴》，徐福庭點了《絮閣》。正點間，吳紫臣、陳傳雲到，挹香道：「來得正好，快些點兩出。」二人看了看，傳雲便點兩出，一是《彈詞》，一是《盜綃》。紫臣道：「我來點一出發鬆些的罷。」便點了《游殿》。眾人道：「倒也解頤。」於是挹香自己也點兩出，一是《驚夢》，一是《團圓》。命人人現身說法，窮工極巧做來，少頃重重有賞。伶奉命開場扮演。

挹香又至內庭謝了一回。內廳筵開四席，老夫人與五媳主席相陪，坐得花團錦簇一般。挹香一望，見慧瓊卻與夢仙夫人、拜林妻妾敘坐一席，十三四位美人分兩席同敘，暗想道：「我之表妹張素娟可惜遠在青浦，若說來了，此時亦可一斗其豔。」

正想間，忽侍兒稟報青浦小山老父進內。挹香大喜接入。小山道：「弟昨日到城，知表嫂華誕，所以特地而來奉賀。方才東廳上見了舅父，如今請舅母一見，並要請表嫂拜壽。」挹香道：「不敢，不敢。」小山道：「豈有不見之禮。」挹香遂陪了小山見禮畢，攜手往外而去，至東廳，邀小山入席不提。

再說挹香因內堂寂寞，又命家人去喚了兩個男說書，又喚了一個玩戲法的陶柳橋，演玻璃八件、扇戲飛盆。又去喚了福慶堂兩個歌伎到來，彈唱南詞。不一時俱至，呼見了老夫人、愛卿。老夫人、愛卿與眾美人並皆十分得意。俄而雙檔說書先開場，歌伎接唱，陶柳橋便將戲法開場。愛卿暗想：「自己也曾偶謫風塵，如今居然太太了，如此風光，真不枉我一番慧眼。」

眾美人喜笑滿堂，內廳上笛歌徹耳，拜林妻妾、夢仙夫人與謝慧瓊十分稱贊。

且說鐵山東廳上與小山甥舅相敘，各談積愆，鐵山道：「賢甥難得來的，盤桓數日下鄉可也。」小山道：「甥因置物來城，不能久逗，明日就要返舍的。」正說間，挹香來敬酒，各席俱畢。少頃席散不提。

到了晚上，仍舊開筵，大家都要公祝，挹香概辭不敢，至再至三，挹香只得應允。

到了明日，小山辭去，諸親朋公祝遐齡，又得十分鬧熱，鬧了一日。後日挹香重新答席，一連鬧了三天，方才停當。吾且不表。

再說鄒拜林二月初八日進了頭場，二月十二日二場，及至三場告竣，專候放榜之期。守至三月十五日揭曉辰辰，拜林卻中了六十三名進士。重行殿試，點入二甲詞林。拜林命人報捷姑蘇。金、鄒兩宅知道了，十分歡喜。鄒拜林停了數日，上了一本，歸家祭祖。挹香等都來賀喜，細罄離衷。忙碌了幾天，拜林挈眷進京，不表。

再說挹香過了愛卿的誕辰，稍稍有暇。一日，忽有人來報道，姚、葉二人請見。挹香疾忙出迎。二人進內，仲英謂挹香道：「明日乃院試之期，我們特來告知。」挹香道：「兩位哥哥平日藏器待時，如今及鋒而試，定可一戰勝齊。但場中卷子一切，務望自己當心。」便將文章的時調細細的說了一回，二人俱點頭稱是。少頃別去，端正進場。不提。

再說小素、琴音俱有身孕，已是十月滿足了。挹香此時亦是杜門不出，或在省親堂承歡色笑，或與妻妾們論古談今，或在書房中課些著作，或與子女們嘻笑玩耍。斯時吟梅、小蘭並皆乖巧非凡，挹香每逢愁悶時，看見了頓生歡樂。那日正在書房，忽聽一棒鑼聲，報姚夢仙取中了第一名泮元，葉仲英取中了第三名。挹香大喜，發付了報人，便往兩家賀喜。

及至歸家，經過碧珠家門首，挹香便進內去看碧珠。誰知碧珠身抱採薪，臥不起。挹香十分不捨，便慰問了一番，說道：「碧妹妹，可曾請醫服藥否？」碧珠道：「雖則延醫，即無見效。」挹香道：「如此碧妹妹保重，我當明日再來看你。」

回至家中，人沁香居，見小素已在那裡腹痛了，看他一陣一陣痛得可憐，十分不忍，便道：「素妹妹，可要我來替你挪挪？」愛卿笑道：「這又不是空肚痛，挪挪有什麼用處。」挹香道：「這個怎麼好？」琴音道：「生了下來，自然就好了。」挹香道：「我不忍看了。」便踱出沁香居，往家堂灶君前焚香禱告。

再說小素痛了幾陣，頃刻間麟兒下地，穩婆報喜道：「卻是一位官官少爺。」小素聽了，十分歡喜。愛卿便命侍兒報知挹香。挹香聞知已產，便進房看視孕婦，又看小兒，倒也生得眉清目秀，心中也十分歡喜。愛卿道：「如今你好取個名了。」挹香想了想道：「乳名喚他魁官，字取亦香，可否？」愛卿點頭道：「吟梅、亦香，蓋取『吟到梅花句亦香』之義。」挹香道：「我又取『梅花嚼處即吟香』之意。」琴音笑道：「不錯。」於是又托愛卿等照料，自己回至書房。

恰報葉仲英至，挹香即忙請進。仲英見了挹香道：「香弟，你為何好幾天不至我處？」挹香道：「因為拙荊分娩，所以無暇。」仲英道：「那位嫂嫂恭喜？新添的還是姪兒還是姪女？」挹香道：「小素弟婦生的，卻喜是個姪兒。」仲英忙立起來道：「恭喜，恭喜。愚兄到姪兒湯餅會時，又好一試啼聲矣。」挹香謙謝了一回，便問道：「哥哥今日至此，可有什麼事情？」仲英道：「昨遇綺妹家侍婢慧兒，說道你們綺妹抱病，十分沉重，要與你一見，托吾傳語與君。吾乃受人之托，特來告知。」挹香聽了，頓時坐立不安，說道：「如此我去看他。」便挽了仲英一同出門。

行至半路，仲英別去，挹香獨是一人往綺雲家來。甫入門，恰遇假母，挹香道：「媽媽，為什麼你們女兒害起病來？可曾延醫看治？是什麼病兒？如今可好些否？」鴛母道：「金公子，不要說來。那日我們女兒在花園中彈什麼琴兒，直至三鼓進房。大約受了些寒，那夕就覺有些不快。到了明日，忽然寒熱頻侵，臥不起。如今延醫診治，俱說內感鬱邪，外畏風露，病勢甚重，或昏或醒，不進茶湯。他也記念了你幾次，此時你來了最好了，快些裡邊請坐罷。」挹香疾忙進內，正遇慧兒，連忙嚷道：「好了，好了，金公子來了！你可是仲英公子寄了信來的麼？」挹香道：「正是。我本不知，直至仲英說了，方才知道。如今你們小姐可醒否？」慧兒道：「方才倒醒了一回，說及於你，如今又昏昏睡去了。」挹香便與慧兒一同進內，走近前一看，見綺雲的花姿月貌非比從前，峋嶙病骨，憔悴芳容，合著眼兒昏昏的睡著。挹香看了不覺淒然，乃道：「我這裡半月不來，誰知有此一變！」說著便坐在前。

半晌，忽聽綺雲大喊一聲道：「我不去，我要等金挹香來了才去！」

---

挹香連忙答道：「綺雲妹妹，我金挹香在此。」綺雲開眼一看道：「香哥哥，你來了麼？我正有許多話兒托你。」挹香道：「妹妹有何說話？」綺雲道：「我的病大都不能好的了。我與你相敘多年，誰知竟要拋你去了。我死之後，你也不必悲傷，我箱中有珍珠百顆，你可替我售去了，料理我的喪事。我生前最愛袁墓之地，你可替我在梅花叢叢卜一佳城，將我的棺木葬在那裡，我也心感無既了。」說著叫慧兒開了箱兒，取了一百顆新圓珠兒，遞抵挹香。挹香大哭道：「妹妹放心，吉人自有天相，不要說此傷心之話。若說妹妹你真有……」說到此外，淚如泉湧，哽咽了良久道：「真有什麼不測，這些營葬之資，我金挹香難道不能辦麼？」綺雲道：「香哥哥，你還不曉得我性情麼？我索性古怪，不要別人幫助的。況且這些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東西，要做甚麼？你且收了，倘日後我病得痊，你再還我也不為遲。」挹香聽了綺雲這許多傷心的話，不覺掉下了無數淚兒，只得暫為收了。又訂以明日一早再來，方始別去。

不知綺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從綺雲家歸，甫入門，門公便下了一個跪道：「恭喜老爺又添了一位少爺了。」挹香道：「可是琴太太生了麼？」門公道：「正是。」挹香大喜，便到媚紅軒來，見愛卿等俱在。愛卿為挹香道：「恭喜你又養了一個兒子。」挹香含笑而說道：「好雖好，倒是作孽得很。」素玉道：「什麼作孽？」挹香道：「做了男兒，自然愛美人的，你想豈不是作孽？」秋蘭道：「你自己做了這許多事情，自然作孽。他也未必同你一樣的。」說著大家笑個不住。

愛卿道：「如今又要命名了。」挹香道：「喚他幼琴可好？」愛卿笑道：「兒以母名，倒也使得。」又說了一回，挹香便在梅花館住了，告知綺雲病重，明早便往綺雲家來，不表。

且說綺雲自從挹香去後，他便昏昏的睡去，到了五更光景，已經痰上。此時挹香到來，僅存一口氣了。挹香見此情形，不覺潸焉出涕。正哭間，只見綺雲小足一登，身子幾掉，竟嗚呼哀哉。可憐半生淪落，一現曇花。早苦得挹香嚎啕大哭，便取了銀子，叫假母辦理後事。挹香自己視殮，吩咐暫且停棺，俟往袁墓買了墳地，然後安葬。

料理停當，忽然想著碧珠，忙便抽身到得他家，只見孝堂陳設，慘慘儀容。挹香大訝道：「莫非碧珠妹妹棄世了麼？」即而視之，果見上面寫著「亡女胡碧珠之位」。又看掛的儀容，卻與碧珠在生一樣，不覺失聲大哭道：「碧珠妹妹，你竟棄我去了麼？」挹香正在大哭，驚動假母、侍兒出來，看見挹香，不覺也淒然淚下，乃說道：「金公子，你為何今日才來？」挹香道：「只因我家中生產，又遇著綺雲妹妹家喪事，才得舒齊，來看碧珠妹妹，那裡知他已作夜臺之輩了。但不知幾時物故的？」假母道：「自從金公子你去之後一日，可憐病勢陡變，竟成了內熱外寒之症，未及一天就去的。」說著也大哭起來。挹香又哭道：「妹妹為何去得如此之速，薄福書生，竟不容一面。如今只好對此畫圖，空中相像的了。」說罷便命端正祭物。挹香在靈前祭奠了一番，也無可如何，只得暫歸家裡，告訴愛卿二人俱死。愛卿也歎息了良久，又說道：「你可知胡碧娟妹妹也去世了？」挹香道：「你這句話那裡得來的？」愛卿道：「方才到這裡來報喪，所以曉得。」挹香聽了，登足大歎道：「天之忌人，何竟如此耶！」挹香歎息了一回，挨過了一宵。到了明日，即至其家，詢知侍兒，方知是前五天死的。挹香十分悲慟，弔奠了一回，方才回去。

過了兩日，挹香喚了一隻舟兒，到光福而來。到得袁墓，見梅樹千株，果然茂盛，山青水秀，自是不凡。挹香便尋了山主，揀了一塊在梅林深處的平陽之地，講定五百兩花銀，然後往各處遊玩。忽想著張靈、崔瑩之墓也在這裡，欲思往謁，便問了一個信兒，來尋張靈之墓。只見青草蒙茸，荒墳無數，銅駝泣雨，石馬嘶咽。不禁喟然而歎曰：「世間爭名奪利，厭辱求榮，一到無常，終成空幻。就是我金挹香，此時雖則雄才磊落，綺思纏綿，他日也無非一抔黃土遮蓋了這臭皮囊就是了，怎能夠享榮華而受富貴，抱豔妾而擁嬌妻，長享千年之福耶？」想到此，不覺心志皆灰，愴然涕下。回顧處，又見前面一個大碑，挹香俯視之，見上寫「明才子張靈美人崔瑩合葬之墓」，下書「明解元唐六如題」。看罷，色喜道：「原來就在此地。」便撮土為香，深深下拜道：「癡情薄福生金挹香，為慕多才，特來拜謁，不知地下才子佳人能否鑒予衷曲。」拜了四拜起來後，猶覺依依莫釋，便向身邊取出筆墨，掃去綠苔，題詩一絕於碣上云：

一抔黃土憶埋香，生恨緣慳死後傷。

才子美人千古豔，崔張何必羨西廂。

挹香題完，又作了四個揖道：「金挹香去了。」然後歸舟。

到了明日，才回吳下，便至綺雲家端正開喪舉厝。因挹香在彼料理，十餘位美人都來賃弔，忙碌了一天，下午方才移厝下舟。挹香陪了綺雲的棺木往袁墓進發，大家非惟不笑他的癡情，倒敬他的仗義。一路無詞。舟至墳前，挹香命山主備了炮手樂人，墳上也搭了廠兒，鄉間人只道是挹香的姬妾，所以都來祭弔，倒也十分熱鬧。挹香也將錯就錯，任他們來拜弔，落得顯煥些兒。忙了半天，挹香索性托墳客備了幾席酒肴，請他們吃了一頓，然後破土安葬。挹香親自在鄉看做了六七天，方才告竣。挹香又親筆

書了一塊碑兒，叫名工？刻，上寫著「清故名校書陸綺雲香塚」。又替他做了一個墓誌銘，上寫著：

陸綺雲者，吳中名校書也。年二九，抱病歿。臨終時，囑予營葬於袁墓梅花叢處。及歿，予不敢忘，遂入地於此。嗟夫，香魂莫返，空悼紅顏；玉骨猶存，宜封黃土。擇於月之十六日卜葬於斯。既佳城之得所，幸苦海之永超。花香月朗，得所憑依。知我者必不以我為多事也。

挹香題完了，又附詩二絕於後云：

落花狼藉污春泥，芳塚新埋意轉淒。

占得湖山卿願遂，夜臺莫怪杜鵑啼。

其二

鈿釵零落玉成埃，此時埋香無限哀。

那得招魂歸故里，空閨更見美人來。

題罷，又向塋前祭奠了一回，方才啟棹回家，不表。

卻說蔣絳仙訂盟一個河南省候補知府魏公為妾，原籍也是江蘇人氏，如今補缺河南，欲要帶一姬妾到任，見了絳仙，遂托人說合。絳仙因年及標梅，示可再待，探知魏公倒也端方正直，年紀未及四旬，絳仙便允了。那日動身的時節，思與挹香一別，聞知挹香正在袁墓辦理綺雲墳事，不得已叮囑假母道：「挹香到來，望將其事達彼」。

再說挹香歸家後偶至絳仙家，假母道：「女兒已經從良去了。」挹香道：「真乎假乎？」假母道：「老身那敢哄騙公子。」便將前事一一告知挹香，道：「他從魏公動身之日，不能面別公子，囑老身轉致的，叫公子自己保重。」挹香聽了又氣又苦，便說道：「我曉得的，終是你賣與魏家公子，如今將這話來騙我。」假母聽了發急道：「公子，不要冤枉煞人。況且侍兒們都在，公子不信，可以去問的。」挹香道：「既不是你，這就罷了。不過你們女兒為什麼不等我幾天，讓我別一別才走？」說著無限淒涼，簌簌淚下，竟立起身來，飄然而去。

回至家中，又對愛卿說道：「絳仙妹妹又去了，奈何，奈何！」愛卿道：「前日來邀你的，怎說已去了？」挹香道：「就是那日來邀我的時候去的。我想昔日三十六美集挹翠園宴賞牡丹，談諧談笑，令八十二個侍兒兩階歡舞的時候，何等熱鬧，如今一個個鴻離燕別，已有二十人了。繁華如夢，教人何以為情？」愛卿道：「原是。但如今死者死矣，嫁者嫁矣，為尼者為尼矣，你也不要惆悵了，自己的身子，究竟也是要緊的。」挹香道：「你們那裡知吾心裡的惆悵！」說著淚汪汪還向讀廬書館中來，房中也不去了，獨自一人在著書館中，自怨自艾的念著，乃道：「我金挹香也算有豔福的，如今仍舊要一個個分別，可見得好景無黨，是空是色。想最可憐者，方素芝與著碧捐、碧珠、綺雲幾位妹妹，一現曇花，即歸仙界。我如今只怕沒有快活的日子了。」說著又想到絳仙身上，乃歎道：「絳仙妹妹前十天尚且與他相敘，一轉盼間已不知人面，真個花飛雲散，比做夢也快。」

想了一回，不覺牢騷無限，即在書案上取了一紙詩箋，拈毫磨墨，推敲了一回，忽寫出兩首詩來，上寫著「訪花前不遇感作」。

要知詩句，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獨自一人在著書房中，十分惆悵，便偶成二絕云：

蝶戀蜂迷夢已空，仙源再訪路難通。

兒家門巷今猶在，不見桃花映面紅。

其二

判袂無多半月遙，枇杷門巷雨蕭蕭。

而今人面歸何處，金屋何從覓阿嬌。

挹香吟罷，愈加悵觸，獨自一個人在著書房踱來踱去。時交三鼓，忽聽環佩鏘鏘，便在窗櫺中一望，原來是愛卿同著侍兒秉燭而來。挹香只做不知，依然踱來踱去。愛卿到了書房中，挹香道：「你來做什麼？」愛卿道：「如此夜深，還不去睡？」挹香道：「你們去睡你們的，我那裡睡得著。」愛卿道：「那個說的？」一把扯了便走，挹香無奈，只得同愛卿到梅花館安睡，不表。

有事即長，無事即短。其時又是七月七日了，家家乞巧，處處穿針，挹香是夕與愛卿等在著階前賞玩，琴音謂挹香道：「今夕真個『天街夜色涼如水』。」挹香愀然道：「有誰『臥看牽牛織女星』耶？」正說間，只見愛卿獨自一個人笑攜紈扇，向花前躑躅，戲拍流螢。挹香看見，觸動離懷，忽然又想著月素：「憶曩時護芳樓擲巧賭勝，何等旖旎，何等纏綿，如今他居用直，我在吳門，鴛鴦分散，今日想我與愛姐等閒庭玩耍，只怕他定在那裡念及我了。」想著又不覺涔涔淚下。

愛卿道：「挹香，你為何又在那裡哭了？我看你如今遇了花晨月夕，總無快樂之情。」挹香道：「你想昔日許多姐妹，何等熱鬧，凡遇良辰美景，總是時相敘首。如今東飄西散，教人對景懷人，能不增忉忉恨耶？」愛卿道：「怪也怪你不得，但望你稍稍解釋些就是了。」說著又玩了一回，姐妹們又穿一回巧針，挹香便挽了秋蘭的手道：「涼露侵襟，夜將及半，不要受了寒，我們去睡覺。」於是六人冉冉而歸，挹香到怡芳院安寢。

過了數日，挹香謂愛卿道：「我金挹香今生得與你們眾姐妹相親相愛，誠為幸事。但思父母年將垂暮，未報劬勞，就是博得這一榜秋魁，也沒怎麼實際。必須想一個可以報親之道，庶不愧為人子。況大丈夫時逢明盛，當思登進之階，風虎雲龍，宜乎做一番事業，俾他日顯親揚名，亦可報酬萬一。聖人去：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這也不可念，只稍稍博前程，以展素志，報答了親恩，就可急流勇退。」

愛卿欣然道：「你的話一些不錯。但是你會試去了一次，後來便不去了，如今思欲求名，卻從何法？」挹香笑道：「功名之事，我本淡漠置之。若說會試之事，我也沒有這個遠大之猷，樂得無拘無束，藉故里以藏修。如今欲報親恩，只消花費幾兩銀子，加捐一個同知銜，做一任邑宰。只要愛民如子，亦可名垂青史，封贈二親。你想是不是？」愛卿點頭稱是。

挹香主意已定，便修書一封，直達京都，托拜林捐一同知銜兒。按下不表。

且說拜林自從接眷進京覆旨之後，聖上便封為右庶子之職。那日接得挹香之信，方知為報親恩，欲求仕進，不勝大喜，便替他在部中捐了一個同知銜，銓發浙江，即補知縣。又修書一封，托杭州藩憲照應，一面將部照等寄與挹香。挹香收到了，十分歡喜。預先幾日，往親友處辭行，兼謝壽而至青浦，姑丈亦道：「為人子者，理宜如此。」小山與素娟聞表兄出仕，也是欣欣。住了一日，明日臨行，又走至吳家院子，獨到空閨內坐了片刻，歎道：「昔日竹姐姐在此彈琴時，何等幽雅，何等風流，如今鳳去臺空，簾櫳寂寂，傷心慘目，有如是耶？」返家後又別了十餘位美人，將家務一切俱托愛卿與秋蘭、素玉三個照料。束裝之日，別了父母，帶了琴音、小素二人，啟棹往杭州候補。一路無詞，到了杭州，尋了公館，然後進屋不表。

再說吳中自挹香去後，也沒有什麼事了。殘年易去，轉瞬新年，寒往暑來，又是早秋時候。那年卻逢大比，仲英與夢仙俱往南闈應試。到了秋風放榜之期，二人多中在前茅。報到家中，兩宅非常歡悅，喜

得個慧瓊桃花含笑，柳葉生春，私謂侍兒道：「我名題慧瓊，未嘗無識人之慧眼也。」挹香在杭州聞姚、葉二友都中，非凡得意，意謂同學少年多不賤，鵬搏萬里，從此可顯親揚名矣。吾且不表。

再說浙省藩司得了鄒拜林的書信，知金挹香已到省一載了，便補實他一個餘杭縣的緊缺。挹香十分歡喜，便擇了十月初三日接篆之期。自己往吳中來，到了家中，便命家中收拾箱籠物件，擇了吉日登舟。預先邀集十餘位美人，來家敘別。十餘位美人亦齊設餞行之席，挹香家家都去赴席。仲英、夢仙與端木探梅等幾個好友，也有祖餞之舉。挹香忙碌了十餘天，然後置辦了些旗鑼扇傘，上任的儀仗。到了吉日，先請父母登舟。鐵山與老夫人見兒子出仕，欣欣然皆有喜色，遂乘轎而往船內。又命侍兒至梅花館扶愛卿，怡芳院扶秋蘭，步嬌館扶素玉出廳上轎，未片刻齊至船內。發付了轎役，然後將宅子與挹翠園暫時封鎖，留了兩間叫人看守。童僕婢媼皆到了船內，有的領好了吟梅、亦香，有的抱好了小蘭、幼琴，挹香見已舒齊，遂命開船。舵師正欲開船，忽見十幾位美人都乘軒而至長亭送別，又耽擱了少頃，轎兒去了。然後一棒鑼聲，往杭州進發。

一路順風相送，到了杭州，在公館內住了幾天，便僱舟至餘杭。其時乃九月望日，上任尚早，挹香獨自一個人，青衣小帽，先來察訪民情，細觀風土。原來挹香雖則是冀求仕進，不與專心利祿者相同，他無非要報父母之恩，顯揚門閭，想在地方上留些恩惠，於眾百姓除暴扶柔，鋤強濟弱，方遂平生之素志。況且他意謂一個邑宰，乃是民之父母，不可不刻意留心，所以青衣小帽，獨自一個人入境觀風。

那日舟泊離城五里，他也不帶一個人，悄悄的往城中探訪。才入城，見原任餘杭縣的告示昭昭貼著，挹香看了一回，倒也十分羨服。於是又至城中，在著一家清淨茶坊飲茶歇息。只聽得座頭茶客娓娓而談，說什麼東關外延福寺中方丈和尚甚為淫惡：「前日何宦有個小姐到寺中進香，只帶得一婢，那和尚竟奸了他們主婢二人。那位小姐回家後無面見人，竟自尋短見，你想這可是害人賊禿麼？聞得他還與那吉祥庵尼姑來往。就是本縣大老爺雖是個清直好官，奈何是宦家公子，不甚深悉民情。如今聞說新官要到任了，不知可能替地方上除去這些暴惡否？」又一人道：「這話不差。就是這幾個惡棍，也拿他無可如何。前日阿新、阿寶在著一家煙館中，竟是搶奪煙槍，做出許多無法無天之事。」又一人道：「這都是在上者耳目受蒙，所以使他們如此猖獗，常言道：『閻王好見，小鬼難當。』你若與他爭執，他又靠官托勢；要處治他們，只是無錢不行。所以地方上惜財忍氣，使他們更覺猖狂了。」

挹香聽罷，便拱拱手佯問道：「二位兄方才說的延福寺淫僧強姦人家處女，以至逼死人命，這句話如何知道？」那二人見挹香恂恂君子，也便拱拱手道：「吾兄有所不知。那和尚強姦了何氏的小姐，後來自尋短見，乃是他們一個小香火私下對我說的，所以如此明白。」挹香道：「這何姓是何等人家呢？」那人道：「他的父親曾為無錫縣尊，官名錫爵，已過世多年。所生一子一女，其兄已入膠庠，名喚復新。」挹香聽了搖頭稱惡，又問道：「阿新、阿寶卻是何人？為什麼這般無禮？」那人道：「阿新、阿寶乃是縣裡的輿夫，作事十分強橫，人皆呼他為蠍子王的。」挹香道：「原來如此。」便會了茶鈔。

行至一條鬧市之街，見許多人圍著在那裡吵鬧，挹香上前一看，見三人在著小菜擔上強要什物，那人不與，在那裡扯胸相打。挹香問道：「你們為著何事？」那小菜擔上人說道：「他強要我們小菜，我不與他，他竟在此吵鬧。」挹香笑道：「你們要多少？」三人道：「我們多也不要的，只要十餘文貨物。」挹香道：「賣菜的，你與了他罷，我來付你錢可好？」賣菜的聽了，便放了三人，三人始去。挹香便付了數十青蚨與賣菜的，問道：「這幾個人為什麼白要人的東西？」賣菜的說道：「這三個人乃是此地的惡棍，一名到就要王三，一名包相打陸二，一名無即怒褚阿春。不與他，他就要相打的。」

挹香道：「如此你們為什麼不去稟官？」賣菜的道：「相公，你那裡曉得。他們拿來掇去，卻是有限，何必去與他結冤？」挹香笑道：「你倒是個怕事安分的人。」說著便緩緩而行。又探聽了一回，然後歸舟。

一連訪問了半月，初二日始移舟碼頭，自然有縣屬人員與執事人等到來迎接。挹香方才進衙，端整接父母家眷到衙，又往文廟拈香，然後拜客。

要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



話說挹香上任之後，即往各處拈香，又往紳家宦拜謁了一回，便到何復新家來，只說與他父親有什麼世誼，特來拜謁。復新即相邀進內。挹香敘談了一回，即屏退左右，向復新說道：「世兄，你可知令妹之死麼？」復新聽了，倒呆了一呆，便說道：「舍妹之自盡，究竟不知何故，為何老父臺倒知確實？」挹香便將淫僧之事，一一細告，復新方悉其故，便說道：「此事如何？」挹香道：「只消如此如此，包你令妹伸冤全節。」復新聽了，便起來深深一揖道：「全仗老你父臺老世伯包涵。」

於是挹香即別，復向延福寺而來。托言拈香，進寺得晤方丈和尚，見他生得十分兇惡，果然像個淫僧。挹香故意施威，見他有些不悅，便道：「大和尚，你為什麼見了本縣不跪？」那和尚道：「咱又沒有犯法，對你跪什麼？」原來挹香有意激詞，好駁他差處，聽他說了這句話，便拍案大怒道：「你敢衝撞本縣麼？左右與我拿下。」兩帝牙役一聲答應，頃刻將那和尚拿下。挹香即命帶歸衙門，自己乘轎亦歸，立刻公座大堂，命將和尚扯上堂來，拍案謹：「本縣蒞任之初，便訪聞你是個淫人妻女，不守法制的狗和尚。如今本縣到寺拈香，你竟敢惡言衝撞麼？」那和尚便冷笑了一笑道：「大老爺，小僧淫人妻女，可有什麼憑據？」正說間，只見外邊極口稱冤，蜂擁上堂。挹香便問差役道：「公堂之上，那個如此吵鬧？」差役稟道：「是求大老爺伸冤的。」挹香知是復新，便道：「取呈詞上來。」於是差役即將復新狀詞呈上。挹香看了，便拍案大怒道：「狗和尚，你說沒有憑據，你自己去看來。」說著將呈詞擲下。那和尚見了狀詞，早驚得目瞪口呆，還欲強辯，被挹香一番大怒，又命婢女當堂質對。和尚只得招成，錄了口供，即交僧綱司暫時管押，候申詳上憲，再行定罪。一面稟達上司，求奏何氏強姦殉烈請表揚的摺子。日後和尚擬以火花，延福寺因御賜創造的，不能拆毀，重新另覓住持。吾且表過。

再說挹香除去了地方一害，眾人已欽羨賢能，他又示約重申不准婦女入廟燒香。告示一出，四方布掛，上寫著：

示諭事：照得婦女入廟燒香，本於例禁。茲有本邑士民，往往有令婦女入廟燒香，以至三五成群，大傷風俗。此皆家主不嚴，致有此弊。鄉愚俗子，相習成風。不知聰明正直謂之神，豈有拜佛祈求便得倖邀福庇。本縣蒞任之初，即訪得延福寺淫僧在案，嗣後爾子民務須各遵法令，不准入寺燒香。為家主者亦宜勸導，毋再結隊成群，自貽伊戚。為此示仰合邑僧人子民等知悉，如再有婦人入寺燒香者，當即立拿該僧及婦女家主到案，從重懲辦。本縣愛民如子，言出法隨，爾等毋再蹈故轍。切切特示。

挹香這張告示一出，眾百姓更加贊歎，無不懍遵。

那日挹香又傳阿新、阿寶到來，細細將他斥責了一番，打了五百板，當堂革去花名，永不准更名復充。

又命差役往拘到就要王三、包相打陸二、無即怒褚阿春三人到案。三人到了法堂，挹香道：「你們抬起頭來，可還認得本縣麼？」三人抬頭一看，吃驚不小，原來小菜擔上勸相打的就是本縣大老爺。忙磕頭不住的道：「小人該死，知罪，知罪。」挹香道：「你們為什麼做這許多游手好閒之事？可知他們肩挑貿易，一天能趁幾何？還要白取他的貨兒，你想該也不該？如今你們既已知罪，本縣也不來罪你，與你幾貫錢兒，你們各自去安分守己的做些營生。若再恃強行霸，本縣訪聞之後，定重從重懲辦的。」說著，便命侍從去取了三十貫青蚨，散給三人，又善言勸化了一番，然後使出，三人十分感激，口稱青天不絕，從此棄邪歸正，不作這個勾當了。

地方上自從挹香到任之後，見他斷事賢能，又加愛民如子，所以大家歡樂。就是那不守本分的人，也潛跡藏形得多了。吾且慢表。

卻說過青田有個親戚，姓王名水溪，在著杭州傅氏訓讀。這家姓傅的杭州推為首富，其主人名古雪，號月岩，性甚風雅，人極和平。房廊疊創，如未央宮之萬戶千門；妻妾廣羅，如阿房宮之鏡熒鬢擾。更有一座花園，造得比眾不同，園牆盡用真琉璃石駁砌，則園內之大觀，不言可喻矣。這位王水溪已館了數

年，因病返蘇。到了病癒之後，將要赴杭，因往洞涇，約過青田同往杭州遊玩。青田本慕西湖景致，欣然允諾，即解了十天館，與水溪同舟而行。到了杭州，住在水溪館中。游了兩口花園，見園中萌翠階、珊瑚樹、瑪瑙花、碧霞石，奇花異草，畫棟雕樑，一切玲瓏裝飾之處，真個目不暇給。水溪又陪游西湖諸勝，玩了兩日，又耽擱了一日。游懷已暢，遂別了王水溪，喚舟而歸。一路上聽得有人說起新任餘杭縣斷獄新奇，官清如水，忽然觸動青田之念，便駕舟至餘杭。吾且住表。

再說金挹香折獄公平，人人稱贊。那曉一日鐵山多飲了幾杯酒，忽然酒濕攻發，不覺大吐，竟致戕傷胃氣，抱病臥。老夫人甚屬憂悶，挹香與愛卿等輪流陪侍。常言道藜藿之體易感風寒，膏粱之體易受暑濕。挹香就本城請黃、陸兩醫，服了兩劑藥，鐵山竟發起熱來，三天不曾出汗。挹香著急道：「怎麼服了藥倒不好了？」那日正在心裡憂悶，忽報過青田至。挹香看了名貼，謂侍從道：「此人乃本縣問業師，不可輕慢，快開正門，說我出接。」說罷冠帶出迎，青田亦謙謙遜遜。見禮後，延入書房坐下，家人獻茶畢。青田道：「別來垂一載矣，聞得吾弟勤勞政事，遠播鴻猷，不勝羨慕。」挹香道：「自愧不才，時慚夙夜，何敢勞青翁謬贊。」說罷又問道：「青翁還是幾時動身的？」青田道：「昨從武林來，順道一訪。自動身後已將旬日矣。」挹香道：「洞涇館內可托人代庖否？」青田道：「未用代庖，解十天館在那裡，明日必要動身了。」挹香道：「如此今日屈留敝衙一敘，並煩要診視開方。」青田便詢何人貴恙，挹香道：「家嚴偶染風寒，已將五日。誰知服了藥後，寒熱益增，三天無汗，兼之嘔吐頻頻，是以十分焦灼。」青田道：「服過何人的方藥？」挹香道：「就服了黃、陸兩醫的兩劑。」青田道：「請教藥方。」挹香即進內取了藥方，遞與青田，一面命庖人治酒，一面命人通知內衙端整一切診治之事。

再說青田看了藥方道：「案上說病在陽明，用柴胡似嫌太早。」又道：「柴胡如何竟用了七分？」說罷又向挹香道：「尊翁處就去望一望罷。」挹香十分歡喜。就引青田至內室，愛卿等避去。老夫人見了，請青田坐下，挹香將帳兒揭起。鐵山見了青田，便道：「青翁久違了。幾時來的？」青田道：「此時才到。」又道：「鐵山兄，不要勞神，待弟來診一診看。」便診了寸關尺，謂挹香道：「尊翁素有酒濕，胃中又積些寒痰。」說著立起，做了一紙捻，蘸了些油，先在火上烘了一烘，然後點了火，俯首人帳道：「請教鐵山兄舌苔。」觀了一回道：「鐵山兄，請安睡罷，愚弟外面坐了。」挹香復引至書房，取了文房，又磨好墨，青田更將如意箋攤開，想了想，便寫了一個脈案云：

胃挾寒痰，脾蒙酒濕，以致神倦氣虧，頻頻喘息。熱三日汗不解，舌苔薄白，脈象滑數。餘邪留戀陽明，風食大宜謹慎。法當溫中利濕，擬解醒湯加減，候黃、陸兩先生正，並請主裁。

寫畢，謂挹香道：「尊翁之病，一味酒濕寒痰，則宜輕描淡寫，達表疏邪，熱可自退。」挹香道：「今日可要用柴胡？」青田道：「非少陽經病，可以不必。」便凝神片刻，寫了一方，遞與挹香。挹香一看，見上寫著：

蘇梗錢半 蔻殼一錢 赤苓三錢 神曲三錢 前胡水炒七分 乾薑七分  
澤瀉三錢 木香煨一錢 杏仁去尖三錢 陳皮一錢 青皮一錢 穀芽炒三錢 另加陽春炒仁末七分 沖服

挹香看罷，又至內庭與父母看了，然後命人贖藥。一面擺酒於書房，與青田飲酒不提。

且說家人贖了藥來，老夫人親自檢點，愛卿等侍奉藥爐煎好了，鐵山服下，蒙首而臥。書房中席散已晚，是夜挹香與青田書館談心，至三鼓而臥。明日青田思返，挹香留之不可，便取出勾股算書，還了青田。青田收了。挹香親送青田出衙，登舟而去不表。

再說鐵山自服過了青田的藥，睡了一覺，醒時微微有汗，嘔吐亦止。過了一日，漸漸熱退身安。那知一波未息，一波又興。老夫人辛苦了些，又生起病來，初起就昏迷，飲食不進。挹香慌了，又去請醫，那曉服了藥，效驗毫無。一日一日，漸至沉重，竟致時時發暈。挹香與愛卿等？前陪伴，寸步不離。其時鐵山病已起，謂挹香道：「可惜青翁已去，如之奈何？」挹香愁眉不展道：「待兒喚舟至洞涇，請他到來。」鐵山道：「不可。往返須要數天，爾母十分危急，安可走開。」挹香唯唯。正說間，只見愛卿急急走

來道：「不好了，婆婆暈去了。」挹香聽了，急得手足無措，疾忙至？前叫喚，誰知老夫人竟不醒來。一霎時弄得六神無主，呼喚的呼喚，掐人中的掐人中，挹香等六人留不住淚，一齊哭出。鐵山禁之勿哭，眾人那裡熬得住。又鬧了一回，老夫人始醒，開眼看了看挹香，掙了一句道：「兒嚇，我的病是不濟的了。」挹香聽了，心如刀割，道：「母親不要說這般話，吉人天相，少不得災退身安。」說罷淚如雨下。鐵山亦悵然不樂。

挹香即便出外，便向家堂灶君前點了香燭，拜禱了一回。復到庭心中，雙膝跪下，哭道：「蒼天呀蒼天，我金挹香立身於天地之間，上不能忠君報國，下不能馭眾愛民。親恩罔極，為人子者未報劬勞，如今萱幃病倒，得此危症，伏望神明暗中保護。」說罷也不顧痛，庭心中磕了一回頭。忽想道：「古人有割股救親一事，靈驗異常，此時母親病至如此，不若我來一試。」想罷便到書房中取了一把匕首刀，帶了一隻杯子，復到庭心跪下，將杯放於地上，勒起袖口，左手持刀，仰天而祝道：「蒼天呀蒼天，我金挹香寸恩未報，正欲顯親揚名，方入仕途，忽遭此變，抱罪愈深。伏願上天保護，速賜安痊，我金挹香情願拼此殘軀，以抵不孝之罪。」說罷以口咬起右臂嚼肉，左手將刀一批，杯子中鮮血直淋，便忍著痛，帶了杯刀回人書房，尋些臘條封了傷痕，放了匕首刀入內，也不告訴一人，便將割下的肉放入參罐內，煎了一回。半晌，親自捧著那杯有肉的參湯，奉與老夫人吃了。是夜六人俱在？前陪伴。

老夫人服下參湯，說也奇怪，覺得身子有力，精神頓生。到了明日，竟不昏迷，挹香暗暗歡喜，仍不告明其事。日間與愛卿等五美人陪伴，不離左右。晚上老夫人又好些，挹香便叫愛卿等去睡，愛卿等那裡肯聽，仍是六人陪夜。三日之後，老夫人漸漸清楚，鐵山便命人請了四個高明醫士議方，開了一劑補藥。老夫人服了幾劑，由漸強健。未滿兩月功夫，鐵山夫婦二人並皆復舊加餐。挹香大喜，方將割股一事說出，父母不勝驚駭。越數日，衙內之人盡皆知道。傳到外邊，眾百姓聞知，盡贊金縣令一榜秋魁，誠能不脫「孝廉」二字，不徒折獄公平也。於是三三兩兩，到處傳揚。吾且不表。

再說挹香割股一事，早已感動天心，那日在庭心中哭祝的幾句話，早被空中二位神抵聽見，一是散花苑主，一是月下老人。二人空中相謂而言曰：「我只道金挹香僅能悟空色界，誰知又能不匱孝思。」於是二仙直達天庭，奏明上帝。上帝准以金挹香日後仍歸舊職，金鐵山夫婦二人他日肉身朝闕，騎鶴歸天。表過不提。

日月如梭，光陰如箭。且說挹香一任之後，已有一載。一日，轎子出門，行過一個熱鬧街頭，見一人卻是儒生打扮。挹香在轎子中望去，見那人有四大字在著背上，諦視之，上寫「因奸謀命」四字。及轎子近時，那字又不見了。挹香疑甚，便吩咐左右：「與我拿下此人。」衙役奉命，把那儒生拿下，弄得街坊上的百姓都是十分不解，因說道：「這個人乃是這裡王小梧秀士，為人並不作惡，為什麼本縣大老爺竟捉了他去？」街坊上三三兩兩，談說不完。再說差役拿了王小梧到著轎前，那人自稱：「生員王小梧，並沒有什麼過處，父臺拿我來何故？」挹香笑道：「你幹的勾當，你倒自己忘了麼？」一面說，一面吩咐帶到衙門再問。左右領命，一擁的回到衙門，早驚動街坊上的百姓，俱到衙門中來聽審。

再說挹香到了衙門，立刻公座大堂，帶上王小梧，問道：「你是那一科宗師進的？家中還有何人？」王小梧只得稟道：「生員乃前年朱宗師歲試拔取的。家中尚有一母一弟，一個妻子。生員素守家園，並不敢違條犯法。」挹香道：「好好好，你既是個賢門秀士，竟幹了此等事情，還要抵賴麼？」又問道：「你的妻子是那家娶來的？」小梧道：「乃本城曹氏之女，與我家素為貼鄰。本來攀對蔣氏為室，後來蔣氏子死了，所以復對生員。」挹香聽了，點點頭道：「這家蔣氏在那裡？」小梧道：「就在前巷。」挹香便故作怒容道：「我也不來問你別的，問你為什麼奸人婦女，謀人性命？」小梧聽了這句話，不覺目瞪口呆，面色如紙灰一般。停了良久道：「生員並沒有此事，父臺不要冤殺生員。」挹香見他形容侷促，言語支吾，便拍案大怒道：「本縣澄清如水，為什麼要冤枉於你？」說了，命將小梧交學看管，明日再審，自己退堂。眾百姓見小梧有此不端，恰遇著這個清官捕風捉影的審問，個人伸舌稱奇，吾且不表。

再說挹香退入內堂，便遣心腹家人往蔣家去喚他親人到來，只說本縣大老爺因有要事密訊，必不難

為他們之語。家人奉命來至蔣宅。原來這蔣只有一個老婦，死的乃是他的兒子。如今本縣大老爺叫他去，卻不知為什麼事情，初不肯往，乃至家人安慰一番，方才肯去。不一時來至內衙，挹香叫他在著花廳，屏退左右，便問道：「老婦人，你可是有個兒子，幼對曹氏為室？如今便怎樣死的，你可細細的對我說。」那婦人聽見問他兒子，不禁雙淚齊流道：「青天大老爺聽稟：小婦人所生一子，他的父親早年物故，小婦人三歲撫育他成人，長大對了曹氏的小姐。不料去年六月中，好端端在著家中，頃刻間腹中疼痛，未及一個時辰，便身歸地府。如今大老爺呼喚小婦人到此，問及孩兒，不知為著何事？」挹香道：「老婦人，你可知你們兒子之死，卻是人暗中謀害的？」便將那件事告知蔣氏，並說現在訊明此事，定可與你兒子伸冤。蔣氏聽了，方釋然大悟，叩謝挹香。挹香叫他不可聲張，便令回家。

老婦人去後，挹香在著花廳徘徊良久，想道：「昨日訊鞫王小梧，情跡已露，但是謀死蔣氏子，其中形跡無稽，卻難摹擬。」躊躇良久，忽然想著了本縣城隍十分靈感，何不今夕往祈一夢，或可明白，以結其案。主意已定，便往內堂告知愛卿，自己齋戒沐浴。到了二更時分，一乘小轎，兩個親隨，向城隍廟而來。道士接進，挹香告其所由，道士唯唯聽命，便端整了西書房，候挹香安睡。挹香拈了香，暗暗的通誠一番，然後就寢。到了三更，夢見六個人手中都捧著牙笏，在那裡朝拜灶君。俄而六人席地坐下，在那裡誦讀灶經。挹香看了一回，卻被廟中蒲牢聲驚醒，細詳那夢十分難解，心中甚是不樂。

候至天明，外邊差役們與著大轎等已在那裡伺候了。挹香即乘轎回衙，來告愛卿道：「昨宵之夢，見甚是不解。」便細細說了一回。愛卿想了一想道：「這六個人莫非隱寓姓陸麼？」挹香點頭道：「倒也有些意思。」便又問道：「持笏以拜灶君，又是何解？」愛卿道：「這定是名喚笏君了。」挹香拍案道：「愛姐所言不錯。這坐在地下讀經，必是暗寓『下毒』二字。」又細細一想「陸笏君下毒，不錯，不錯」。十分歡喜，立刻坐堂，喚了兩個能幹的差役，限在三日內要拿陸笏君到案。

差人稟道：「不知陸笏君在著何處？」挹香拍案道：「你們做了差人，難道陸笏君尚且不知，倒來問起本縣來，太覺混帳！」差人只得唯唯聽命而出。連訪了三日，那裡有什麼陸笏君。到了限期，挹香當堂比限，弄得差人叫苦連天。挹香道：「再限三天，若沒有陸笏君到案，買了棺木來見我。」

差人無可如何，只得從新訪輯。到了第二日，在著一家酒肆中，忽見一個人在那裡飲酒，看他卻像一個兇惡之徒。吃了一回酒，身邊卻未帶鈔，醉態醺然，強思賒欠。店主無奈，問其姓氏，那人道：「吾乃陸笏臣，難道你們還不認識麼？」笏臣說著，兩個差人聽了「陸笏臣」三字，心中想道：「本縣大老爺要什麼陸笏君，卻難拘取。如今有這陸笏臣之名，況且他強橫悍惡，且拘他去搪塞搪塞，也是好的。」二人商量定了，便上前說道：「你就是陸笏臣麼？」那人道：「正是，你問我則甚？」差人道：「本縣大老爺訪了你長久了。」於是不由分說，扯了便走。嚇得笏臣要倔強也不能倔強，只得跟了公差而行。

不知到了縣衙如何發落，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差人拘了陸笏臣到了縣前，便去稟報挹香道：「奉差往拘陸笏君，並無其人，拘得陸笏臣在此，請老爺發落。」挹香聽了想道：「陸笏君乃愛姐詳夢之言，如今有這笏臣，想朝拜灶君原是臣子之意，笏君誤解也。」便大喜道：「你們能幹得很，明日候賞。如今陸笏臣在那裡？」差人道：「在著外邊伺候。」挹香道：「喚他進來。」差人奉命而去。

不一時帶到笏臣，挹香便坐花廳，問道：「你是陸笏臣麼，」笏臣醉態蒙朧的答道：「小人正是。」挹香拍案大怒道：「你為什麼替王小梧代謀妻子，下毒害人？如今他們都招實了，你快些從實招來，本縣或可筆下超生。若說半句虛言，刑法伺候。」笏臣聽了這句話，魂靈兒飛上半天，便道：「青天大老爺，小人從沒有幹這勾當。」挹香大怒道：「你還要抵賴，我曉得你刁頑兇惡，不用刑法，必不肯招。左右，與我取夾棍過來。」兩旁一聲吆喝，驚得笏臣天打一般，便道：「此事非關小人，都是王小梧之過。」挹香道：「我都知道，可從實招來。」笏臣只得說道：「去年五月中，小梧與曹女通了。因曹女幼對蔣家，所以設計圖謀，買囑小人到蔣家，只說看望蔣氏子。」挹香聽了便問道：「你與蔣氏子認識不認識？」笏臣道：「是本來認識的。那日小梧付我一包毒藥，叫我見機而作。我到了他家中，暗暗的放在茶壺之內。後來聞他死了，小梧送我一百兩銀子。這都是小梧買囑小人的，還望大老爺明鑒，筆下超生。」

挹香命左右錄了口供，暫行管押。又往學中提到小梧，挹香拍案道：「你幹得好事！如今本縣訪拿到陸笏臣，訊明你與曹女私通，圖謀為室。白銀百兩，囑其下毒，藥死蔣氏子，自己娶了曹氏為妻。你如今還要賴到那裡去？」一面命差人拘他妻子，一面將小梧嚴刑鞫訊。小梧猶抵死不招。挹香又命王、陸二人質審，小梧見了笏臣真個在此，只得從實招了。錄供既畢，曹氏亦到。挹香往下一看，見他果然生得丰姿綽約，態度輕盈，朱唇未啟，笑口先含。挹香看了，忽生憐惜之念，問道：「你是王曹氏麼？」曹氏答道：「小婦人正是。」挹香道：「你為什麼私通王小梧謀害前夫？」曹氏聽了，紅著臉低頭哭訴道：「小婦人私通願認，謀害難當。還求爺爺明鑒。」挹香道：「我也曉得，但是你既做了女子，須要曉得九烈三貞，不應該既許蔣家，復通王姓。如今本縣也不來罪你，你回去善事姑嫜，恪遵婦道就是了。」說罷令之出。曹氏感激叩謝而去。

挹香將小梧擬了斬罪，陸笏臣得錢謀命，也擬了斬罪，立刻申詳上憲，候部文到了，二人俱要綁赴市曹梟首。正是：

財為催命鬼，色是殺人刀。

挹香自從辦了這件無頭案件，邑中都稱他再世龍圖，少年賢宰。不數日上司已知，十分敬他，立刻升他為杭州知府。挹香得了此信，十分歡喜，將餘杭縣任上公事一一了畢，又將政事一切交代新任邑宰。自己尋了公館暫住幾天，往各處遊玩一番，然後別了邑中紳士，僱舟赴杭。到了動身這日，街坊上香花燈燭，父老皆環叩階前。挹香十分不忍，便出了轎，一個一個扶了起來，便道：「本縣到此，也沒有什麼好處，你們何勞如此。但望你們歸去，長者教訓子孫，幼者孝順父母，氣死不要告狀，餓死不要做賊就是了。」

眾人聽了，重又叩頭道：「大老爺良言諄切，我等子民自當謹遵。但是大老爺到此三年，只飲民間一杯水，又替我們地方上除暴鋤強，今日榮升而去，叫我們那裡捨得。」便一齊執著長香，送至碼頭。只聽得一片哭聲，皆為不捨挹香之去。於是又替挹香脫靴敬酒而別，挹香方始進艚。愛卿笑謂挹香道：「做官做到你這地位，不愧民之父母。」

挹香使命舟人啟棹往武林而去。未三日已抵省垣，斯時比做餘杭縣更加顯赫了，早有知縣與府屬諸官在碼頭迎接。挹香吩咐各自回衙理事，自己乘轎進衙，復迎父母妻妾輩，然後拈香放告，謁憲拜客，忙碌數天。

一日，挹香拜客歸來，忽有一人攔住了轎子，稱冤不住。挹香使命轎子住了，接了呈詞。原來是告

為因貧賴婚，妄攀貴族之事。原告沈新之，幼定湖州烏程縣李又初之女為室，李姓因貧圖賴，別訂他姓，懇請伸冤一事。挹香看了呈詞，十分大怒，便向沈新之道：「你且回去，待本府傳齊人犯後，替你伸冤就是了。」新之叩頭而去。

再說挹香回衙，立刻行文，仰烏程縣速提李又初及原媒到案。這角文書出去，停了幾天，一千人犯俱押解來杭。挹香立刻坐堂，將李又初審問，便道：「李又初，你的女兒已許沈氏，為何復結他姓？」又初稟道：「這是沈新之自己情願退婚，所以小人別對他氏的。」挹香聽了大怒道：「胡說！他既情願退婚，為什麼還要到本府處來稱冤告狀？明明是你豔富欺貧。」吩咐掌嘴一千。又初聽了，嚇得叩頭如搗蒜一般。挹香道：「你既畏打一千，本府罰你一千妝奩銀子，送女與沈氏完婚。」又初道：「一千銀子尚可遵斷，若說要女兒到沈氏，今已訂姻別姓，不可挽回的了。」挹香聽了大怒道：「胡說！沈新之原媒幼訂，你尚且會圖賴，別訂之姻，難道不可回絕？罷了，本府替你行一角文書，仰烏程縣斷結此事。你回去速速將女兒送來，與沈新之成親。」便提筆判曰：

勘得沈新之與湖州李氏，幼結姻親，鴛聯早卜；壯遭貧窘，燕好難賡。問嫁杏兮何時，空茁相思之草；歎標梅之迫吉，誰迎解語之花。待字香閨，璧猶潔白；藏春繡閣，顏正嬌紅。而奈何競悔噬臍，不容坦腹。劈斷交柯之樹，分開並蒂之蓮。豔富欺貧，別翻蝶譜；憐新棄舊，另許鴛盟。堪恨二老之癡愚，割愛百年之伉儷，律有大法，例順人情。斷以完姻，同賦瑟琴之樂；絕其圖賴，不容尺寸之嫌。本府特以表陰陽之風化，非為豔花月之新聞也。此讞。

挹香判完了，李又初只得唯唯聽命。吾且表過。

再說挹香一日在衙，忽報葉仲英、姚夢仙俱中了進士，夢仙二甲點了詞林，仲英三甲點了主事。挹香大喜，即修書二封，寄吳中賀喜。光陰迅速，蒞任以來，已有二年之久。挹香意謂做了這一任杭州府，卸任之後，也可急流勇退了。那日寫了一封信，又修了一個本章，托鄒拜林代奏楓宸，請封父母。這一本奏上，聖上知道挹香是個賢能的邑宰，上憲保舉他為杭州知府的，如今上本求請封賜，孝思可嘉，十分歡喜。便親提御筆，欽加挹香為盡先題補道，恩賜二品封典；其父誥授榮祿大夫，母封一品太夫人；正室鈕氏亦封二品夫人，其餘四妾俱封恭人。欽賜龍章，寵錫霞帔鳳冠，准其留任養親，盡心民瘼。這旨意出來，挹香的公私恩情俱可報答。

再說挹香三子一女，俱已長成。吟梅已有八歲了，在著餘杭縣任上已經讀過三年書了。亦香、幼琴、小蘭俱是六歲了。挹香便請了一位仁庠秀士，在著衙門訓讀。喜得他們饒有父風，十分聰敏，挹香也甚快活。一日無事，吩咐家人端整轎子船只，同了愛卿等五人，先往天竺進香，畢後，下船往西湖遊玩。果然真山真水，好景不凡。過了柳浪聞鶯，又至蘇堤春曉、雷峰夕照、南屏晚鐘、平湖秋月等幾處遊玩了。挹香吩咐停船，也不帶著長隨，獨自一人到岸上而來。拜謁岳墳畢，又將秦檜等踢了幾腳，罵了一回。然後至蘇小墓前，見其四圍翠柳，一帶奇花，墓上蓋著一亭，翼然可望。挹香看了一回，見四顧無人，即倒身下拜。拜罷又題詩一律於碣上，以志憑弔。詩曰：

石馬孤嘶荊棘叢，昔時楊柳色全空。

鮑仁未解花鈴惜，阮鬱先求蝶路通。

芳草欲隴千古綠，夕陽猶剩六朝紅。

至今憑弔情何限，大有真娘墓上風。

題畢，下面寫著「杭州知府事企真山人金挹香題」。又至幾處遊玩一遍，歎道：「如此名山勝景，真令人滌盡塵襟，洗空俗慮。他日掛冠歸去，也要來隱避囂塵。」

說著移屐歸舟，與五位美人談談說說。忽又想著吳中幾位美人了，便道：「不知吳中幾位姐妹如今可紅妝無恙否？此時諒必也在那裡念我了。」心裡一生惆悵，不禁掉下淚來，歎道：「人人說我金挹香有豔福，誰知仍要分別，雖剩十幾位美人，我又出仕而不能常敘。」想著不覺浩然有歸志，乃道：「我要辭官歸去了，免得日後十幾位美人去了，又增我惆悵！」愛卿道：「你也無須惆悵。你為報恩而來，如今本

章已托林伯伯代達天聽，想不日有封贈到來。你的恩也報了，任也滿了，到那時解組歸家，豈不是兩全其美？如今思念姐妹們，只消寫幾封書信去問候可矣。」挹香點頭稱善。俄而舟已抵岸，差役們早已伺候，挹香命五美人先行乘轎回衙，然後自己起舟乘轎，排踏而歸。他是性急的人，立刻修書十幾封，又買些杭緞及土產諸物，寄至吳中。忽又想著過青田曾集匯誠壇鬥會，有鬥友五人，因想何不趁此時寫信，也與他一函，告其父病即愈，並述將逢壽誕，要屈同五位於月內來衙，拜禮朝真二日。想罷又寫了一函，一同寄去。不表。

再說聖旨已到杭州，挹香大喜，整了衣冠，擺了香案，開正門迎接聖旨。頃刻間天使到來，宣讀：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茲有知杭州府事金挹香肅躬循禮，忠國愛民，朕心甚喜。茲特欽賜龍章誥命霞帔鳳冠，飲加爾二品封典，以道員補用。爾父鐵山誥授榮祿大夫，爾母王氏誥封一品太夫人。爾室鈕氏亦封二品夫人，次娶四妾，俱封恭人。准其在任養親，盡心民瘼。曲體朕心，毋違簡命。謝恩。欽此。

天使讀畢，挹香三跪九叩首，俯伏謝恩。然後相邀天使，天使回道：「覆旨要緊。」一茶即別。

挹香送了天使，然後將兩副封典捧到父母之前，雙膝跪下，說道：「孩兒蒙父母養育深恩，思一報而未得。如今奏明聖上，蒙朝廷恩賜封典在此，孩兒也算報答兩大人萬一之恩了。」

鐵山夫婦大喜道：「我兒起來。我們兩個撫汝長成，十分愛惜，幸得你努力功名，關心仕進，今蒙聖上恩渥加隆，不枉我們一番撫育。」說著，即命擺酒，又去請五房媳婦到來，一同歡敘。俄而五位美人冉冉而來，拜見翁姑，一同入席。挹香又向愛卿等五人說道：「你們都有誥命到來。」愛卿等心中暗喜。鐵山道：「挹香，你這出仕餘杭一舉，子道得全，夫綱克盡。這五位媳婦，你也對得過他們了。」挹香道：「此皆賴兩大人之恩，得有今日。」說著大家歡喜，滿泛葡萄。挹香道：「出月初三，爹爹花甲之辰，孩兒已寫信到洞涇，相請過青田邀同匯誠壇鬥友五人，於月內來衙拜禮朝真二日，一則告曩日之病痊；二則祈將來之福庇。到了初三日，孩兒還欲與爹爹奉觴獻壽，不識爹爹意下何如？」鐵山點頭答應，老夫人聽了，亦欣欣然有喜色。於是重進霞觴，再斟美酒，直至玉漏沉沉，方才散席。

挹香送了父母歸房，便往愛卿處來。挹香謂愛卿道：「我蒙姐姐垂青，十分眷愛，不棄鄙人，得諧伉儷，如今博得這個封典與姐姐，我也算了其心願矣。」愛卿笑說道：「曩日逢君，已知君非池中之物。又蒙殷殷憐惜，所以願訂終身。如今得邀浩蕩皇恩，實出君之所賜也。」正說間，吟梅至，挹香道：「汝五經早已讀完了，我有個對在此，汝可替我對來。」吟梅恭恭敬敬的說道：「請爹爹上聯。」挹香便道：

春到荒疇，鳥語綠楊添逸志。

吟梅聽了，也不思索，便對道：

花看上苑，馬嘶芳草最驕人。

挹香聽了，拍手大喜道：「汝他日必勝我十倍。」便取了四匣侍箋、四錠隄麝墨、十枝彩毫、一方端硯，賜與吟梅，吟梅不勝歡喜，收藏了然後去安睡。挹香與愛卿也歸寢室。

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那夕住在愛卿房內，一夕無詞。明日便到四美人處說道：「四位妹妹，如今我已博得功名，得邀封賜，我想過了父親壽誕，好辭官回去了。我們重至挹翠園中，賞花飲酒，比著衙門拘拘束束、一領朝衫好得多哩。」素玉道：「且俟公公過了生辰，再行擬議。就是停兩月，你任也滿了，那時退歸林下，免得多上這一本了。」挹香點頭稱是。

正說間，外邊遞一封信來，挹香一看，卻是夢仙的。展而視之，方知夢仙授了右贊善之職，鄒邦林升為國子監祭酒，仲英仍為主事。三友已是同伴聖顏，大家榮顯。挹香非凡得意，也修書進京稱賀。

過了數天，忽報洞涇過師爺船到。原來青田接到信札，知挹香升了杭州府，不勝大喜。又悉拜門一事，便與匯誠壇中諸友說了，喚舟一隻，同伴至杭，已經月杪。燕墨綬、周子鴻、計寶卿、宋樹生、易菊卿五人要游富宅花園，見識玳瑁石圍牆。青田道：「遊覽且慢，宜先至金宅拜門要緊。」此時，挹香迎至船邊，六人登岸，挹香謙謙遜遜接到花廳，敘坐用茶，與五人略談寒溫，就此請他們花廳上拜門。一面命人另備素筵款待諸友，一面命人打掃房廊，留諸友耽擱。青田等拜了一天，第二天已是初一，壽期在邇，挹香使命端整一切，又命去喚名班戲子。青田等又拜了一天門。到明日初二，挹香留青田諸友吃了壽酒回去。青田允諾，偕五人便去遊玩不表。

再說金衙中到了初三正日，文武官員以及紳士們都來替挹香父親祝壽，往來的禮物絡繹不絕。挹香命擺酒席款待官紳，開場演劇，熱鬧非凡。挹香自己到裡邊請了父母，奉觴介壽。不一時五媳俱至，俱是鳳冠霞帔，冉冉而來。於是挹香與愛卿二人登氈拜祝，畢後四美人俱一齊上來行禮，然後吟梅、又香、幼琴、小蘭四人上來拜壽，真個是群仙同慶，海屋添籌，不勝歡鬧。

正在那裡慶祝遐齡，忽見外邊門皂進來稟道：「外邊有個和尚，說要面見大人。」挹香大怒道：「今日太老爺生辰，那裡有什麼功夫去見那和尚。他無非來募化些銀兩而已，你對他說我是個不信僧道的，呼他不許在這裡胡鬧。他若必要見我，你可叫他明日再來可也。」門皂又稟道：「小的也如此對他說的，他說什麼『也不是化緣，也不是求米』，他是從普陀山拜佛而來，因與太老爺太夫人有緣，特來請見。」門皂說著，挹香的母親道：「他既特地到來，我兒何不命他進來，看他有何話說。」挹香聽了，只得命門皂出去喚他進來。

門皂領命而去，不一時和尚進來，挹香將他一看，你道他怎生打扮？但見：頭帶蓮花法帽，身穿百衲道袍。足踏棕鞋赤腳，手拖禪杖經包。相貌神清骨秀，身材六尺搖搖。問他何處乍歸來，答道普陀初到。

挹香本來不信僧道的，如今一則見他骨格清奇，二則自己也有厭絕紅塵之意，所以恭恭敬敬立起來說道：「老和尚何處而來？我金某有失迎迓，望勿見責。」挹香說著，那和尚大模大樣拱拱手道：「貧僧從普陀山而來，因你二親塵緣已盡，所以特來指引迷途的。」說著口中便念道：

人生百歲終須老，莫把富貴功名戀不了。早些攜手入仙道，超脫塵囂。膏粱何足羨，華廡難常好。子孝孫賢，何必把心操。歸十洲，游三島，任意逍遙。

挹香聽了，笑說道：「和尚，你之言誤矣。我父母年雖矍鑠，精神尚健，今日華堂稱壽，你何出此言耶？況我金挹香深恩未報，正要奉侍晨昏，稍全子道，不要你來假惺惺的勸化。」那和尚笑說道：「這也是壽數該終，不能挽回天意的。我對你說了罷，你父母前生乃是南極仙翁身邊一對童男女，因為誤念思凡，所以投生人世。如今塵緣已盡，宜入仙班，所以老僧奉仙翁之命，特來指引你父母歸途的。就是你父母升仙之後，依舊逍遙，比紅塵中還好哩。」說著便向空中一招，只見二隻白鶴從空飛下。

挹香一見，慌得呆了，便扯了和尚道：「人生富貴在天，死生有命。我正要孝養二親，要你來點化什麼！」說著使命左右：「與我拿下！」鐵山搖手道：「我兒不可造次。我們兩個人年已花甲，本是謝絕塵



緣的時候了。如今那老法師既奉仙翁之命，來促我們歸班，我們已撫養你長成了，如今子孫滿座，我們向平之願亦已了矣。不必悲傷，我們要隨長老去了。」

挹香聽了，不覺大哭道：「孩兒正要報答劬勞，為何二親竟被這妖僧煽惑，要撇了兒媳們而去？還望二大人三思。」鐵山夫婦二人笑道：「孩兒，你太愚了。你想人生在世，就是到了百歲，原要死的。如今蒙這位長老引我們歸仙，豈有什麼妖言煽惑之理。你須要教養三個孫兒，以繼箕裘之志。妻妾中須要和睦，祭祀不可不誠。這幾樁你須記著，我們心中也安慰了。」挹香聽了，唯唯答應，不覺悲從中來，又放聲大哭，將和尚罵了一番道：「我們好端端慶祝遐齡，要你來什麼歸班不歸班，使我們父子分離。」和尚聽了笑道：「這也不好怪老僧的。老僧無非來指引你們去歸班的。」

老僧說著，鐵山又喚愛卿道：「大賢媳，你是個操家勤儉的人，我們二人去了，你須要勤撫幼子，恭敬丈夫，我們二人也感你的情了。」愛卿含淚答應。鐵山又喚琴音等四人到來，也吩咐道：「四位賢媳，你們都要一例敬夫，靜心訓子，夫唱婦隨，家道可成。」四人俱唯唯聽命。鐵山又喚吟梅到來，說道：「孫兒，你的祖父母，如今蒙這位老和尚帶我們去做仙人了。你們須要勤心書館，遵聽先生教訓，弟兄們不要爭鬧，父母等須要孝敬。千萬記著。」吟梅聽了道：「公公婆婆不要去，不要去。他們多是拐子，望公公婆婆休去上他的當。待爹爹叫差役拿了他，細細的拷問他一番，問他為什麼要拐公公婆婆去。」說著扯了公公婆婆大哭起來。

鐵山道：「孫兒，你也不要怪他，他是一個好人，如今來接我們去仙家遊玩幾天，就要回來的。」吟梅道：「仙家也沒有什麼好玩，你們不要去。停幾天我同公公婆婆一同到西湖上去遊玩，只怕好玩得多哩。」鐵山聽了吟梅的一番言語，愛他十分乖巧，便說道：「如此我們不去了。」吟梅方才快活。鐵山夫婦即進房香湯沐浴，更換衣裳。吾且住表。

再說外邊賓客們正在飲酒觀劇，甚為熱鬧。及至戲將一半，不見挹香出來，眾賓客便問家人道：「為何你們老爺進去了還不出來？」家人答道：「方才來了一個和尚，說什麼南海普陀山歸來，奉著南極仙翁的旨意，到來迎接太老爺太夫人同歸仙界。半空中忽來了兩隻白鶴，如今不知太老爺太夫人去也不去，老爺尚在那裡挽留。」眾賓客聽了，都訝道：「有這等事，白日升仙乃是古今奇事，想金公夫婦前生是個不凡之輩，所以有此奇事。」於是眾人都十分奇訝，表過不提。

再說鐵山夫婦二人香湯沐浴畢，重至堂前道：「方才的話我已說過的了，我們就此行矣。」挹香聽了大駭道：「爹爹母親真個要去的麼？」鐵山笑道：「有此佳遇，安得不往。倒是留著臭皮囊在人間的好麼？」挹香大哭道：「既是爹爹與母親必要去的，待孩兒們來生敬一杯。」鐵山點頭道：「這倒使得。」於是挹香命家人另擺了一席酒肴，請二老居中坐了，挹香跪在地下，斟了兩杯酒，叫家人奉與二親。挹香大慟道：「二親既欲升仙，孩兒也強留不得。望爹爹母親滿飲此一杯，待孩兒拜別。」說著放聲大哭，暈倒在地中。

愛卿等見挹香昏去了，都來灌救。停了半晌，方才醒轉，重復大哭，來與那和尚拼命，說道：「妖僧，你要騙我父母而去，我同你拼了罷！」說著來扭和尚。那和尚不慌不忙，說聲「去罷」，見鐵山夫婦各自騎鶴而去。挹香苦極來扯，那裡扯得住，頃刻間一堂歡樂，變作悲傷不知可有挽回否，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放了和尚，來扯父母，誰知父母已在半空中了，說道：「孩兒不要悲傷，我們去了。」挹香回顧和尚，也是杳然不見，不覺搶地呼天，哭聲大震。早驚動外邊賓朋紳士及過青田門友六位，問於家人，方知挹香父母業已飛升。大家奇駭，命家人去請了挹香出來，問了一番，又勸慰了一回，然後大家辭去。挹香送過青田門友六人下船，賓朋既去，挹香便將戲班六局等一切遣散，自己寫了一本丁憂的奏折，稟明上司，求為轉奏。然後也遵例成服，設了位兒，依舊開喪領貼。忙了十餘天，即僱了船只，端整回鄉，省中府屬各官與著紳士們都往碼頭送別。挹香命船上換了白旗白號，然後回吳。一路上也有官員路祭，十倍威風，路上繁華，吾且不表。

一日到了吳中，早有親戚們到來迎接。挹香即命僧道們招魂入室，重新開喪設祭。眾親朋處都來弔唁，挹香極盡惻怛。忙碌了十餘天，方才清靜。挹香足不出戶，在家讀禮，重複將挹翠園收拾了一回。愛卿與四美仍舊各居舊室。到了終七之後，方才出外。心念美人，便先至王湘雲家來。細細的一看，湘雲舊居之屋，卻異從前。便上前問了個信兒，不敢妄為直入。後來問明別處，方知湘雲搬去長久了。再問別事，他們卻回言不曉。

挹香無奈，只得又至張飛鴻家來，只見內邊侍兒出來問道：「你是什麼人？到這裡來做什麼？」挹香道：「我乃姓金，名喚挹香。特來望望你們飛鴻小姐的。你可告訴他，說是杭州任上歸來的，他就曉得了。」侍兒笑說道：「你弄錯了。這裡並沒有什麼張飛鴻小姐，我們只有陸蕊珠、沈素芳兩位小姐。」挹香聽了想道：「莫非也搬場了麼？這裡本家可是姓汪的麼？」侍兒道：「本家正是姓汪。」挹香笑說道：「既是姓汪，怎麼說我弄錯？」侍兒道：「不要管他弄錯不弄錯，我們張飛鴻小姐總是沒有。」

挹香聽了，心中好不耐煩，便說道：「我不來問你了，我自己進去，他們自然認得。」說著大踏步而進，一逕望飛鴻房中走來。

那裡知星移物換，飛鴻房中又換了人了。挹香進來一看，那美人卻非素來相識的，又不是飛鴻，甚覺不好意思。便細細將那美人一看，見他生得來卻也十分？媚，但見眉橫黛綠，口綻櫻紅，盈盈秀骨，弱不勝扶。見了挹香，便起身相接道：「貴公子尊姓大名？難得輕踐此地。」挹香作一個揖，乃道：「小生姓金，名喚挹香。今日特為訪舊而來，得遇芳卿。不知芳卿貴姓，幾時到此的，倒要請教。」那美人答道：「賤妾姓陸，名喚蕊珠。還是舊春至此。方才公子說什麼訪舊而來，不知所訪何人？」挹香道：「小生昔年這裡有一位張飛鴻妹妹，與他相識的，因為小生出仕杭州，所以與他有五年不見了。今日所以特來望望他的，不知可還在著這裡麼？」蕊珠聽了，便問道：「公子莫非就是企真山人麼？」挹香道：「小生正是。不知芳卿何由知道？」蕊珠道：「妾有一個義姊，叫吳雪琴，他說起公子是個多情之輩，曾將公子所題的墨梅賜讀，所以知道的。」挹香道：「如今吳雪琴可原在那裡麼？」蕊珠道：「原在那裡。他時時念及公子，公子諒來尚未晤見。」挹香道：「不瞞芳卿說，小生在苦塊中，直至今日才得出來。」說著又問飛鴻，蕊珠道：「飛鴻姐姐賤妾從未晤過，平素間聞得老媽媽說，已嫁琴川陳氏，如今已去之久矣。」

挹香聽了，不覺流下淚來，便命侍兒去喚假母。不一時到來，見了挹香，便道：「老爺你回來了麼？」挹香見是假母，便答道：「正是。媽媽久違了，你們女兒如今到那裡去了？」假母使答道：「我們飛鴻女兒於前年秋裡從了一個常熟陳秀才去的，臨動身時，有兩方帕兒、一封信兒，叫我寄與公子。及至餘杭縣，恰巧老爺又卸了任了，所以這封信兒仍在這裡。後來老爺寄信到來，他已去了長久了。」挹香道：「這常熟陳秀才娶你的女兒去，還是作妻還是作妾？」假母道：「老爺，你又來了。你曉得女兒的性情嚇，三五小星豈他所願？」挹香道：「這也罷了。」說著叫假母取信來看。假母便去取了出來，遞與挹香。挹香展開一看，卻是二方白縐紗的帕兒，上面繡著信在那裡。挹香便細細的一看，見上寫著：

睽違雅教，瞬及三秋。每憶芝標，時縈寤寐。妾誠有意，君豈無心。而奈何關山遙隔，致教魚雁疏通。邇稔勛祺，定符佳暢，公餘之暇，詩酒何如？念念。茲者妾蒙琴川陳君有意相憐，百年願賦，諧之

---

歸里，瑟琴同調。特告於君，並附微物淺淺，聊為表愛。從此與君判袂，一切務祈自愛。臨池神往，不盡依依。妹張飛鴻檢衽再拜。

挹香看了這信，不覺淒然淚下。又問假母道：「如今王湘雲家在何處？」假母道：「老爺你還不曉得麼？他如今也從了葑門外一個蔣公子，於今春已經出嫁的了。」挹香聽了道：「湘雲妹妹竟也從良了麼？」假母道：「不獨湘雲一人，就是公子認識的錢月仙、汪秀娟、馮珠卿、何雅仙這幾人，亦皆不在了。」挹香道：「有這等事？不知所嫁的是何等之人？」假母道：「聞得馮珠卿嫁於開綢莊的王小安為室，何雅仙從了郝雪庵，錢月仙、汪秀娟都從了陸杏園為姬，如今又是一班新姐妹了。」挹香聽了，浩然大歎道：「我原曉得的，前者與他們一別之後，他們花老春深。不能再會的了。如今果然一個個俱作桃花人面，叫我金挹香能無崔護重來之感耶！」說著淚簌簌流下。假母又勸慰了一番。

挹香又看見蕊珠十分要好，更加添出無限淒涼。假母說道：「老爺，你也不要惆悵，他們去的已去了，悲苦也沒用了。我來叫女兒唱幾個小曲兒，替你解解悶罷。」挹香聽了搖頭道：「媽媽，你又來了。我金挹香豈是棄舊憐新之輩。就是你們蕊珠姐姐，非是我金挹香無情，不再交好，你想我三十幾位美人，一轉瞬間皆成幻誕，若再與你們蕊珠姐姐敘首，只怕停了三年五載，又要分離，豈不是令人益增惆悵？況且我昔日繁華已經享盡，就是如今再與幾位新姐姐交好，雖則眾姐妹無有不憐惜癡生，但是我如此一番之後，花前之福我也不想享的了。」

假母聽了。點點頭道：「老爺之言一些不錯，老身也不敢再說了。」挹香聽了，笑嘻嘻又吟六言一首云：

富貴從今參透，塵緣過後方知。

失足昔時恨早，回頭此日嫌遲。

挹香吟畢，假母與蕊珠俱不勝羨服。於是又飲過了一巡茶，方才告別。

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自從張飛鴻家回來，十分抑鬱，念及父母雖白日昇天，然總必須要營築墳墓，日後好使子孫等不忘。到了營築墳墓之日，諸親朋又至墳前祭奠，府縣各官也都來趨奉。又因割股一事傳出，城鄉中個個都稱贊挹香克全孝道。挹香將父母平日所愛什物與著著作，打了兩口小銀棺殉葬，墓上立了碑記，記錄了半月，方才舒徐。

那日心念雪琴，便往相訪。到得雪琴家，見其門牆如昨，挹香稍稍安慰了些，才入門，恰迎著雪琴轎子出來，挹香看見，便喚道：「雪琴姐姐，我金挹香回來了，你到那裡去？」雪琴在轎中聽見「金挹香」三字，又驚又喜，連忙吩咐停轎。自己出來，見了挹香，說道：「金挹香！你真個回來了麼？」挹香笑道：「姐姐，又來了。若不真個回來，此刻如何身在這裡？」雪琴聽了，便挽了挹香的手道：「裡面來說。」於是挹香隨之入，雪琴命侍兒獻茶畢，乃道：「自別君顏，迄今五載。前接手書，方知升任武林，妾心稍慰。如今聞得你們二老白日昇天，你為丁憂而返，我卻十分不信，所以今日欲到麗仙姐姐處問一確信，恰巧你來，真令人喜出望外。你一向身子可好？愛姐姐與四位妹妹諒來都好？」挹香接口道：「吳門一別，寒暑五更，時時念及你們姐妹，幾於寢食難安。如今因嚴慈飛升之後，遵例丁憂而返。前幾天守制葬親，十分忙碌，今日稍稍閒暇，所以特來一會。蒙詢微躬，卻叨安適。就是愛姐們，倒也無恙。姐姐，你自己素來可好？」說著對雪琴細細一看，見他瘦減腰肢，花容憔悴，秋娘已老，非復從前，心中十分不樂。

雪琴便道：「愚姐邇來十分不濟，時時有肝胃不平之症，飲食已不比從前了。」挹香道：「姐姐為何有此疾病？怪不得五年不見，精神覺減得多了。請問方才所說麗仙姐，如今可仍在憩橋巷否？」雪琴道：「如今不在了，難道你沒有去過麼？他如今住在千將里言橋堍矣。」挹香道：「待我來寫個柬兒，去邀他來敘敘可好？」雪琴道：「如此甚好。」挹香道：「請問慧卿、雪貞可曾遷於別處？」雪琴道：「仍在舊處。」挹香道：「如此一同請來。」屈指一算，還有梅愛春、何月娟、何雅仙三人，挹香便一齊邀請在內。寫畢，命侍兒各處去邀不提。

挹香說道：「王湘雲、汪秀娟、錢月仙、馮珠卿四人，皆已從良而去矣。」雪琴道：「這也怪他們不得，終身大事，不可不為預謀。就是愚姐，因定了一個主意，所以未曾棄君而去，不然，亦不能與君再晤矣！」挹香道：「姐姐定的什麼主意，倒要請教。」雪琴道：「我想風塵淪落，命薄可知。然既命薄，即使超脫風塵，未必就可如願。若云抱衾與裯，斷非愚姐所肯從。假令勉強從良，而作小星三五，依舊受人節制，何不就在風塵中閉門謝客。如云日後無依，愚姐早蓄餘金在此，雖田捨子亦可偕老。人謂青樓為孽地，我謂青樓豈盡孽地哉？」挹香聽了，拍手道：「姐姐達人，真超出眾人之上。」

正說間，忽報陸麗仙至，挹香與雪琴連忙出接。麗仙見了挹香，不勝之喜，便道：「香弟弟，久不會了。」正說著，慧卿、雪貞俱至，一同進內。茶畢，慧卿、雪貞也陳說了一番別離之況，又問愛卿等五人安好。挹香一一具答。不一時，侍兒歸來說道：「梅愛春小姐已經從了無錫湯氏。何月娟、何雅仙二人俱不知著落，大都也是從良去了。」挹香聽了，跌足大歎道：「我金挹香上任之時，還蒙你們十幾位姐妹餞別長亭，十分熱鬧。如今一隔五年，誰知僅剩你們四位姐姐了。繁華盡易，真個一覺十年。曾記得重集鬧紅會的時節，持柬相邀，蒙你姐妹們個個曲從，三十六個人燈舫尋歡，酒酣拍毛，何等熱鬧，何等開懷！如今東去訪問，已成黃鶴，西去相親，又言鳳去，欲思邀幾人到來敘首，誰知皆作陶淵明《歸去來辭》。你想思昔撫今，能無腸斷！」說著流淚不住，拜在麗仙懷內，弄得四人也添出無限悲傷之念。雪琴道：「這叫做無可奈何花濺淚，不如歸去鳥催人。事已若斯，徒增悲感。我們且來飲酒罷。」說著，即命侍兒治酒相款。

俄而酒席已成，五人入席。麗仙道：「如今吟梅公子、亦香公子都長成了，可在書館中讀書否？」挹香道：「都在讀書。幸得吟梅倒也不甚質鈍，今年九歲，現在習學文章。」麗仙道：「九歲已能作文，日後定然跨灶。」挹香道：「這話我倒也許過他的。」雪琴道：「不知姻事可曾替他扳對？」挹香道：「這倒還未。」

我欲與拜林哥哥做個親戚。他的今愛佩蘭小姐今年八歲了，我欲寫信去求庚貼，諒他無有不允的。我的蘭，意欲對他第二位令郎，你想可好？」雪琴道：「好朋友聯姻，有何不成？」挹香笑道：「如今我要替他們早些定親完姻，以盡兒大須婚，女大須嫁之禮，不讓他們知識漸開，也要同我一般訪尋美麗，自惹出許多悲傷惆悵的了。」雪琴笑道：「你是過來人，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句話說得不錯的。」

挹香又謂慧卿道：「慧姊姊，可知小素妹妹會做詩了。」慧卿道：「這也奇怪，還是幾時做起的？」挹香道：「有六七年了。」慧卿道：「這也真個難得。」雪琴笑道：「小素妹本來聰明，加以挹香一番課訓，自然要會做了。挹香，可是你枕上傳授的麼？」挹香笑道：「做詩只要知道法則，何必如此。若說做詩要枕上傳授，倒要請教姊姊的詩是那個在枕上傳授的？」雪琴聽了，一把扯了挹香道：「你說我！伸手來擰挹香。挹香道：「不是，不是。你自己說著我，我故與你分辨。」雪琴道：「你再說？」挹香道：「不說了。」大家聽了，笑個不住，來勸雪琴，雪琴方才放手。挹香見雪琴放了手，便道：「姊姊不要動氣，方才我倒忘懷，妹妹的詩不是別人，乃是我在枕上傳授姊姊的。」雪琴道：「你還要說麼？」便呼了一口酒，向挹香噴來，噴得挹香一面酒痕，引得眾人大笑起來。笑了一回，挹香已飲得大醉，倒在榻上，竟昏昏的睡去。

慧卿等三人見挹香醉了，各自辭歸。雪琴使命侍兒端整了些醒酒的水果，輕輕的喚醒挹香。其時卻是隆冬天氣，雪琴怕他受寒，便去取了自己的一件銀紅狐皮一口鐘，替挹香披了，又剝了兩隻福橘，剔去皮絡，然後遞與挹香。挹香吃了些，覺得酸冷，便道：「冷得很，不用吃了。」雪琴道：「我來把你吃。」便在自己口內取了橘中的漿兒，口對口喂與挹香。挹香吃了，便說道：「好姊姊，我吃嫌冷，你喂我吃也是一樣冷的，叫我那裡過意得去？不要吃了，我們去睡罷。」於是二人手挽手的來至內房，挹香替雪琴卸了晚妝，一同入幃安睡。

明日用了早膳，挹香始歸。從此終日間懷抱不開，常無愉色，弄得心如槁木，壯志齊灰。有時節舉杯根觸，有時節感詠興悲，雖有愛卿等頻頻勸慰，怎能夠一霎時解去愁腸百結。正是：

淚珠洗面將毫染，詩句焚灰和酒吞。

一腔說不盡的牢騷，暗中鬱勃，到外難舒。離恨有天，歡娛天地矣！

要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金挹香自從辭官守制歸來，重訪舊時眾美，俱杳然無存，僅剩雪琴等四人，真個風流雲散，迭變滄桑。回憶前情，猶是恍然在目，如今隔了十餘年，眾美人死的死，從良的從良，竟去了二十八人。浮生若夢，不覺慨然長歎。心中想道：「我金挹香幼負多情，蒙眾美人相憐相愛，確是前世修來這一團的豔福，世所罕有。誰知仍舊要你分我散，豈非與做夢一般無異！其中憐香惜玉，擁翠偎紅，乃是一個癡夢，花晨月夕，談笑談諧，無非是一個好夢；就是入官筮仕，也不過一個富貴夢而已。如今是癡夢、好夢、富貴夢都已醒來，覺得依舊，與未夢時反添了許多惆悵，費了許多精神，徒替他們勤作護花鈴，而到底終成離鸞別鵲。真個是水花泡影，過眼皆空。我金挹香悟矣！桃開千歲，乃人間短命之花；曇現霎那，是天上長生之藥。況父母的恩也報了，後裔也有望了，眾美人已分離盡了，妻妾房幃之樂已領略盡了，向平願畢，奚妨謝絕紅塵，到處雲遊，尋一個深山隱避，庶不致他日又見妻妾們春歸花謝、狼籍芳姿，而使我益添悲苦。」挹香想罷，非凡得意，頃刻間蠲恨消愁，清心寡慾，便做了一篇《自悟文》。

甫脫稿，見門公進來稟道：「外邊有個老道士，說要與老爺談情的，不知老爺可要容他進來？」挹香聽見道士，已有些不樂，又說什麼談情不談情，卻又十分奇異，便道：「他既有事而來，容他進見。」門公答應而出。不一時道士已進內廳，挹香將他一看，甚屬面善，好像那裡見過一次的。見他形狀蹊蹺，如狂如醉，便問道：「道人，你到這裡來卻是為著何事？」那道人徐徐不疾的說道：「貧道因知君是個多情之輩，所以特地到來，與君談情。」挹香道：「如今我已勘破情關，掃除情念，你不要瑣瑣不絕。」道人聽了笑道：「君既參破情關，洗空情念，正不妨將情字關頭，細與君之多情人議論。」挹香道：「據你說話，看你雖則道家，於情字之中，倒像領會。你且把情字談來。」道人道：「情非一端，有真情，亦有偽情，不可不辨。你且聽我道來。一曰癡情。如君與眾姐妹十分憐惜，萬種綢繆，到後來皆棄君而去，你白白的忙了一生，豈不是癡情麼？」挹香聽了道人之言，卻甚有來歷，便又問道：「還有什麼？」道人說道：「二曰真情。試觀君之待眾美，不辭勞瘁，願護名花，眾姐妹亦能曲喻君心，皆相感激。若非真情，又豈能心心相印哉？三曰歡情。你與眾美月夕花晨，時相繾綣，豈不是個歡情？四曰離情。你既得眾美憐愛，你又恐他們各自分離，使你十分戀戀。及至鳳去臺空，室邇人遠，又添出無限傷心之事。此之謂離情。五曰愁情。美人既去，惆悵紛來，又恐他們名花遭挫，欲思保護而不能，非愁情而何？六曰悲情。如今眾美俱去，不能依舊歡娛，弄得撫今追昔，淚濕青衫，豈不是悲情麼？然而世俗中這幾椿卻不易得，君也六件俱全，故可為天下第一鍾情人。假令君無癡情，則真情亦不可得；無真情則歡情亦皆成偽。然有歡情必有離情、愁情相並；既有離愁相擾，其悲情亦不卜可知矣。」

挹香聽了，點頭稱是，乃道：「塵寰中難道竟沒有如我的癡情了麼？」道人道：「有雖有，第皆由好淫中得來。」挹香笑道：「如此我的癡情從何而見？」道人道：「君之癡情乃情之所鍾，不期然而然，而非好色好淫者之比也。試觀君之於小素、秋蘭可見矣！小素一侍婢，君初遇便生憐惜，況非傾國傾城，僅不過冶容合度而已。君乃願諧燕好，不以微賤輕之，此君之鍾情一驗也。吳秋蘭一貧女也，路遇匪人，君能保護，相逢不相識，君能撫慰。此君之鍾情又一驗也。其他如與鈕愛卿舔目，為朱月素昏去，此等事，好淫好色者必不能為，而君以為之，非鍾天情者乎？」

挹香聽了道者一番言語，既知他是個不凡之輩，便請問姓氏。道人道：「貧道乃悟空山覺迷道人是也。因偶過此間，聞君乃多情，特來一見。方才君言參破情禪之語，據貧道看來，只怕不能踐言。想你家五美，都在月媚花姣之候，你若看破紅塵，使他們孤鸞寡鵲，何以為情？還是不要去看破的好，想你也未必肯看破的。」

挹香道：「道人，你這句話說差了！我金挹香豈是泥而不化的人。我如今見色知空，決不肯再墮孽海、復戀塵緣的了。」說罷，將自己做的那篇《自悟文》遞與道者。道者接來一看，見上寫著：

今夫章臺柔柳，最能牽公子之魂；別院癡梨，每易滯佳人之夢。綠珠紅玉，名士追隨；楚館秦樓，癡

---

生寄托。紙醉金迷之地，山溫水軟之鄉，苟其裹足不前，安得同心相遇。紅綃寄淚，裴御史只為鍾情；《金縷》徵歌，杜秋娘也曾寫怨。雖月地花天，何妨適志；而雲巢雨窟，實足殢人。況乎粉黛香窩，過繁華而一瞥；情波慾海，勞繾綣以幾時。僕也歷情緣之萬劫，鍛鍊成癡；證慧業於三生，溯洄盡幻。悟空花於鏡裡，識泡影於水中。今日骷髏，昔年粉黛；眼前粉黛，他日骷髏。玉貌娉婷，即五夜秋墳之鬼；翡翠眷戀，乃一場春夢之婆。轉瞬彩雲，忽悲暗月。綠章上奏，難留月下嬋娟；朱芾重來，已杳簾中窈窕。因知色即是空，或者空能見色。青蓮座上，學如來煩惱蠲除；紫竹林中，願大士慈悲普救。壯心枯寂，已如墮園之花；塵障屏除，不作沾泥之絮矣！

那道士看了，點點頭道：「君既有心，何患不能升仙入道。後會有期，貧道就此去了。」說著化陣清風，杳然不見。挹香十分驚訝。

過了數日，挹香欲與吟梅對親，便修書與拜林，求他女兒與吟梅作室，願將小蘭與拜林為媳。未半月得了回書，拜林已皆應許，又替亦香對了陳傳雲之女，幼琴對了姚夢仙之女。

韶光易過，又是一年。吟梅已是十歲，文章詩賦無一不精，挹香又甚喜。那年卻有歲試，挹香便命吟梅入場考試，縣府試俱列前茅。到了院試之期，挹香送他進場。學憲因吟梅幼小，親自試他作文，吟梅不慌不忙的獻藝。學憲見他文字空靈，詩才雄傑，便謂吟梅道：「你抱此奇才，日後必定在我之上。」吟梅躬身謙讓了一回，又對答了幾句，方才交卷而出。

要知吟梅進否，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吟梅考試畢，專候出案。到了那日，報人到來，吟梅卻進了第一名泮元，闔家歡喜，鄰里親戚們都嘖嘖稱羨。挹香又寫信進京，告知拜林。其年又是大比之年，挹香欲陪了吟梅往南闈鄉試。其時乃六月初旬，吟梅在著書館中，挹香與愛卿等去看他。吟梅接進，愛卿坐定，眾美也來。挹香又問了一回吟梅的學問，吟梅一一對答。愛卿道：「試期在邇，快些努力芸窗，專心經史，若得連捷南闈，也不枉我們一番撫養。」吟梅答道：「爹爹母親所訓，孩兒敢不謹遵。但是孩兒自己知道，蟾宮香桂，何慮難攀。」素玉道：「雖然如此，勤憤芸窗，究為好事。況且書囊無底，不可自負功深，或作或輟。」素玉說罷，愛卿連聲稱是，吟梅也唯唯聽命。

時光易過，又是七月初旬了。挹香命家人僱定了船只，擇於乞巧良辰同吟梅登舟解纜，往金陵應試。一路無詞。到了十六日，舟抵金陵，俟學憲錄遺後，挹香便命家人去尋了寓所，然後起舟登岸，專等試期。到了臨期，挹香便送吟梅進場，叮囑了一番場中之事，吟梅方才進場。頭場畢後，吟梅的三篇文章卻甚佳妙。復進二場，五藝亦皆圓熟。三場策論，條對詳明。挹香看了，心中暗暗歡喜。又耽閣了幾天，始歸故里，待等重陽風雨，耳聽好音。

轉盼間已到重陽，報船絡繹而來。那日，挹香正在書館中與吟梅說話，忽聽外面一棒鑼聲，喧然而至。往外問之，卻原來吟梅竟中了解元。

挹香大喜，即命吟梅望北叩謝了恩，又賞賜了報人。又到梅花館來報喜，與愛卿道：「夫人，你可知吟梅竟中了解元了。我想他年才十一，即能大魁虎榜，卻是古今罕有之事，你想可喜不可喜？」說著深深一揖。愛卿便還了一禮，乃道：「這是你家素來積善，祖德宗功，所以有此喜事。」正說間，吟梅進來拜見父母，愛卿命坐在旁，看他如此髫齡，竟能發解，心上更加快樂，便道：「孩兒，你如今名揚天下，我面上也有光耀。」吟梅便答道：「這皆母親等訓誨慇懃，所以今日孩兒得邀榮顯。」說罷，見四位母親一齊而至，見了吟梅都十分歡喜，並皆稱贊，又與挹香、愛卿稱賀。挹香便擇了二十四日開賀款客，命侍兒治酒，與五位美人及吟梅一同在梅花館飲酒。到了二十四日，諸親朋都來賀喜。府縣各官及三大憲俱到，聞得吟梅年少多才，特來見識，順道賀喜。頃刻間門庭顯赫：挹香治酒相款，曲盡主人之禮，忙了六七天方才清靜。

挹香乃想道：「如今我的向平願也算畢了，若不早早抽身，還要等到何時？」主意已定，便命人至梅花館各院，邀了愛卿等五人與著吟梅、亦香、幼琴、小蘭四人到來，便說道：「你們小輩大的大，功名成就的成就，婚姻又替你們定的了。你們四個人須要孝順五位母親，克勤克儉。我的素願也遂了，我欲雲遊四海，訪尋道學，隱避羣塵去了。」

說著又對愛卿道：「愛姐，你我相敘十餘年，蒙你操持家務，教子成名，我也心感無既。如今我已參破紅塵，欲尋隱避，你們不要傷悲，托你將幾個孩兒們好好的完了姻，將家事交代吟梅，你的干係也脫了。我非忍心棄你們而去，因思人生如夢，若不早日回頭，只怕一失人身，萬劫難超，那時悔之晚矣。我如今慕道求仙，或可免墮輪回。俾得能遂我願，得道後我自然要來度你們同登仙界的。」

眾美人聽了，著急道：「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訪道求仙，雖是超脫塵凡之事，但是子女皆幼，叫吾們五個女流如何支持得下？」挹香道：「這倒不妨，我當喚總管金忠到來托他。他是一個忠心耿耿的老僕，無有不到之處的。」愛卿聽了，流淚道：「雖然如此，此計斷不可行。」挹香笑道：「我主意已定，有什麼可行不可行。」琴音、素玉、秋蘭、小素齊道：「你既欲往修仙，何不等男女長成之後，然後行此一舉才是。如今遽欲前行，豈非太匆迫了。」挹香冷笑了兩聲，也不回答，命侍兒喚了金忠進來，說明其事，囑道：「公子年幼，千萬當心。一切雜務，你須照應。」總管流淚道：「為何主人竟有慕道之行？」挹香道：「你不要管我。我托你的事情，你須牢牢記著，快些出去罷。」總管只得退出。

愛卿等見挹香真個要去，便大哭道：「你真個要去修仙了麼？」挹香道：「大丈夫放下屠刀，立成善



果，有什麼戀戀不休之事？」愛卿等五人說道：「你既要去，我們五個人都死在你眼前，然後讓你去。」正說間，只見素玉、秋蘭二人足飛鳳鳥，身馳綠野之堂；髮散鴉鬟，頭觸紫英之石。幸得侍兒扯得快，未曾喪命。真個個驚駭駭，猝爾難防；碎玉沉珠，全然弗顧。挹香見他們如此情形，諒來不可同他們明說的了。便心生一計，說道：「依你們的意思，必須待子女們婚嫁畢後，方才肯讓我出塵避世麼？」愛卿點點頭道：「正是此意。」挹香道：「這卻我不能待。你們必要強留我，我當俟吟梅孩兒取了媳婦，就要動身。」五美人聽了道：「如此就是了。」於是大家轉悲為喜。吟梅等知道父親不去，也各放心，告辭出外。愛卿便命侍兒端整酒肴，擺放於園中逸志堂，一同飲酒。

席間，愛卿說道：「我看這挹翠園天然幽雅，也有琪花瑞草，與仙家一般，為何你還要修什麼仙？」挹香笑道：「愛姐，你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挹翠園可以時時遊玩，我們的人亦可以百年不老，我不要修什麼仙，訪什麼道，所恨彩雲易散琉璃脆，一旦無常萬事休。試問挹翠園可以帶到棺中去否？」愛卿道：「這句話倒也不差。」

小素道：「這些話我們不要去說了，來尋些樂事玩玩罷。」琴音道：「不錯不錯。」素玉道：「投壺可好？」眾人稱善。於是素玉便坐在一隻椅中，命侍兒擺好了壺兒，便投了二喬觀書、連科及第、楊妃春睡、烏龍入洞、珍珠倒捲簾幾樣名色。眾人一齊飲酒稱贊。秋蘭道：「我來打個鞦韆可好，」琴音道：「好好好，我也久不玩了。」便挽了秋蘭到海棠香館來，挹香與愛卿等俱隨在後面。俄而已至海棠香館，秋蘭與琴音兩個人，兩隻玉手挽定絲繩，將身子立在畫板之上，教兩個侍兒往來迎送。那鞦韆飛在半空，猶如仙女飛升一般。古人有詩云：飄揚血色裙拖地，斷送玉容人上天。

兩上人玩了一回，停了一停，秋蘭說：「打鞦韆最不可笑，你在上面笑了，腿要軟的，只怕一時滑倒。」說著又命侍兒相送。耍了俄頃，不料那畫板甚滑，又是高低鞋兒捉不牢，只聽得噹啷一響，把秋蘭擦了下來，眾人連忙來扶，幸得扳住架子，不曾跌著，險些把琴音掀了下來。於是琴音也下來了，笑說道：「我倒沒有跌，你倒幾乎滾只元寶兒。」琴音說著，秋蘭猶紅著臉兒姣喘不定，挹香便扶了他回至逸志堂。

忽然不見了愛卿，挹香道：「愛姐到那裡去了？」侍兒道：「方才見他一同在這裡看玩鞦韆，為何一霎不見了？」挹香道：「我去尋他。」於是步上迎風閣，繞出媚香居，行過杏花天，穿到綠天深處，幾處找尋，一無蹤跡。正欲回身，便兜到紅花吟社，從窗外經過，忽聽得裡面姣聲輕脆，在那裡誦讀《一碧草廬詞鈔》，連忙進內道：「愛姐，你好害人尋得夠了！」愛卿道：「方才見你們玩鞦韆，甚是可怕，所以逃到這裡來的。看你的詞鈔，果然空靈一氣，填得十分合拍。怪不得昔日林伯伯曉得是你的心愛著作，要替你帶到棺中去殉葬。」說著同挹香重至逸志堂，復斟佳釀。

琴音道：「挹香，你也該來說些什麼，為何口都不開？」挹香道：「我來唱只道情你們聽聽可好？」素玉道：「你此時不知什麼，終是入道求仙之語。如今不說別的，偏要唱什麼道情。」琴音道：「你不要去說他，看他唱些什麼。」挹香笑了笑，唱道：

花月風流第一人，鍾情鍾到我情真。

而今悟得空空色，願向深山避俗塵。

我乃企真山人金挹香是也。性耽風月，鄉戀溫柔。撥雲撩雨，拚學銷魂宋玉；徵歌選曲，那禁蕩魄相如。楊柳樓臺，頻番惆悵；枇杷門巷，幾度勾留。一擲纏頭，驚顛鳳倒；十年洄溯，雲散風流。而今勘破塵囂，不作世間夢夢；參開色界，不耽孽海茫茫。今日閒暇無事，編成道情一曲，聽我唱來。

挹香說罷，愛卿等道：「為什麼念許多閒話，也不像什麼道情。」挹香道：「你們不要著急，這個名為上場白。如今正書來了。」便念道：

金挹香，住蘇城，擷芹香，發功名，雙親溺愛寶如珍。聰明容易誤聰明，憐香惜玉最關情。此心總向美人傾，卿愛我，我憐卿，十分憔悴為卿卿。三十六美盡多情，花前旖旎有前因。到後來，綴巍科，五美敘家庭，不輸那蝴蝶花前過一生，豔福言難盡。誰知道，天沒情，催歸三十六宮春。惜憐憐，恨沉沉，

---

飄零只剩兩三人。滄桑迭變更，繁華如夢方初醒。今日裡悟情關，今日裡參色界，情願棄囂塵。芒鞋竹杖寄山濱，不再費經營。顯門庭，著鞭上，跨灶不妨期望後來人。

挹香唱罷，愛卿道：「好雖編得好，惜乎太覺厭絕紅塵了。」說了一番，然後席散。天色已晚，挹香到梅花館去安睡。是夕忽想了一個計較出來。

不知是何計較，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挹香那夕在著梅花館安睡，心中想道：「我欲勘破紅塵，不能明告他們知道，只得一個人私自瞞著了他們，踱了出去的了。」主意已定，次日便寫了三封信，寄與拜林、夢仙、仲英，無非與他們留書志別的事情。又囑拜林早日替吟梅等完其姻事。過了數日，挹香帶了十幾兩銀子，自己去置辦了道袍道服、草帽涼鞋寄在人家，重歸家裡。又到梅花館來，恰巧五美俱在，挹香見他們不識不知，仍舊笑嘻嘻在著那裡，覺心中還有些對他們不起的念頭。想了一回，歎道：「既破情關，有何戀戀？」便攜了愛卿的手道：「如此天寒，何不多穿些衣服，你們自己都要保重，究竟我不能常替你們當心的。」說罷至房中，假意失手，把愛卿的菱花鏡兒打得粉碎，佯裝著急道：「愛姐，你的鏡兒被我打碎了，我替你去買一面罷。」說著，大踏步而出。愛卿知是不祥，十分不樂。挹香出了梅花館，一逕向外邊而去。到了寄衣的人家，取了衣服，走至一個荒僻的所在，便卸去冠兒，換上草帽，脫去袍兒，易了一件百衲的道袍，撤去襪履，赤了一雙白足，登著雲遊的棕履。將那一套衣服置於荒僻，日後自有人來取去。不表。

再說挹香更換了道服，迤邐前行，思向武林進發。其時已是十二月的天氣，飄風發發，寒氣侵人。挹香易去貂襲，身穿布衲，又加赤了一雙腳，十分寒冷。因他看破世情，苦心求道，所以忍其寒冷，漠不關心。他也不乘船只，一路上抄化些茶飯，或遇無村無店，他便於山坳枯廟中也會棲宿。只要苦修得道，這個身子全然不去愛惜，正是：本來錦繡膏粱客，竟作雲遊方外人。

挹香在路已行了一月有餘。暮宿晨征，要向杭州進發，按下慢表。

再說家中，自從那日挹香出去了不見歸來，愛卿等猶道他在麗仙、雪琴這幾處，卻不在意。及至五六天不歸，五人咸相驚訝，使命侍兒往麗仙、雪琴等幾處探聽，俱言從未到此。愛卿等方大悟道：「前日他叫我們自己保重，乃與我們分別之意。況且打破菱花，隱示難圓之兆。」

琴音等聽了，一齊大哭起來道：「愛姐之言，一些不錯。為何他竟如此固執？如今不知往何處去了？」愛卿也大哭起來。早驚動了書房中三位公子，與著小蘭進來動問，方知父親避世之事。四人大哭起來，弄得愛卿等五人更加悲切。頃刻間，一堂慟哭，四座酸辛。吟梅哭了一回道：「父親此去不遠，待孩兒去尋了歸來可好？」愛卿道：「孩兒，你又來了。你父親有志修行，棄凡絕世，你那裡去尋？況且你年紀又小，如何出外尋親？我想還是喚總管金忠去找尋。」吟梅遵了母親之命，立刻喚總管金忠，告知其事。金忠哭道：「少老爺呀少老爺，你何苦歷盡艱辛而不顧耶？」愛卿道：「總管，你快帶了眾家丁去找尋罷！」金忠領命，同了金龍、金虎、金福、金壽、金通、金寶、金喜、金慶八個家人，分頭追趕。誰知尋了半月之餘，竟無蹤跡，只得回來覆命。苦得五美人幾不欲生。

吟梅見此情形，無奈強笑假歡，婉言勸慰，乃道：「父親既去，固是兒輩不孝，然亦無可如何。還望五位母親，不要悲切，日後或者重逢，亦未可曉。況我與弟妹三人，年紀俱小，要求母親撫養我們長大，一則踐父親昔日之言，二則孩兒們尚可得受訓誨。」

愛卿聽了吟梅的話兒，倒也十分有理，便點點頭道：「孩兒之言不錯。」從此暗地裡自悲自切。每遇月夕花晨，時與四個姐妹思念挹香，盡心撫養吟梅等，以報他臨行之囑。過了一年，吟梅已十三歲了。是年又有春闈，愛卿便命吟梅進京去會試，吩咐總管金忠，同著琴童、劍兒二個書童，送吟梅進京應試。吾且住表。

再說挹香出外雲遊，已經三載。他自蘇至杭，一路抄化，所歷名山大川，俱供瞻仰，身子無拘無束，倒覺逍遙自在。所恨訪遍深山，竟未遇一個高隱之人。一日遊至天臺山，瞻觀勝跡，果然別具清幽，較別處迥然異樣。暗想道：「如此名山，必有異人在內。」於是躡巉岩，穿重泉，行崎嶇，盤過了無數險峻之處。只見中有一山，別饒幽趣，琪花瑤草，古柏蒼松。怪石崢嶸，老猿叫月；怒峰突兀，野鶴唳云。挹香見如此幽閒之所，不覺更加洗滌塵心，十分快活。於是又行五六里，遠遠望見有兩個老者，在那裡弈棋為樂。挹香明知必非凡品，疾忙追趕上前，欲思相見。誰知那老者見挹香到來，便抽身起去。挹香見

了，急急而奔，棕鞋落去，也不去尋，依舊追趕。不料山路崎嶇，山泉湧急，赤了一雙腳，行得更加慢了，便大叫道：「大仙慢走，容我金挹香一見！」正說間，覺得一陣清風，二仙不見。挹香驚訝不定，復前行。未數武，只見山谷中腥風忽起，驀地裡跳出一隻斑斕猛虎，張開了血盆大口，望著挹香直撲過來。挹香俯首而歎道：「未遇仙人，先歸虎口。罷罷罷，虎嚇虎，你來吃了我去罷。」說著便迎上前來。卻也奇怪，那虎見挹香到來，一個斛斗，又向別處去了。

挹香見虎去了，二仙不知所之，方才緩緩而行，欲思再尋仙跡。

行未里許，忽逢一澗，對面又是一山，比方才的愈加聳秀。挹香欲思過去，兩邊一望，卻無橋路可通。挹香見了大駭，幸得其時已是二月下旬，天氣溫暖，便寬去道袍，慢慢的走入澗中，用足探其深淺。卻喜那澗只得二尺餘深，挹香便撩衣步入水中。可憐他是個王孫公子，並不知水性，行了兩步，兩足漸入泥濘，順著水一湧，竟立腳不牢，只得復回澗邊。心中想道：「為什麼兩足到了澗中，竟是這般不由自主？」又想道：「方才不入虎口，就是此時葬於魚腹，也不過同一死耳，何必懼哉？」想罷，便將身跳入澗中。誰知這澗中間卻有三尺餘深，挹香立在澗中，只露著兩隻肩臂，順著水兒飄流無定。

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只見一隻小舟從西邊欵乃而來。船頭上有個老者，在那裡撐篙，口中念道：「善哉，善哉！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一面說著，那舟已至挹香身邊。那老者道：「你是何人？為什麼跌在澗中？」挹香道：「我姓金，名挹香，緣看破紅塵，欲訪神仙求道，所以歷遍羊腸。今日下此澗中，要登彼岸，誰知到了水中，竟難自主。還求你老人家救我一救，送我到彼岸，則我感恩不淺。」那老者聽了，便以篙打扶，把挹香救至舟中，說道：「此澗乃是覺迷津，對岸就是警幻山，山中有位大仙，法號警幻道人。你要想到那裡，只怕萬萬不能。你若要回去，我當渡你過去。」挹香道：「老人家，你又來了。我為訪仙而至，所以性命不辭。如今蒙你救了我，原望你渡我到彼岸拜求仙長。若說依舊送我歸去，我也不必入此澗中了。」

那老者怒道：「老夫一團好意，救你餘生，你倒反來怪我！若說要到對岸，斷斷不能。」挹香道：「如此你也白白的救我！」那老者道：「如此你依舊下去罷！」說著將挹香一推。挹香大叫一聲，疑是身入水中，誰知細細一看，依舊在那老者船上。挹香便道：「你為什麼不推我下去？」那老者道：「這澗中不是你麼？」挹香又向澗中一望，見自己果在澗中，十分奇異，忙詰其故。那老者笑道：「這個臭皮囊，就是你的本來色相。你此時色相皆空，我方可渡你到彼岸去見仙長了。」挹香大喜。

不一時到了岸邊，棄舟登岸，隨了那老者躑躅前行，深入山坳。但見一路的瓊枝仙卉，璀璨光華，真個目不暇給。行了一回，早至一個所在，卻是天生成一個石洞，進內寬敞非凡。挹香又隨之行，即見洞中有一位仙長，鶴髮童顏，翩翩道骨。挹香見了，連忙倒身下拜，乃道：「弟子金挹香為因勘破塵緣，所以不辭千里，特來叩求大仙指示迷津。」那道者便啟口道：「金挹香，我也知你是個不凡子弟。如今你已看破紅塵，我當指示你迷途可也。」挹香聽了，踴躍大喜，口稱師父，又拜謝了一回，然後隨侍在旁。那仙長便日夕教以煉丹燒汞之功，挹香亦專心學道。按下不提。

再說吟梅進京會試，到了京中，來見拜林。拜林大喜。吟梅說起父親求道出門，不知蹤跡，拜林又是羨慕，又是歎惜，叫吟梅住在衙中，雖則新親，卻是舊誼。吟梅只得住下。明日，又至仲英、夢仙幾處拜謁了一回。

待到試期，先在保和殿覆試，然後進場會試。三場畢後，吟梅卻中了第八名進士，殿試點入詞林。到了那日，進朝謝聖。聖上見了吟梅如此髫齡，便問年歲居，吟梅俱一一奏明。聖上大悅，又出一題，命吟梅當殿面試。吟梅不慌不忙，立刻一篇文字脫手而成。聖上見他如此捷才，龍顏大悅，道：「可惜鼎甲被別人占去了。」便回顧群臣道：「朕欲賜他一個狀頭，不知可有此例否？」群臣正欲回奏，吟梅已俯伏丹墀，謝恩萬歲。聖上見他如此聰敏，便笑道：「朕竟賜你一甲一名，准其授職編修。但卿還年少，容卿歸家，至十六歲來京就職。」吟梅又頻頻謝恩。然後退出午朝門，一樣游遍皇城，花看上苑。拜林夫婦知道吟梅點了詞林。已覺十分歡喜；今又欽賜了狀元，更加喜躍非凡。命人報到吳中。愛卿等得知此事，宛如喜從天降。吟梅游過

---

皇城，宴罷瓊林，即辭駕還鄉。頃刻間門庭重振，鄉閭咸知，較之乃翁時更增十倍。愛卿見了吟梅，歡喜得如醉如癡，恨不得將他含在口中方好。嗣後吟梅奉侍晨昏，事五位母親，十分孝敬。明年，亦香、幼琴皆入泮。

光陰如箭，一瞬間已是三年。吟梅便同五位母親一齊進京就職。聖上召見吟梅，命其東宮伴讀。吟梅又奏明幼定鄒氏為室，龍顏大悅，即欽賜完姻。吟梅謝恩畢，擇吉端整迎娶。到了吉期，兩宅並皆顯赫，吾亦一言交代。

再說那年又是大比之年，亦香與幼琴卻人北闕應試。到了放榜之期，二人卻兄弟同科。琴音與小素聞報，不勝歡樂。誰知樂極生悲，琴音忽得一病，藥石無助，未及旬朝，名花謝世。未幾時，素玉亦相繼而亡。吟梅因父親不分嫡庶，一樣作生母看待，上本丁艱，重歸故里。誰知路上秋蘭受了些風寒，也生起病來。到家之後，日漸慊慊，服藥無靈，亦至香樵玉悴。吟梅兄妹四人極其哀切，在家讀禮，曲心孝思。

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吟梅自從讀禮以來，暇時與弟妹談詩論賦，娓娓不倦。月夕花晨，研窮玩索，將書中義味，細繹不窮。吾且慢表。

再說挹香在警幻山拜投警幻道人，燒丹煉汞，駕霧騰雲，諸法精通。警幻謂挹香道：「汝正室鈕氏，本月老祠中的玉女，汝是金童，因思凡被謫。汝今不失本真，棄塵學道，理該復入仙班。況汝妻鈕氏，祿壽已終，汝到月老祠，院主定要命汝去度鈕氏歸班。此非汝久居之地，明日我命童子送汝到清虛中院去便了。」挹香只得唯唯聽命。到了明日，警幻道人即命童子送挹香至月老祠。挹香無奈，只得拜別師長，隨童子駕雲而往。

不一時，已至月老祠。甫入門至堂上，忽聽留綺居門兒一聲響，走出一個美人。挹香諦視之，乃方素芝也。素芝見了挹香道：「挹香，別來無恙？今日你來歸班了？」挹香不覺情不自禁，乃道：「素妹妹，昔日你花凋一瞬，臨終猶念癡生，我十分過意不去。如今在此，倒也罷了。」說著只見陸麗春、陳秀英、蔣絳仙亦珊珊而來。挹香大訝道：「為何你們也在此？」麗春啞然大笑曰：「棄紅塵而歸仙界，由佛門而登上界，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於是挹香隨人留綺居，瞥見胡素玉、吳秋蘭、陳琴音三人亦在，不覺悽慘之色形諸面上，乃道：「三位妹妹，你們幾時謝世到此來的？」三人一一具答。正在纏綿之際，童子催道：「不要如此了，快去見了月老，我好覆旨。」挹香怏怏不樂，只得隨至清虛中院，見了月老。月老道：「金挹香，汝今日歸班，須息心養性，不要再蹈前轍，致遭淪謫。」說著即命童兒取了一顆歸真返本忘情丹，遞與挹香吃下去，道：「汝三十六個知己美人都要歸班了。汝可先往家中度了鈕氏與小素到來，俟諸美齊集，我好發落。」

挹香領命，別了月老，駕起雲頭，望蘇城而來。不表。

再說鈕愛卿在家，終日與小素閒淡前事，暇時或與吟梅、亦香、幼琴等考古論文。更可喜者，鄒佩蘭小姐自歸吟梅之後，非惟伉儷倡隨，抑且賢孝之極，晨夕往梅花館陪侍愛卿，姑媳間十分融洽。談到已往之事，愛卿則撫今追昔，不覺心志頓灰。

一日閒暇無事，愛卿與小素二人至挹翠園暢游一遍，便到仙源分豔桃花叢處並肩坐下。二人正在揮塵清談，忽見半空中一朵紅雲冉冉而至，二人十分奇訝。俄而雲中降下一人，愛卿、小素諦視之，卻非別人，乃是金挹香歸來。二人大喜，便上前迎接道：「金挹香，你歸來了麼？你前者不別而行，拋棄我們六七年，如今吟梅已欽賜狀元，亦香弟兄已登金榜。三位妹妹已謝世了，你為何反要歸家？」挹香便深深一揖道：「家事諸般，蒙卿等靜心料理，撫成子女，我心感戴無既。若說前者不別而行，因恐你們眷戀之故。我離家六七年，業經得道歸仙。三位妹妹已遇，今奉月老祠院主之命，特來度你們歸仙也。」二人聽罷，踴躍大喜道：「既可升仙，不知如何而去？」

挹香道：「卿等勿憂，我自有法。」說著，便挽了二人的手，重至梅花館、怡芳院、沁香居、媚紅軒、步嬌館幾處，見屋宇依然，三美人已經謝世，復回梅花館。

三人坐定，即命侍兒請三位少爺與著小姐一同到來。侍兒見家主歸來，十分奇異，忙報眾公子。吟梅等聽了，驚喜交集，急趨入內，拜見父親。挹香道：「你們都起來。」公子等領命，侍立於側。挹香謂吟梅道：「汝金殿掄元，顯揚門閭，我也快活。如今汝父已經得道，今日特來度汝二位母親同歸仙界。就是前者棄世的三位母親，業已歸仙，我也見過的了，汝等切勿悲苦。日後進京復職，須要盡心報國，削佞除奸。汝弟亦香、幼琴，我已聘定陳、姚二姓，汝可替兩弟早辦完姻之事。汝妹小蘭，已許汝內弟為室，汝須端整嫁奩，送妹于歸。這幾樁事，望汝牢牢記著。」

吟梅聽了，不禁流淚道：「父親之言，孩兒自當謹遵。但欲度兩位母親去，孩兒劬勞未報，未免不孝之罪。」挹香輾然而笑曰：「汝愚哉，汝愚哉！汝肯依我之言，即是孝也。況入了仙班，比紅塵中好得多哩，有什麼苦楚？」又謂亦香、幼琴道：「汝兩個雖得了一榜秋魁，尚須努力芸窗，再求上達。」二人俱

含淚聽命。又喚小蘭道：「汝他日嫁到鄒家，須要無違夫子，恭敬舅姑，上和下睦，淑慎其身。」小蘭聽了，低著頭兒，唯唯聽命。挹香道：「我要見見媳婦，吟梅汝去說一聲。」吟梅領命，便去偕了鄒佩蘭小姐出來，拜見公公畢。挹香細細一看，見其冶容合度，體態幽嫻，十分歡喜。便道：「大賢媳，你是林哥哥令？，閨訓必諳，無庸愚舅瑣瑣。尚望敦好閨幃，和睦妯娌就是了。」佩蘭低頭領命。挹香又傳總管金忠進來，交代了一番，囑托了一番。

金忠知主人歸來，就要度主母去的，悲喜交集，只得一一領命。挹香便對愛卿、小素道：「我們就此去罷。」說著向西北角上一招，只見飛下三隻白鶴，夫婦三人跨鶴而升。金氏門中兩代白日昇天，亦是古今罕事。家中子女見父母升仙，總有一番悲切，我且不表。

再說三人跨鶴高翔，不一時已至清虛中院，挹香覆了院主，院主命愛卿小素暫至留綺居，與眾美人作伴，挹香另居滌塵軒，修身養性，不在話下。

再說鄒拜林，自聞挹香修仙之後，終朝思念故人。嫁女未幾時，又遇吟梅丁內艱，以致離別。現升兵部侍郎，欽命往浙巡撫子民。在京別了同僚，又別姚、葉兩友，束裝赴任，又寄書與吟梅，叫他同佩蘭到任會面。吟梅得信，便與佩蘭駕舟至杭，拜見岳父。拜休詢知挹香已經得道，度了妻妾歸仙，十分欽羨，倒覺自己亦恍然參透塵心。便道：「賢婿，你明年三月中服闋，令妹終身亦可與他完結。」吟梅道：「是。」住了月餘，告辭回蘇。

流光如駛，又是一年。愛卿、小素在留綺居與眾美人煉氣修真，深得玄妙，果然天上與人間大不相同。挹香在滌塵軒息心靜性，住了一年，覺胸次了然，毫無渣滓。

慢提天上，再說人間。吟梅是年端整嫁奩，送妹到浙，以遵父親臨行之囑。又與幼琴娶了陳氏小姐，然後進京，與葉伯父說明，替亦香完姻事畢，盡心供職不表。

再說拜林，在杭嫁女婚男，向平願畢，自己也有厭絕紅塵之意，便上本辭官。聖上容其養病歸里，拜林非凡得意，挈了妻妾子媳、僕婦家人，歸田吳下，將一切家務交代妻兒，自己端整求道事不提。

再說葉仲英嫁女之後，又與兩子完婚。自己官至太僕寺卿，兩個兒子之中，一已中式北闈，職大官高，闔家歡樂。誰知樂極生悲，謝慧瓊奄奄一病，竟棄紅塵。仲英悽慘不堪，官也不想做了，看破紅塵虛花幻誕，便向夢仙述其故。夢仙亦久有此心，便道：「此事正合我意。」斯時官為刑部侍郎，獨操生殺之權，雖秉政清明，究竟恐有屈抑，所以這頂烏紗早已厭絕。聞仲英言大喜，各修一本辭官。夢仙有三子二女，也替他們婚嫁，剩一第三兒子，聘了一位戶部郎中之令？，也算向平畢願。過了數日，聖旨下來，准其告病。二人也不停留，束裝旋吳。重振門庭，祭掃一切完畢，便將家事托付後裔，雲遊四海而去。

再說拜林，料理家務畢，別了妻妾出門。雖則他們總有許多不忍分離之態，拜林慕道心堅，漠然不顧。芒鞋竹杖，任意遨遊，至終南山，方才遇一異人，學成道術。嗣後任意往來，或探幽南嶽，或採藥西山，行蹤無定，歲月不知。真個是：身心塵外遠，歲月坐中忘。

看官，你道這金、鄒、姚、葉四人，為何都要慕道？一慕道便遇異人，何修仙復如此容易？原來有個講究。這四人一則夙有根基，二則不辭險阻，所以有此地步，非我作者無稽妄說也。

要知採藥遇友，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拜林自從慕道以來，得遇異人傳授道術，居然超塵絕俗，心無掛礙，任意遨遊，一無羈絆。或採藥深山，或尋仙高嶺，真個無憂無慮，閒曠非凡。一日，登終南山絕頂，砵然長嘯，披襟嶺表，俯視絕壑，放歌曰：

前年眺覽終南雪，著屐攜壺侶堪結。酒酣直喝凍雲飛，峻嶺崇山望明滅。去年我向夢中游，渡嶺穿山路百折。此時心境頗清曠，仙窟遊蹤更奇絕。野鶴穿雲路若蟠，猿猴啖水泉空咽。琳宮玉宇聳巍峨，四顧形神俱爽徹。饑來嚼透玉池冰，倦處還依瑤臺月。玉池冰，瑤臺月，上下茫茫兩高潔。到此身世渾有無，但思飛入消虛之府神仙闕。回憶吳中青樓真如夢，畫棟珠簾改恍惚。六街燈火燄初騰，九衢歌管聽未闕。我友企真空鍾情，雲散風流一時節。真娘墓上春草萎，虎丘山外愁雲裂。同人頓起絕塵想，成仙豈與凡世涉。吁嗟乎，人山修道亦頗難，崎嶇羊腸要登涉。我今行住坐臥具在道中參，萬緣一掃腸空熱。

拜林歌罷，背後一人拍肩而言曰：「鄒拜林，好自在耶！此時還不去見師父麼？」拜林回頭看時，見是童子，便笑曰：「師父未曾喚我，我何妨終日遨遊也！」遂不理童子，望前山採藥而去。忽然憶念挹香，徘徊半晌，倚石而臥。

真個是無巧不成書。那日挹香因院主不在，獨自一人駕雲而往深山採藥。但見峰巒疊翠，猿鶴不鳴，倒也十分清雅。挹香便按落雲頭，到深山中遊玩。四顧無人，覺心曠神怡，胸次豁然。行了十餘里，峰回路轉，幽境別開。復前行，崑崎歷落，絕豁風號。正瞻望間，遠遠望見一人，在著松蔭之下石上盤桓。挹香上前細視，卻是拜林在石上瞌睡。挹香大喜道：「原來林哥哥也在此修真了。」於是便輕輕的喚道：「林哥哥，我金挹香在此。」連喚了三聲。拜林睡夢中聽見「金挹香」三字，連忙立起，便細細的對挹香一看，果然不錯，大喜道：「香弟，我與你一別八年，時深想念，後聞你慕道棄家，十分欽慕。如今吟梅已賜殿元，小女已適令郎。又聞你度了二位嫂嫂歸班，但不知在何處山中。我方才正念及你，不意恰巧相遇，真奇事也！」挹香道：「弟自棄家之後，不知歷了無數山川，受了無數磨折，方能到得警幻山中，投拜警幻道人門下學道。三年後，警幻師說我是月老座下金童，理該歸班，所以送我到清虛中院。林哥哥，你道這清虛中院是什麼所在？原來就是昔日夢游之境，你對林黛玉拜的所在。我到了那裡，遇方素芝、陸麗春等，又遇琴音、素玉、秋蘭三人皆在留綺居，俟月老發落。弟見了月老，月老命弟回家去度愛卿、小素歸班，又說什麼三十六美都要到齊。弟於是駕雲至吳，重返家庭，吩咐一切，即同愛姐、小素妹乘鶴歸山。現集於留綺居，弟另居於滌塵軒。今日因院主下界去了，弟偶爾閒遊，欲思入山採藥，不期遇見林哥，真三生之幸也。林哥哥臥於石上，弟來喚醒而聚談，不輸於李源、圓澤之高風焉！請問林哥哥何由至此？」

拜林道：「兄聞得你得道度人，深為羨慕，況你也素知愚兄紅塵之味，本來厭絕，只為欲行難行，所以羈遲。如今上報父母君恩，下有宗嗣可續，向平願了，洗盡六根，還是前年到終南山，投淨凡道者為師，得登彼岸。」挹香聽了大喜，於是並坐石上，暢敘一回而別。

挹香至清虛中院，見院主尚未歸來，便往留綺居看眾美人。瞥見謝慧瓊亦在，挹香驚訝道：「慧嫂嫂，你如何來了？」慧瓊道：「香叔叔，我病辭塵世，幸得到此。」挹香道：「原來慧嫂嫂謝世而來，仲哥哥得無悲悼耶？」紫瓊道：「香叔叔，我既謝世，那曉仲英也學香叔叔一般看破紅塵，同了夢仙伯伯一起辭官，也去修仙了。」

挹香聽了大喜道：「慧嫂嫂，難得我們四個好友，都有心慕道，不愧生前莫逆。」慧瓊道：「香叔叔，不要說好友若斯，即我們好姊妹亦然。」挹香道：「然也，否則今日留綺居中，詎能與慧嫂嫂會面？」慧瓊道：「香叔叔……」正欲說時，只見鬼卒同王竹卿至，挹香見了便道：「竹姐姐，你為何同鬼卒到來？」竹卿見是挹香，便道：「挹香，你也在這裡麼？」挹香道：「我在此長久了。」竹卿道：「我從陰府而來。因路徑模糊，欲留陰司而不至此。因冥君說我亦群芳園裡之花，必須到此，請月老發落的。」挹香聽了，方知



底細，便道：「姐姐，你昔日留書志別，令人無限淒楚。意謂相逢無日。孰知留綺居為聚美之所。今日姐姐到此，實是天緣。」

說著，只見袁巧雲姍姍而來，挹香上前說道：「巧妹妹，我與你判袂以來，瞬經十載。自從你從良之後，令人無日不思，此時再晤，亦是前緣未盡也。」巧雲道：「你為何也在此？我聞得你筮仕餘杭，割股救親一事，深為欽羨。又聞榮升知府，蒞任杭州，請過青田等拜門二天，尊府兩大人白日昇天，甚為奇事。你報丁憂而歸，後聞令郎欽賜狀元，愚妹十分歡喜。又聞令郎丁艱，不知為著何人？」挹香道：「孩兒們丁艱，卻是為著琴音、素玉、秋蘭三位。」巧雲駭道：「三位如今也謝世了麼？」挹香道：「不但三位，連愛卿姐、小素妹也謝世了，俱在留綺居，少頃自可相見。」巧雲道：「原來如此。」挹香道：「自你遠適之後，他們或先或後，個個別去，迨我浙地解組而歸，僅剩慧卿、雪貞、麗仙、雪琴四人了。所以我決計修真，棄家訪道，得遇大仙，始有今日。如今又服了歸真反本忘情丹，覺塵世之繁華，絕然不憶。」巧雲道：「原來有許多曲折，吾遠隔了些，卻是不能曉得。」說罷入留綺居，與眾姊妹相見，共訴離衷。

挹香正欲回滌塵軒，忽見褚愛芳蓮鉤窄窄而進。挹香見了愛芳，便嚷道：「愛芳妹，我金挹香在此。」愛芳星眸斜溜，果見挹香，喜得笑靨生春，便道：「你倒也在這裡！我自從良東國，勉強留書訣別，十餘年中，好不繫肚牽腸。你如何到此？」挹香便細細的說了一遍，又道：「姊妹們已有十餘位在此了。」愛芳大喜入內。甫進留綺居，忽土地又送陸麗仙到，挹香上前迎接道：「麗仙姐，你也來了麼？」麗仙見是挹香，便道：「你好。為什麼你去修仙，竟不別而行？令人惦念。如今你倒先在此逍遙快樂了！」挹香道：「好姐姐，非金某寡情，若別你而行，你們總要挽留的，我故不敢到來。我若回頭不早，焉有今日？」說著，又問道：「不知姐姐于歸誰氏？為何也到這裡？」麗仙喟然歎曰：「如我之薄命，還要從什麼良！如今是偶抱微痾，竟容我棄世。昨日黃昏，離魂到此，飄飄蕩蕩，不知歷過了多少沙漠沉沉、陰風慘慘之處，方能到來。」挹香聽了，亦嗟歎不已。

麗仙道：「你可知幼卿姐又在風塵中了？」挹香聽了大駭道：「這話何來？他好端端從了張觀察，為什麼又要淪落煙花呢？」麗仙歎道：「紅顏薄命，千古定論。他自適張觀察後，誰知這位張觀察乃是一個假惺惺之輩。始因愛其纏頭私蓄，才貌動人，半覬其多金，半貪其豔色。他既騙人財到手，便欺凌弱質，薄倖時形，狼籍名花，朝凌夕虐。震努時如狂風摧嫩芽，暴雨折嬌蕊。設有纖芥微端，便厲加威勢，吵鬧不休。使得幼卿姐莫可存身，只得潛窺青瑣，密啟朱門，效文君夜走臨邛之事。方冀脫鷹？而離虎穴，誰料竟被他們知而趕上，交與有司究訊。」挹香急道：「這便如何？」麗仙道：「猶幸風流縣令，解釋其情，謂觀察曰，渠既私奔，你也不必再令他歸，負此醜名。待他再擇佳偶從良，別尋生計。一面囑章幼卿速選良人，再行具結。以此時賃屋西美巷中，復囑歌樓，幾個舊好仍來保護，尚無摧折之虞。最可憐者，花驪月瘦，大減芳姿；綠葉成陰，心傷杜牧。即閨中韻事，亦非復曩時之多興致也。再欲從人，猶恐失眠，你想可恨不可恨，可憐不可憐？」

挹香聽了，跌足大歎道：「我昔日原勸幼卿姐要細心選擇，勿致誤適匪人。況這張觀察是個南京人，俗諺有南京拐子之說，切勿遭其誑騙。他說什麼『世俗之言豈可作準，此人甚是鍾情，不至誤托』。敦知果應我言，此時只怕悔之晚矣。」

挹香與麗仙正在瑣瑣，忽聞仙樂盈盈，異香裊裊，清虛院主駕雲而歸。陸麗仙遂至留綺居，挹香遂歸滌塵軒。說也奇怪，一入此軒，將一種柔情掃空心地，不要說章幼卿不在心上。連那留綺居中之美，亦渾若莫聞。

越日，清虛院主傳挹香到來，謂挹香道：「汝至留綺居，查三十六美可曾到齊？」挹香領命，便往留綺稽查眾美。

不知如何回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三回眾美人重逢仙界 四好友再聚山坳

話說挹香奉了月老之命，到留綺居來，只見朱月素、武雅仙、朱素卿、鄭素卿、林婉卿、陸文卿、呂桂卿、胡碧珠、胡碧娟、孫寶琴俱在其中，挹香一一相見，細數之，三十六美之中，獨少一個章幼卿。挹香歎息道：「幼姐姐為何如此參不透風塵之味，而猶戀戀紅塵？」無可如何，只得去覆了旨。月老道：「既剩月娥一人，待我去見了散花苑主，再行定奪。」於是月老便駕著祥雲，望萬花山而來。晤見苑主，說明其事，道：「竊查章月娥塵緣已滿，理宜重入仙班。」苑主道：「既已如此，可煩君命金挹香往凡間一走，度渠歸班可也。」月老遵囑，駕雲歸山。吾且住表。

再說姚、葉二人，自從塵緣看破之後，四海雲遊，恰巧遇著拜林，也在終南山拜從淨凡道者為師。那日，偕了拜林來看挹香，同至清虛中院，正逢院主到萬花山去了，所以得晤挹香。二人共傾積愫，細達衷懷。挹香又同仲英等到留綺居中來，與眾美人相見。仲英見慧瓊，又添出一段凡情，蓋緣入道未深，故有此許多磨折。敘了良久，忽報院主歸來，四人無可奈何，只得分別。

再說月老到了山中，傳到挹香，便道：「你可下界，度章月娥歸班。對他說，情緣已盡，不可再戀。速去速來，切勿耽誤。」挹香領命，便駕起雲頭，往吳中而來。到得西美巷，見門前車馬依舊喧闐。其時乃三月初旬，恰是幼卿誕辰，所以許多舊好新交在那裡祝壽。挹香想道：「待吾來扮一乞兒進去，看他們可還認得我金挹香否？」他便運動仙術，變作一個乞丐道士，身上穿一件百衲的道袍，手托香盤，科頭跣足，直闖進內。門上見了他，便道：「這裡不信僧道的，不要進去！」挹香道：「貧道不是來抄化的，特來與你小姐談談的。」那門上道：「你這個人敢是瘋的不成？我們小姐聲價自高，往來的不是名公巨卿，便是墨客騷人，吟詩作賦是他的手段。若說要與你一個乞丐道士講什麼經，你不要瘋，快些出去！況且出家人也不好到繁華場中來的。觀你如此情狀，又不像有錢的人，快些不要做此癡夢了！」挹香笑道：「你又來了。你們小姐，我知道，不是欺貧愛富的人。況且我與他是個素來相識的，他無有不肯相見。若說出家人不可遊戲，難道『三戲白牡丹』的故事沒有的麼？如今你們小姐難道還是昔時的小姐麼？」說著大踏步而入。門上正要阻住，挹香已是升堂矣。進了廳堂，眾紳士見是挹香，又看他如此狼狽，咸稱奇異。因他兒子在宮伴讀，又加他是昔日風流公子，所以都趨前相見，問他為什麼至此。挹香笑而不言。眾人固詰之，挹香便指自己這雙足道：「貧道兩腳掃空愁恨地，一身飛破奈何天。」說著，便大踏步到幼卿房中來。

幼卿見了挹香，驀地裡倒吃了一驚。細視之，方知卻是挹香，不覺淒然，乃道：「金挹香，你為什麼如此打扮？我不聽你昔日之言，致有今日！」挹香歎道：「姐姐的行為，我已深悉，所怪者，姐姐以被花前所苦，急宜及早回頭，不該再向花前囿跡。可知韶華不再，此時雖有人憐香惜玉，只怕再隔五六年，花老春深，這些人都要蕭郎陌路！」

挹香說罷，幼卿聽了不覺淒然下淚道：「君言誠是，第是無計可施，則將奈何？聞得你已成正果，曾度愛姐與小素妹升仙，為何不來度我？」挹香道：「今日特來度你，不知你可肯拋卻紅塵，同我偕往否？」幼卿道：「怎麼不去？你可是真個來度我麼？」挹香道：「那個來騙姐姐？我今奉著月下老人之命，特來邀你歸班。就是昔日三十六個美人，都聚於留綺居中了，如今就少你一人。月老說你塵緣已盡，宜返仙山，特命我來度你。」幼卿大喜道：「如此甚好。但是賓朋滿座，必要挽留，如何可行？」挹香道：「這又何難！」便向天上一指，只見兩朵紫雲冉冉而至。幼卿大喜道：「如此，我們去罷。」挹香道：「且慢，你須留些形跡在此，以使賓朋們知你升仙而去，否則，倒變為無從稽考了。」幼卿點頭稱是。便題詩一絕於壁上云。詩曰：

偶謫風塵卅一春，曇花久現掌中身。

而今撒手歸仙界，鴻爪留題示眾人。

幼卿寫罷，便挽了挹香的手，同上紫雲。挹香叫他閉了眼兒，一逕向月老祠而來。吾且住表。

再說從賓朋見挹香進去了良久，不但挹香不出來，連那幼卿亦不出來。又俟了良久，仍不出來，眾賓朋便命侍兒進內相請。誰知室邇人杳，美人與挹香不知所之。侍兒連忙出來報道：「方才這個乞丐道士與著小姐都不知到何處去了。」眾賓朋十分不信，同至房中來看，幼卿果然杳無蹤跡，弄得眾親朋驚疑不定，而面相覷，咸稱奇異。及至見壁上之詩，方知被挹香度去，眾賓朋共相稱述。吾且表過。

再說挹香偕了幼卿，駕著紫雲，不一時已至月老祠。按落雲頭，挹香同幼卿到留綺居。幼卿進了留綺居，果見眾姊妹咸在，十分歡喜，便一一相見，又談了一番分離之話。挹香便去覆旨。月老道：「幼卿既來，明日你可叫他們候我發落。」挹香唯唯而退。重至留綺居來，見六朝遺豔之中，昔所夢見的幾個名妓與著蘇小、真娘等俱在留綺居中與各位美人談論。挹香大喜，也與他們重敘。真娘笑謂挹香道：「昔日你到了這裡來，就想不歸，我對你說，人間尚有一番風流佳話。如今你自己去想，可是我不騙人？」挹香點頭稱是。

正說間，見黛玉、寶釵等姍姍而來。挹香連忙迎接道：「妃子來矣。」黛玉來至寶中，挹香俟黛玉等坐了，便說道：「林小姐昔日一番熱鬧，轉眼虛花，成了紅樓一夢。如今我與三十幾位姐妹，塵寰中聚了一番，轉瞬間亦成幻誕，也是一個青樓癡夢。」黛玉聽了，笑道：「人生原幻夢耳。情愈篤者夢愈濃，情不深者夢亦淡。好夢易醒，癡夢易悟。即如我顰卿等，若不是離夢界，勘透夢境，則世間亦不得傳此紅樓一夢。就是君之三十餘位姐妹們，如可與君長敘，無此分離，則君未必有厭紅塵之意；不厭紅塵，則又安能修仙得道，同入仙班，而有今日之日哉？」挹香聽罷，十分佩服。

正說間，見有人奉月老之命來宣挹香。挹香只得偕之行，見月老。月老道：「如今眾美俱來，明日我鬚髮落。他們都是散花苑主座下的仙女，你可今日往萬花山，向散花苑主取了花名簿兒到來，好待明日發落。」挹香領命，辭了月老，駕雲往萬花山而來。見了散花苑主，領了花名冊，重又歸山。行至半路想道：「這本簿子上不知載著他們是什麼職司，待我先來看他一看。」便翻那簿子。說也奇怪，那冊子猶如袈本，一頁都不能啟看。挹香無奈，只得帶回繳旨。事畢，便歸滌塵軒，專候明日日老發落。

不知如何發落，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到了明晨，月老升座正殿，氤氲使、蜂蝶使俱侍兩旁，即傳三十六美到階下聽點。

案上鋪著一本散花苑主那裡取來的花名冊子，挹香在旁邊一面聽點，一面暗暗的偷看。見上寫著：

梅花	朱月素	蓮花	章幼卿
桃花	陸麗春	杏花	諸愛芳
桂花	呂桂卿	水仙	鄭素卿
木槿	方素芝	梨花	何月娟
海棠	林婉卿	芍藥	張飛鴻
素馨	胡碧珠	虞美人	陸麗仙
薔薇	梅愛春	瑞香	馮珠卿
荼蘼	袁巧雲	月季	朱素卿
木香	汪秀娟	蘭花	吳秋蘭
繡球	胡素玉	玉簪	孫寶琴
鳳仙	陳琴音	芙蓉	謝慧瓊
茉莉	胡碧娟	夜來香	何雅仙
石榴	蔣絳仙	菊花	張雪貞
山茶	武雅仙	牡丹	吳慧卿
玫瑰	陳秀英	雞冠	陸綺雲
紫薇	王湘雲	木芙蓉	陸文卿
蘆花	吳雪琴	芝蘭	王竹卿
玉蘭	葉小素	李花	錢月仙

挹香偷看了一回，見月老點完了，說道：「你們都是散花苑主座下的司花仙女，因為偶觸思凡之念，所以謫降紅塵。如今塵緣已斷，應該重入仙班，待本院主少頃送你們到萬花山去歸班可也。」說著，命童兒取出三十六顆丹藥，遞與眾美人吃了。原來這丹名為驅邪掃穢了情丹，吃了此丹，便覺神清氣朗，氣靜身輕，把一切柔情盡皆掃蕩。

月老又謂挹香道：「你與鈕氏乃是我座下的金童玉女，也為偶觸思凡之念，致遭降謫，又令他們三十六人前來惑你。幸得你一念回頭，始得仙班重列。從此你可斬斷情根，盡心修道。」說著也取兩顆丹兒遞與挹香、愛卿吃了。說也奇怪，始初挹香與愛卿尚有些柔情未斷，一吃此丹，與愛卿竟同不相識的一般，漠不關心，就是三十六美人也淡然不顧。

月老發落了挹香等這件風流孽案，自己便駕著祥雲，帶了三十六美，來至萬花山交代。

再說挹香見月老萬花山去了，他一人獨自步出山門，徘徊四顧，恰遇鄒、姚、葉三個好友汗漫而來。挹香笑說道：「今日院主把我們這件風流案判結，今已送三十六美到萬花山歸班去了。我欲趁此閒暇，向紅塵中探聽探聽，我們平生之事，可有人稱述？未識兄等可能同往一行？」拜林稱善。於是四人各駕祥雲，望吳中而來。到了蘇城，按落雲頭，四人同施仙術，變作四個道者的模樣，一路迤邐而行，從蘇州府前望西而來。剛剛走至一家書坊店門首，見有許多人在那裡買書，不勝擁擠。只聽櫃上人說道：「過青田所著《勾股法》尚未刻竣，《醫門寶》四卷業已發印。」挹香與拜林等聽了，方知《醫門寶》已經刷印。

正想問，忽見五個人執書一部，在櫃檯上爭先觀盾，挹香一見，卻個個認識，拜林等三人卻不認識，便問挹香。挹香道：「此係燕墨綬、易菊卿、宋樹生、計寶卿、周子鴻，皆過青翁之友也。」拜林道：「原來如此。」於是四人便走入，挹香道：「五位兄久違了。」五人凝眸一望，見挹香等四人仙風道骨，非凡俗庸流，相貌神情，有真修體態，不敢輕慢，便向挹香拱拱手道：「久違了。」拜林便問：「道兄等觀看何

---

書？」五人道：「我們所買的是新出一部稗官野史，名曰《青樓夢》。」

說罷，便向三人各問姓氏。拜林等一一假名答之。於是五人執書作別，望東而去。挹香便問拜林道：「這部書名字倒也新奇，想其中文法定妙。」拜林等道：「何弗一觀？」說著便向鋪中借了一部，細細的一看，卻原來這做書的人就是挹香的好朋友。

這個人姓俞，他與挹香性情一般無二，其瀟灑風流，也是大同小異。所以，挹香慕道後，便來將其一生之事著意描摹，半為挹香記事，半為自己寫照。書中以「情」字作楔子，以「空」字起情之色，以「色」字結情之空。所以這部書一出，眾人都欲爭先翻閱。

挹香看了做書的人，又看書中人，誰知就是挹香自己，眾美人姓名，與著自己所為所作，一筆不錯，一事不紊。挹香看罷，不勝欣喜，便問店家道：「這部書是耶？非耶？果否有其事耶？」那店主與著外邊買主均說道：「怎麼沒有？二代白日昇天之事，與著他一生風流瀟灑，大眾咸知。況且他的兒子，是個欽賜狀元，現下在朝伴駕，官拜尚書，兩個兄弟，都以詞林得選，鑿鑿可稽。」挹香道：「原來如此。」於是與拜林等又看了一回，始與店家相別。

四人就此歸山，金挹香至月老祠皈依仙座，鄒、姚、葉三人亦隱避深山，日後皆至地仙之職。風流已盡，顯達已享，四個好友同入仙班，真人間罕有之事也！金挹香一生事畢，作者於此攔等，而繫之以詩曰：

事無不可對人言，半世惟留此一編。

餽目鍾情憐翠館，誠心割股感青天。

漢宮春夢催啼鳥，鴛水秋心悟朵蓮。

如許光陰如許墨，漫矜成式《西陽》篇。

---

End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Ching Lou Meng, by Ta Yu

\*\* END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CHING LOU MENG \*\*\*

\*\*\*\* This file should be named 57278-0.txt or 57278-0.zip \*\*\*\*

This and all associated files of various formats will be found in:

<http://www.gutenberg.org/5/7/2/7/57278/>

Produced by An-Huan Guo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rint edition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the eBooks, unless you receive specific permission.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rules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They may be modified and printed and given away—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Boo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START: FULL LICENS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license](http://www.gutenberg.org/license).

---

Section 1.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1.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8.

1.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1.C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1.E below.

1.C.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A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un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

1.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1.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1.E.1.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http://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1.E.2.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ext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1.E.8 or 1.E.9.

1.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1.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1.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1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1.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tm web site ([www.gutenberg.org](http://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E.1.

1.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1.E.8 or 1.E.9.

1.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1.E.9.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a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both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LLC,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1.F.

1.F.1.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wor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1.F.2.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F.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1.F.3.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1.F.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1.F.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F.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you 'AS-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1.F.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

remaining provisions.

1.F.6. INDEMNITY -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d (c) any Defect you cause.

## Section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Project Gutenberg-tm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tm'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tm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information page at [www.gutenberg.org](http://www.gutenberg.org)

##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 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s EI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

number is 64-6221541.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s laws.

The Foundation's principal office is in Fairbanks, Alaska, with the mailing address: PO Box 750175, Fairbanks, AK 99775, but its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numerous locations. It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1887.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 to 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 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www.gutenberg.org/contact](http://www.gutenberg.org/contact)

For additional contact information:

Dr. Gregory B. Newby  
Chief Executive and Director  
[gnewby@pglaf.org](mailto:gnewby@pglaf.org)

####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tm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 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 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1to5,000)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http://www.gutenberg.org/donate)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http://www.gutenberg.org/donate)

##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forty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not protected by copyright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 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www.gutenberg.org](http://www.gutenberg.org)

This Web 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newsletter to hear about new eBooks.